#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柒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肆輯・柒册目録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　〔清〕周人麒撰　一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十四卷　〔清〕李日煋輯　一九三

朱註發明十九卷　〔清〕王掞撰　三三五


四庫未收書輯刊

〔清〕周人麒撰

#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

清乾隆四十九年保積堂刻本

乾隆甲辰年梓

# 孟子讀法附記

保積堂藏板

序

余十七歲時受業於津城洪師之門師於授經之餘偶及孟子文法意豁如也嗣是留心搜討凡遇前輩時賢之論及孟子文義者輒手錄之間有管見亦附記於後經今六十餘年矣但卧痾海濱無從就正寡聞尠見彌用自愧云乾隆四十七年立冬日七十八老人衣亭周人麒自序



領門一棒

波瀾洶湧

收處跌宕而峭健

梁惠王篇第一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叟非絕句連下）不遠千里[illegible]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一句斷倒此句起）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兩必字下得盤跌得醒）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抱得緊）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仍以此結）



王介山曰仁義雖是孟子一生抱負然此章只主在禁王言利正所謂格其非心也俗解以仁義爲章旨者大謬時文中惟姜西濱一作得此意餘皆爲所惑斷不可從也蓋既禁王言利而不指出一宜講求之事來王將何所適從乎此所以又言仁義仁義非他即五畝之宅一段之王政是也須俟王再問然後答之而惜乎王不能問也○而已矣見此外再無足言且亦不可言也○因禁王言利故王曰節痛陳言利之害說得最是危悚

動人○仁義之益人國多矣豈止不遺不後而已曰遺曰後實從上弑奪生下此二句不過於上節作一反照原非著意說也

以利字爲主腦以仁義爲眼目以吾國爲線索吾家吾身君字親字皆從吾字生出○國危弑奪皆與利字對針言利則大不利也○王曰句爲頭下大夫士庶兩句俱頂此句說下○後義先利先後只當輕重字看非先利而後及義也後義先利只指在下者言其根源却在上不遺不後亦是在下人事必上之人先行仁義方有此效○朱子曰仁藏諸心義制夫事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可見仁義原非二事故後義先利不必補仁字○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孟子亦就戰國時强臣言之耳故下曰取也先王定制時萬乘之國如何有千乘之家



洪師曰文字須知翻空出奇波瀾頓宕詳畧相間之妙如此文而已矣下忽有王曰云云撰出虛景如海市蜃樓聳人耳目此翻空出奇也自王曰至百乘之家如黃河一氣瀉下其勢直矣萬取三句將筆提起如水勢作一洄洑而愈覺其洶湧此波瀾頓宕也求利之害已痛言之仁義之利復如此痛說則文字累贅不靈看他只消將上邊一掉轉而意已足是多少簡勁跳動此詳畧相間也○師諱天錫字吉人

董思白論文九字訣一曰反蓋反言最能聳動人精神也如此篇若正言仁義梁王必聽而欲臥矣惟用反接將利字害處說得痛快淋漓而以仁義之必無此害作收則利之不當言較然矣非輕言仁義也蓋必拔去利字病根而後可與言仁義也可知作文不知用反筆者斷不能說透題目也○大意只是利不可言以仁義陪說實主法也萬取千焉三句開合法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

突兀驚人

而民歡樂則句筆力排奡

筆無限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引詩 重

波瀾起伏動盪頓挫

引書簡爽

王介山曰顧鴻鴈麋鹿曰爲何非顧不在孟子也賢者亦樂此乎乃慚詞亦非問詞○只賢者而後樂此正答



下句乃反言以決之非對論也二語疑若創論故必稱引詩書以實之○舉文王以概古之賢者故煞句直曰古之人而不曰文王蓋言文王似止此一人爲然而曰古之人則見賢君莫不皆然也○引詩只說得箇民樂文王之樂而文王樂民樂未說出故特補與民偕樂句○引書亦只說得箇小民怨讟之詞其不能樂其樂亦未說出故特補雖有臺池鳥獸二句○二節雖皆用補法然上是補前一層下是補後一層○二節文法兩樣

上節筆法纏綿頓挫如春月風日之駘蕩也下節筆法巉削勁折如冬月巖松之挺拔也

趙襄周曰偕字獨字係樂不樂所以然最是兩段緊要處上段重偕字却不一直放出故作盤旋頓挫之筆妙在用曲遞下段重獨字偏緊接書意疾忙說出畧無含蓄又妙在用直放蓋曲後用直卽曲者轉覺便利直前用曲斯直者無嫌突盡也

經始謂經理之初倒字也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



其位不日依折中作不數日○王或菴之論文也曰文章貴乎變化變則生不變則死精嚴變爲跌宕險峭變爲中庸然後方有生氣方能萬古常新如此篇後二段倘必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便板而腐豈復有生氣哉須玩其變化之妙○文章變化因乎自然非有心爲之蓋而後樂此句是正答有此不樂句原是深一步語不平對也○雖有此不樂本無証據末節無中生有豈非天才

若先說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然後以譬喻跳之文勢便不看此何等奇快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



兩段俱是泛論俱是不了語

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皆應加多意）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須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皆應加多意）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方才收攏梁王正應無望民多意一句

斯天下之民至焉

王白子曰王如知此二句是一大呼王無罪歲二句是一大應中間二節文勢魚貫而下如珠走盤如馬下坂至末節忽换以龍跳虎臥之筆最是奇觀

任翼聖曰梁王何也二字便有疑仁義及與民偕樂之不可爲意○檢發是當時急著并在不違農時以前先紓目前之急然後可把王道逐節做去

王介山曰不違二節各段俱重在下句又以疊句見文



情○只重在養然王天下非止養可能者故又必兼敎言之說書須有分寸○不知檢不知發又卽目下梁事言之夫檢者不過自減其膳發者不過現有之粟非甚難行之事也此而不知行則移民移粟亦民自就其食自食其粟耳於王何與而自云盡心乎

李立侯曰古者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則立之校通一國而後立之學大抵田閒子弟未有不游之於庠者在庠之俊

者則進於校至校之優者則升於學夫是以在野無不
學之人在學無不選之士其時民有淳風而朝無倖位
者以此也此處根上田宅說來故只舉庠序若論備制
則當兼設學校如告滕文公所云矣至庠序之教其詳
雖不可悉考然庠之主於養老名義甚明而序之爲射
則以鄉射之禮行於州序故也考儀禮將行鄉射必先
鄉飲是禮之行要皆老老長長之爲則亦未遠於庠之
意也蓋此二者皆以其人甫離乎農畝故其敎惟先乎



本行本文又足一語云中之以孝悌之義意正如此至
鄉校雖亦小學然德行道藝已無不兼舉至大學之道
則天德王道燦然具備朱子所謂以達其枝者非庠序
時之所遽及也

此章大旨從來講家多重看罪歲二字細看來梁王
並無罪歲之意孟子亦並無責他罪歲之意梁王之
意不過自恨其不富庶耳何嘗有罪歲之意乎孟子
人死則曰二句蓋言人死皆王殺之耳所謂王無罪

歲者蓋言王當先發倉廩後行王道耳又何嘗責他
罪歲來此章大旨以民之加多爲主梁王是望民之
多於鄰國孟子是言這般行徑不能使民之多於鄰
國惟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至不但多於鄰國已也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句是因他河內凶河東凶
揀出空子來極言其不知發不知檢耳其實梁王無
此意無罪歲句乃承上句就勢說下句內包三層意
先發倉廩一意也行王道之始二意也行王道之終



三意也只用無罪歲三字省却多少言語蘊藉之至
若認定無罪歲三字是責備梁王罪歲便與通章脉
絡神氣不合。謹庠序之敎句最重中之句就上句
中抽出言之耳近日作者往往抛却庠序句是知孝
悌句與頒白句相關而不知庠序句與頒白句相關
也立侯之說甚妥
文章之妙全在變化不測不可正面呆說如此篇無
望民之多於鄰國原是孟子知之梁王不知其故也

孟子却先設一喻使他評論則不待我之煩言而彼已了然矣一奇也不違二節原是孟子一副王道本領所願正容以告者今却不正言你當何如而推到空中泛論一似閒談者二奇也有餓莩而當發原是當下急著妙在前二節並不之及三奇也凡此皆所謂變化不測者也至於筆陣之奇更宜熟玩。文章之妙順逆吞吐之間而已此篇狗彘數語原可直接則無望句王無罪歲即包不違二節在內若以狗彘



王兵也數句直接無望說下然後說出不違二節而以天下之民至焉收結便平庸而拖沓矣知其妙者可與言文。若入庸手無望句下必直接不知檢不知發矣看他偏不正承百步五十步直接不知檢不知發却忽然飈開將王道滔滔滾滾大講一番然後收攏天風海濤不足喻其文勢也。不違段疊用五也字五畝段疊用四矣字末又用一也字與前段合成一片筆勢凌雲

前兩層緩得妙　後有四句又急得妙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主）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即所謂使民飢死）此率獸而食人也（奇語）獸相食（賓）且人惡之（退一步作跌妙爲拍一句）爲民父母行政（主）不免於率獸而食人（重跌一句）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難問另起妙）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賓）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主）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王介山曰此仍是上章之意殺人之喻即承上刺人而殺來庖有肥肉四句即承上不檢不發來然更說得奇



險警快。惠王聞孟子之言以爲迂濶難行意欲另求一不損乎已而可以有利乎國者知孟子前不可輕言也故漫爲好言以謝之曰寡人非務虛名而不肯聽言者願安意以承教幸勿卒棄我也夫孟子言仁義言與民同樂言王道生平抱負一切皆傾倒於王前即現在之時弊亦無不痛快直陳此外更有何敎而王安焉望不一動其心可爲忍矣孟子更無可爲王言者不得已仍舉前說而申之。

黃貞父曰通篇俱是借客形主之法

洪師曰善作文者正面不多幾筆其餘或援古以証或罕譬而喻皆從旁面襯染以醒出正面操縱之以取勢跌宕之以生姿而文自然入妙矣此章只說梁王之以政死民耳而前用挺刃引出清瀾蕩漾後用獸相食象人而用跌出波濤洶湧

趙襄周曰前路徐徐引襯而入意致寬閒不涉突盡中間指陳時弊言言迫切如暴雨滴簷迅雷擊物令人毛



骨竦然恐繪流民圖者無此的確酸痛也末路文勢將竭乃又忽離忽合忽斷忽續寫得岌岌震動令中間文字若分外添出一番氣色可稱後勁

庖有肥肉四句是使民飢死正面率獸食人是以政殺人替身語前以兩層引起崚嶒峭厲後用獸相食一襯波瀾壯濶賓主之妙不可端倪董文敏賓字訣從此悟出○若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以政殺人也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以政殺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如此則直捷矣今却曰是率獸而食人也語更沉痛因此生出獸相食一陪更極絢爛○作俑無後意極狠毒者在前面而以如之何煞住却又搖曳不盡極文情之妙

高一層起勢如霹靂驚天令人三日耳聾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此節正所謂仁者無敵

推原可撻之故一層分作兩層筆鋒犀利此仁彼暴所以無敵故曰二字緊接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複頓）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王介山曰王無可如何而孟子則曰可王又曰可撻三可字正相呼應○三節非對答文字上節似言我有勝形下二節似言彼有敗勢然其實上節意已盡矣恐王視秦楚太大疑孟子之言太夸是以又將秦楚之民自

不與敵以申之。孝悌忠信原民自有之物故曰其節文其過不及故曰修

梁王之問欲雪恥也孟子之對正教以雪恥之道也王如施仁政於民以下至末是正意其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乃高一層起法言以百里之地圖王尚且不難況以千里之地報仇更何難之有哉此是孟子文章靈奇跳脫處講家不知見一王字便謂惠王之志在于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遂將百里可王



句作了通章之主誤矣。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句原是高一層說以後更不必照顧卽欲照顧亦只可反掉一筆云如曰仁者尚有敵也則彼地方百里者更不能致王矣仍將百里可王一層推出在正意之外方得清楚。施仁政便是仁者制挺撻秦楚便是無敵夫秦楚非小弱也何以制挺可撻哉蓋彼旣陷溺其民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也語氣是如此

施仁政節是主意前用高一層法後用推原法筆勢如龍跳虎臥不可捉摸。孟子告梁惠王至盡心章已不留餘蘊矣而梁王猶刺刺不休總是疑孟子之言耳故此章以王請勿疑結之

孰能禦之遙對孰能一之孰能與之末句亦遙對孰能一之二句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



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王介山曰若正作問答之文自應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句爲主今皆爲語人之詞則一切議論都成蜃樓海市矣。以天下莫不與句領起然世無有以已之民與人之事然是難說是以止說民之歸民之歸而不能禦則猶之乎與之矣。上已以苗爲喻下說到民歸忽然

又喻之以水文情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

洪師曰此章製格甚奇通幅皆是出語入曰語此逕實於虛之法又曰孰能一之孰能與之皆王問也而無兩曰字盖有兩曰字其勢便稍緩惟突如其來正見隨口直接畧不存想亦所以形容其卒然也

孰能與之言孰能以已之人民與之而使之一也殊不知如有不與則必能禦其歸而後可旣不能禦則未嘗與而猶之乎與之矣故曰天下莫不與也介山說是通篇文字俱包在出語入曰四字內立格已奇前半句句摹神後半正喻夾發用筆縱送騎宕極走馬行雲之妙孰能一之孰能與之想其急遽之態必有許多可笑處故孟子以孰能禦之誰能禦之對之雖是正論而中藏冷敲暗打之神然則襄王之醜態雖後半未之及而其實始終未嘗放鬆也若徒看作危言莊論則章法不幾於首尾橫決乎此等結構有神無迹上繼左氏下開史遷宋人不能爲矣



只開首數行文字便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此段文勢浩如江河重如山岳是文字中作一篇最得力處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
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又起一波）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
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
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
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
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
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反本句輕輕舉帶五畝節意却不遽下含蓄頓挫養蓄養局之妙在此

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
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
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
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又一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



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
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
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借勢一頓便住）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即從上大欲欲字生來）
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
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

此雖直言恒產却不遽說五畝之宅先將恒產關係處極力洗發一番最痛快切千古名論

結局處運用四發文法更複說衣帛三句畢收波瀾洶湧氣象崢嶸格法嚴整直是徹底神力

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

又極力洗發制恒產之利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

又極力洗發不制恒產之害

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須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魏叔子曰寶著只在五畝之宅一節此理雖萬世不易若開口便說竟屬老生嘗談聞者厭矣看他千迴百轉無數波瀾頓挫峯巒起伏簇擁著五畝之宅出來處委是可駭可愛○五經皆莊重典醇獨詩有比興引物援



喻入人最易故諫論之文必忝風義篇中如百鈞一羽秋毫輿薪挾山超海緣木求魚等不特罕譬明理亦使文字點染生動○今王節極力一提不說正意先將功效痛快淋漓數落一番使人神氣飛揚羡慕不禁文勢亦如高屋建瓴水○自鄒敵楚以前俱用攻擊辨難只老吾老一節畧與五畝之宅一照至今王發政以下將入正意却極力提唱如不忍遽下一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眞是氣力千鈞光鋩萬丈

任翼聖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以下使之察識有復於王以下導之擴充抑王興甲兵以下拔其受病之根蓋亦反其本以下告以施仁之實○可字急口稱許下攝入放出都從此一字來○是心足王正應何由知吾可一句結住忽出百姓皆以爲愛一轉似天外奇峯○問他必有其故王如不聞請他自已度量王尚不答若但云吾知王有欲故惛也王亦未必承認突用奇語劈頭一擊他大欲字不覺胸中直落出來東委云看笑而不言

他自說了尚自吞吐非此逆擊如何得應聲而出○上文逼得太緊了故肥甘云云故作游衍王之諸臣皆足供之不是笑爲齊臣只言此皆不須求求的畢竟是何物欲闢土地四句排宕而出極力鋪揚如花如火使王色飛以若所爲三句氷泉雪水劈面一淋使王骨戰○殆有甚焉更加一淋○上太緊了鄒人一喻畧作一舒○然則以下激電奔雷蓋亦反其本矣句頓然一霽今王發政施仁下忽換出一片景星慶雲氣象使人心曠神怡○其如是孰能禦之正應莫之能禦也作一重大結束○末節如是而王莫之能禦又作一重大結束王介山曰齊王原有大志其問桓文者意不在桓文也觀下笑而不言可見是以一聞王即急急來問又輕輕將事字換作德字此其有見識處也○文字最妙在生波夫池塘陂澤因風微作縠紋此水之小者也若夫江河入海非一往竟達必有紆廻激蕩之處以致浪立千尺聲聞百里其湍悍之狀洶湧之勢使聆之者驚心見



之者變色眞天地閒之鉅觀也文章亦猶是矣○一篇凡八設喻一時山海人物無不奔赴腕下以供其取攜可謂極行文之樂事矣○君子之於禽獸數語非閒文蓋上文文氣俱緊非此則無以舒其氣此如名山突起峯巒之後必有漫衍坡坂數十里者是也○保民而王是一篇提綱不忍之心是一篇主腦是以心字屢屢呼喚○反其本朱子於後註曰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則兩本字不同而實則一而已矣蓋發政施仁說得虛制民恒產說得實發政施仁說得籠統制民恒產說得直切亦不可迥然看成兩樣也○老吾老數語雖是保民而王正面然此只要說出王天下之易來意注在運於掌及兩而已矣上面數語實處皆虛矣○妙在說王得遂其大欲却說出許多欲字來對面生情最有致○梁惠王移民移粟是未得養民之法故重授產而斂只帶言今宜王之求大欲蓋欲驅其民而用之也夫民不知義何以使之敵王所愾哉故從恒心說下

不然則無恒產而有恒心一節及然後驅而之善二句奚暇治禮義哉句俱落空矣○五畝之宅節段段重上半段與告梁王者不同

齊宣王問桓文之事原是欲王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非王而何但慕桓文之事而興兵構怨以求王則其難甚於緣木求魚也孟子原未嘗說他大欲不是但言求大欲當發政施仁耳無以則王乎句看似廻出齊王意想之外不知原在齊王意想之中孟子之言一似齊王不知有王者蓋以明桓文之事與王天下了不相涉也○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何由知吾可也三問俱是接口便來熱腸之至蓋因齊王原有一王字在胸中故聞言而踴躍如此○是心足以王句固是正答何由知吾可也之問百姓皆以王爲愛也二句亦非故意撩撥他蓋不忍二字乃足王之根特與發明出來百姓句不過陪襯耳使齊王當下便覺我心戚戚而問



不忍一牛之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則省卻下數段文字矣惟齊王忘卻是心足王正意但就愛與不忍二句含糊了事故孟子又生出王無異一層波瀾耳○我非愛其財是一句而易之以羊也是一句此十一字不可作一句讀言我並非愛其財而竟易之以羊也唐荊川文甚清楚○老吾老二句是說推其老老幼幼者以保民天下可運於掌言舉天下而惟我所欲爲是說可以致王引詩三語特爲揭出心字言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不過舉此戚戚之心加於吾之老幼及人之老幼而已推恩即推斯心故推恩句遙接是心足以王矣正答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一問古之人即指文王言文王亦只如此也大過人指保四海善推其所爲指推恩○保四海即王天下推恩即保民○推恩甚易不過舉心加彼而已能推便可保四海此心所以合於王也而王有不忍之心而不善推何也本節語意不過如此

從來混混未見清真○權度然後知輕重長短然無權度所失不過一物之輕重長短若心無自然之權度則所失不止一物之輕重長短矣故曰心爲甚蓋亦反其本矣其本者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之本也本字即照五畝之宅云云今王發政施仁六句一氣讀孰能禦之者孰能禦其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王欲行之承請嘗試之來反本與前反本無兩様○通章分五段看自首至王



之不忍也是許王不忍之心可以致王次至遠庖廚也是啟王察識此不忍之心次至王請度之是啟王擴充此不忍之心次至孰能禦之是言不能擴充由於興兵以求大欲次至末是言擴充不忍之心則大欲可遂其本在制民恒產○王字是通章之主保民是致王之基不忍是保民之本推其不忍者以保民而王業成矣○文章之訣一曰離張侗初曰題本如此文却如彼離而不出乎宗所謂意與題相生不與題相追此離字妙用也此篇是心足王之下本可直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却幻出百姓皆以王爲愛一波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下可直接老吾老云云却幻出有復於王一波王請度之以下竟可直接五畝之宅云云却又生出興兵構怨一波逼取他大欲出來求吾所大欲之下又可直接闢土地云云若是其甚之下又可直接鄒人云云蓋亦反其本矣之下又可直接五畝云云請嘗試之之下更可



直接五畝云云文乃不然偏處處突起波瀾令觀者迷離晃眩而本意更爲明快此離合之妙也

突然一許便住

縈條一許又住

## 梁惠王篇第一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靑○將○令○人○猜○解）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並○不○直○說）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同○樂○而○同○樂○隱然此段在半○空○中○經○歷○齊○通○不○卽○不○離）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此種虛步最妙○空○中○樓○閣○臨○地○波○濤）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毛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先從百姓起具三峽倒流之勢韓潮蘇海有自來矣

一賓一主兩段俱用制勝筆陣援空執此衛不患卒



收

詰處與起處兩庶幾相應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王介山曰孟子最善辯亦最善詰問獨不若與人少不若與衆已將與民同樂方可樂意令王自已說出然後止用一點便明此是極好諷諫的疏劄亦是最輕省活動的文字○夫何使我三句一氣讀不可停斷吾王庶幾二句中間著不得不然二字解者當自爲領會也○以無疾寫民慶幸眞說得好便覺君與民成了一箇人雖父子骨肉不過是矣○寫鼓樂又帶寫田獵事固相因文亦淋漓盡致

洪曰他日見於王處情節亦妙史公閒處往往寫得穠麗生動正復如此論語樊遲御子告之段亦然

任翼聖曰暴不知好樂之是非故未有以對孟子不說是非只說箇甚字令人不測此處不是暴不能問蓋孟子文乃孟子自作緣好樂語從莊暴來不得不敘作緣起意在記語王意故於此作省文竟過耳○衆莫衆於

一國之百姓則甚莫甚於與一國之百姓同樂而以則
王矣三字註明其庶幾鬱之愈遲醒之愈快
對莊暴突然一許令人不測對齊王照樣不易一字
又令人不測至王問可得聞與即宜實言其故下却
用兩層翻空文字又令人不測臣請爲王言樂一句
鄭重之極看到此處以爲下文必是講如何甚如何
庶幾矣下却不用實寫而用虛寫不用順寫而用倒
寫更令人不測與民同樂之實即前章五畝之宅



云云也妙在只就樂言樂絕不實鋪一句空靈之極
奇幻之極民至疾首蹙頞是民不樂矣王尚能樂
乎此不與民同樂之故也民至喜色相告是民皆樂
矣王能不樂乎此與民同樂之故也首節甚字伏
同樂庶幾伏王字而筆意橫空殊覺飛行絕迹兩
執樂從空中歛羑局法與以挺於刃兩節相似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
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
爲大不亦宜乎
王白子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二句一頓一
翻蹴起波瀾
王介山曰一問其大一對其小奇峯矗起孟子文章



初閱極奇後却極平實如賢者而後樂此好樂甚則齊
其庶幾及此章是也
洪门民猶以爲小也驀地作奇語全在下邊中說得妙
孟子多此機權作用於救世爲苦心於行文爲慧舌
齊王意中先有寡人之囿故問及文王之囿孟子意
中先有與民同之故答以於傳有之齊王曰若是其
大便見寡人之囿不爲大孟子曰民猶以爲小便見
他人之囿皆大須得他言外之意文囿七十里及

芻蕘雉兎與民同之云云皆莫須有之事解此方識

孟子善於匡君處

此問原自好勇而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這豈是齊王所能

這又豈是齊王所能



王介山曰上段文勢融和如春風之扇物下段文勢雄厲如駿馬之下坂以大事小仁者似乎矯情以沽名以小事大智者似乎委曲以俟隙故皆指出個天字則英主之豁大奸雄之陰謀一切皆抹煞矣引詩只證個天字保字不必拘於畏天字爲僅證保其國句而樂天之保天下尚須補出也

洪曰保天下恐彼民之不安也保其國恐吾民之不安也後幅血脉前幅未嘗不貫通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以天吏奉行天討正善用仁知處前幅血脉後幅未嘗不貫通



任翼聖曰王方以其好爲疾不知民却恐其不好跌進一步正與疾字宛轉關生

朱子總註將全章分爲兩扇似與章意不合細玩通章神氣齊王兩層言語只是一層意孟子兩層言語亦只是一意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原是齊王本色亦孟子之所素知也交鄰國之問原是慣疾之談意謂鄰國互相侵伐除命將興兵攻城攻野之

外我實無法可處也然則此問原因好勇而生也孟子早已窺破此旨故正言仁知之道以抑其血氣之勇迨齊王不能自克而以有疾好勇明白供吐而後以無好小勇駁之其所謂王請大之以下云云者與前數章賢者而後樂此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一樣機鋒蓋曰王而好勇殊是如此方可苟不能然只有仁知兩途耳小勇則斷斷不可好也如此看來前後原只是一意。孟子急以仁知之道進所以抑



其好勇之心也。暢言樂天畏天之保以欣動之庶幾消其憤疾之念竟按不倒他好勇念頭索性明白吐露。不曰王無好勇而曰王無好小勇曰王請大之請問是勸他好勇是攔他好勇明者察之。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還是仁知以交鄰國爲妙讀者幸勿以反語爲正言也。前半正言也後半反語也後之反語所以足前之正言也此孟子之意也交鄰國之問隱語也有疾好勇明言也後之明言即藏於

前之隱語也此齊王之意也看破此旨則孟文之奇妙不煩詳疏矣

一路反撥層遞而下天矯之極

君民同樂而後能君臣同樂之意絕不正疏只就一故事中映出文章之奇妙莫過於此矣

自說自註與上巡狩二段同陳善閉邪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止一字應之下忽一轉如急流拔舵）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奇句）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



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狩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

意纏綿悱切

如此便了更不添一語奇妙至極

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藏忠甫曰前半只虛虛說個憂樂光景而借景晏一段實之全是用客作主奇絕奇絕

王白子曰引景晏一段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尤爲切至



醒言曰從流節非解上文也是深恨其弊而極指之先王無流連十一字不是雙收上兩段只是亟戒流連荒亡以結比先王觀一問耳

謝梅庄曰首節孟子言君樂臣亦樂但要同民耳人不得以下言君民之同昔者以下言君民同而後君臣同也愚按此說甚是蓋與發補不足正與與民同樂相應君臣相悅正與賢者亦有此樂相應若依舊解後半歸重在畜君好君上則全章首尾橫決前後不相管攝後

一篇之骨

窮民一段本與上文平分六項却又衍開散說悽惻動人

硬坐公劉好貨太公好色大奇足以達難顯之情

昔者文王昔者公劉昔者太王

半篇文字不幾於遊騎無歸乎

畜君者好君也欲齊王納諫之意隱然言外而本句只釋無尤二字一似絕不及齊王者妙妙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巳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槖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

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介山曰齊王之意原欲不毀孟子卽迎其意而勸之以行王政明堂爲祀文王之堂故言王政及同樂皆舉周之先王先公爲言上之王政與下之同樂並非二事

徐揚貢曰文章妙境須於奇難極阻人所思路不通措手不得處發一想轉一筆自然不同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只如王以好貨好色對他人當此畢竟撇去好貨好色纔有話頭若就好貨好色更無入路孟子都將上云好貨可王好色可王豈不奇妙天開突兀驚人。此章引詩之法劉向得之而爲災異封事韓愈得之而爲上宰相書皆雜引諸詩斷章取義成文然亦非創自孟子也

戴忠甫曰其精神生動處全在公劉太王二段若只說王政將無索然

洪曰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個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善導齊王處下面公劉太王都是此法

通篇只是勸齊王行王政而奇妙處在後二段大凡文字自豎一義者必自暢其說而後可今曰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此說煞是難圓妙在曲曲寫出透徹分明左國以來誰有此筆力。好貨好色兩層鬧筆奇險之極而合轉來能自圓其說方見十分精力。好貨好色波瀾橫出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妙在前二問應聲如響更覺得不句可笑譬於摹神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賓　賓　主

韓慕廬曰國策文字有一種輕雋冷逗清微淡遠絕不說煞而含韻無窮者令人止習見縱橫諸篇槩以爲雄豪不可羈紲而此種神韻誰復能領畧而得之按宗伯先生評語最妙孟子亦然大篇飄蕩縱橫如名山大川此種小品則卷石幽花清踈閒冷也

本是要他用人與民共之却從故國說起欲其言之易入也

王介山曰、此變調文字以三如之何作章法。棄之已之只二字簡淨之甚。妻子之託卽黜黎身家之寄也士師之治士卽人主之馭臣也

洪曰齊王壞處在顧左右句而孟子文章妙處却在此澹遠特甚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



如不得已是綱下兩段是目

用去兩段是主殺之一段是賓

賓位中却拖一句上文國人用之國人去之俱從此類出

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將使卑踰尊三句註欠亮蒙引附會亦太饒舌王守溪一節題文甚爲爽亮此節義疏也盍遊閒觀新聞

嘗小加大原非可以數見之事今一進賢則必有此事這豈是兒戲的麼。此篇首段有凌空縹緲之致左右三段見風檣陣馬之奇將使二句何其矯變因主及賓又何其恣肆也。孟子屢以同民之說告齊宣王宣王未能行也孟子念王雖無意愛民亦必知保國故以故國之說進。此二篇中句法斬釘截鐵簡爽之極

紂有証據則桀可類推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或曰臣弒其君可乎、只就武王身上發問、故下文以誅紂爲言、蓋桀止於放未嘗殺也、此說非也臣弒君之問自是兼湯武說孟子專說紂者蓋卽引書中獨夫受之言以爲証耳言紂而桀可推非畧過桀不論也。不曰不仁不義而曰賊仁賊義字法極警。語語奇確斬釘截鐵

雕求其故而不得故又有璞玉之喻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也字志滿氣揚傳出喜之神）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汝所（矣字直截了當傳出怒之神　至於任賢則大貫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王白子曰勝任不勝任連頓下文便起得有勢則何如三字不住而住住而不住下接今有璞玉於此殊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妙



上節已足矣何爲又說下節蓋物之重者不肯輕以託人此常情也故又有璞玉之喻如此看則雖萬鎰當作價之重說更無疑。註訓鎰爲二十兩大全趙氏又本國語以二十四兩爲鎰殊不知國語亦傳寫之訛也謝濟世曰鎰與溢通一合爲溢其重一兩蓋二十四銖也漢儒誤銖爲兩謂二十四兩爲鎰按宋薛小國餽孟子至五十七十鎰餽儀秦必倍之若如

益深益熱何能致悅哉

所云雖點鐵燒鉛亦日不暇給矣。更不犯正意只用兩譬喻詰問妙絕千古。一句一轉如環無端國策中少此靈警文字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孫夏峯曰宣王先言勿取後言取明明主意是要取故下面數語極力縕染當取的光景然妙在反言不取必有天殃極其決斷正言取之何如極其委宛立言可謂妙有斟酌作者若直說出我當取不啻索然矣孟子先言取後言勿取明明主意是不當取故末節數語極力縕染不當取的光景然又妙在不極力止他取只巫言

急脈緩受偏與他談笑而道之

引書而釋之復引書以証之古致歷落毫不板滯

伐燕之初幾與湯同勝燕之後遂與湯異兩也字抑揚跌宕與進處兩也字呼應有致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



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王介山曰以仁政爲主民字作骨上節一則曰天下信之再則曰民望之三則曰民大悅下節民以爲將拯已末節謀於燕衆捨却民無所爲仁政亦無所以待諸侯之法也。首二語亦正亦譎

任翼聖曰民望之二句爲上書詞描畫若時雨降又先描畫而後引書以誅君弔民實事夾在中間於頭倒作

取後有許多可慮處立言又高出宣王數倍作者若直說出不當取更不啻索然矣

王介山曰豈有他哉正駁倒天字。水火要切定燕國無主說避之者正藉齊以圖存也齊之不存而取之此即水益深火益熱不可泛指暴虐不行仁義作郛廓不切語也

齊王決取之意以不取必有天殃反語出之可謂善於措詞孟子言取之無益以喻言出之更爲超妙。



取之即是水益深火益熱蓋燕之宗族世臣勳舊以及食舊德而服先疇者必不肯降心俯首爲齊之臣僕則齊必有殺戮之慘虜掠之毒即下所謂殺其父兄云云也故曰取之即是水益深火益熱。民心即是天意燕民不悅即是天不許其取若以五句而舉爲天意則誤矣通篇大意如此。末節正發明不悅勿取之意。此章及下章總以民字作骨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對中文一貫直下文法奇絕

王速出令節乃正答他何以待之無待諸侯法只有待燕法待燕乃所以待諸侯也。只末數語是正答何以待之之問前大半篇是因他不聽勿取之言故與盡情發落。末節是待之之法千里畏人是謀待之故以湯作陪賓主絢爛。齊之伐燕原非弔民引湯一段連他從前伐燕之非俱爲補出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



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王介山曰公曰吾有司孟子曰君之民公曰三十三人孟子曰幾千人公曰而民莫之死孟子曰有司莫以告

針鋒正相對

次節孟子口中只歸罪有司末節方說君行仁政蓋鄒君之虐其民自不便當面斥言只用君行仁政句一轉他自隱然可悟耳。上慢上字意中指君口中只說有司。前語只歸罪有司不便斥言君之不仁也而一則曰君之民再則曰君之倉廩實府庫充亦自隱隱打動。夫民今而後何接得跳脫之至今而後言其遲也。有司何以慢君使之也實責有司却



不及君末路一轉便將君之不仁照出靈活之至

有司何爲莫以告君不使告也語罪有司意實責君看煞尾一掉便明極匣劍幃燈之妙。民莫之死反有司乎反君也君不得而反故反助君爲虐者耳

一撇一頓靈便之極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王介山曰國君死社稷此自不刊之義故孟子前後皆

苟字大轉

以此告滕君也

此篇是正論直言下二篇皆此意但面貌不同耳

此下三番問答想俱在滕文公問爲國之後民何以弗去緣有井田學校在也如此看並次章爲善二字皆有著落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王介山曰必文公懼齊而欲依楚以圖存如許遷於夷蔡遷於州來之意不然何孟子兩舉太王遷岐之事乎然大國難恃孰與自强之爲得哉合下章皆是此意

苟爲善以下是正意引太王一段是賓意君子三句蓋恐文公以廹於强齊不容他爲善爲慮故爲之打穿後壁一句一折筆力如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王介山曰引太王見人君能使民愛戴無已追隨恐後方可避地以圖存苟其不能則隻身逃竄而已宗社之謂何是故國君死社稷獨明懷宗得其正而晉之東遷宋之南渡皆非也

趙襄周日借賓陪主先詳後畧錯綜不拘末用一語作結似寬而實緊極鞭逼之勢仍留不盡之情峭壁懸崖可以喻此妙境

說個梁山岐山便見太王有地可遷非滕之無地可

遷者比說個從如歸市便見太王德足以感人非文公之所能正不待說到世守而後知滕之不可遷也此種文心誰能會之○據上兩段合觀已無待於擇矣却說請擇妙妙眛者竟將孟子之言看成騎墻之見呆哉○此三章當在滕文公問為國之後鑿池築城豈果足以存國蓋為國之道前已言之矣果能力行王政而又加以鑿築則無事之時井田學校有事之時深溝高壘保國之方盡乎此矣故曰則是可為也○民何以弗去非井田學校不及此大凡看書須就聖賢所已言而思及所未言且當就現在之言而合以從前之言若死於句下則聖賢之言有多少滲漏矣○次章有謂孟子勸文公遷國者果爾則方教之守又教之遷孟子胸中全無把柄矣所謂王佐之才安在須知文公之恐必有避敵之意故孟子先述太王之事以將順之而後發正論以破其惑也意謂君之甚恐似有不能守死之意夫避難而遷都古誠有之到不得已之時原也無可奈何雖然特患不能為善耳苟為善亦何必如太王之遷都而後子孫可王哉井田學校設誠而致行之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王可必也而又何恐乎猶有說焉君子有創業垂統之事而無圖度天命之心功之成不成皆有天在故今日者君如彼築薛之齊何哉强為善而已矣○末節是掉轉來說從前諸說皆不妥○君子創業三句是恐文公信不及必王之言而不能為善故為之打穿後壁也○孟子三章總是一意若認次章為教之遷則苟為善節便不可解



臣儀然出令君宛然受命寫變字如畫

隱其名而述其言兩問兩答而後褒如亢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歎○語○句○法○總○妙）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巧○言○如○簧）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句○法○亦○同○前○文）（四○語○波○瀾○蕩○漾）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

耳寫壁字 [illegible]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王介山曰分三段看首段文勢跌宕小具波瀾次段文若與前爲對偶者末段文勢極巉峭非此不能振起全勢



洪曰樂正子告孟子之賢於平公故欲見之而將出文偏突如其來曰魯平公將出又突如其來曰樂正子入見無端陡起下方補敘明白不惟筆法省淨抑且布局變幻太史公之補序追序皆此妙也臧倉曰君無見焉正子曰臧倉沮君皆以孟子之不遇魯君臧倉使之也而孟子曰臧氏焉能翻出正論文境烟波無際筆力更極振蕩

任翼聖曰兩何哉句相應作章法

天子不但結此章蓋總結上下篇二十三章也孟子遊梁及齊至鄒魯皆不遇如臧倉之人者豈少也哉噫



乾隆甲午

壬午年五月初八日敬 立

趙炳春氏

借管晏生波起

曾西不爲管仲是賓晏子路是賓中賓

曾西二句是主用霸顯逼出王字亦賓主

也

軒然大波起開

合層層梳剔如繹雲在背舒卷自如

鬘

## 公孫丑篇第二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之不足爲止引證曾西并不從已分說得體不言）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晏子若管勝於晏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齊反手也由本總本因總已後然中下）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偏接向開處去妙）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先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以上言其時）（此言其勢）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齊人段是上佐提筆就此點出時勢二字

法

發揮透闢

瀟洒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此然字指以齊王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節連下節讀）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王介山曰若敘丑直問孟子所以爲齊者而孟子答以王道亦有何味乃從管晏翻轉下來又於中再作一曲於是直接以齊王猶反手文字便大有波瀾言齊王之易亦不直敘又用文王陪來真有色澤

洪曰開口便說爾何曾比末後又複一句描出他艴然不悅之神以齊王猶反手也陡開出大局面轉折有力矣兀可喜且以文王之德且字凌空橫探生龍活

不動心有道乎一句開下賓主三項

黝舍求氣不動心之一道也

虎不可以方其勢。說文王無時勢處一長一短文家參差詳畧之法。齊人有言亦從子誠齊人生下任翼聖曰由湯至失之也就商一面說時而時字中又分三層意尺地三句就周一面說勢。說時勢關係極重似把德字拋荒故橫插孔子節見德行固速況時勢尤易乎亦文章相救法。末節故字照前是以字惟此時爲然應轉今時則易然也滴水不漏

不直說已不爲管晏而以曾西不爲襯起筆力跳脫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曾子影孟子

告子勿求不動心之又一道也

孟子求心不動心之正道也

黝舍用暗應告子用明應浩然入論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



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筆有餘閒

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不耘苗指告子　揠苗指勤告）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說何言出外知內並由內知外源流分明）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從劉向再伏孔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全為願學孔子作頓跌）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仍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說兩者勢絕妙再放開一步逆勢引入）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何生出下段文字　至此方落明）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意注願學偏故意含蓄留寬步

孔子是主夷尹是賓游夏等又是遠一層之賓看其賓主之妙

不動心來歷原本孔

予前子襄節已隱隱說出至此點醒

本是說異却先爲同處開合之妙也

先將三人一提

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即前古聖句　前伏未三段）曰然則有同與（再緊作一跌）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緊問）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不動心不是不恐懼不疑惑不恐懼不疑惑乃不動心之由非不動心正面不動心正面指未成時無畏其不成之心既成後無喜其成之心所謂得失不警寵辱不驚也集註於首節遽下恐懼疑惑四字似未定之說也○異字仍當作怪字解言由此而霸王亦優為之事不足怪異也蓋謂孟子致此不難耳

丑言孟賁並非以孟賁爲不動心者蓋以力言耳意謂孟子力能制心遠過孟賁之力能扛鼎也若以孟賁爲不動心則與下是不難句告子先我不動心句針鋒皆不相對可見孟賁與不動心了無交涉也○丑以孟子爲力制其心使之不動故孟子謂若以制言告子已先我制之矣○丑問不動心有道一句開出黝舍告子及孟子三道北宮黝孟施舍求氣而心不動者也告子不求心并不求氣而心不動者也孟



子則求心而心不動者也如此看則此篇自是兩賓一主黝舍爲一賓告子爲一賓孟子爲一主講家或謂黝舍二節影下告子錯矣惟曾子之求心原本於孔子爲後幅願學孔子伏案則孟子之求心所自出耳

李立侯曰不縮而惴即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意縮則吾往即下文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意兩面推論以見理直然後氣壯也

不得於言者不解他人之言也孟子知言正與此針鋒相對不得於心者自已行事有不慊於心也勿求於心者勿求其義於心也○勿求於氣對北宮黝孟施舍說黝舍蓋不得於心而求於氣者也

西河毛氏曰註云告子之意以爲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夫告子未嘗言求心也告子惟恐求心卽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此反求心乎且求心則與曾子自反孟子直養何異乎乃又言不得於心



如應一事差失接一人差失此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求其助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隨他差失更不悔過遷善以補之夫此際所爭祇一氣字則此一字倍須分析夫人受天之六氣以生祇此呼吸周身者名之曰氣不知此呼吸周身者何以應事接人皆是此物試思人有心有身應事接物必主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於此呼吸周身者了無涉也乃既以應事接人歸之此物則偶一失道便當就此物之呼吸周身中

求補差失乃復以悔過謝愆四字當之謂之補差失謂
之求助則止此一氣字與求氣二字全未有一著落語
以致附和影響之徒展轉兀臬遂有以耳目手足之形
體當氣字者夫氣與體別故曰氣者體之充也若氣即
是體則體者體之充矣亦思耳目手足何以能餒何以
能剛大何以能充塞天地何以可助長乎蓋心爲能不
動纔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
忝儒者無是也况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



嘗言不動求放心與不動心截然兩事賀凌臺曾云存
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
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相王霸不攖於心直是得
失不聾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
道則明有前事矣
毛氏又曰不動心有道全在下文有養勇一道皆以氣
制心而使之不動此即告子所云求氣也有直養一道
即告子以[illegible]養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

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
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
曾子自反只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毛遠宗曰
勇即是氣故孟施舍養勇曰守氣自反即是求心故孟
子曰持志曾子曰守持即是守此皆本文自有之字或
謂心何可求則孟子求其放心非乎且此本文字也章
世法曰子夏篤信聖人何以似北宮黝大抵子夏謹守
有所不爲往往不狗於物故與黝之不詘於物相類觀
其論交而曰不可者拒之使已可見若篤信他人則與
黝之不受必反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如心不得於
之學正自相反
言則當求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



强而勿求又如行有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自反而縮
則行無不得於心此曾子與孟子之求心不求氣也若
不得於心惟恐心動即急求之氣以强制此心此黝舍
之求於氣也而告子則既不求心并不求氣凡有所不
得者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之道徒抱此冥頑
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卿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
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
毛氏又曰可是可不可是不可未有可復不可者不得

心而不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

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志至而氣卽次是志爲主也故曰可也而氣爲體之充志當持氣亦當無暴而告子以爲無益而舍之故僅可而未盡也既可而復不可固非毛氏以爲合當如是下語亦太重○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不可二字斷絛夫志以下申明勿求於氣之所以可而不得於心之亦不可不求於心不用說出而意自明○養氣以持志爲主以無暴其氣爲輔持志是八九分工夫無暴亦有一二分工夫孟子明曰無暴後明曰勿忘可見諸家專在氣上張皇者固非毛氏謂無暴全無工夫亦矯枉過正矣



毛氏又曰此次字如毛傳主人入次周禮宮正掌次之次言舍止也

蘇穎濱曰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

楊氏曰至者至到之至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非次第之次也

毛遠宗曰小註謂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則與公孫丑何也一問有礙祇因志所至而氣卽止則同功一體不容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否則第一過了自該第二其於既又二字亦說不去且至於此曰至焉次於此曰次焉兩焉字卽兩相應詞也若是等第則宜如論語生知上也學知次也直作絛上詞未有以第一第二作呼應者



夫志氣之帥也六句蓋云夫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者何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論志與氣之兩相須志爲氣之帥氣爲體之充志與氣固不可相無然而志之所至氣卽無不隨則氣實不能離志而爲氣也故曰君子之功首當持守其志而氣之在體則不傷之使之充周已耳此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所以爲可也至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斷斷不可矣

毛氏又曰志壹動氣自然之理且志亦不容不一者不

一則二三安所爲持志此所謂一正志至之解惟志一
能動氣故志至而氣即止也若氣一動志則帥轉爲卒
所動反常之道故須無暴夫志無時不持氣無時不動
持志即養氣無兩層工夫然又云無暴者言當於持志
後又加檢點謂之無暴

王介山曰暴氣言其傷氣也凡氣不適其中和即爲暴
持其志無暴其氣有一層功夫有兩層功夫持其志
即能不暴其氣如吃酒賭錢等事已心不能持守而
放蕩縱恣氣血未有不受傷者此持其志者自能不
暴其氣也此一層功夫也然既曰志至氣次則但云
持其志可矣而又曰無暴其氣者何也蓋志之動氣
者八九而氣之動志者亦未嘗無一二蹶趨是氣而
反動其心氣亦可以動志也但不多有耳非曰全無
也故持志之外亦不可少此一段工夫也此兩層功
夫也○今人無意中偶爾失脚跌倒未有不悔其不
愼者所謂蹶趨而反動其心也此氣壹動志也但此



等甚少故下文講直養以持志爲主以無暴其氣爲
輔○我知言謂我與告子之不得於言相反也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謂我與告子之勿求於氣已不同而
與勦舍之專求於氣更相反也○善養兼持其志無
暴其氣不求於氣說後文直養即持志無暴其氣無
害即不求於氣有事即持志勿忘即無暴其氣勿正
勿助即不求於氣也皆所謂善養也○直養集義有
事勿忘對針告子之勿求無害及配義與道勿正勿
助對針勦舍之求氣○至大至剛節是言氣之浩然
配義於道節從氣歸到道義是言氣本於道義非若
勦舍之徒求於氣也是集義所生者節從義歸到心
是言義本於心異於告子之勿求於心也必有事焉
節引揠苗事又是言勦舍之謬過於告子也○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緊要處只在一善字若遺却善字而
但曰我能養吾浩然之氣則與勦舍何異哉

毛氏又曰浩然之氣不得言體人生本然之氣安容下

浩然二字

王介山曰害之卽是助長蓋助長卽求氣也

毛氏謂浩然之氣不得言體此語最精凡人誰不有氣未見其剛大者何在也至大至剛正言浩然卽下文塞於天地之間意蓋從直養而無害來也直養者有事於集義而無忘也無害者勿正勿助長也

毛氏又曰配義與道是氣之浩然者藉道義以爲充塞耳如此則所謂無是者自是無道義所謂餒者自然是



氣餒蓋道義不能餒也

程子曰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

袁了凡曰謂此浩然者非徒氣也乃與道義合一者若無道義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分明說無義則氣餒集註似不必泥

配義與道節是推原直養無害所以能塞於天地之故至下文必有事焉必勿忘方是正就直養此節語氣蓋謂所以直養無害便能塞於天地之間者蓋其爲氣也非黝舍之所謂氣也黝舍之謂氣者離義與道而言之也吾之所謂氣者合義與道而言之也此氣配義與道而出故能塞於天地之間若無義道以養之則氣餒矣何以能塞於天地之間乎

是集義所生者節大意若曰觀氣之配義與道可知徒求於氣者之非矣而以是語告子告子必以爲是義襲而取之也殊不知此氣是求義於心集義而生



者非以義爲在外襲焉而取之者也觀行有不慊於心則氣餒可知氣生於義而義藏於心則心中有義而不可不求於心也明矣而告子不得於言曰勿求於心不得於心亦不知求於心而但曰勿求於氣我故嘗曰告子未嘗知義蓋以其外義於心而一概勿求也○集義則行無不得於心而氣自生○不得於言當求心不得於心亦當求心告子一概勿求此節外之實項兩層○此節只重心字○集義則事事慊

於心故能生氣義字上節已見此句當重集字○非義襲而取之句集註曰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襲於外而得之也此語竊以為未安凡人一有不慊於心則氣餒一事偶合於義能慊於心則此時之氣便壯不可以言襲取義襲而取言以義襲焉而取此氣蓋是見得義在此處便假托而行之以張吾氣耳○義襲而取如齊桓召陵之師便是看得責他包茅不貢問他昭王不復是義之所在便假託此義以征之其實不過借其名以遂其私耳及屈完問諸水濱一對齊桓便索然而餒矣蓋吾心不能無愧怍故也然則義豈在外而此心豈可不求哉○無道義則氣餒可知徒求於氣者非也行不慊心則氣餒可知勿求於心者非也○必有事焉心勿忘方是正疏直養心無事於集義非直養也忘焉亦非直養也勿正勿助長方是正疏無害助長從正來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北宮黝



孟施舍一輩人說以為無益而舍之不以集義為事而又忘者也指告子之不但勿求於氣而并勿求於心說舍之照應告子助長照應黝舍文法緊密之至○有事對告子之勿求於心勿忘對告子之勿求於氣正與助長對黝舍之求氣○心勿忘謂勿忘其氣即所謂無暴也此句跌起下句言於氣固不可如告子之忘而斷不可如黝舍之助長也○以為無益而舍之兼勿求於心勿求於氣說勿求於心是以求心為無益而不能有事於集義也勿求於氣是以求氣為無益而忘之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此氣既充之後故為是言耳若集義之初便曰我將養吾浩然之氣則此即是正其弊將流於助長義必不能集而心必不能慊也可見養氣非功夫功夫全在集義以慊心耳○知言養氣原是兩平知言則心無所疑而不動養氣則心無所懼而不動朱子此語自不可易王介山謂通章重養氣而以知言陪之誤矣○孟

子起初不得於言必求於心故能精義以知言不得
於心亦必求於心故能集義以養氣篇中說養氣多
者蓋因黜舍告子生發出來說知言少者蓋人所易
曉者無俟煩言也豈可認多言者爲主而少言者爲
賓乎○前幅言孟施舍之守氣是以求氣陪求心非
以求氣陪養氣○精義以知言求心也集義以養氣
亦求心也毛氏求心二字包括知言養氣兩條最爲
精當○細玩善養數節語意闢告子意重闢黜舍意
更重觀引揠苗一段及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五句可
見蓋戰國時多刺客尚戰功擾害生民其禍更烈故
孟子痛切言之而或者以爲專闢告子而以黜舍爲
賓中之賓此書如何可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通
綰全節以爲単頂生心四句者非也所蔽所陷蒙引
說是其心其政亦是言生於何心害於何政不是大
概云生心害政害事也○知言節緊對告子之不得
於言說因其詖淫邪遁之辭得其所蔽陷離窮且因



其心而得其所害之政與事一得而無不得告子有
是乎知言則無所疑養氣則無所懼此所以不動心
也黜舍告子何足云○善言德行句或疑冉閔已兼
有說辭非也如近代講學家亦可謂善言德行而議
事或不能論鋒四出即是不能兼說辭也○豈惟民
哉一句直喝全節言豈惟凡民不及孔子哉雖自古
有許多聖人其於凡民亦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耳皆類也若
出類拔萃則惟孔子獨耳註疑訛或曰有謂出類四
句俱就孔子講者則是羣聖人與凡民如霄壤之隔
者反比而同之而辯聖人之於孔子未達一間者反
謂不可同日語也何不均之甚耶按此論誠辨然麒
麟之於走獸泰山之於邱垤豈不亦如霄壤之隔耶
且白文不已明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乎不可泥於
註而明背經文也○通篇分四段看不如曾子以上
爲一段是言黜舍之求氣不可反動其心以上爲一

段是言告子之勿求不可必從吾言以上爲一段是知言養氣故能不動心正面後爲一段言此學自孔子來也○孟子之養氣由於集義孟子之知言由於精義精義集義是工夫知言養氣是效驗氣之所由養已縷縷言之而言之所由知則全未之及蓋養氣並非孟子學問正經名目不過因前文氣字生發而出須與細細疏解方能明白若精義以知言則人所易曉耳



洪曰宰我子貢至末說願學孔子意似於知言養氣後另起波瀾而不知前幅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節已藏願學孔子之根妙在有意無意間打通血脉此埋伏法○欲說曾子之守約先說孟施舍之守約欲說孟施舍之守約先說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皆停頓作勢法○孟施舍似曾子節鎖結二子帶出守約二字以起曾子之大勇夾縫中承上生下是脫卸法○孟施舍守約下突接昔者曾子云云斷也說完曾子又云孟施舍之守氣

續也此斷續法○北宮黝之養勇實敘其事孟施舍之養勇就其自言上見得已變化了至曾子之大勇就告子襄語見得則又變化乃告子襄者非已語却援引孔子之言玲瓏活脫則尤變化之至○告子先我不動心便含强制意下文極力敲剝早已藏根於此亦埋伏法○疏養氣詳之又詳疏知言數語已了此文家詳畧相間法○引宋人事趣甚如此恣肆大篇中間畧帶詼諧愈覺閒處生情之妙而不助苗長者寡矣不耘苗者也



揠苗者也正喻相化神妙之筆○發揮知言養氣正意已完後又生出境界以明願學孔子意層巒叠嶂不令人一覽而盡○只是願學孔子前不敢以孔子自居作開宕次以姑舍子夏諸賢未能行伯夷伊尹作陪襯何等紆徐不廹花簇有色○說到願學孔子下當問孔子却問夷尹之班於孔子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下當問孔子却又問夷尹之同於孔子皆是將合忽離若開頓挫之法○敢問其所以異下直發孔子矣却不自說借

三賢之言以發之道實於虛靈㲀活變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不可二字斷煞夫志以下只申明勿求於氣之所以可而不得於心之亦不可不求於心不用說出而意自明此爲神化之筆○不言集義知言養氣又先提氣字倒捲到配義求心迷離恍惚莫可端倪○知言養氣本是兩平文却先將義氣說得極其婉轉而知言一邊則以斬釘截鐵之筆收之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賓）（主）（賓）（主）

陳子翮曰伯必大國如當時齊晉秦楚人所共知也至於王不待大後人久不見矣故前引湯文後引有聲以實之○後三段指出必有不待所以然○七十子之服是虛形引詩是實証

前段不用一虛字煞脚後段却連用五也字取致於此可悟文家音節○伯無証王有証皆錯綜之法

（蹴起波瀾）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雙起）（單落）（上而文勢甚急故引詩及孔子之言以証其意而緩其勢乃覺紆有餘地）（單收）

（賓甚詳而主却畧○又提一句）（開下作收局變心猛切）



趙襄周曰雜引詩書旁稽聖訓低徊咏嘆如聞太息之聲

此章爲當時不仁者而發今惡辱二句是通章之主說仁處榮處是賓末用雙結意亦重在不仁邊醒義亦同此意○前起後結對舉以爲奇中幅抑揚以爲正看似平平兩對實以不仁爲主局陣之妙迷人心

曰○但將雙圈之字重讀則通篇賓主判然矣○引詩作喻與惡濕句掩映引孔子説詩道出正意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陳子厰曰五者是五節各上半截民字包士商旅農民在內

廛無夫里之布句朱子單引載師文未引閭師文故今人以布專屬於里日知錄一條辨之甚悉續困勉錄一條辨之亦甚詳明孟子本意原是說廛無夫里之布省言之故曰夫里之布○此廛字當指左右三區之民廛蓋百工聚於此遠人亦流寓於此也○謝梅庄亦指此節民字爲流民之寄籍於國中左右三區者言○廛原有廛布即地租也又收夫里之布何爲○國中左右三區之廛本不能毛而責以不毛之征可乎百工本非無職即流民之寄寓者亦難槩責以職而槩責以無職之征可乎故孟子欲無之○任翼聖文疏夫里之布四字甚清但將廛字仍指市廛似錯存以備考其餘名作如林全無是處故並不錄○任翼聖文將總布絘布質布入講皆本周禮按方靈皐周官辨僞曰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蓋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按此則翼聖之於周禮考核亦有未精處○五段憑空矗起勢如風檣陣馬奇橫無倫○爲之氓矣下本可直接無敵

連用三也字有致

遂勢又用四也字

遂勢又用八也字

反擊正接勢如風雷

於天下必再加兩層者蓋不推原其所以然則意不
醒也○通篇用筆如昆刀切玉爽極健極○通體精
神全在信能行三字吃緊得力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引証）
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
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推原）
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王介山曰首句開端即標出一仁心使人知而推之也

先王是能推的樣子治天下運之掌即保四海也下文
將此仁心指點出來見人既皆有是心則推是心以加
之人亦非人所不能者故反覆以發明之正使人人知
之人人推之也

次節註云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愚按理固如
此而孟子語意亦只說先王不徒有其心而必有其
政耳未嘗以先王之無待於擴充與衆人之有待於
擴充較量聖凡也乃饒雙峯曰聖人不待擴充而後



能也若衆人則須待擴充似此以聖人與衆人諄諄
較量請問與章意何關乎○次節先王緊接首節說
便隱然見得人當擴充章意重在擴充而自所以謂
人二節皆是申明皆有故講家有謂重章首一句者
殊不知諄諄講皆有者皆言其行政之不難而不可
不擴充耳所以謂人節証其必有也由是觀之節一
束惻隱之心仁之端節推原其必有也人之節承上
起下○自謂不能能字能全其有也即能惻隱能羞

惡卽含下擴充意但語意且渾○從來講家皆以不忍人之心爲單指惻隱之心非也不忍人之心蓋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言也今人乍見孺子一節蓋單舉惻隱一條以証全體非前單言惻隱而後又添出羞惡三項也知此則全篇豁然矣○李岱雲說已露此意○將入於井下不曰皆有不忍之心而曰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口中已將不忍與惻隱分徧全矣惻隱是不忍人之心不消說了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必惡而殺之亦因不忍人之被虐故惡而殺之是羞惡之心亦不忍人之心也泰伯之三以天下讓只是不忍傷父之心六朝五代篡弒之君是無辭讓之心也不過是忍於其君故辭讓之心亦不忍人之心也泰誓於休休者必是之娼嫉者必非之也是不忍子孫黎民之被害是是非之心亦不忍人之心也故曰不忍人之心總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非單指惻隱而言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



是一個不忍人之心故曰仁統四端兼萬善也前賢有曰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不如改曰滿腔子皆不忍人之心更爲雪亮○不忍人之心是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目乍見而怵惕惻隱是就綱中拙出一條目來說由是觀之以下是就一目以見全目也○末節集註云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下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段註語甚難窺測既曰不能自已何以又有不能充者甚可疑也及觀語類有曰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此卽不能自已之說也又一條云上面言擴而充之是方知要擴充到下面苟能充之便掉了擴字蓋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似擴字是方在個路裡相似此語又不可解既如乘快馬放下水船如何又有不到地頭之不能充者乎看來知皆擴而充

之四句是就功夫說言能知擴充則下面由不忍以達之於所忍由不爲以達之於所爲工夫自住不得手至苟能充之四句則是就效驗說以見不可不擴充所以勉當世之人君也下四句能充不能充即是能擴充不能擴充不言擴字者省文也從上文一氣讀來細玩白文語氣確是如此然則集註及語類中亦有未定之說所當細辨而存疑所謂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終者其不可通也明矣饒



雙峯謂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更是囈語○凡有四端四句是言擴充之易苟能充之二句是言擴充之效各不相蒙如何牽連說下○苟能充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足以保四海所謂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也上文凡有四端四句自說擴充之易與此何渉○中間連用多少也字勢如花飛蝶舞前後却語語斬截屹如山立○首句之下本可云有不忍人之心當行不忍人之

政今却推到先王上去妙妙○不忍是一層擴充是一層重在擴充而講不忍處偏多此行文之妙也○當世諸侯是主先王是賓怵惕惻隱是主納交要譽惡聲是賓四端是主四體是賓知擴充是主火然泉達是賓能充是主不能充是賓而運掌四體火然泉達三番入喻更極花簇說理文字如此絢爛可悟爲文之道○自賊是主賊其君是賓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從喻而起勢如天外飛來

忍人喻以映首節

恐傷人巫匠亦然（抄從反面入）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正面只一句）（此又二喻雖從上喻生來而取義不同）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王介山曰全爲不仁者說法函人只件說弓人矢人卽從上文生來至末仍從弓矢生情却另是一義情文相

生斐疊入妙此古今逸調也

徐揚貢曰此章空中游行一筆不著故老蘇批云活潑變化不可端倪劈頭喝一層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陡然而來第二層承上分疏鍊只兩句第三層叠上一句巫匠亦然使上無罣礙下無徑遂之病第四層故術不可不慎也就上一束第五層引證孔子云云正入仁字又將擇字上與慎字相銜下與智字相生然却說擇里而處殊飄忽第六層提仁實講尊爵安宅點綴殊妙



尊爵上照矢函巫匠下照人役安宅映帶仁里聖賢雖不作意爲文然亦奇合第七層莫之禦云云鎖上不智又帶轉不仁第八層兼承不仁不智備舉無理無義而斥之曰人役也然語却輕拔筆不少留第九層忙接人役逗出耻字而申之曰猶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飛翔之勢聯合之情眞仙筆也第十層云如耻之莫如爲仁又帶上耻字振起文勢竪立章旨第十一層仁者如射云云以反求諸己實則爲仁要指收束全局而其妙處在射上設色此章只二十六句而有十一層幾於一字一轉一字一意若其篇法之妙本說仁先說不仁又說不智又說無禮無義紛紛錯錯令人目光欲眩又此章開口說矢人中間又說弓矢末又說射只就一邊借影若有意若無意離合俱化全以神行

陳子覲曰此章或正寫或借喻或正喻夾寫矢字函字弓字射字隨手轉來有意無意離奇夭矯莫可捉摸解此何須更讀南華



從來將首節仁字與下節仁字看成一個字此章書遂不可解殊不知首節仁字與後節數仁字毫無干涉首節矢人二字乃後節不仁二字影子首節惟恐不傷人乃後節人役影子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而既爲矢人則惟恐不傷人矣故術不可不慎也此國之諸侯豈小於彼國之諸侯哉而既已不仁則不免爲人役矣故術不可不慎也此影喻之意也首節原是興體如何牽入正意○大意若曰爲治莫要於擇

術擇術不愼後悔無及卽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而旣爲矢人則惟恐不傷人不如函人之惟恐傷人
矣匠之不如巫亦然勢有必至理有固然故擇術不
可不愼也爲治之術安在亦曰仁而已矣孔子之言
信不誣也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猶人而爲矢人
矣其爲人役亦猶矢人之惟恐不傷人勢有必至理
有固然也至此而耻之猶弓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
爲矢也雖耻何益哉如耻之則莫若擇仁而爲之爲



仁奈何卽弓矢可悟爲人之道矣蓋如射也射者正
已而後發爲仁者之本天德以行王道蓋如是也發
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爲仁而無效
依舊增修仁政不肯改絃易轍亦如是也如其不然
恐函人竊笑於其旁矣莫如爲仁是本章主句
末節言爲仁而無效者只是仁之不至以見擇術之
必當爲仁醒義說是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
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李立侯曰禹拜昌言亦是取人何處見得大舜有大惟
其樂也何謂樂註云不待勉强是也耕稼陶漁節不是
漫敘大舜履歷若是漫敘則删却此節章意亦無所欠
何須著此贅語耶此節正是發明個樂字言舜之取人
乃是生性如此毫無所强故不特爲帝之後始然也自



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爲帝必賴人而治
其取人宜也耕稼陶漁時而已然則非其胸襟意氣實
視此爲樂事何以能此所謂生安之事也如贊人好學
而曰自其少小至爲諸生無時不以學爲事諸生之須
學乃其固然若少小卽爾則其爲心焉樂之可知矣近
多云耕稼陶漁取於人卽至爲帝亦取於人却是倒說
了也愚按交互說亦可

三節大字一呼末節大字一應大處在善與人同善

與人同之所以爲大處在與人爲善○善字拜字樂
字緊相對針兩大字緊相呼應○末句大字妙在不
粘舜說而正是應舜之大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
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
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王介山曰此孟子兩大扇一結格伯夷節一步緊一步
寫出一個隘來柳下惠節一步寬一步寫出一個不恭
來結處分朔是願學孔子而不說出文情最有味

任翼聖曰二扇節中各有兩層第一層是實事第二層
是其心第三層是從其心推到極處第四層打轉第一
層玩是故字及故字可見

劈空直起筆鋒犀利要知二句是虛下非不舉

得道以下數句反正相形轉換夭矯

末勝字映前不勝句

公孫丑篇第二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王介山曰首二語立柱下文極跌宕頓挫之致○此章多用排語如城非不高四句一排域民不以封疆三句一排得道者多助六句上二句一排下四句一排然祇見其流動跌宕毫無排氣

洪曰首二句立案以下發明之歸重人和透快論之亦自然之機勢也○城非不高也四也字迎叠而下一往飄逸有雲行水流之致不曰高深而曰非不高非不深正中帶反快利中寓有頓挫意故知用筆之忌平直也若前三里之城平直矣下却用夫字提起跌宕然而字折落轉合則有低昂而跳動矣故曰以下一氣奔放其勢甚急如黃河直瀉千里却用君子有不戰一頓挫之方不太急直瀉中有迴流逆浪亦造化氣機之自然者

首節二句不平對抑揚趨重人和上次節三節亦不平對細玩此兩節語氣乃是一氣直趕出不如人和

蓋天時地利爲一類策士所知人和乃策士所不知



若平對講便呆○次節說天時不如地利但只說天時之不足恃未說地利之如何好三節說地利不如人和亦只說地利之不足恃未說人和之如何好故下文直接人和之好處以見地利之所以不如也兵革米粟似與地利無涉艾千子曰斯二者無關於地利而地之所恃以爲利也非是數者則地利之說猶有未盡甚確○域民三句似是古語故以故曰承接○首二句立案下二段分應末又單申一段者蓋第

三段中全未說出人和好處倘一說出便於三項中畧分高下非抹倒天時地利單表人和本旨前雖雙舉神却單行此亦孟子文中之奇兵也○結出必勝應前不勝神完氣足而妙於無迹讀者須於此處領其風趣○次節說天時不如地利却不曾說地利三節說地利不如人和却不曾說人和

就字與後就字對照

一層王說詞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

（王不來而使來是王不敬）（不直召而托疾則其不可召王已自知之）

二層孟子說詞

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三層說詞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四層說詞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不得已寫不在見神情絕肖）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從景子口中說出大奇）（敬字若却）

五層說詞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未見敬王明指不朝知未說出孟子故作不攏妙妙）

孟子讀法附記《卷四　三

拼空起義海市蜃樓

（陳堯舜是孟子敬王）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對禮曰方合節）

一落千丈強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離生龍活虎）（仁義應上）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亦且說以齒德壓之）（此方轉入正意）

慢是不敬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孟子讀法附記《卷四　四

不召而就是敬

（於有謀則就中討出証據）

引証大有為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再引桓公不特湯伊齊之先亦有跨視熱鬧）

引証不足與有為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結筆嫣然

王白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一段最妙孟子豈不知丑之所責在不應召上而作如此答耶蓋孟子不

應召原無不是處若竟矢口辨明便是自心已不安先已自倒架子了故只如此說然文字亦涵蓄有勢

洪曰孟子托疾之意以王之召已也出弔之心欲王知已之不可召也然於公孫丑之問則不說明此一層烟波而孟仲子之對偏爲掩蓋此二層烟波至景丑之宿初問亦不說出此三層烟波前如許烟波極情景綿邈之妙後發爲議論有氣勢雄放之能○文家有蓄勢法所以持之愈固則其發之愈勇此章景丑初責卽可直



抒正議却用言仁義一段疑陣停頓之如水之欲流東之使不流其勢因湍急後遂衝堤破閘極洶湧澎湃之觀矣所以豈謂是與以下議論滔滔滾滾不盡如長江也○孟仲子一段詐飾聲口慌張神情眞覺可笑寫生之技追魂取魄矣

任翼聖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慢字對敬字丑謂王敬孟子謂王慢針鋒相對○又曰此處與下兩節故字緊啣遞接直趕今天下方打著齊王

寡人如就見如字作往字解故孟子疏中云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相見語當云寡人本意是如館中就見者也謝梅庄亦曰如卽春秋如晉如楚之如按寡人數語是使者述齊王之言非使者之言倘作使者之言則當曰寡君不當曰寡人當曰來就見者也不當曰如就見者也○通章以敬字爲主不敢召敬也齊王之召孟子慢也不敬也此通章線索○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句只是解曾子何慊之意全不



著齊王與孟子存疑之說甚確○下文故將云云方是正論上文如何便說到齊王與自已○通篇只不可召三字是主不召是敬召是不敬妙在先不說王之不敬已而偏說已之敬王又妙在不先說王之不可慢已而只發明曾子之言泛講有德者之不可慢有此兩層波瀾便覺文情恣肆無比○首句見書法不欲朝猶可將朝未有不應召者○是或一道對與禮不相似此段解曾子之言雖是正論而尚非主位

何爲焉有上下照應

○豈謂是與應非此之謂似從前不懂至此方明却奪槧竟入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



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戴忠甫曰於齊是闕目薛宋借客陪主耳若作辭受平看便覺文情板直

王介山曰以有處爲主腦只言君子不以貨動不必言貨取者之非○行者必以贐在致辭之先釋一句故爲兵餽之在致辭之後釋一句亦見變化

洪曰宋薛二節明煞出受來於齊節不受意於言下得之絃外之音悠然不盡

慰其認罪偏又飄開文勢不測曲折婉宕

添出五人正是無意中爲舉國百姓請命

處是處置之處猶用也未有處言我受此金無以處置之也○後三段不明點是字而是字神理俱足可悟化板之法○前日之不受是數語筆意婉曲孟子曰皆是也接得老勁有力此文家曲直相間之法○皆是也一句截住是正答下三節推原其所以然各末句反決其是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



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王介山曰若先敘民之死亡流離而後言距心之失職便直而無味今卽從上失伍二字責其罪下點明其事

小蚳鼃事筆法高簡

序案

便已更不再說文字便盡緊

洪曰然則句上無曰字蓋孟子意中先有此句故不待其辭之畢也善傳急神繪水有聲

波妙

此文以孟子爲主大意只重孟子濟世婆心隨處發現距心之罪寡人之罪正見孟子善於提撕處○兩此則與此非緊相呼應○梁襄王章出語人曰文章之一法也此章爲王論之文章之又一法也

字法高到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了上 生下

語凡四轉無限烟波

就通篇論前半是賓後半是主就孟子口中論官守言責是賓我無四句是主總是無一死句

記事敍驚天動地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何其鄙也　無怪孟子之厭矣　問語更小疑大怪　妙於不盡

夫既或治之二句淡中有深味將孟子嚴氣正性泰山巖巖一段光景言外已和盤托出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字法

推原古人立法之意　統上轉　又添一層　正轉　又添一層　又引語作証

王介山曰充虞之問其詞甚婉孟子答詞初則平繼則甚跳脫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也○總以盡於人心句爲主下兩爲悅字於人心恔字皆所謂盡其心也

古者四節有四層意古者節言中古之制是從厚的

以其私三字見筆法

峭壁層巒驚濤怒浪觀者動魄

不得節言得之而又有財何獨不從厚且比節言不但送終時恔即從千百年後著想亦必從厚而後快末節又引語作結以見不可不從厚○後四節節節轉句句轉起伏頓挫味之無極悅字恔字雖俱是悅心然悅字是從終時著想恔字是從千百年後著想故下一且字雖不是更端却是深一層語此醒義之說也甚確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是未也神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氣

王介山曰上下皆取一喻甚切

劉大山曰前段取譬透極後段淋漓奇崛字字欲舞前以擅爵人為喻後以擅殺人為喻兩喻相照成章法○天字一篇之主燕之受授非奉天齊之征伐亦非奉天前後文字看似極其變化其實歸於一線也○有仕於此數語淺淺設譬止為說明兩不得字用筆曲折爽亮之極○前半咬定燕之可伐方襯得後半起○此文奇特處在於前後兩扇俱用後賓先主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王介山曰齊王慙者以孟子有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并置君而去之言而王不聽也此正王由足用爲善之機而陳賈又從而塞之甚矣佞人之覆邦家也○末節即從過字分出古今作兩層寫隱隱躍躍若知爲燕事而發意甚玲瓏入妙

汪若度曰末節上四句是以順過對改過說下文九句又就上文充拓言之見古今之分不但能改不能改也即未改之先已不同如此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只對下文過見君子不自掩護意過字亦只大概說其過似過兩種俱該在內不必單粘定周公且周公之過豈可改哉亦豈以改爲幸哉照定周公反與本文義不合要知孟子說此一段是隱隱爲君文過於不言之表而責之泛舉古之君子以鍼對今人不必拘拘印証周公也看起首一且字已說殺上文矣

全不說出道不行止用反筆妙



文字要襯得有力若賓位無力則主位不醒矣陳賈之言一似眞可爲王解者妙在孟子只以兄弟二字輕輕打轉陳賈便覺費盡心力落得索然無味奇絶○末節對路責蹻率性痛快鞭笞一頓妙在始終只似不知其來意者奇絶○蓄機運步陳賈眞是千伶百利孟子妙似不知其來意者而隨口應之○只就周公言周公並不及王下文提起泛論亦並不及王與賈而已刺入賈之腑中矣妙妙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王詞亦婉）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二語醖心）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

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謝梅莊曰後三段孟子謂時子必非誑言但其中有不可者非時子所知耳何者謂我貪此萬鍾無辭多受少之理若謂享弟子之祿則尤龍斷賤丈夫我矣賤丈夫即今牙行大儈也辭商賈之名而扼要布黨居間作合



坐收四方商賈之利季孫諭已不爲政而子弟爲政孟子諭已不受祿而弟子受祿也駔儈擅司市平價之權故後世立榷儈之法榷儈因而并榷商矣○又曰此章舊解蒙混牽強上下文義方枘圓鑿全不合榫總由不明龍斷賤丈夫之義耳

文有以說破爲妙者有以不說破爲妙者沈同章以說破爲妙者前章及此章以不說破爲妙者也而此章之離奇變化更爲有神無迹○不用二字是孟子去齊之故卻不正說而於季孫曰中子叔疑身上帶出之有神無迹○季孫以下文字如神龍舒卷於烟霧之中但可識其意而不可執其迹眞奇觀也○引古釋古便結並不挽合本旨使人領畧於語言文字之外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



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王介山曰有欲爲王留行則非王使之在孟子之側者矣故曰不及子思泄柳申詳只帶說

魯繆公兩提重兩繆公字集註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二句當重讀其君二字謝梅莊曰子思不去者君使人留之二子不去者人勸君留之今子來我側是子思我也然無君命則不及矣此說與摘訓相發

一段中子字凡十三見一字一樣法畧無復者奇絕低徊往復無限深情有兩層進步透過去則三宿之弊濡滯自明

三十五字一氣讀反收上文筆力千鈞迴映茲不說

明甚是○留子思者必從繆公來留泄柳申詳者必
勸繆公留兩繆公字正與爲王二字相照○子思是
賓泄柳申詳又是賓中賓○雙引側承妙在天衣無
縫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突矯而起）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
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意在此上二句特陪之也）
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嗚起）（賓）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遷一折）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又進一步）
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
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又一反掉直覺烟波萬叠）
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語人以告之詞之是）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法）

王介山曰再三期王改之者似指興兵構怨之事而取

七字無限深情塗炭之痛遲暮之傷皆在其中矣

燕一事尤其著者觀其致爲臣而歸繫於燕人畔齊之
後此必因燕初畔之後而孟子曰前勸王反旄倪留重
器之言王至今猶不能用故再三期其改也古之君子
過則改之孟子固云至言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日後燕將樂毅率五國之師以伐齊齊幾亡而天下亦
皆騷動矣孟子似前知其事者然

委曲廻環牢騷眷顧此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之祖

○尹士口中三層以濡滯一層爲主故孟子只辨此



一層而於上兩層未之及然云足用爲善則非不明
矣云安齊安天下則非干澤矣只辨一層而餘者已
於無意中映到此爲神化之筆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若俗等此三）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何定婁在前矣）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三矣字俱下得妙）
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名世二字指聖賢而得位者註故以皐稷等言之若聖賢而不得位不能名世也講章或謂名世不得有爲殊混王者名世並重有王者興則聖賢名世數過時可而王者不興則聖賢不能名世此孟子所以不豫也○數過時可而王者不興聖賢不能名世正不豫之由已將充虞之問答畢矣下文又掉轉說夫天特未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天句乃呼起下文作自寬



自信之詞若認成死句錯矣○數過時可下藏過不豫一層忽然掉轉反言之飛仙之筆○未完忽起轉換如飛此謂沉鬱頓挫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二句言所以不速去之故尺水生波

滕文公篇第三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李立侯曰成覸節連引三說而時講說來幾同一意如



此則重陳累述何爲耶看來成覸之說所以勵其志顏淵之說所以鼓其力公明之說所以正其的學始於立志中於用力終乃望的以爲趨則學幾成矣故無異則志立而可以有爲矣然不能有爲則所志終虛非成覸之無異也有爲則力奮而可以師聖矣然不能師聖則所爲或左非顏子之有爲也須看得蟬聯相承各有精義方是

王介山曰成覸之言壯顏淵之言切公明儀之言婉引

此三人之言作道一之證而自己不復再置一論立言簡潔

此章以道一爲主性善乃道一之所以然也看後半章止講堯舜可爲可知孟子只望世子爲堯舜則次節自重言必稱堯舜而推本於性善非以性善爲主也○朱子語類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個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可見朱子之意亦是重在稱堯舜何而以性善爲推本之論也



○細玩次句必字益可知稱堯舜是主○後儒見性字字眼大便只管連篇累牘講起性來與孟子當日神情有何干涉○道即人所當由之路堯舜當由此路世子亦當由此路並無第二條路可由故曰道一而已成覸節即道一註脚○滕文公上一篇井田學校以及堯舜治天下云云皆是解王道爲世子一章乃下章問爲國之緣起也故此章以稱堯舜爲主而性善乃推本之論也○接立侯所謂勵其志鼓其力者是矣所謂正其的者似非夫堯舜猶不足以爲的乎竊意引公明義之言是喻成覸不欺我顏淵不欺我也○孟子稱堯舜前用虛敘後面又只引他人之言自己並不實鋪一句文情奇幻○前後兩番說話既無異旨則不必重複前用虛敘斯詳畧之宜也○三引昔人之言峯巒矗立末引書言遙映筆有餘妍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引曾子之言只贊世子）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宕筆）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波折）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與曾子曰 遂悉）
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以上皆孔子之言）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
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弔者大悅

謝梅庄曰是誠在我五句皆世子謂然友之言是誠在
我言不必復謀於父兄百官也五月居廬四句言爲我
通知父兄百官也廬次不便出令爾傳我意咸使聞知
可也

王介山曰此章專以自盡爲主下不可以他求是在世
子是誠在我皆應自盡句

趙襄周曰世子當大故問孟子而後行事固欲自盡其
心也然盡心先須盡禮禮不盡則心不盡盡禮尤須盡
哀哀不盡即禮不盡而此心缺然何以感人故知盡哀



以盡禮皆在自盡其心中此原是一套內事而事有順
逆卽語分先後行文眞有一層化作兩層之法三年之
喪禮何嘗無哀但只講得禮字要緊哀情猶未透發也
及事有掣肘再問而後痛發哀情亦豈在禮之外而哀
以盡禮自能感動一切以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
向之所謂性善者眞無不善矣夫一層化作兩層文字
乃有生發布局纔能寬綽而曲折頓跌虛實照應間乃
詡詡欲活矣



不亦善乎二句言流俗波靡之時世子不謀於父兄
百官獨能遣使來問故亟許之○吾有所受吾字作
志者自言也受者受於先祖也王觀濤之說殊泥
此章問喪禮感於性善之言也便是作堯舜根基下
章問爲國感於堯舜之言也便是作堯舜實事○通
篇序事上接左氏下開史遷

開口一提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爲國先亟民事）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

恒心伏下設學一段

禮下帶伏世祿君子

貢不用註徹者二句以徹陪助也

世祿是禮下事

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以下就三代析異取民之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極言貢之不善以見助之善。此節自貢者以下作孟子言爲是）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有恒產）設爲庠序學校（有恒心者）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承禮下後伏君子）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王介山曰一行助也前答其君專主議論後答其臣始鋪敍方略兩各不同然答君者前後皆言夏商周是議論中有敍事也答臣者前言治人養人者之相須後言鄉田同井者之相睦則又敍事中有議論也○開口即言民事民事者制其恒產是也乃必兼言世祿者蓋井田封建相爲表裡自諸侯取民無制而其世祿之家亦多效尤估奪民利大概如貢法而又不止於什一故引

龍子之言而極陳其弊夫行貢而其弊猶如此況又不止什一乎是以曰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也今欲行助則必取田仍與之民然實則用私助公分田卽以制祿故必兼世祿言之至學校則王政之所必備者亦不得不并及其實止言民事也

任翼聖曰夏殷周五十七十百畝不同朱子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七十而增爲百畝許多疆理都要更改決無是理且



勞民動衆廢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疇煩擾甚矣觀朱子說則陳徐諸說所謂夏時地少後世地多夏時用約後世用廣諸邪說不辨自明禮記云古以八尺爲步周以六尺四寸爲步漢蔡邕云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則其多寡因尺之大小步之廣狹而殊也

安溪李文貞公曰夏時惟鄉有校耳至州序黨庠未有也殷則不惟鄉有校并州亦有序矣至黨庠猶未有也周乃兼用之鄉立之校州立之序而黨又立之庠焉蓋鄉學於是而始大備也黨庠與民最親故羣田閭之子弟而皆教以本行義取於養者以此鄉校則於國爲近故三物之教其法纂詳義取於教者以此州序則介於庠校之間賓興之典實行於序而一以射觀之攷儀禮可見故曰序者射也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加備事日起而有功也

黃際飛曰以周之田數行商之助法卽孟子所訂之助法也



井田之制始於黃帝堯時洪水爲災井田疆界必有爲水汨沒者禹平水土自當修復井田舊制觀詩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及書濬畎澮距川等語可見其時必是九夫同井但各自供其私田之什一而無所謂公田耳殷入因夏之後王行法不善故立以八家同井之制而以中區爲公田所謂助也至其後世人情澆薄助耕公田之八家必有盡力於私田而於公田鹵莽從事者故周人起而徹法

興焉此貢助徹之所以迺變也○周人徹法內固兼用貢法即殷人助法內亦不能不兼用貢法鄉遂之間或山邊水涯畸零之地不成大片段者豈周時之所有而殷時之所無此等地或五七十畝一段或二三百畝一段既不能畫成井田豈有棄之之理則什一自賦亦理勢之必然也但助處多而貢處少故就其多者取名而謂之助耳周人之徹亦是徹處多而貢處少故謂之徹有謂十夫有溝處亦是合作均分、



非也孟子不曰國中什一使自賦乎且使國中畸零之地止於百畝爲一夫所受將與誰合作均分乎此不可通之說也○有謂徹者通也兼貢助而變通之、也非是徹中兼貢助中亦未嘗不兼貢周人之制蓋是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徹法非都鄙用助法也○殷是八家同養公田而專以公田所收者歸之公故曰助周是九家同耕九百畝而收時則將九百畝所收合併一處分成十分而公取其十分之一故曰徹如

何可曰都鄙用助法也○請野九一而助云云孟子直是欲用殷人之法想周之行徹後來必有暴君汚吏於分收之時抑勒其民多方巧取俾民受害處故孟子斟酌於三代之制而欲行助亦夏時殷輅之意耳○孟子此時策滕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是欲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蓋殷法也若周之徹法如何可曰都鄙用助法乎○徹助與貢分賓主而助又與徹分賓主下文曰莫善於助曰雖周



亦助總是極言助法之善後曰請野九一而助又曰同養公田總是勸滕行助然則徹者徹也二句即有以徹陪助之意故龍子曰三節單言助法之善故曰助又與徹分賓主○詩云雨我公田節從前謬解甚多須擇其善者從之顧麟士曰上文既列三代之制而引龍子莫善之說以等差之明是要公專行助矣然獨奈何背周而從殷故又引詩言周亦助者蓋明其原未嘗背周以致其決也按徹耕則通力收則計

畝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則當耕與收時公田私田只混併一處然到得什而取一則私田之中亦即有公田耕私田者便是助公田矣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田兩名故一雨兩祝詩人絕妙之辭也雖周亦助則是孟子說詩到絕妙處陸稼書曰雖周亦助謂徹亦原本助法其井制略同而耕收少異要是爲助法通其變耳非謂但換名號而毫無更改也任翼聖曰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又云九夫爲井孟子亦



言惟助爲有公田方里節乃孟子所欲行之助法而非徹之實有公田也○按上三說俱妙本節惟字要認得清曰惟助有之可見貢法固無公田即徹法亦無公田之名矣雖字亦字要看得活曰雖周亦助可見周之原非助矣○周禮匠人謂九夫爲井可見助徹之制不同蓋八家同井者殷之助也九夫爲井者周之徹也殷之公田在私田外顯而易見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知觀惟助爲有公田句可見貢無

公田之名即徹亦無公田之名也詩所以有公田二句者蓋以公田名色流傳自殷人所耳熟又九夫之田公私分收則此田固不可指何者爲公而亦豈盡謂之私乎雨我公田乃詩人語言之妙孟子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乃斷章取意之法所謂即其意而通之也近人多認成死句不知周若原是八家同養公田孟子又何消說此一節乎

設爲庠序學校節解者云皆所以明人倫句總承鄉



學國學愚謂不然明人倫句蓋單承三代共之來乃共之之實也庠者數句語意當云庠以養爲義者也校以教爲義者也序以射爲義者也初設於夏者曰校漸增於殷者曰序大備於周者曰庠是三代鄉學之義不同矣若國學之義則無有不同者三代皆以明人倫也如此解三代共之句方有著落○庠者養也六句與學則三代共之二句是以鄉學與國學對說孟子於鄉學倒裝其詞乃行文錯綜之法耳○學

字與庠者序者校者對皆所以明人倫也與養也教
也射也對三代字與夏殷周對○解者皆云國學則
三代同名無異稱也按禮書謂夏之國學曰東序西
序殷之國學曰右學左學周之國學曰東膠虞庠而
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今曰三代同名無異稱
可乎○或曰國學當明人倫鄉學豈不當明人倫乎
子以明人倫何單承國學何也曰先王之教其理固
無不全而學之必有次第庠之教以上齒尊長也序



之教以禮樂容節也校之教以德行道藝也雖其事
不出於人倫之外而學之之方必循循乎由易以及
難由偏以及全焉若不問其年之長幼學之淺深而
概以大者全者語之豈先王樂育曲成之意乎○人
倫明於上二句上下二字當尋着落所謂上者即指
國學而言也人倫明於國學則小民親於田野矣○
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可見是民於已田各私耕私斂而公田則共耕共

斂與徹之合作均分者不同非殷人之法而何○請
野請字貫到餘夫二十五畝止死徙無出鄉方里而
井二節俱是贊井田之善處死徙節言井里可以聯
野人之情方里節言井田可以辨野人之分○方里
節亦不重詳言井田形體之制蓋就井田形制中說
出辨分好處耳且孟子明言此其大略愈可知不重
詳言一層矣○董思白謂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
九一而助裏面事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上



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愚謂通節皆九一而助
裏面事且亦不待公事畢句方見出上下之辨民志
之定來中公外私同養公田中已見此意○死徙五
句就現成說言井田之法既使之如此則百姓親睦
矣方里六句亦就現成說言行井田如此亦所以別
野人也○以周之田數行殷之助法黄際飛謂此是
孟子自訂助法良然昧者或謂孟子勸滕行徹眞要
語也○起伏旋轉筆筆有神得其文法之妙則書理

先就許行本身之不能兼處攻詰是從根位下手

亦諮然矣○第一段引陽虎言結第二段引詩言結

第三段引詩言結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



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



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

（領遂起處　節節排空）

（一層分作兩層寫）

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
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應前治）
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天下）
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
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
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



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

（以下闢許行之治市是餘波）

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
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
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
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王介山曰、此是一篇大落墨文字汪洋浩瀚踔厲雄奇
眞是前無古後無今後世大家能得其似者獨昌黎耳
髯蘇氣雖充而豪邁有餘精銳不足况其餘乎○有爲



神農之言者許行與陳良之徒陳相兩提筆便有下文
無數文字在內遂爲左傳史記後世史法之祖○未聞
道也悅周公仲尼之道非先王之道從許子之道四道
字相呼應○孟子數問總要叫他自己說出一個易字
來及已說出以粟易之又問其奚不自爲逼出他害於
耕一答來蓋害即厲可見不易則相厲而易則無所厲
矣此正針鋒相對其意已足乃又因食想出釜甑因種
粟想出鐵總欲多其說以爲難耳而文字遂於參差歷

落中見整齊以粟易械器不爲厲陶冶二句即從他易
字翻駁他厲字詞意何等駿厲文勢何等犀利然此數
句亦即如許子奚爲不自織之一問百工之事不可耕
且爲句亦即如害於耕之一答貫與衣冠做兩段乃詞
語多寡一氣灶瀉又似另寫是整齊中又參差也○上
二句已辨駁倒矣乃又入且許子何不爲數語忽又詰
問一連下三何字并不覺鋪排止覺迅疾令人無躲閃
處○然則治天下一折緊甚不特安頓二語忽又轉入



前意以下又用泛筆以舒之緩急相受極妙文情○此
兩段文字跌宕生動矯變離奇忽如山峰開嶂忽如江
濤矗波忽如游龍戲海忽如駿馬兆韁杜子美賦云九
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眞奇文也大文也雄文也
快文也○當堯之時以下文字極大鋪排長江巨河一
瀉千里視前又是一樣文法○前以厲字易字做眼目
後以數憂字與用心字做眼目○前兩段言堯舜而及
禹益后稷契下止言禹而不及益與稷契却入一前并

不言及之皐陶大家疎疎落落正不在此瑣瑣之頂針
也○責陳相倍師五段文字悠揚舒徐又是一調○以
變字起端以變字結住兩言吾聞未聞前後相應是此
數段章法○並耕是齊人同賈是齊物總是老莊學問
○相言無僞而孟子言其正是率民爲僞亦是對面作
翻與前文一樣○妙在即借相言屨大小同句作駁恰
與捆屨前後互映前講並耕止言治天下者不並耕而
饔飧者不可爲治之語尚未之及今於齊賈處却以惡



能治國家斷結住是不止結齊賈一事也觀此一句筆
力千鈞

洪曰論理不論勢儒者每以此來迂疏之誚聖賢豪傑
决不如此如此章闢並耕若單說堯舜不當用心於耕
理固甚正然陳相未必死心不行妙在先痛快抉出不
暇耕見得勢必不能行非特理不當行也且不但大人
不能兼小人之事即小人亦不能兼小人之事且小人
不必遠舉就許行一身論已是食不能兼衣冠然此猶

是食外事即食內事而已不能兼釜甑與鐵全是戰國機鋒而實亦理之至者雖使善辨如蘇張亦不能再置一喙而況相與許行哉○天下之通義也下突接當堯之時云云此句之上藏得使治天下而可耕且爲則古聖人當先爲之矣而何以不然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下至不用於耕耳闢並耕已了突接吾聞用夏變夷云云以責倍師此句之上藏得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說而從之何也意當堯之時至而暇耕乎是不暇耕以



事勢言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至不用於耕耳是不必耕以事理言然不截然畫開堯以不得舜四句只似結上而不知其暗以生下一片無迹此皆所謂文斷而意連令人於無字句處可會乃行文之至妙至妙者也○闢並耕之說在治天下不可耕爲上妙在先從許行身上辨駁且將種粟外事撇開又就種粟內事詰之一步緊一步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先詰之餂出他以粟易害於耕二句來後詰之餂出他以粟易一句來以下

遂乘機掀翻大放難詞以逼出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來隨乘勢用然則治天下句折倒行文要蓄機取勢信哉○以惠忠陪仁以與人天下陪天下得人皆賓主法周公方且膺之是進一步法孟文多此筆○闢並耕責倍師兩意分輕重故文勢有長短然彼引堯舜之事又引孔子之言此亦引孔子之事又引曾頌之言乃無不相配處不然則太偏枯矣○闢並耕責倍師處浪濤汹湧極滔天之奇觀末尾市價不二云云又一小波瀾



亦復有餘勢孟文往往不竭如此○毛稚黃云文貴有超然之趣詳盡與聯絡皆病也詳盡則無意到筆不到之妙聯絡則無入不言出不辭之意落筆能於此等處留心則文自入超然之境

翼註謂許子必種粟而後食節爲一頭兩腳似矣而未盡也葢此節乃合下節而爲一頭兩腳也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至害於耕作一腳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至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作一脚然此兩脚層遞而下非板對也以粟易械器者四句空中一擊然後接許子何不云云乃文章連者斷之斷者連之之妙○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言理不必兼故曰或勞心以下卽此意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勢不能兼惟勢不能兼故理不必兼○江淮河濟是爲四瀆謂其皆能專達於海也河濟在北江淮在南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此禹治北條之河濟二瀆



也疏九河所以治河也瀹濟漯所以治濟也漯者濟之枝流也注諸海雙承河濟而言也○禹貢曰浮於濟漯達於河孟子曰瀹濟漯則漯者濟之支流交於河者也○決汝漢三句自來無明確之解總因誤解排字之故按說文曰排擠也一曰推也增韻曰斥也據此數說則排謂擯之使去析之使開也然則孟子之意蓋謂既決汝又決漢排去淮泗而注之江也蓋懷襄之時汝漢有壅塞之處淮泗與江亦必混而不

分勢必決汝以注淮決漢以注江而欲決漢以注江必排斥淮泗使不與江混而後汝泗入淮漢水入江始各安其位也○禹疏九河三句不待解說下三句若云決漢水排淮泗而注之江亦極明顯惟汝水入淮孟子未曾明說耳想當時入淮之泗不用決惟入淮之汝用決故連漢說耳○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禹治南條之江淮二瀆也汝泗入淮而淮自達海漢水入江而江自達海今云決汝漢蓋云於汝決



之而於漢又決之也決汝所以注淮也決漢所以注江也排淮泗者排斥淮泗不使與江混也注之江之下不云注諸海者蒙上文注諸海而言省文也○排淮泗而注之江謂排去混於江之淮泗使汝水入淮而漢則注之江耳○當堯之時二節是不暇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三節是不必耕朱註甚明存疑發明朱註亦當前二節下當云非惟不暇耕也亦不必耕也蓋堯舜大人也大人則爲大人之事而已矣遐稽

欲引之歸儒却責其

當日堯舜只以得人爲急而耕非堯舜之事也何也蓋分人以財只謂之惠教人以善只謂之忠爲天下得人方謂之仁得人是最難的事堯舜身任其難又何必憂百畝之不易哉以下又引孔子之言以收結之○堯以不得舜節摩空突起其所以然至下節方說出此孟子文法之妙也○人之有道道非性也下文親義別序信即道也性藏於中者道由於外者率性之謂道不可不辨○自當堯之時至而暇耕乎言



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然後中國句已遞到教稼恐文氣拖沓故亟收住而下文教稼明倫另作一番收煞○自堯以不得至不用於耕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自吾聞至不善變矣責陳相之倍師

墨者夷之因（章法）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之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

逃墨匪夷所思

偏從不葬說起此高一層落筆法也

八字傳神

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於序事中忽作議論直捐其）



（情制入肺肝）（哭情描出）（兩皆）

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王介山曰此章道理極正而用意極曲措辭亦極婉其開發人良心處不深言而自省○豈以爲非是而不貴則是以所賤事親實嘉其意而故斥其非竟叫夷子無措口處○夷之之葬其親厚明是天良發見不安於墨者之薄也而孟子却從并不葬其親之時其情其景婉

娓說來使人心頭眼底不跳自動讀至孝子仁人之掩親必有其道含蓄不露墨者之非道顯然見矣可謂筆端有舌

洪曰文章之妙莫妙於輕盈有態飄忽有神淡永有味孟子文詞瀾縱橫鋒頴犀利而中實具此三者所以爲千古至文即如此章夷子思以易天下四句豈以爲一跌然而一轉則是一接如綠波淪漪可愛所謂輕盈也夫夷子信以爲二句陡然直下所謂飄忽也掩之誠是也三句明是厚葬意却用此含蓄使人於言外游咏得之所謂淡永也且天之生物又由一峰巒倍增起伏宕跌之妙



且天之生物也三句自來不曾解明總因集註中忘却故字也一本二本字近得醒義說甚亮而解故字猶未明曉愚按夫夷子至罪也是單駁愛無差等句且天之生物三句則又雙駁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二句也語意若曰且夷子既曰愛無差等而又曰施由親始者我知其故矣蓋天下人之行事皆由親以及疏皆以親爲本皆一本也若夷子之行事則既以親爲本故曰施由親始也又以無親疏無厚薄爲本故曰愛無差等也若非二本何爲有是言哉如此解庶幾明白

以非其招鋭起不待其招跳脫之至

且夫何突兀跳脫如以利句跌轉跳脫

且子句進步跳脫

滕文公篇第三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



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王介山曰孟子文字每每深進一層以抉醒本意如引虞人引王良皆是即枉尋直尺一折亦然是以篇篇警策雄絕千古宜若可爲亦可爲與弗爲也緊緊翻跌

洪曰深一步作跌便醒而有力非其招尚且不往奈何不招而往御者未甚且羞枉己而況抱道君子孟子最善此陪法文有翻身就轉之法機勢迅捷如鷙鳥之舉此篇如以利三何是也文家有一步進一步法如山之嵐嶂層出不窮非惟曲折抑且深遠此篇且志曰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且子過矣三番起伏遂覺尺幅間千百側峰橫嶺競秀爭奇



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哉按字典曰如通作而詩小雅垂帶而厲箋曰而如也今將孟子此章兩如字俱作而字解則文從字順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而亦讀如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亦讀如

子未學禮更入得輕於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

一氣排宕雄傑精卓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王介山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止兩句便說得儀衍氣勢掀天揭地此章亦只是論儀衍非爲大丈夫寫正照也如開端言利言仁義之類讀者不可看混居天下之廣居三句是大丈夫之本領得志二句



是大丈夫之作用富貴不能淫三句是大丈夫之力量此等人固非孔孟不能當也

以妾婦對大丈夫奇警奪目若說儀衍小人也便是平庸文字豈不誠是焉得此之謂前後呼應甚緊

末節將大丈夫三字寫得暢快淋漓而在論儀衍却是反面

未明難仕却從急於仕說起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耒耜下更不補失位云何便自肖求

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王介山曰周霄與陳代公孫丑萬章俱有不見諸侯之問然彼皆開門見山獨此遠遠從翻面說來無君則弔之已急假言也出疆何以必載質故問也若隱若現絕有情致仕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此從反面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此從正面說相照作章法

○晉國亦仕國也四句四轉跌頓極有波折簡妙至此

○至末方是正問正答道字是一章骨子

趙襄周曰大凡文字有正不能無奇正者常少而奇者常多正之所不能醒者得奇以濟之而正者以醒則奇者固奇而正者亦奇闢而驚人何爲正文之本面爲正數語可了必欲盡力多說雖能者無所措其手何爲奇文之反面對面旁面前面皆爲奇此儘有得說故行文布置生勢或從反面跌入或從對面照出或從旁面襯



來或從前面引入更有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與一切埋伏廻應串插掩映分合斷續諸法非一二言所能盡總之四面八方紛紜交錯明攻暗遏無非曲曲爲本面寫照也如此篇雖仕爲正急仕翻面也則爲奇君子難仕爲正古君子之仕前面對面也亦爲奇惡不由道正面也而穴隙相窺則爲旁面而奇且亦有翻面中之旁面如載質及弔翻面也而諸侯失國農夫之耕先已借客形主非翻面中之旁面乎此又奇中之奇者

更如孟子爲主周霄爲賓却添出孔子公明儀及禮文非又賓中之賓乎由後觀之未說惡不由道先說鑽窺之事未說鑽窺先說君子難仕未說難仕先說急仕而急仕更從諸侯農夫兩路襯來却先從孔子公明儀口中提出出疆載質無君則弔預伏於前而開端則以古君子之仕引起處處點逗絕不說明下陡然閃入賓路去到後合來點醒其意而文已住通長看來有多少排場次第奇峰怪嶺觀覽不盡到正面却寥寥無幾而已



十分透露此用奇之妙爲文家三昧學人得之而可以開發性靈者也

將不由其道中醜態先在喻意中說得極情盡致正面一點便醒○未嘗不欲仕收拾前數節惡不由其道解脫難仕一問中用一又字便一氣貫串○此爲大開大合之文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食志食功
更翻一轉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徐揚貢曰此難法也凡論體有難議體則無之議體貴乎直陳論體取其反覆故難法於論體最長也

謝梅莊曰轉圜石於千仞之山于于然而來悠然而止

王介山曰大義於通功易事一段已說盡後不過剔明食功二字耳故結語簡而意已足

洪曰一簞食小於傳食者也受天下大於傳食者也兩而夾出皆深進一步法以一簞食受天下陪傳食以農夫女子梓匠輪輿陪守先待後之人皆賓主法非其道如其道不通功易事子如通之云云皆反正開合法尤妙者反處說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俗筆正處必仍說農無餘粟女無餘布他却另說梓匠輪輿有參差變换之奇

大旨只是有功當食妙在千迴萬轉輕爲仁義以上正意已完下因其遁詞而折之亦可以已矣妙在食志食功題進一步使他負沒的說愈出愈奇非其道如其道分賓主如其道下却不就本意說就堯舜說又入賓位矣通不通分賓主得食不得食又分賓主筆如轉環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



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陳子覿曰開口一答儘可直入末節簡捷了當但因苟行王政而四海之內皆望之欲以爲君數語無根故中間引証湯武先將現成行王政之效歷歷說明則不行王政一語才折得倒

有攸不爲臣數語或係孟子親見之書文其所以與今書文不類者今書文多係梅賾僞造者也其上無書曰字者蓋蒙上文言也○引湯則將王政序在前引武則將王政找在後序湯兩引書俱作結詞序武兩引書那一爲君子小人之迎緣起一爲取殘作証錯綜變化莫可端倪○止不行王政一句是正面主位其餘皆反也皆賓也○湯始征至民大悅一段與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二句對是言天下之民欲以湯



武爲君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句與救民於水火之中二句對是言湯武能行王政也書曰徯我后二句與太誓曰五句對一是証天下欲以湯爲君一是証武王之行王政也湯居毫一段與有攸不爲臣一段又是不對之對前是序湯事而引書以証之後是序武事而約書文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

此段緊對上二段卻顛倒用

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前後二節分賓主每節中又自分賓主○開首正提一句隨即歇住斷字法也不接正意而入喻離字法也子謂薛居州遙接首句續字法也對照喻言疏發正意合字法也離合斷續古文之法備矣

偏用反筆煞向見字去矯異不群

此又從見看出不見求奇矯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王介山曰陽貨家臣何以稱大夫西河毛氏曰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郕邑大夫孔子父鄹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註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



不爲臣不見是總綱下三段皆說不見之義引古三平說有以孔子爲主者非○三節俱是說不見而用筆極其變化段干木節反責不見的不是而不見之旨躍然陽貨節說見而不見之旨躍然曾子節並不說見不見只贊二子之醜附勢者而不見之旨躍然周秦之文所以高也入後人手只是鋪排不見正面耳○大夫三句忽用註解陽貨矙亡饋豚之故孔子矙亡往拜之故兩面俱見○三段虛實錯綜最足發

厚斂橫征義同攘竊引譬詼諧理妙

人才思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王介山曰今茲未能趙氏註茲字即年字杜元凱左傳註以茲作歲解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皆作歲解可驗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

可以直接跋亦欲節

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



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下文引詩將楊墨之無父無君必重言之看得極有關係然後順落下去

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二十字作一句讀只過由下三句回）（感慨）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曾記十日逐段序事長短錯落無一句相同左史不是過也

王介山曰此亦一篇大落墨文字有起有結有總冒有總收局格莊整詞意端嚴○不得已起不得已結一警字兩懼字爲不得已之眼目洚水者洪水也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是隨敘隨註天下大悅下又引書是隨敘隨贊春秋天子之事三句及作於其心六句是隨敘隨議論必如此文字方有情致不平鋪直敘○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已結住矣然竟促然而止便文無去路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二句文字之去路也大家爲文無不如是者其法蓋實祖於此○春秋天子之事及知我罪我最難解如胡氏之說是孔子竟以天子自爲矣夫八佾雍徹夫子所深惡而今乃以自爲是與於僭逆之甚者也竊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所記皆禮樂征伐是爲天子之事乃下爲諸侯所竊又下爲大夫所竊甚且下而又下至爲陪臣所竊此其所以爲亂臣賊子也孔子故作春秋正所以誅僭竊者知者知此而已罪者罪此而已今合河孫先王著春秋義一書其說甚辯而正當勝胡氏也

周公節引書丕顯六句只是証明上文天下大悅耳淺說强欲添出制禮作樂一層亦太不解語氣矣且



不見後文驅猛獸句乎何嘗有制禮作樂來○書旨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口中是說文武意中專重周公引書之後當找一句云天下之悅武王如此周公輔相之功何其大哉如此則脈絡清楚矣○佑啓後人咸正無缺書指文武孟子引來指武王並不指周公說周公只可於引書之後找出講家何乃以制作云云夾入咸正無缺內耶○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春秋中所載會盟征伐皆天子之事非諸侯所得而

行者也禮樂掌諸大宗伯凡朝聘會盟皆天子之所以敷文命也以諸侯而私相朝聘要結會盟不可以語天子昭德之公征伐掌諸大司馬凡侵伐誅殺皆天子之所以揚武烈也以諸侯而擅侵與國專殺大夫不可以語天子宣威之實以天子之事而諸侯行之春秋據事直書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二句言知我者幸其明王法而使彼邪說暴行有所惕也則知我者其惟因我作此春秋乎罪我者爲其明



王法而使已邪說暴行不能肆也則罪我者其惟因我作此春秋乎○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而息距放三句又以息邪說爲主蓋詖行者卽前節所謂害事害政者也淫辭者邪說之泛濫者也從前節邪說者不得作看來當是如此○大局面大排場讀此覺西漢不古○楊氏爲我一段亦是隨敘隨議論中引公明儀語更有波瀾

不責其太過反責其不及妙妙

責人之廉可推求至此乎爲仲子言之也奇妙至極

此一大段只是言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弗居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王介山曰止仲子惡能廉一句斷倒以下卽以子矛刺子之盾見仲子之行事卽仲子亦有所窮使仲子更無可躲閃處用意甚犀刻○首段言其居言其食不食

其耳目見聞更言及井及李及螬及咽蓋已瑣屑極矣乃後文之言巨擘即從耳目生出言蚓即從螬生出言食鵝即從食李生出言出哇即從三咽生出前後相映俱成妙趣前後起結皆以蚓況仲子乃䟽蚓處止二語蓋言蚓之無所求於人世也此下即應言仲子所倍有室不能不待於人之築所食粟不能不待於人之種以與蚓相照矣乃更及於所築所樹之為伯夷盜跖一筆寫出兩層意且以未可知放空叅死句為活句靈



通矯變莫過於此敘次仲子食鵝一段幾如昌黎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矣以下忽即起筆波瀾萬丈所謂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也用筆真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

黃際飛曰孟子一書多以一二語斷定後文反覆發明蘇氏父子之所得於孟子者亦如此

任翼聖曰是未可知越鬆越妙兄未必跖而仲視之如跖則非夷所築所樹安知不就是跖如何便信得過

廉字正意並未明說一句通篇俱是反言古人云學奇於韓何不學奇於孟耶

離婁篇第四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聖人既竭節是言法度所以當因之故先王立法仁覆天下後人自樂得因了故下接爲高一節○不仁而在高位直貫至幸也爲一氣總言不行先王之道則必亡耳不仁之人不行先王之道者也下文道字法字度字義字禮字皆指先王之道說○不行先王之道何以便亡上無道揆六句正是播其惡於衆之實節亡之所以然○賊民依蒙引爲是蓋下無法守已是賊害生民了不應到此方說賊民者興起在高位也岱雲聘侯駁蒙引不是

五音名義

劉文安公曰宮屬土而居中有尊重之義故爲君而其弦八十一絲商屬金而居西有決斷之義故爲臣而其弦七十二絲角屬木而居東有生聚之義故爲民而其弦六十四絲徵屬火而居南有發達之義故爲事而其

弦五十四絲羽屬水而居北有徵小之義故爲物而其弦四十八絲

五音相生損益之序

史記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杜佑通典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



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五音二變清濁之序 宮、商、角、變徵、徵、羽、變宮也

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

按黃鍾爲宮太簇爲商中間大呂一律故曰間一律姑洗爲角林鍾爲徵中間仲呂蕤賓二律故曰間兩律也

五音二變相生之序 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

六律名義

劉文安公曰律者法也陽屬陰之法故曰律呂者助也陰助陽之氣故曰呂而陽氣萌動於黃泉故子曰黃鍾物生湊集於春初故寅曰太簇至辰而物之長也去故



而就新故曰姑洗至午而陰之生蕤形而始來故曰蕤賓夷則者物遇秋而夷傷於刑法也非屬於申乎無射者物隨陽而終隨陰而起無有射絕也非屬於戌乎而六呂之名義則又有不難知矣丑巳酉皆曰呂卯未亥皆曰鍾而丑爲呂之首故曰大呂巳爲呂之次故曰仲呂至酉則物皆收斂保合如人懷任得不謂之南呂乎物孚甲於卯故曰夾鍾茂盛於未故曰林鍾至亥而衆律之窮以陰和陽而不先倡得不謂之應鍾乎

律呂相生五下六上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圖附

鄭氏東里曰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

鄭氏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表子爲黃鍾管圓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子 黃鍾 宮 十二律之首其長九寸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 爲徵 數八十一

丑 大呂 蕤賓所生其長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夷則

寅 太簇 商 林鍾所生其長八寸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 爲羽 數七十二



卯 夾鍾 夷則所生其長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三分損一隔八下生無射

辰 姑洗 角 南呂所生其長七寸一分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鍾 爲變宮 數六十四

巳 仲呂 無射所生其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十二律已遍再生黃鍾之變律

午 蕤賓 變徵 應鍾所生其長六寸二分八釐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大呂

未 林鍾 徵 黃鍾所生其長六寸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太簇 爲商 數五十四

申 夷則 大呂所生其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夾鍾

酉 南呂 羽 太簇所生其長五寸三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姑洗 爲角 數四十八

戌 無射 夾鍾所生其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三分益一隔八上生仲呂

亥 應鍾 變宮 姑洗所生其長四寸六分六釐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 爲變徵



旋相爲宮

文獻通考曰孔氏正義曰十二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仲呂而匝凡六十聲　今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今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按五音相生者宮徵商羽角也七音相生者宮徵商

羽角變宮變徵也俱是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皆用正聲應鍾爲宮則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夷則爲羽夾鍾爲角無射爲變宮仲呂爲變徵蕤賓以下皆用半聲如無射爲宮則仲呂爲徵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簇爲角南呂爲變宮姑洗爲變徵黃鍾以下皆用變半如仲呂爲宮則黃鍾爲徵林鍾爲商太簇爲羽南呂爲角姑洗爲變宮應鍾爲變徵林鍾南呂應鍾皆用半聲黃鍾太簇姑洗皆用變半以上凡用正聲者皆不旁註

正變倍半

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

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黃鍾九寸之數但得八寸有奇以爲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有奇以爲黃鍾變律之子聲



漢志曰黃鍾不復與他律爲役者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文獻通考曰此言黃鍾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

按律呂有正聲有半聲有變聲有變半正聲者全律之聲也半聲者十二半律之聲如黃鍾九寸則半聲四寸半也變聲者十二變律之聲如仲呂上生之黃鍾不及九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林鍾上生之太簇不及八寸但得七寸八分有奇也變半者變聲之半如黃鍾變聲八寸七分有奇此只得四寸三分有奇也

五聲二變圖

周氏世樟曰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徵五十四羽四十八宮四十二五聲損益相生宮數八十一三分損一得五十四下生徵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上生商商三分損一得四十八下生羽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上

生角以六十四而分爲三零一數極不生於是去其一而三分損一得四十二爲變宮變宮三分益一得五十六爲變徵○古者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是爲七聲

黃鍾萬事根本

劉文安公曰黃鍾者萬事之本如九十分黃鍾之長而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此度之始也黃鍾之管其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



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此量之始也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衡之始也

娶妻生子

鄭氏康成曰十二律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

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初與初同位有夫妻之象林鍾初六上生太簇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有母子之象

中聲

劉文安公曰中聲者以宮爲聲氣之中蓋宮在五行屬



土而爲中聲也

七始

劉文安公曰黃鍾子爲天始林鍾未爲地始太簇寅爲人始姑洗辰爲春蕤賓午爲夏南呂酉爲秋應鍾亥爲冬也

六十調

劉文安公曰京房六十律之說則爲十二律者五其一爲正聲其四爲變聲始黃鍾終仲呂凡十二正聲始蕤

始終南事凡四十八變聲也○仲呂上生之黃鍾不及九寸謂之執始執始下生之林鍾不及六寸謂之去滅○按六十調亦隔八相生也

王介山曰一篇文字用四故曰作章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接得陡文勢便不平板以下即一片掃去○妙在入用臣一段卽從上喪亡引詩順承下來毫不費力行文與有輕舟過峽之勢○末結三言斬釘截鐵文氣丕振



洪曰通篇皆是用反勢倍覺迅奮有力劉含人云語翻空而益奇卽此意○文家有賓法不但寬以養局抑且襯墊使文字不單薄此章徒法句爲高二句城郭不完二段皆是也

此章當以鹿忠節任翼聖之說爲主鄒氏註不可從也王介山謂通章專爲責臣而言亦非蓋齊梁之君孟子與言先王之道者屢矣而彼方自以爲智而終莫之行此亦必有謂吾君不能者從中沮抑之故耳此齊梁之所以日趨於亡也孟子故著書以垂萬世如此○此篇大意是說平治天下須用堯舜之道而不正說却用反說第一節句句反說不待言矣第二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句畧見正意却只於引詩中見之下則反說聖人既竭云云從所以然處著筆亦非正說爲高二句從賓位著筆亦非正說也第三節惟仁者宜在高位畧見正意却是用以引起下文下皆反說第四節責難陳善二句畧見正意却是借



以陪起末句亦非正言莊誦也○通篇所以俱用反說者蓋上孟中正說的多了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庠序之教詳哉言之矣而齊梁之君褒如充耳孟子大爲著急故發此論四個故曰非古語蓋謂我平日所以如此云云也○首段起筆嶙峋次段起筆英爽次段結處言其不智二段言不因先王之道者必喪正是不智之實妙在不順接而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云云矯變之至四段又引詩起而與前引詩反正

不同何其警動至章末三語峰勢與章首遙應章法
更極完固○前三段起處筆筆扛起如此行文焉有
平塌之病至第四段順流直下又何其變化不測也
第四段引詩從上順流而下矣又妙在末三語結得
斬截○惟制作盡善故遵之無過今憑空引詩將無
過意預提在前聖人制作補寫在後勢最奇矯而補
敘處仍借前面賓意襯出波瀾語無兩設意分彼此
極省事亦極充足○過字智字都就當時諸侯意中



翻跌彼正自以爲智自以爲不差耳○惟仁者三字
懸空指畫曠然遐思○仁接不忍人之政來○非災
非害亦正是就當時諸侯意中駁落彼正以此爲大
憂耳○結處三峰遙應起筆○責難陳善暗影自已
在內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
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
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王介山曰此承上章而語益加危切一不法堯舜卽係
賊民之君而蹈弒亡之禍見堯舜斷不可不法也○說
至幽厲百世不改見身雖亡而惡名猶存危言至此可
畏也哉

饒雙峰謂其意在當時人君困勉錄曰雙峰說得之



蒙引亦謂意歸重於當時之爲君者○此之謂也言
詩所謂鑒者正謂鑒此身弒國亡身危國削名爲幽
厲之禍也○此章前半似兼說君臣後半乃單說君
之賊民而不說臣之不敬何也蓋亦影自已在內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孟子本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也而其如君之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何
哉舌敝口乾而君不悟故發此論不知此意則上雙
下單不成章法矣○聖人句道二二句看似兼說君

臣意實尚重君邊說臣處乃賓耳○前後二段俱引
古以結之章法與前四故曰結法相類○通篇二段
一氣而各具無窮變化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起筆暢帶）（接筆排奡）
所以興廢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
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束筆穩健）（漸奇警拔）
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末句樂字下得有趣並舉以爲奇單抽以爲正前



既提明國字則末節今字單指諸侯不煩言而自醒
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三峰蔚立）（三其字伏下己字）（總二句省）
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約旨曰人指本國之臣民愛人原不是望人親但我
愛人而人親我自是天下常理今不我親必是我仁
有不至處此處安得不自反餘二句亦然岱雲言自
反有修省克治體行推廣意○身正是自反之極天
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上章言不仁之禍是
就末流上推此章言身正之福是就本源上推○言
下見得不須外求○引詩作結味之無極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
趙襄周曰孟子生於戰國見當時人多不修身而好謀
人家國妄談天下事故爲此返本之論



孟子語只三句却有多少波瀾人言無本字孟子拈
出本字人言無身字孟子推出身字更妙在三句一
樣句法並不另起頭緒使人讀之渾然無迹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二句已完下是推原）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王介山曰首三章皆言仁政此三章則歸本於身也○
前自身說到天下次自天下說到身三則於家國之交
抽一巨室言之其實皆一意也○不得罪者謂有以服

其心耳此正切定春秋至戰國時勢而爲之論聖賢正
非空講一個理如此
趙襄周曰此孟子之創論也而確有至理
一國天下慕之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須與辨清層次慕之是慕此爲政者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是政無阻也惟天下皆慕此爲政者故政之行處無阻也慕之自是前一層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自是後一層○語意若曰爲政者無不欲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也



而不難也只一不得罪於巨室便可使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夫一不得罪於巨室何以便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耶蓋不得罪於巨室則巨室慕之矣巨室之所慕者一國必慕之一國之所慕者天下必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也然則爲政何難之有○起句陡起末句陡結中間順敘迅疾著語不多而氣湧江河力能扛鼎
謝梅庄曰已上六章泛論治道下三章切言時事有道章嘆小國不受命而不行仁不仁章痛諸侯之不行仁而以自取敗亡惕之桀紂章極言民之歸仁而深爲諸侯之不行仁者惜之

意是奚落語卻莊重惟其莊重所以爲奚落也

逼到極處然後轉身

引詩以正上文

祗從喻住語半神全勢最矯勁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



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王介山曰此章本望人君以仁爲政於天下也乃開首却提一天字一若受役爲理所當然而不可違者用筆何其曲也○數役字受命字無敵字爲一章眼目○不曰法堯舜而曰師文王以下引大雅文王之詩也

此孟子目擊諸侯之不仁將至亂亡而發○首句抗聲長嘆使

任翼聖曰首節懸空而起說個大德大賢意中便有文王一種在說個弱小意中便有齊景在孟子本是望人爲大德大賢本是望人挽無道爲有道却作如此起筆竟似役於大國可與爲政天下者同功使人不測○齊景節固是証小役大弱役强之順天然極力爲耻字寫照越說正該如此越使人愧赧不堪○上帝既命應天字侯服裸將應役字寫得氣燄勃勃正與齊景作反對○前今也粘齊景作轉關後今也粘周文作反映執熱一喻與先師一喻相照既激發之又歆動之又慨惜之似兩扇又似迴波使起手旁分兩樣處倍加不測前後總是替他們著急不可呆看前幅○奇莫奇於此文前半○兩今也遥應作章法似對非對奇絕○看他起處結處轉折處筆筆矯健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三其字伏自取語更遒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反折峭古）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



入毛骨都警自取字先從旁面點出奇別引書只重自字

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淚花盈襟）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王介山曰入手便跳脫中間承以淡婉末結得緊切○前雖不露自取然於安危利菑樂亡亦未嘗不隱隱見出孔子領會歌意但仍其辭止加一斯字而理趣躍然洪曰起句突然而來筆勢飄蕩不仁而可與言二句反覆盡變縱橫不羈此節極雄快之勢矣下接孺子及孔子云云變出清新意境如雷奔雨驟之餘有一庭草媚花香之趣文品佳絕

趙襄周曰敗亡之禍不仁所自取也前用虛跌暗含中用間引旁點後用陪襯實寫末用引証作收春山秋月波委雲屬庶幾近之

首節主也引歌及孔子之言賓也自侮自毁賓也自伐主也天作賓也自作主也此賓主之妙也首節虛也夫人節實也此虛實之妙也

雲舒霞卷似此文勢

鞭打桀紂却以調笑出之

歸重在此

六國既亡秦亦不免

孟子早知之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四句反說而暗指當世諸侯是正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以下正說而於文勢却是反面）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一喻）故爲淵敺魚者獺也（再喻）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三喻）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反收却是正收）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孫夏峰曰今之欲王節口氣最難得只是要直提便好首句是好聲口緊接上節末句說到雖欲無王不可得自是人皆動念但不是一欲便了須要急下手猶七年四句一連讀意便上下相屬兩苟不只過得一個急字意出七年三年終身亦只過得一個急字意出七年三年不得重發若一涉積弊已深深仁厚澤等語便添出轉折且與上文語氣不合體註云三年艾喻行仁政宜急最好但嫌其將三年之艾讀斷不能直提痛快耳志者奮發有爲有最銳最堅二意

王介山曰開首一反一正逐層捲入又一樣文勢○與聚勿施正是仁政實事講至歸仁止用喻意聯翩而下用筆甚快

洪曰首段反覆如意又層層清利毫無滯礙有行雲流水之致民之歸仁二段接連兩喻奇情妙趣絕世無雙後二段兩今字文法長短參差妙絕○民之歸仁節先正後喻爲淵敺魚節先喻後正極奇正相生之妙○首節是白描文字下接兩喻絢染濃麗是著色文字濃淡相間文家秘妙



與聚勿施則得其心矣民之歸仁三句得其民也故爲淵敺三句得天下也得其民故得天下故字緊承說近入生出況又有以敺之一層語氣隔礙遂不可通○所欲二句申得心歸仁三句繳得民敺魚三句繳得天下○自首至紂也爲一段○雖欲無王不可

得言語妙天下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王介山曰仁以居心故曰宅義以制行故曰路安之云者即作德日休爲善最樂也正之云者即無偏無黨如底如矢也○自暴是一種剛惡的人自棄是一種柔惡的人



趙襄周曰自暴自棄即此便是可哀然於此說個可哀猶嫌未透而本天率性上一層深微道理亦難與他說只就目前安身利用處指點可哀意倍覺警切

言非禮義直是謂安宅正路不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直是謂吾身不能居安宅行正路也說來好笑豈不可哀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趙襄周曰末句原可在先然將上二句意接敘在後則文涉平易今以逆勢行之則上兩句矯異不羣而末句更有堅渾古穆之象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層層逆推出誠字

補濟上一層道理 請要思誠



正說一層從反面說轉上文

王介山曰主意在章末二語曰獲曰信曰順皆動也首節反遞而下即不誠未有能動一句之意

不誠其身句下本可直接至誠云云今却單提誠字發揮四句指出不可不誠之故用筆如龍蛇捉不住

○前後一脉旋轉一氣

風檣陣馬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趙襄周曰孟子伯夷太公之流也得一願治之主不難反手而成功雖不顯然自負而名世之具在已平治之機將開亦有不得而辭者五年七年在孟子當日實有把柄在手不同影响浮談

玩盍歸乎來口氣非自言也盖向衆人言也此句中已有勸其子同歸意○開首橫空而來乍讀不解所謂讀至終篇遂首乃無一閑字順逆之間可悟文家機勢○二老者數句句句頓挫便伏爲政於天下焉往以上皆賓諸侯以下入主

（開闢引起　遙賓）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折○入）（近○賓○一○落○千○丈○漲○主）（四句○强○戰○罪○案○所○以○當○服○上○刑○之○故）（又○添○二○賓）

任翼聖曰深惡强戰先以富國襯起後又於富國上增連諸侯一種總以甚强戰之罪耳

辟草萊任土地者即是君不行仁政而富之者也故善戰者故字是繳上之辭却又增出連諸侯一層筆底花簇之至



開口喝破

眼明如鏡

筆利如刀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爲但以言觀人者發言亦存乎人者竟提眸子突起至次節方補出言字筆勢嶙峋○開口已有言字在內妙在不露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直○抉○其○隱）

當時之君有以聲音笑貌爲恭儉者故孟子言此首

二句是倒裝起侮奪人之君三句一氣讀侮人之君如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云云是惟恐孟子不往故爲此聲音笑貌也惡得爲恭奪人之君故爲好言以誑誘之是惟恐人之不予故爲此聲音笑貌也惡得爲儉○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之不順其侮奪故貌爲恭儉以哄人俗惡之情非聖賢之筆寫不出也○貌爲恭儉正是巧於侮奪處惡得爲恭儉

問意漸次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文中二語點清權字眼

下有錄

正喻入化

婉妙直要逼出權字

王介山曰嫂溺之喻具見滑稽口吻末節若先言嫂溺援之以手後言天下溺援之以道然後轉落手援天下文氣便不緊簇生動接落亦不順便可悟文家三昧

天下溺援之以道道字包得廣發政施仁是援天下之道而已不可枉亦是道說個援天下以道則已之不可枉隱然可見故謂已不肯枉是道可也謂不肯枉已已盡援天下之道不可也時文每云不肯枉已正所以援天下未免過火○是豺狼句極口唾斥又註出一權字反似授人以柄淳于乘間突入似乎必勝孟子只據理直喝已應手而倒○天下溺矣似正似譏此問應如此答

此等文須玩其筆筆轉折筆筆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敎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中其意

二斷

止二句斷明下特

行

再斷

纔斷完上不二

簡勁處

古者句頓斷下又颺開兼父子說若粘上說則與前重複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

問者聞會守也

末句中有守身意

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句句相形）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撇托）若曾子則可謂養（挽合）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總結全章）

王介山曰此章專言事親而所以事之者有二一守身一養志舉曾子以爲法者曾子蓋守身而能養志者也

○孟子文字最緊健亦多竭情此獨先作兩開及合併後又作兩開若問若答迴環宕漾乃議論激勵之餘忽接以敘述若有情若無情文情紆展綽有餘裕又別是一樣機調



醒義曰此章爲借口事親而甘於失身者發一語透宗識得此意則前二節平側處可解矣首四句平舉次四句側重次四句又平舉其神氣頗難理會得醒義之說乃知平舉處皆語平而意側者也意若曰言事者孰爲大事親爲大也言守者孰爲大守身爲大也事親守身兩皆爲大矣然而有次第焉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即此以觀凡事有本槩可知矣即以事而論孰不爲事而以事親爲大者事親實事之本也以守而論孰不爲守而以守身爲大者守身實守之本也凡事有本然則守身爲事親之本斷可知矣曾子能事其親者也而所以能事其親者實本於守身惟能守身故能養志然則事親者必如曾子之守身以養志而後可也若徒以養口體爲能事其親而身不能守焉則曾元之不若矣烏乎可○守身者事親之一養志者事親之一也有謂守身正所以養志者糾纏不清○曾子惟能守身故能養志而守身實際不用實敘只用吾聞之矣一句暗含以曾子之守身人所共知無庸鋪敘也敘述養志之後一句總結而守身以養志之意炳然可見此種筆墨豈後人所能到○孰不爲事云云若直接守身爲大而移不失其身四句於後未嘗不文從字順今乃故亂其緒者蓋不

如此則恐人將事親看輕了此孟子立言周匝處而上既有不失其身四句則守身爲事親之本即於兩本字內隱隱照出○守身爲事親之本前未明出曾子能守身後亦未明繳意之所至筆遂不必至焉妙妙○事親守身爲事守之本則守身爲事親之本可見矣絕不正點而從兩項平舉中透出神化之筆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三句一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王介山曰惟大人一頓格君心之非其事正自多端蓋正身以先之至誠以動之委曲以喻之從容以化之借端以悟之誘掖以成之故惟大人爲能也

爽若哀梨快如并剪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王介山曰兩有字極有神理○註兼修已觀人二意極是

譽字一層虞字一層不字一層有字一層下句亦然

鍊得恁簡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飄腐的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王介山曰患字病根全坐在好字

此戒人之自滿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大書特書）（我字反映子敖）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昔（有許多話咽住不說）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前章孟子之言妙在句句似無理○句句帶怒氣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此兩章當是同日之言蓋正子認罪之後孟子稍遲又說耳合爲一章讀之方見其妙或古原是一章後人誤分爲兩章耳

首句凌空而起先作一頓說得極其可樂

化定本一串分出兩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後而娶不告猶告則不爲無後者不得以舜借口矣析義至精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二者一句已完言樂斯二者爲樂之實也下文是發明樂斯二者所以爲樂之實之故將樂斯二者所以爲樂之實處寫得淋漓透快後人說理能有此醒透乎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從反面說他心事）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醇勁）

層更爲暢達

本意不過說舜能得親順親所以爲大孝妙在前幅不用順而用逆不正說而反說後幅又從順親推出化定二層以醒出大字尺水中生出無限波瀾若不推出化定二層則厎豫之爲大孝終不醒透

相去四句極力振盪

揆一是所以若合符節之故

離婁篇第四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舜文伏相後句）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東西伏相去句）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任翼聖曰此是舉舜文以見例非論舜文而又推及羣聖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一層）（轉）君子平（二層）其政（轉）行辟人可也（三層）焉得人人而濟之（轉）故為政者（四層）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王介山曰止五十五字而波瀾萬疊由於句句轉也

惠而不知為政一句斷煞徒杠節發明此句大意已明君子二句又從對面反照以見不必濟焉得句又收到不能濟已覺千岩萬壑矣末三句抉出悅字而郝飈開泛論神妙不測

怨生波瀾未主先寫借賓形主文字既有曲折而語意乃為詳盡痛快上段然得飄逸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上四句賓此二句主）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一有禮）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二有禮）又先於其所往（三有禮）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上段賓此段主）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下段然得古峭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王介山曰此與格心章異彼之莫不仁莫不義言用人行政此則言臣民蓋上行下效理有如此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倒裝陡勁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故人句極悠裕其間句忽變爲險峭。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婉洽。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朱註曰卒亦未嘗不信果尹註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兩先生之意蓋謂大人雖不必信果而信果之理不相妨也李岱雲乃謂到惟義所在則結果成就處依然此信果而指時文說義之所在信果可不信果亦可者爲無忌憚王罕皆亦踵此說愚按李王之說乃眞大謬也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至子路聞之喜則曰無所取材非言不必信乎臨河返駕非行不必果乎古今來大臣當國而值萬難措置之際委蛇濟變所時有也豈皆無忌憚者乎白文本自明了講家自生葛籐此近日學者之大病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王介山曰平旦之氣并無梏亡而已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王介山曰此非輕言養生也正以甚送死之重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介山曰自得是主腦而所以自得則由於深造之以道此自得之功夫也最重自得有二意一爲自然有得所謂非義襲而取之者也一爲自已實有所得所謂自慊而非自欺者也

趙襄周曰學問中之實功眞效層折步數非確有閱歷如何道得分明孟子斯言其殆從充實光輝之後躍躍

不自已而追而溯之者乎

居之安居字自來說不明白要知居字是理在吾心吾心能居天下之理也理之非自然而得者不能久安於吾心惟自得之則理之居於吾心者常存而不去故曰居之安○逢其原謂逢其所取之原也○取之左右逢其原言取之時自左取者逢其原自右取者逢其原未必是取之於左右也存質○資之深謂吾心所居之理其可以爲吾行事所資藉者蓄積饒多蘊養深原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趙襄周曰何謂約融會貫通而歸於一也詳說於博學之中無非爲此此亦孟子既得一貫之眞而追溯從前之閱歷者如此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煞語打轉首二句此爲以善服人者發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王介山曰他言不祥不過止禍及一身一家而蔽賢之言則必致於貽誤天下夫使斯民不被其澤而國家不能救其敗亡者皆此蔽賢之言階之厲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王介山曰原泉斷句世連混混二字者非

煞語蒼挺又虛活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寫周公尤爲活現至今如生

以首二句爲主下正發明春秋之所以爲作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天子巡狩諸侯述職卽王者之迹也迹字確指巡狩述職言天子巡狩則採風詩而黜陟行焉諸侯述職則歌雅詩而勸戒著焉故王者之政教號令行於天下則詩不亡然則雅詩風詩固並重者也此曰詩亡非專指雅亡也雖有變雅而正雅不作雖有變風而



太師不採則臣民雖有作而朝廷無詩矣故曰亡也胡文定以詩亡爲雅亡而朱子因之似乎未確安溪李文貞公全章題文自記一條辨晰極清謹錄於後

李安溪曰文定謂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也而曰詩亡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愚謂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西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旣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爲盛衰也觀二雅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復無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爲王風而爲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氏滅之周宗旣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而說詩者穿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說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詩遂以爲非二王而



別爲解釋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義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闕所疑也況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爲詩亡雅詩亡則勸戒不著風詩亡則黜陟不行故春秋不可以不作○末節取字自朱元明以來諸家迄無確解蒙引以取爲裁定是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自餘諸人則皆不求甚解而置之不論故數百年來學者茫然如墮烟霧近得安溪李文貞公全章題文平湖

陸清獻公末節題文而其說始定李文貞公文承題
曰葢王者治天下之義存於詩故迹熄而詩亡矣孔
子取其義而以春秋繼之此可見其得統於文武周
公而文在兹乎文尾自記曰其義是謂春秋中所有
之義也畢竟此義是何處取來夫子亦未說破隱然
是正王道明大法從三代盛王得來的陸清獻公文
講末句處有取之舜以立其極取之禹湯以廣其變
取之文武周公以正其統云云取字得二公之文始
撥雲霧而見青天亦一大快也○通章大意若曰繼
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存此幾希者其惟孔子乎孔子
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何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則春秋所以存王迹也此其所以繼列
聖之統乎夫魯之春秋亦晉之乘楚之檮杌之類耳
何以云作也蓋其事則齊桓晉文誠不異於乘與檮
杌也其文則史亦不異於乘與檮杌也然而有其義
在焉是義也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義也他人

南也字神
迹



不知此義惟孔子取而著之於春秋本王者之慶賞
刑威而爲筆下之褒貶予奪焉觀孔子曰其義則丘
竊取之矣可見今日之春秋非魯之春秋而孔子之
春秋也故曰作也此孔子上接前聖之統以教萬世
而存此幾希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
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陳子翽曰歷敘道統而必分爲四章者以舜之至禹帝
降而王此聖道之一升降也至於孔子王降而師託諸
空言傳之其徒但以微言大義扶持其間而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於是不復行矣此古今聖道又一升降也
百年之後孟子繼之幾幾乎息焉前後雖分四章而氣
脉聯屬深有義意可味
王介山曰此四章似一時所說或孟子各論而門人彙
次之與好辨章及七篇之末同一歷敘道統之傳而此
則專以存心爲旨○幾希二字說得甚鄭重惟微者此

也惟危者亦此也君子存之句作四章總冒舜之存以知行統檃說禹湯文武則各舉其兩事而相爲偶者言之周公亦籠統說孔子則舉其最有關係之一事以檃其餘也至說到自已則止接孔子作一虛詞最得○四章四樣格調說舜之知二句用排說舜之行用串說禹湯文武用對偶說周公用順敘說孔子首末有起有結中間有賓有主說到自已則緊接孔子來先用泛論後用實敘乃其實敘者仍以咏歎語抑揚出之而去孔子



未遠猶在五世之內之意只在空中縹緲則實敘仍係虛漾眞絕妙文章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二句其詞若憾若幸文氣悠然極有風神

趙襄周曰禹湯以下各舉一二事而聖人之全體見矣所謂舉一羽而知五色之皆備矣

天外三峰崒然特峙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朱註後半是重下二段醒義之意則主於三平愚按

此章當以醒義之說爲主而以失註過猶不及之說爲餘意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



衛羿只端人二字足令心服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不忍二字影射逢蒙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王介山曰立案處全無罪羿意陡然斷其有罪此爲後世八家論辨文字開一法門○斷羿有罪又引公明儀之言爲之抑揚開合以盡其致并不將羿之罪處鋪寫

筆如游龍

止引一子濯孺子之事而羿之有罪自見且敘逝子濯
孺子之事畢後亦并不一補出羿行文妙絕史遷以後
作者多效此法
任翼聖曰首節用斷而斷反虛次節不用斷而斷反實
羿罪只端人二字反映而出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
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王介山曰戒人喪善勉人自新尹註甚確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也
王介山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下即接行其所無事
二句豈不徑捷然直而無味矣乃以一意分兩層寫如

宋刻玉玩雙層浮起真極妙文情也
沈無回曰此章為告子之徒而發是論性非論智也愚
按此章當以沈說為正而陸稼書以沈說為背註不可
從非也
次節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云云正欲人以利言性
也末節求天與星辰之故云云正所謂故者以利為
本也處處皆是發明故者以利為本未嘗略於言性
○玩天下之言性也句自是說天下人之言性玩則



字而已矣字自是不盡以為然之意朱子語類一條
云則字不可做語助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
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按此說清真當
從○天下之以故言性者皆不善言性者也如文武
興則民好善云云是天下之以故言性也以堯為君
而有象云云是天下之以故言性也決諸東方則東
流云云是天下之以故言性也皆非善言性者也孟
子曰天下之言性也但知言其故而已矣而不知故

者以利爲本如此看方是首節眞詮諸理齋一節題文陳諱之遴首二句題文極其淸眞○看此章書只要認淸首二句徒執故以言性而不知故者以利爲本便是不善言性便是孟子之所惡解此則通章迎刃而解矣○或曰末節云苟求其故只有故字並無利字若首節將則故句輕撇則末節說不去曰不然獨不見末節故字上有其字乎其故者天與星辰之故也天與星辰之故有不利者乎則言故而利在其



中矣且不見上文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云云乎求天與星辰之故承上一氣直下正所謂行其所無事也何嘗有碍○講家於次節或將智與性牽連一片謂智爲五性之一者大錯智者卽天下之以故言性者也異端蠭起小智自雄此孟子之所惡也鑿者卽不本於利者也如文武興則民好善等說是也○孟子之所謂鑿者正指天下之執故言性而不本於利者也若曰因其故而求便不是鑿與孟子之意豈不

相反耶○故有利者有不利者以故之利者而論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執其故以推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何也此故之利者也如其不然雖至卑至邇之事有不可徒執其故以論者矣何也其故不利也末節如此看則通章一片蓋末節是承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如字一氣說下而末用反掉之筆以繳章首二句極涵蓄不盡之致

大全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



一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旣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

謝梅庄亦曰註引數千載以前之歷元爲言請問已往

者致他何用

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次○通篇大旨盡於首節下二節不過反覆詠歎之耳○通章大意若曰今天下皆言性矣然天下皆言性而知性者實少何也天下之言性也不過執故以言性而已矣殊不知故有利者有不利者即故以言性必以利爲本而後可也如不以利爲本而徒曰故也將指人之爲惡者而以爲人性本惡乎如是則言性者遍天下而性之說愈



晦夫言性而不求其故何以見性則天下之以故言性者皆天下之智者也此亦何可惡之有而吾之所惡於以故言性者爲其不本於利而務爲穿鑿也如以故言性之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以故言性之智者矣何也禹之行水也順水之自然者行之行其所無事而不鑿也如以故言性之智者順性之自然者言之亦若禹之行其所無事而不鑿則其智亦若禹之大矣而何可惡之有如天之高也星辰之

遠也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何也其故無不利也此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如其不利雖至卑至邇之事有不可執故以論者矣何也其故不利也而奈何徒執故以言性而不以利爲本耶鑿亦甚矣可勿惡哉○起筆何其超脫故者句何其斬截以下用筆如花飛蝶舞抑揚飄宕說理文字有如此仙筆豈不奇絶○天之高也數語以半面見全面此際正索解人不得

叙得活現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王介山曰此以行禮爲重與出弔章鄙王驩不言有異○止用兩有字寫盡一時趨承人滿堂眼目滿堂脚步霍亂光景如畫

仁者四句俱就君子心中說・

一往清快

後幅筆致如輕雲在天隨風舒捲初無定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自是已進而與右師言盍右師未就位之前有進於右師之前而與右師言者右師既就位之後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經文本自明白蒙引乃曰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此從集註右師歷已之位句來愚按朝廷二句自是禮文如此不必沾沾與首節二句貼合而自足見意也○右師書官不書名諸君子目中止有一右師也

四句提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



能

世即地也

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陳子翽曰君子曰數語非痛絕其人正是末節一朝之患不足患意按此說甚是淺說翼註皆謂自反之功到此未嘗廢照下終身之憂說無乃錯會○君子曰數語若曰彼原不足校我只自盡其心而已

王介山曰必至自反而忠而後置之不校此豈易至之境詣也者故云有終身之憂也有終身之憂自無一朝之患君子反身之學此篇發得刻露無餘○此篇文勢如波委雲屬一味鬆快○末段雖句句作轉而文氣自是纏綿有餘情

洪曰前幅三自反雖層波疊浪然勢猶安舒至君子有終身之憂以下則澎湃洶湧極滔天之極觀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王介山曰、禹稷顏子雖相提並論而意側重顏子一邊觀下以救人爲喻意自可知蓋禹稷之功烈顯著者易見而顏子之安貧隱約者難明非顏子不欲救世不得救世也乃爲顏子立論而轉說禹稷之所以急於救世



之故以爲顏子反照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謂絕妙文情○禹之世洪水橫流何以謂之平世所謂平者明良會合有道之世也平世亂世猶易言否泰君子以有道爲治平不以氣數之變爲亂也

第三節集註云其心一而已矣蔡虛齋汪武曹遂因而有心即爲道之說愚按辨心與道存疑之說爲長○禹稷之道即顏子之道顏子之道即禹稷之道故曰同道○禹思天下節寫一面而兩面都到顏子之

所以不急卻從喻意中補出妙妙○末路兩喻以上喻引起下喻注重鄉鄰一段○易地則皆然原是引起下文不是截住解此方知文情之妙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鄉此情緒即章子不能自言眞化工之筆

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點此三句愈紛難則妙

○與二夫章子呼應

王介山曰、此章如今斷獄世俗一段查例也子父責善一段定案也賊恩一段擬罪也出妻屏子一段原情也○孟子非取其人但其不孝之罪出於不學無術故不之絕而其情又有可矜焉故又哀而禮之耳其設心二

先生字暗含師字

君字對照臣字

句乃揣度其心而代爲之詞是則章子句言章子爲人如此非不孝之可絶者也

任翼聖曰兩夫章子呼是則章子應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絶亦非取之不答之答若抑一語便成過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王介山曰此雖曾子子思相提並論而意側重曾子一邊蓋子思之守官人所知也曾子不預難人所難明觀錄沈猶行之言曰非汝所知句其意可見乃錄沈猶行



之言仍述一舊事依様葫蘆然昔之處沈猶氏者即今之處武城者也其旨隱約可思至孟子語中始爲明白釋出此文字涵蓄之妙也

儲子曰王使人矙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通考吳氏程謂此與下齊人二節恐是一章謝梅庄亦云然甚有見今雖依朱子分爲二章而亦不可不知其說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矙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

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王介甫曰所以二字即上若此二字有不欲言不忍言者字法簡而刻深

趙襄周曰文章有借映討巧之法欲寫此處特寫彼處因此處醜惡難盡言之汚人牙齒故從彼處空設一境虛擬一人更從此境此人之外增其境多其人層層描寫曲曲暄染使吾所設之境所擬之人情態周折畢現毫端觀者聞者無不流涕歎息痛恨欲絶然後攙入正意一點即醒而彼處之間描淡寫無非此處之眞情實態此等借映討巧之法不但文字活變而更能包郝不盡之致於意言之外故分外出色不由人不拍案叫絶也



則必字則盡字而未嘗而字俱見其可疑到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句疑團始破○其妻歸告其妾便是將施從所見情形盡數告了以下良人者所仰望云云是既告之後又相與言趙高邑文甚淸楚○今若此以下如劍拔弩張鳳翔龍躍而良人未之知也一轉尤覺神乎其神

不直說其所以然但借公明爲問答而以已意明之筆妙虛靈情境淒絕

萬章篇第五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三十六字一氣爲句

突然而接

莫測端倪

層層咏嘆筆力排宕

一總文益跌宕

此句是古慕字

提筆論贊酣暢淋漓



王介山曰止怨慕二字答問之意已畢至引公明高之言所以解萬章之疑也乃述公明高之言而公明高并無一言而仍解以已意其解之也又仍推公明高意以爲言而已仍無一字即推公明高之言又仍是體舜之意以爲言而公明高亦仍無一字其實舜意中之言仍即是怨慕二字下則推極其慕而贊之而已一章三百餘言總是慕之一字行文何異天馬之行空○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三十六字有三層舜之心一層公明高體舜之心一層孟子體公明高體舜之心又一層乃一氣而三層俱到妙文也○輔氏謂帝使一段是說舜之實事天下之士悅之一段又孟子推述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其實一意不過反覆其詞耳如窮人無所歸亦說不得不是心天下之士悅妻帝之二女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亦說不得不是實事也○人少一段則即常人之情以贊舜之慕逈出於常人之情之外所以爲大孝也

前後皆着一段看是

我竭力耕田四句存疑摘訓謂俱是正說崇引醒義謂竭力二句是恝父母二句如註言四句一反一正說陳子翩曰竭力四句正是恝處孝子之心決不若是分明倒裝文法按此說甚爲直捷○孟子將公明高之意發揮透徹可見是怨已不是怨親答萬章之意已了下文又言舜之怨慕不獨往田時然也卽身躋顯榮而父母不順猶是號泣之初心而因以大孝贊之○首節說怨慕二節說怨三四節說憂末節說



慕慕者憂之根也憂者怨之根也惟慕故憂惟憂故怨到底只成得一個慕字○四節是咏嘆文法耳集註推舜之心云云未免稍滯○觀其所憂愈可知其怨爲怨已而慕親矣故下文贊其終身慕

謝梅庄曰胥並也朱註訛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

何等參差變化

此段奇奧古儁墳典之文

上段告則不得娶下儘力發揮此段却以

象憂八字縮住其實義下從實位中透出奇變至極○此段文眞有鏡花水月海市蜃樓之妙

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前段重此段帶言）何也曰帝亦知告焉（斂捷）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奇跌）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



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方入主位）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王介山曰此論舜處人倫之變也分兩截事隨問隨答而序次中自有機法○上論舜之娶妻一截中又分兩截一論舜一論帝下論舜之待弟一截中亦分兩截則卽一事而淺深串下文法不同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醒義曰不得妻非謂瞍必抗命還是於舜之不忍逆親上起見云云愚按此曲說也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此是正論蓋舜之父母頑嚚無知堯以君治之彼以爲尊卑之分固然貼然無事矣使堯告焉則彼將視爲等倫必且曰彼之告我者畏我也焉知必不抗命乎帝之妻舜原不必告過於自屈反要惹出是非堯不若是之愚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

其迹似放而其實比勤常封者更覺妙妙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王介山曰仁人固如是乎乃牽上搭下語蓋連上下四句爲一句也孟子止答其封弟之問而有庳之人奚罪句至後始附便答之此隱彼現玲玲瓏瓏○在他人則誅之二句連仁人固如是乎直下口吻如活象不得有爲三句正答或曰放者一問乃因不得有爲忽然答還他前問有庳奚罪句文勢已極跳脫矣乃又忽然從不得有爲更想到源源而來常常而見情生文文又生情心地靈通詞旨觸變真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也○雖然一轉將上文親愛之義復又寫得十分飽滿具足又引書來爲證大有庖丁解牛躊躇四顧善刀而藏之樂



有謂誅不仁要見除民害意與下奚罪焉對者非也象至不仁原承日以殺舜爲事說故孟子有仁人之於弟也云云有庳之人奚罪句是於旁意又拓一層

其意原輕故孟子之答只以親愛爲主而不得暴民
只帶答之若以不仁對奚罪說則通篇骨節皆不靈
矣○不藏怒不宿怨雙峰饒氏謂仁人之於弟雖有
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宿之少間便釋然說叢亦
謂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弟未嘗無怨無怒也但不
藏不宿耳按此二說甚確蒙引存疑淺說翼註乃俱
謂仁人本無怨怒而以饒氏之說爲非愚按蒙引等
說失之過高而流於佛老如仁人本無怨怒孟子何



以許小弁之怨耶當焚廩揜井之時舜心豈能無怨
至聞鬱陶一語則已釋然耳此等處所關甚鉅不可
不辨也○章末數語承上豈得暴彼民哉句轉下言
舜使吏治其國雖是使之不得暴其民而舜之心猶
不止此蓋封之於有庳之後舜猶欲常常而見之若
使象有爲於其國則不能常見矣惟使之閒暇無事
故可以源源而來古書云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卽
謂其常常而見也然則舜之親愛其弟更非他人之

受封者所能比矣而乃謂之放焉豈不誤哉○封之
有庳一勒有庳奚罪於旁意又拓一層仁人句帶下
仍收正意○雖然一轉忽從此事上打合愛弟另生
議論湧出精彩○此等文當於意到筆不到處玩其
神妙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
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



先直截一句然後發明孟文多如此醒快

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真上二節）
（字應 有此確案方稱辯才）
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
（邪說引孔子孟子卽以）
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
（孔子言闕之有趣）
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
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
（此句生龍活虎）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
（且不與辨言父只與說詩妙）
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以上解詩）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
（妙）

絮絮叨叨着是閒處著神實乃

最關緊要蓋將詩解明將說詩之法講明則瞽瞍之非臣已不言而自解矣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
（上五句是說詩之法以下又反言以証之）
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四句泛論 非養無以見其尊榮尊）
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
（上二字爲句下七字爲句）
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云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
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王介山曰臣君臣父分上下兩截上截開口一句即解明下則引書之言別事以爲此之證下截先斥其引詩之謬繼論爲天子者并無臣父之理末又引書以答還前問文法各別○斥其說詩一段行文極有閒情下即振筆高論而結以舒徐容與之筆文字最有筆勢昔蘇子謂讀佳文以手捫之如有窪窿於斯可見父不得而子之解亦似以堯舜之道要湯語

楊文來云引孔子殆哉句妙用反証人所取信者惟孔子孔子有是言則北面之事信矣北面之事信則孔子所言不過儒生之一說最是辯文之巧故孟子



直斥爲齊東野人之語語字與語云此語應○孝子之至節引下武之詩只重一則字見舜之孝足爲天下後世之法耳時文家多將舜武互纏眞是說夢近人已知其非又或糾纏思字曰尊養俱是一段精誠故曰孝思或曰孝從心生思字未嘗不重皆非也思字不過語助詞耳如不可泳思不可方思之類也若謂思是一段精誠則永言二字又作何解乎文人之好奇而不顧理義之難通類如此

洪曰凡辨論文字醒快第一引堯典孔子之論合併以明借雲漢之詩比類以証故折斷處不俟煩言醒快異常而皆用反勢以煞又復氣勢不盡姿態橫逸妙哉○末路只解父不得而子則君不得而臣自見不必兩應也此省筆法正文章疎淡妙處若必字字對句句應則太密反無生趣後世文之所以不若古人也

而舜既爲天子矣即承前舜既爲天子句轉下○孝子之至凌空起筆此高一層寫法爲天子父以天下

層層詰問直窮到底文筆之妙如展蕉心

養則不以瞽瞍爲臣可知○再引書與前引堯典作章法綰結而舜見瞽瞍夔夔齊栗正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相應圓滿周匝○前半有確証用直筆後半無確証用曲筆妙在用曲筆處倍極詳明倍極爽暢○辨臣堯處引言作証辨臣父處只作虛論局陣與前章相類合觀之可悟行文之法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篇眼目）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二句主）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六句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四句賓）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合）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章法）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章法）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補於言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章法）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王介山曰用三故曰呼應鎖束作章法

趙襄周曰作文有虛留暫歇之法一層留一層不肯說盡方能一層進一層無不盡說此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由卑邇漸次高遠而要不遽爲高遠此養局蓄勢之妙也篇內五層問答本可一氣道盡而必逐次漸引或從天帶出民來或從民看到天去或天民並舉前提後應隨疏隨結極花團錦簇之奇而寓從容和緩之妙

至公者人至尊者天卽百神享固可以見天卽百姓安亦可以見天則天與之固是天與卽人與之亦是天與故曰天與之也此章中間曰薦舜於天而天受

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又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似是天人平說而意實
歸重天與論者乃曰老實說民與之三字耳或又曰
天字是眼目民字是骨子所謂天者仍自民看出如
此則是歸重民與矣與孟子之意豈不背耶不知此
章以天與爲主中幅從天說到民天與人與平列處
要著眼以行與事示之句百神享是以行與事示之
事治百姓安亦是以行與事示之也然則天與是天



與人與亦是天使人與也○本是說天與中間邦生
出一人與後言卽人與亦是天與此孟子言天之書
也若以爲舜之天下本是人與而孟子姑以天與神
其說視爲奇創之論則謬矣○使之主祭而百神享
之是薦之於天而天受之也此固是天以行與事示
與之之意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也此亦是天以行與事示與之之意也
天受之是天與之民受之是人與之而天受民受皆

天所以示與之之意則天與固是天與人與亦是天
與矣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舜之天下爲天
與之也夫人與何以爲天與耶觀舜相堯以下可知
矣○舜之相堯有二十八載之久此蓋天欲與之而
使之固結民心也試觀堯崩之後而天下歸之若非
天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久亦何以得此於人哉
故曰天與之也卽人與亦見天與然後爲天子焉如
人不與而强取之則篡而已矣何以爲天與之乎泰



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卽此人與皆天
與之謂也○而居堯之宮而字作如字讀古字通用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是天與實際著眼此句則
中幅之天人並舉後幅之卽人見天全章脉絡皆通
矣○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
處有筆所未到處而合上文觀之筆已到矣此文章
神化處俗人固不解也○此事其誰不知問得大奇
乃知自古相傳熟事其中皆有至理存焉昧者忽而

以下以客陪主文勢愈鬆愈緊愈轉愈靈

不察而亂臣賊子接迹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王介山曰繼世一段兼益伊尹周公為言然益之事已言矣故獨敘伊尹一段至周公又不復敘者以周公之相武王未久如益之相禹而成王之賢又似太甲故省文耳

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

傳子之為天與無異於傳賢之為天與故夏后殷周之奉天無異於唐虞之奉天非德衰也須認清賓主○前半言與賢與子皆天意後半言天與賢之時少而與子之時多總見禹之非德衰也○自丹朱至能為也七十四字為一句文氣如高江急峽奔騰莫禦○莫之二句泛論咏嘆文勢浩蕩瀠洄極其酣暢○

莘野二句連下非義八句讀先大槩說

益爲主伊尹周公爲賓仲尼又益伊尹周公之賓○收應天與賢二句歸宗孔子對針人有言○賓主之法至此文而極或伸或縮或分或合不可方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必說兩遍者）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不能簡也刪去則氣促無一往縱橫之勢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



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此述伊尹欲從湯之言）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是即上二條之旨而推其意）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以上序事已哉故振筆論斷割烹之非）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

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王介山曰此章以樂堯舜之道爲主非義非道兩小段正形容其樂道有得處無割烹要湯之事意已可見下則敘伊尹歸湯實事蓋孟子去成湯時未甚遠伊尹出處必有載籍可據不若舜禹之久而難稽也至吾未聞枉已而正人段方駁割烹要湯之非○此章文勢前槩



論處極緊中間敘實事處舒徐後幅駁論處跌宕歷落○正駁論處忽又飈開筆泛說數句忽又掉轉歸題兎起鶻落亦係急脉緩受緩脉急受之法

洪曰非其義也一連六也字囂囂然段一連兩哉字幡然段一連三哉字天之生民節一連五也字一往飛動超然莫禦○末引伊訓見伊訓有徵人言無據亦成章法

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伐夏救民是能正天下者也豈

辱己者所能乎斷得嚴正○聖人四句推開泛論言外見得尹之耕莘辭聘固是潔其身即應聘救民亦是潔其身也上二句收上三節此四句又總收通章○上文已將尹不割烹辨明末二節又轉一意謝梅庄曰必欲誣尹要湯亦止說得以堯舜之道要說不得以割烹要何者尹嘗自言奉天伐罪非我莫能爲語意似要然畢竟是要以堯舜之道不是要以割烹也按此將末二節一連看可從而末節朱註曰孟子



引以証伐夏救民之事則末節不幾於贅乎○第八節吾聞未聞與人有言相照○書曰造攻自鳴條註云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道義無大差別而必叠二句天下千駟亦然以至堯舜之君民下必叠吾身親見一句覺後知下必叠覺後覺一句覺斯民下必叠非予覺之而誰句皆無此即氣不條暢機不飛動也○耕莘辭聘其不割烹不待言矣故單承應聘三節斷之聖人四句推開泛論却已包括

單就衛解對照齊主省去一層煩文仍以癰疽侍人雙綰作收隱現出沒變化無端

前二項在內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

（再進一步）

（重頓　指其爲臣與癰疽侍人對看　賓）



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王介山曰此章自以義命爲主於衛主顏讐由雖彌子要以卿而亦不可得况主癰疽乎此言衛事以槩齊也是省文法下文舉孔子當造次患難之時而猶所主不苟以證之是進一步法末則泛論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必無苟且相從之事是涵泳法○是無義無命斷制得極嚴毅何以爲孔子結束得又甚虛渼前後文氣各別

文字固有先舒緩而後緊嚴亦或先急切而後容與所謂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者也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二句異說紛紜迄無定解王罕皆四書滙參曰司城宋臣貞子其謚也當是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爲宋司城卒於宋而謚以貞按此說近理而下曰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陳而因而主之愚按此二語亦沿朱註之誤而未之思也此節卽孔子當阨之所主以明平時之所主也主



者當阨時之所主也阨者阨於宋也非阨於陳也然則孔子主之自是微服過宋時主之考陳侯周一名越陳閔公也陳閔公之元年爲魯定公之九年微服過宋時孔子年五十六歲爲魯定公十五年卽陳閔公之七年也司城貞子之仕陳安知不在陳閔公七年之前然則此二句當是言主宋司城貞子先爲陳侯周臣者如此文勢旣順年代亦符姑存此說以俟高明○滙參曰專稱其謚則其爲賢司城可知按貞子仕陳亦必有事迹可稱述故孟子引之但今不可考耳

千岩競秀萬壑爭流未足擬此文之妙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不可諫一層）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去一層）不可



謂不智也時舉於秦（之秦一層）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王介山曰淺說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鬻之爲非百里奚賢也必不肯爲自鬻之事因有以推無卽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爲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辯也○此與伊尹孔子兩章皆先敘其實事而後翻駁其所問之說雖同一局而機調各異○敘百里奚實事立案若與所詞無

涉乃後面卽据此作翻駁之端故云與上兩章又一機調也○論智四段以前一段爲主而前一段又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作下三段之案然則四段文字仍是一段文字耳○論智四段先說食牛干主之事後說其智是用逆法論賢二段先說其賢後說自鬻之事是用順法文字極變化○論智處添一年已七十矣句論賢處添一鄉黨自好者不爲句皆增多少色澤此文家渲染法也



洪曰辯鬻秦事無可徵實妙以百里奚不諫句立案下卽就此生議論以翻空爲徵實瓏瓏之心變幻之舌千古無兩○宫之奇句亦非閒文有此句方見奚知其不可諫之根○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是此章骨子緊從上不諫看出下面反覆只發明此句也不智則必不能知語默之宜不智則必不能知去就之分不智則必不能知興廢之機於此旣不然則於彼自無不智可知○下三段雖皆包孕於知不可諫而去之秦句內然上皆未說且上歸重在年已七十句見其閲世旣久見理必明知不可諫而去之秦只緊接不諫輕輕帶敘過去而不知伏根立案下面暢發議論却皆生於此孟文之妙眞有不可思議者

萬章篇第五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賓）（總上主）（進步）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
（又進步）（總証上文）
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
露出清字
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露出任字
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六句專上之和）
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六句處衆之和）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暗含和字
（述其言）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
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
暗含時字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
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
上曰孔子也此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下又曰孔子之謂穆然思默然望多少沉吟
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解明集大成）（解明之謂）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知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
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王介山曰中間又加孟子曰此即史記中間又加太史
公曰之法所本

首節亂則退三字總承上文惡色惡聲皆指民君言
此六句言其不輕於仕進也下言不但不輕於仕進



即所居之鄉亦不苟下又言不但橫民也即鄉人亦
不與處三層一層緊一層當紂三句乃總証之○目
不視惡色四句正是亂則退治則進句乃陪說耳○
次節治亦進二句是承伊尹之言而狀其形曰天之
生斯民也五句是述其言以明其有君即事有民即
使之故末五句又因其言而推其心總是爲有若已
推納之心故欲以斯道覺斯民惟欲以斯道覺斯民
故治亂皆進也○四節速者去之速也久者去之遲

也處者不去也仕者不止於處也存疑謂處仕一去一不去非是○聖之時是說孔子高於三子集大成是說孔子能兼三子之長有於聖之時中卽說時而清時而任者非○集大成節極贊孔子之智聖兼全末節又詠歎孔子之聖由於智有於集大成節卽側重智者謬○孔子之謂集大成句爲一頭集大成也者六句釋樂之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方合到孔子之謂集大成○孔子能至三子亦能至孔子能中三



子不能中此本文言外之意而亦未嘗不可卽本文以見之也自朱子有箭箭中紅心三子各中一邊之說李岱雲因謂孔子能中三子亦能中則又於中中分出兩層矣殊非經旨夫中紅心中也不中紅心不謂之中也此亦何難解之有而爲是嘵嘵乎○智譬二句語平意側通節一氣有謂上二句平說下三句始側注者非○總註曰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此四句解前六節所以偏者以下六句解末節○集大成明是說樂却未露出樂字巧力明是說射却尚未露出射字總是一言難盡意餘於詞○末段共用十四也字極慨慕之神贊歎之致

班爵於天下
班爵於國中
班祿於天下
班祿於國中天子節
班於畿內大國三節
班於侯國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

此節言庶人在官之祿與下士雖同而不同也

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王介山曰入手低昂其詞極有風神以下臚列等次詞句不甚變者記述之體然也○按註徐氏之說則祿足代耕上自君公皆然不但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而已故云井田封建相爲表裏



敘不挾貴四段法用一樣絕不平板捷若轉丸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與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原缺第六葉

會所至忽然鼓之舞之另開異境湧出精彩有爲起初命筆所意想不到者此方極行文之樂事如此章論友德而不挾貴說到平公入食坐等頓爾倜儻者平公尊賢心事不覺翻轉筆來不滿平公一氣注到天子友匹夫方是俯仰盡情淋漓極致豈初說不挾貴時遂想到此乎此文生情也○自孟獻子至友匹夫也文勢錯落文機飛舞自應用末節端嚴勁直之筆以結束之而用下敬上四語卻是一賓一主端嚴中又未嘗不流走也



於惠公述其言於平公敘其事獻子無言與事可舉則從對面照出錯綜奇變○然終於此下忽夾議論蓋稱述之下不覺淋漓扼腕惜其猶有未至者便已神注堯舜故下直接舜尚云云不用非惟句法此錯綜變化之妙也○不挾貴者四人文共三段平公帝堯一段也變化之至若隔成兩段是不懂文氣矣○是天子是字與非王公非字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

筆法如百丈游絲空中嬝娜

問者亦隨用嬝娜之筆卻以斬截之筆答之

奇峰突起

欲取故與亦文家常套妙在說得沈著痛快

萬章之問已逼到十分不可解處妙在解之絕不費力總是理眞耳

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故作開波映若坐實受字）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翻番問答過出此句）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妙用頓宕之筆使之自悟）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數行文字飛騰變化健筆凌雲）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隨用進一步法引來襯托）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二句主）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此句實）於季桓子見行可

結筆悠揚有味外味

位卑句一襯若承上若不承上妙妙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洪曰自章首至而況受其賜乎淋漓酣暢實際已盡如驚濤拍天然則孔子之仕也以下則餘波迴繞也

謝氏濟世曰殷受夏周受殷言不但康誥有明文三代皆有嚴禁也於今爲烈言至今功令煌煌在人耳目也充類句言充盜之類至於義之盡頭處耳○爲之兆也應卽指獵較說不必推開○孔子之仕也以下只就孔子論孔子絕不及自已而自已可知只就孔子之仕論孔子之仕絕不及交際而交際可知水月鏡花味之無極賓主之妙至於此乎○賓主離合不可方物○筆足以達難顯之情斯爲千古之至文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主）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賓）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隨手一襯）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李立侯曰孟子乃是爲當時貪位慕祿而托於隨世以就功名者發只首末見正意中間爲貧而仕却是陪說言君子之仕本自有行道一法故必道可行而後仕不然則寧甘守貧賤斷無輕仕之理即有時爲貧而仕亦必位處其卑職求其稱若立朝而徒隨世以就功名是所謂以順爲正妾婦之道者豈非可恥之甚乎章意是如此

王介山曰此章尹註與新安陳氏顧麟士分兩事說而



蒙引與趙註鄱陽朱氏皆謂爲爲貧而仕者發近世多主此竊以孟子文字主意多在首尾今起云仕非爲貧則是仕以行道爲事故結云道不行恥也自是一片且孟子語言多大經大法正爲當時竊位苟祿泄泄沓沓之輩托言爲貧而仕者發此議論若止爲貧者示以所居之宜此於世道有何關係於人生大義有何發明而孟子言之且其舉孔子爲例也但言其爲委吏乘田可矣何又舉其稱職之言而述之乎○仕非爲貧也句

重讀○娶妻二句喻意在正旨下又一法○上下文多直中間頓以委吏乘田四句便有波致

抱關擊柝節且不必說到職之易稱下引孔子方見其職之易稱也言所以宜於抱關擊柝者何也其職易稱也不觀孔子乎○爲貧者直貫至長而已矣爲一氣引孔子正是抱關擊柝榜樣也

文妙於轉此篇一路迴環往復婉轉瓖瓏欲吐還吞乍隱乍現令人尋味不盡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發明不敢）（不敢比諸侯）諸侯失國而（從託字）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



粟則受之乎（轉餽字）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只可比氓）固周之（曲一筆）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從餽字轉託字周即餽受賜即託）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點不敢比抱關擊柝者）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發明不敢）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仍託字歸餽字從此一層轉出正意）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不直說可不可而借繆公子思隱躍以起下意）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所以然不會說）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透舉字從餽字出養字）謂悅賢乎（章意原在託故拔下舉字單提養字）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二句斷繆公已伏堯之於舜一節

謂犬馬畜伋下不曾說完却補說在此此虛實錯綜之法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王介山曰說繆公之於子思從養字透出一舉字來此處即有堯之於舜一事在矣必至再問始於正答養賢之道後復又挽轉子思然後補還此義文情絕不直致



趙囊周曰通篇七問七答層層轉進有春雲漸展之勢託是賓養與舉是主局陣離奇○士之所以不託諸侯者士固賢者也賢則當盡養之之道而又當舉者也託也云乎哉後半是正意孟子妙在偏不如此說一則曰不敢再則曰不敢一若士之至卑至賤者然後一層一層轉出正意來蹊徑絕不猶人○末段慨然遠想言待士固當如此託也云乎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第一層出禮字　第二層出義字以下二段總發明往見不義之意　玲瓏排宕　此即子思之言以見君之不可召士○婉　轉透闢　此即虞人之事以見士之不可應召　筆勢提如健鶻矯若游龍　此段推原歸根禮義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寧波宕漾

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王介山曰此章以禮義二字爲主前後照應作眼目義有斷制禮有節文如不見諸侯安於庶人之分禮也守其不可枉之節義也其實一而已矣○且君之欲見之也句平地生出奇峰一路嶙峋拔矯變超忽如挽强弓如屈生鐵○不以其道道者義也禮也○引詩言作



証安頓得妙○引孔子之事作結悠揚得妙○當仕有官職卽傳贄爲臣者反覆以應上文

劉大山曰隨問隨發隨引隨翻如天馬脫羈昆吾出匣英偉閃爍罕有其倫

洪曰離合起伏倏忽飄宕烟雨千態雲岫萬狀不足以方其妙○文家有高聳之筆突然振起最有勝勢如且君之欲見之句是也文家有高一層作跌之法孟子文最多如此一落分外有力如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況可召與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也文家有頓挫之筆於一氣奔放中偏有迴瀾逆洄便不徑直如豈不曰以位三句孔子君命召三句是也文家有蘯漾排蕩之筆一片空明曲折如意如公孫大娘舞渾脫如爲其多聞爲其賢云云是也○引齊景公節全爲非其招不往以跌出不賢人之招來乃意未說出而章因問招虞人何以孟子因答之且連類於庶人與士不免冷淡正文所以大夫二句緊接上文



急急跌入況乎方不喧客奪主甚爲有力其尤妙處在士之招二句若有意無意游衍過去於前旁文既有照應又非另起一頭以碍正意眞靈敏絕世之筆且其筆態跌宕夷猶更移我情○孔子君命召節於掀翻震蕩後又作一小挑剔正覺烟波渺然昌黎文收結往往有此○繆公亟見於子思齊景公田二處皆突接法又縱開法又此處是斷下而況可召與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是續乃斷續法○援引繆公處文勢緩了急

跌出而況可召與拍回主上援引齊景公處文勢亦緩了急跌出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拍到主上二處用筆甚緊惟其鬆緊合度所以操縱由我○自且君之欲見之也至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文勢縱橫如浪湧風生一處未平一處又起令人目眩心搖至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則浪息風恬蕩蕩平流矣至然則孔子非與小小跌宕又平流中一廻波也○且君之欲見之節筆筆轉筆筆捷機勢甚緊自宜繆公亟見云云放開以緩之此造化之自然也



任翼聖曰不見諸侯有我不枉見即君召之亦不枉見意章本重召之不枉上但未說明故孟子只從分之不敢見說起追章再問方就召之不往之故詳言之

自且君之欲見至而況可召與為一段言君之不可召士自齊景公田至招賢人乎為一段言士之不可應召段落淸楚則書理明而文章之妙亦顯矣○主意是士不可應召君之不可召士乃不可應之所以

然也

三層皆賓
筆勢嶙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李立侯曰此章是教萬章以論古蓋萬章平日好尚論古人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詳核本末則與古人全無涉如前論堯舜禹及伊尹孔子百里奚之類皆是也故



孟子即舉友今人之道以明之謂必已所立者高然後能友鄉國天下之善士今人且然況欲尚友古人而可無卓識乎旨意歸重尚論前節只引起末節耳

此篇針砭萬章也意若曰今之人動言尚友古人矣殊不知尚友不易言也即如友一鄉之善士者必已為一鄉之善士而後可友一國之善士者必已為一國之善士而後可友天下之善士者必已為天下之善士而後可所造愈高斯所友愈廣也夫至于友天

通篇俱是正對却於中間點出

下之善士則其人已非一世之士矣而後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夫古之人原不可不尚論也蓋古人有在詩書之中者亦有在詩書之外者徒頌其詩徒讀其書而不知其人不可也是以就其世而論之也然必至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後尚論之此方是尚友若自已身分未到得天下之善士以上輙敢妄議古人如何算得尚友然則尚友豈易言哉○未足直接是尚友也解此文氣則知其



矣頌其詩四句是空中蕩漾之筆無別意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王介山曰反覆二字最要緊未嘗反覆以諫遽易其位是賊也未嘗反覆以諫遽去是懟也孟子之言蓋自斟酌

似正似譎妙不容說

## 告子篇第六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王介山曰子能順杞柳之性四句一句一轉筆勢如屈鐵矯健之至○不曰戕賊人性直曰戕賊人簡捷利快



如挾秋霜

洪曰告子天性剛傲其詞氣絕無商量故孟子只就彼說折之似與他商量一般

方望溪曰先儒謂告子此章之言卽性惡之旨下章乃病其言之過而易爲可善可惡之詞余謂不然告子之言性者四皆謂性中無善無惡無謂性惡之意也蓋告子論性與老莊同旨謂性之本然無善無惡爲善爲惡其於失性均也按此論甚是孟子謂告子不得於言勿

求得其便
四語正直
已了

求於心如謂告子因孟子之言而屢變其說則非勿求於心者矣且如告子二三其說公都子又何以一言蔽之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耶蓋湍水之喩與杞柳之喩其意一也至孟子屢闢之告子直以孟子爲不解其意於是索性直吐其旨曰生之謂性至孟子以犬牛人性闢之然後曰仁雖在內而義終在外蓋雖理屈詞窮不得不以仁內件說究竟言仁處亦非仁而性中無仁義之大旨固未嘗稍變也朱註不必過泥



只從他以字爲字點出破綻更不與言仁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頓撇　諾　筆勢起伏旋落）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斬截　奇變不測）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不言性復言水反無不下句何等變妙）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王介山曰寥寥數筆而峰巒層疊奇詭百出竟成巨觀

李立侯曰告子言性上章病在爲字此章病在決字水之決猶杞柳之爲也孟子將他爲字換作戕賊字而告子之說窮此復就他決字推出搏激二字而告子之說又窮上節且就其東西之說折之言東西雖無分上下則必有分矣惟下可以喩性耳東西豈足憑哉下節更推進一層言子謂東西之無分者惟決故耳若窮乎決之類極乎決之情則豈特東西不分卽上下亦不分矣然過顙之躍勢由於搏在山之行勢由於激非水性之本則決烏可以語水之性耶

洪曰文家有頓法欲轉得捷先頓得住而其轉也亦更有力如鳥之將飛而頓其足勇於飛者也此章水信無分於東西句是也○文家有提筆之法文勢已平將筆提起發出議論如山行者忽遇峰巒突出離奇蒼翠聳人心目最爲文章勝勢國策多此筆蘇氏父子每學之此章今夫水云云將精神振起卽提筆法也○文家有反形之法反面透正面只一對照自明不必再說此章

本說水無有不下而今夫水云云偏說水之有不下者不知搏激使然非其性也則水性之無有不下不再申一句已自十分刻露用法騫飛高妙且有此反勢其氣橫肆亦風濤萬丈不令人一望而盡矣

寫水之上與人之不善皆理之變而不可以為常也筆法周匝之至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王介山曰三章體格廉而勁遂為韓柳諸大家說辨文字之祖

洪曰純用與字搖擺風致無一徑直之筆悠然有餘味

任翼聖曰白羽白雪白玉皆白之質牛犬人皆生之質之白即之謂白三字之性即之謂性三字以上三字作稱許非以下之白字見本質各不同亦非

第一詰坐實了即生即性第二詰坐實了凡生皆性然後一折則無處躲閃矣○只問問詰問使之自忖自服不必更與深言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先喻得住）不識長馬之長也（然後轉得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又轉出一層）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妙在不說出道理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游戲三昧

以炙辨長從食字生掩映巧妙

仁內也四句承上句一氣直下抑揚重義外也二句若四句平重此書便不可解○上章說白此章因說白上章說犬牛此章說馬連類有情却變換莫測○馬之白人之白三字連讀上白字是稱之為白○此章亦以與字平字搖擺風致

通篇俱是空中樓閣

看衆餘論純以趣勝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代他問答空中借影神仙下世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噴珠璣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趙襄周曰義內之說孟季子一連三疑而後二層都包在頭一層公都子孟子亦一連三答而下兩說盡該在頭一說本一二說可了文偏生出三般話頭愈疑愈重亦漸解漸明布局如春雲徐展醒露似蜻蜓點水絕不費一筆板煞小小篇幅自具魚龍出沒之奇觀

行吾敬吾字固重敬字更重仁主愛義主敬愛敬皆從中出告子之徒曰長長爲義彼蓋以長長之虛文爲義而並不知有敬也說個敬便是從吾心中出故吾敬二字相連不得輕讀敬字○李安溪全章題文剖析甚清王罕皆滙參中取之○敬字前章未經點出公都子曰行吾敬發明義內一了百當而季子猶疑之疑夫長長之謂義固有不必敬而長之者矣故曰外也然季子雖以義爲外猶未敢以敬爲外孟子因其機而開之曰長鄉人亦行吾敬也特斯須之敬耳乃季子遂並與敬而外之曰敬原因人不由吾也則義果在外矣及公都子有飲湯飲水之喻季子方



無以解焉○庸敬二句駁所敬在此二句也言庸敬敬也斯須之敬亦敬也皆所以行吾敬也○行吾敬節註所敬之人雖在外云云未免輕看敬字此後儒所以撇開敬字單講吾字也此語似不必泥○以上數章辯若懸河世人知好莊蘇而不好此何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

儘說

指點分明

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王介山曰前五章皆即其所言而折之未嘗盡說至此章則說情說才說思說求始將性善之旨反覆發揮得盡情極致所以然者公遷朱氏曰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是也

性體渾淪說來未易分明以情可為善才不能盡發明之性善益明故知善作理題者必從四面搜抉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八句是發明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惻隱之心仁也八句是發明乃所謂善也仁義禮智至節末是發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疏解節義前賢備矣而有未盡者白文故曰二字當有著落儱侗混去終覺未能了然於心竊意前節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本意即是謂若夫為不善不能盡其才者也本節失之及相倍蓰而無算者即前所謂為不善也求則得之句特伴說耳弗思便是不



能盡其才下用故曰數句正是繳明上節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緊相呼應○本節語意若曰所謂其情可以為善者何以見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所共有故曰情可以為善也所以觀情善即知性善者何以見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即本於仁義禮智之性故曰觀情善即知性善也所謂為不善非才之罪者又何以見之性之善者人所固有思而求之才有各具弗思而求斯為不善耳故曰求斯

得而舍方失其去善之遠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非才之罪也如此看似乎明了○弗思思字內兼察識擴充二義下求字卽思字無兩層○失之及倍蓰無算是爲不善舍是不能盡其才求則得之二句當先作一頓不可一串讀下○故有物必有則講家多謂此故字無來歷只作起語詞輕看與下故好是懿德故字有來歷者不同愚謂上故字從天生蒸民來民爲天所生故有物必有則也但不似下故字更重耳○



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何爲於性之外添出才字曰非添出也才卽性中之才也非才之罪言非性之才可以爲不善也不能盡性之才者也性何以有才蓋性者心之生氣有能爲者也非死物也性之才能變化氣質仁義禮智性也氣質之刻薄者變化而爲長厚而吾仁之才盡氣質之貪昧者變化而有廉恥而吾義之才盡氣質之傲很者變化而能謙和而吾禮之才盡氣質之昏愚者變化而爲淸明而吾智之才盡盡其才卽盡其性也孔子贊易曰盡性中庸曰能盡其性此之謂也然則所謂非才之罪者卽曰非性之罪耳所謂不能盡其才者卽曰不能盡其性耳富歲章天之降才卽天之降性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降才二字蓋本於此下文曰心之所同然者理義也卽降才不殊也牛山章未嘗有才卽未嘗有仁義之心也仁義



之心卽性也則才不在性中乎○才能變化氣質才何在在性如氣之乖者而使之和氣之競者而使之讓氣之忿者而使之平氣之靡者而使之振是氣之變化也才爲之也卽性爲之也如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睟然見于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質之變化也才爲之也卽性爲之也盡其才則能變化氣質不盡其才則不能變化氣質如何曰才有不善乎○程子曰才禀於氣張子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使張程之說蚤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愚按氣質二字孟子非不知之但屏而不言耳蓋氣質是氣質性是性論性者不必問氣質也氣質之下加不得之性二字程張以來皆謂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是人有兩性了反謂孟子所說未免稍有疎處愚者所不安也○氣質之性之說誠所不解夫性者無形無聲者也氣者



呼吸於口鼻運動於四肢貫通於百骸有形可見有聲可聞者也至於質爲何物將以爲無形無聲耶何爲與有形有聲者爲類耶將以爲有形有聲耶試問其可見者安在可聞者安在耶大抵質之爲質即氣所呼吸之口鼻氣所運動之四肢氣所貫通之百骸也然則質者形而已矣氣質云者猶曰形氣而已矣今曰人有形氣此可解也而曰有形氣之性不可解矣○安溪李氏於孟子之論性情才者曰才當依程子指氣質說是連氣亦謂其無形無聲矣夫人有有形有聲之氣又有無形無聲之氣乎然則人有兩氣乎支離甚矣○李氏指才爲氣質大似不妥孟子曰不能盡其才者也亦可曰不能盡其氣質乎後章之以爲未嘗有才焉亦可曰以爲未嘗有氣質乎氣質二字本極粗淺諸家都要講到杳冥恍惚上去遂不可解矣○性是無形無聲者氣質又是無形無聲者然則人心之所具者亦太駁雜矣孔子乾卦彖傳何



以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耶○氣者與質爲類者也氣質所以載性者也雖理不離氣氣不離理而理自理氣自氣孔子所以謂性相近孟子所以謂性善者蓋除却氣質不算也先儒或因氣有清濁遂謂有氣質之性誠哉誤矣○自宋以來皆謂人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大抵因人有聰明拙笨之不同故有此說耳殊不知聰明拙笨與性無涉性者仁義禮智信也所謂良知良能也世有聰明而孝弟者全其性者

也有聰明而不孝弟者失其性者也有拙笨而孝弟
者全其性者也有拙笨而不孝弟者失其性者也氣
質於性何與乎
御選唐宋文醇中韓愈贈張童子序評云勇力材技智慧
皆得乎天而不可强然而所性不存焉固無足爲人之重
輕也骨騰肉飛曳牛磔石臨死生而狐疑噤痒則不如迎
風則偃順風則伏者矣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叅涉皆悉贍舉以此行其私而濟其不仁則

不如木偃拙訥無能爲役者矣人之智慧何獨不然下筆
便成過目成誦又特智慧中之一端耳佛氏之說曰神通
本宿因亦謂與性無涉也人之有勇力材技智慧當思天
之生材之難累千累萬而無一人務成其美以爲國家之
用已之有勇力材技智慧當知與能飲健啖無二無別無
足矜者務力於學以成其人毋使斯世目爲尤物焉可也
如張童子者後乃無聞徒以十一歲通二經名於後世玆
榮也玆所以爲愧也夫

氣質之聰明拙笨與性無涉自信於心久矣恭聆
聖訓乃敢出以示人不然恐世之拘泥傳註不求於心者
以違戾先儒見罪也○性相近也言性本善也習相
遠也言習於善者順其氣質好處矯其氣質偏處則
爲善人習於惡者順其氣質偏處失其氣質好處則
爲惡人也習於善而變化其氣質者大約氣質稍清
之人其用力也省氣質稍濁之人其用力也多習於
惡而不能變化其氣質者大約氣質稍清之人其爲

惡也巧氣質稍濁之人其爲惡也拙上智者氣質之
無待於變化者也下愚者不肯變化其氣質者也故
曰不移○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二字對相
遠爲言古人語詞云爾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朱子
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然則此言相
近則人性皆善可知矣孟子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下卽曰人見其禽獸也夫違禽獸不
遠卽禽獸則相近非卽相同乎而朱子曰此所謂性

兼氣質而言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
也眞西山讀書記中因此分出氣質之性一卷與天
命之性爲對然乎否乎○顧寧人曰性字始見於商
書曰若有恒性恒卽相近之義故夫子曰人之生也
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
○楚越椒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氏如生而五官不具
者特千萬中之一耳不可以一槪萬也○曲沃衛嵩
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



其可謂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
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耶孔孟之言一也
○才是好字眼氣質有好不好之兩端如何把氣質
當才○章末引詩但言性情不及才字可知才卽在
性中無待言也○論性者多矣性無善無不善一說
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二說也有性善有性不善
三說也荀子曰性惡四說也楊子曰善惡混五說也
韓子曰性有三品六說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

而已矣七說也程張曰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八
說也朱子於動心忍性註曰性指氣稟食色而言九
說也群言淆亂吾誰適從曰從孔孟○性在氣質中
氣質所以載性也氣質不同而性同同者何善也○
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
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此說愚覺未安才是才氣
稟是氣稟才本無殊而氣稟有異大約人不爲氣稟
所拘物欲所蔽便是能盡其才而復其性者苟爲氣



稟所拘物欲所蔽便是不能盡其才而復性者氣稟
與才自是兩項○才者能也性之能也非才之罪也
言非性之才可以爲不善也不能盡性之才者也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性有有才無才之別
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言以性爲未嘗有才也○乃
若其情章闕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也情可以
爲善故曰性可以爲善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言非性
之才可以爲不善也人自不盡其才耳豈曰性可以

心字一篇之主

爲不善乎富歲章剛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也人心
同然乎理義則性豈有善不善之殊乎牛山章闢無
善無不善之說也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非無善
也旦旦而伐之斯似無善耳無善豈人所以爲人之
實也哉玩此三章可知彼三說之皆非矣以後數章
則欲人之善其所習以盡性也○性者具於中者也
情者發於外者也才者具於中而能發者也○氣質
與性一而二者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氣即理理即氣原是一個故曰
一也然理在氣中氣以載理則理自理氣自氣故曰
二也譬之於五穀五穀之形味氣質也其皆足以飽
人者性也其飽人者即此有形有味之五穀也原是
一個也一也而五穀有白者有赤者有大者有小者
雖飽人之性同而五穀之氣質不同也二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賓　注　反伏後面同）（字　反擒心字包承末節）
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字作線

從物漸說到人來虛提與我同類一句至末方點心之所同然標有含蓄

同樹之時又皆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偏從不同處找出同來）（伏龍子四）
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節）（伏末節虛虛剔住）
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
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變）
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接出數語作波瀾）
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變）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蟬聯）



正意何遲出心所同然句如危峰墜石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蟬聯）（又變）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句法變）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二句正爲陷溺人作止　親切指示）
王介山曰此篇文字眞如神龍飛騰風雲上下忽隱忽
現忽伸忽縮夭矯靈奇變化不測說理而有此文豈宋
儒所敢望乎○寫正意三層一開端一中間一末畢開

端用莊整之筆作起中間卽承卽轉末尾卽結卽應用筆跳脫不可捉摸乃始曰心終亦曰心首尾相應也聖人與我同類聖人先得我心中與尾相應也其又如常山之蛇乎○前後皆喻前則以物況人後則以體況心乃言體之相似者有足有口有耳有目及至總結則不必言足此不見首也總結有口有耳有目及至結語又止言口而不及耳與目此不見尾也故曰如龍○多賴多暴其降才非殊此於不同處寫出同未正寫也至聖



人與我同類句則已正寫矣乃下文則說足說口說耳說目必至後結處始從體之同說至心之同用筆何其舒展又何其奇變○四體四段四樣寫法於足用成語以虛筆輕輕撇過於口則以白描之筆反覆詳寫於耳目則皆從略乃寫耳上二句與寫目同下二句則與寫口同寫口寫耳末二句皆正說寫目則用反筆翻轉說筆筆皆奇變也○聖人先得我心句旣與上同類句應又與易牙先得我口句相映成文而結句卽鈎轉口之於味左顧右盼通身手眼其靈妙一至於此

徐退山曰故凡同類者下徑接至于人句爲上文有雖有不同一轉作一曲故此不嫌於徑又下文有無數波折此處更不得不徑○文字有緩脉有急脉此所謂急脉也急脉緩受故龍子曰以下受之以緩自起轉而麰麥爲足屨爲口於味爲耳爲目凡七轉至至於心句如層巒叠嶂蒼翠插天中間獨口之於味節一往一復峰勢紆迴下兩節一正收一反束勢皆峭立而奇絕處又



在故曰一總波瀾湧起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如萬弩齊發莊子云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若此者亦文家積勢法也

洪曰引麰麥例凡同類者賓也龍子曰四段亦賓也而舉相似下何獨至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一句急拍合到主意然後再放將去說賓意

　孟子此章只說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下章只說仁

看來却是從未嘗有材句倒轉來

義之心良心云云並不明提性善者以前數章俱是說性善此處不必屢提也○聖人先得句與聖人與我同類句緊相呼應○接處仍以口喻文法變幻不測愈見上三段錯綜詳略之妙○郭諱嗣齡曰之於味也一節題墨甚清眞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其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寫得曲至

兩節皆首尾對照

王介山曰人之所以放失良心層層皆細爲寫出而首尾是追原語又是歎惜語又是喚醒語

董居修曰劈空設喻欻然而來極操縱抑揚卷舒奔逸之致

此章仁義之心二心字放其良心一心字惟心之謂一心字三心字一樣無分別也得其養失其養養字卽養心也集註大全並無異說而李安溪突創奇論謂仁義之心良心二心字是道心孔子惟心之謂心



字是人心道心是性人心是心謂養是養性不是養心此蓋泥於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一語以闢陽明之心學而不自知其顯背乎孟子也孟子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不若人又曰心之官則思那不是這個心乃近人見一心字便指爲不好物事恐孔孟之道從此而晦不可不懼也○孟子之語本自明白卽吾人淸夜自思得養失養操存舍亡亦人人可以

自驗以孔孟之言印合於自已之心則孔孟之書可解不必屈孔孟之言以牽就後儒之說也卽後儒之說不爲無理而言各有當不可牽合也○孟子言性只就心言之故人人可解後儒必欲於心之外言性不亦支乎○前言心當養而心何以養哉不觀孔子之言乎觀孔子之言可知存卽養之訣矣吃緊在末節○次節曰平旦之氣又曰夜氣夜氣卽平旦之氣也無兩層朱註曰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所惡遂與人遠是將平旦之氣與夜氣分兩層矣竊意白文之意蓋謂日夜雖猶略有所息而平旦之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至平旦之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好惡無幾希之近而違禽獸不遠矣如此看似乎明爽存疑云夜氣者日間心擾於物氣爲之昏到夜來心靜而氣復清故謂之夜氣夜來氣清到得平旦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又曰平旦之



氣非有二也此解甚亮李安溪其日夜之所息七句題文顯末句云日夜非無息也平旦非無氣也然而不足以存仁義之心而幾希者亦幾乎息矣精言亦曰平旦之氣卽夜氣顯豁之至○未嘗有材材字卽木也未嘗有才才字卽性也是豈人之情也哉此情字非性情之情情實也言此豈人之所以爲人也哉

東委曰首節劈頭一句反喝起令人思未伐牧前是如何又令人感既伐牧後竟如此又令人想倘不伐牧又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俱見可以句一落非無句一起是以句一落此豈句仍一起步步喚醒不曰亦有而曰非無倒從濯濯映出若彼字反對嘗字指劃未嘗字正與嘗字呼應可以此豈都帶詰問令人自思次節突用雖字蒙上未嘗有逆喝振拔旦旦平旦旦晝日夜夜氣轉如環旋如馳驚心動魄

嘗美嘗字與是以若彼句緊相呼應○次節雖字更突亦是從未嘗有才句倒轉來此人字卽指違禽獸

起句超兀

不遠之人非泛常衆人○養性之功全在操心正是吃緊處却以淡淡數語了事又不自發議論只引孔子之言便結神味窅然無盡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孫夏峰曰此章文法奇絕無或乎王之不智本結句却用來作起句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設問答語又不粘齊王却用來作結句神情縹緲一呆講何啻千里

陳子襄曰筆法超忽變幻如絳雲在霄捲舒無定似神龍繞霧隱現百端

徐退山曰此篇一句喝起下雖有天下易生句翩然而來三句點撥卽入正意只三句兩矣字一何哉字極其飄宕卽入今夫奕一段曲盡形容妙在不專心致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清作反頓下文一人其一人兩兩相比專心致志字面一處全出不專心致志字面一處半隱半現却將鴻鵠將至思援弓繳幻境幻情無端變現引喻法至此神矣化矣末只一句挽轉結住呼吸智字而不專心字面全隱不現只用非然也三字攸住如紅日將發光映碧山別有異觀也



王介山曰齊王任賢不專並不正說止於喻中一點而首尾虛喚輕挑如清風澹月蕭然絕出塵埃之外○起句原有一暴十寒之意在中故冲口而出甚得神理一暴十寒下卽入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不另作幹旋轉接語一時正喻入化○吾見亦罕三句有一唱三歎之妙○一結冷然可思曲終不見江上峰青似此境象○孟子言性本無不善因以齊王實之

任翼聖曰上節深痛已極故下節以空淡足之只找轉

智字不再提王字愈覺渺然

吾見句落得撇脫吾退二句正喻夾寫○開頭一句正意陡然而來雖有天下喻意陡然而接今夫奕之爲數亦陡然而振筆勢皆橫絕四海○妙在不徹轉前去止將智字一點如海上仙峰可望而不可卽○吾見亦罕亦字藏多少意思連見也不能多見王之不專心致志可知○末曰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與上章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同意



收能得水清渠生渤海之波

曲曲折折反反覆覆總爲逼出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非獨賢者三句

大轉

賢者勿喪句

王介山曰不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耳乃必反反覆覆



詳悉發揮幾於毫無餘蘊者蓋不如是不足以喚醒世人耳○一章分八段舍生取義第一段所欲有甚於生第二段生而何不用第三段由是則生不用第四段人皆有之第五段一簞一豆第六段萬鍾則受第七段失本心第八段第一段正說取義第二段發明所以取義皆正說第三段駁詰所以取義之由翻轉說第四段則斷言取義之必然也重又落正第五段方正言羞惡之心人所皆有第六段證其皆有也第七段言物欲之蔽

第八段斷其放失本心千波萬浪總是一水三灣九曲總只一派讀者不必以其驚心駭目遂致望洋而歎也○欲生則必惡死不過一意翻作兩層耳○身死不受即指嘑爾蹴爾之與讀至末段直令人有不可解者暮鼓晨鐘恐未有如此警切

徐退山曰劈空設喻欻然而來飄渺恍惚不可捉摸然其反覆迴環跌宕頓挫之法有可指者如生亦我所欲六句是反覆法也如使人之所欲八句是跌宕法也萬鍾則不辨五句是頓挫法也鄉爲身死六句是迴環法也有一篇之迴環有一章一句之迴環有一篇之頓挫有一章一句之頓挫有一篇之反覆跌宕有一章一句之反覆跌宕孟子此章空靈幻動約指四法雖一字亦徹通篇辟如牽一毛而頭爲之動不得以一章一句言也

趙襄陶曰通篇精神全注末句失其本心而行文曲折頓宕往覆無盡微論不肯一直放出失字即心字亦不



遽然道出來開首先即舍魚取熊掌陪出舍生取義明係本心而不露出再從生字添出死字說甚於生死亦明係本心而更不露出隨又反跌一層正接一步然後承頓上文逼出是心皆有方明露出心字來以下又言皆有是心皆不肯失雖生死攸關亦都扎掙得住心難脉耳一見萬鍾便不顧惜此無非爲妻妾宮室所識窮乏之一求遂其欲也試取其前後合併對看那個要緊那個不要緊而乃貿貿爲此本心何在眞不由人不怒目增嘆也至此方明露出失字來一筆點醒即住局陣一何生動

任翼聖曰前路反反覆覆總是爲本心二字作案耳一簞食節實証人皆有之萬鍾節陡轉我字高唱如高峰出雲於我何加冷喚如寒泉沁骨爲宮室三句層層猗度似替他曲尋出路正是直逼入死路向爲今爲頻起頻落是亦不可以已乎冷語徵敲此之謂失其本心抗聲直唱

前四節俱作指點口氣第五節是故二字方是着落第六節証明皆有第七節忽然轉下讀書須細玩其節奏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反托二難）（句哮咽有多少疑怪）

王介山曰直以人心釋仁字明決了當○心常存而不放卽是仁求放心卽求仁也○先以仁義並言後止言



仁者蓋心不放者路自正也卽如今人心中有事粘滯不開便行路往往走錯故不由由於不求言仁自兼得義耳○仁人心也註曰反而名之殊覺費力

前並言人心人路後專言求放心朱子謂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㫖然章意若曰天下亦知仁之甚切於人乎蓋仁非他卽人之心是也人有此心卽有此仁未有人而無此心則亦未有人而無此仁者也行仁而宜之之謂義仁爲人心則義卽爲人路矣人苟知仁爲人心而存而不放卽放矣苟知仁爲人心而放而能求則由行之際必不至舍其正路而走入岐途蓋內有所主者外自無所差也乃今之人多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人而無心尚可謂人乎豈不可哀之甚哉夫舍路弗由者由於放心不知求也則心之存放所關亦重矣乃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視此心何雞犬之不若耶人將曰學問之事亦多端矣豈獨求心爲要



乎殊不知心爲一身之主學問之事雖曰多端而其道無他皆所以求其已放之心使之常存而已矣一時存一時仁時時存則時時仁也心存則路得其正矣仁存則義在中矣敬以直內者有不能義以方外者哉奈何人皆不知仁之切已而放其心而不知求哉

○觀次節放其心而不知求句加一知字孟子口中本具歎惻之勢須從此討消息○曰人心人路曰舍其路放其心則求放心自單指仁說仁存則自能由

義也近日末節題文皆直提曰心者仁義之心也求放心者求仁義也仁義同歸之心則路字不幾贅乎故名作如林皆汰之

眞西山先生大學衍義中講此章云人心之放何也欲汩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禮卽所謂



由義路也玩此兩條愈可知求放心單指求仁而義路當補在後近日於求放心中仁義並講者皆妄說也

放其心卽放其良心也放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靜時放動時亦放也何爲而放爲宮室之美等事也○朱子語類講末節有兩說一說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一說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後說爲是○朱註曰能如是者言能學問以求放心也下曰不然者言從事於學問而不知求放心也莫誤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王介山曰心亦屈而不伸物欲拘之也使天理常伸則坦蕩蕩矣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王介山曰所以養三字當著眼卽正心以修其身也



所以養其身自指治其心蒙引之說甚善但孟子口中含蓄不露耳有謂蒙引爲非而所以養包動容周旋言者謬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

二賓一主
三段文法
三換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以身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此喻切指養小失大）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則字明無以小害大害字之故）

王介山曰上數章無不言心者此亦言心也乃通章不見一心字而止以貴字大字替之處處明挑暗喚警醒倍甚○於已取之句最妙自已事體未有自已不知者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全在害大害貴上著意蓋縱耳目口體之欲未有不迷惑其心志者非謂小者賤者盡可不養也末節用翻筆專明此意○貴賤小大並言乃後止言養小養大而於側面連點二賤字互文見意之法也不必如存疑以場師爲賤害貴狼疾爲小害大如此分疏○豈適爲尺寸之膚句與無尺寸之膚句相應

任翼聖曰於養中分出善不善來使人自想註出貴賤大小明明貴而大者是心志矣仍不說出突插場師一喻落到養其一指似歸正傳又出失其肩背一層使人不測直到章末總不出心字而已惺然在隱躍間○貴賤大小四字本平列下只承大小以賤字驟變其間是文章出沒法飲食之人本可直接養小所間插又兩喻是斷續法一舍梧檟承養桐梓養一指承俱無名是遙映法

於已取之而已矣重取字養之不善者只是不能將體取出來看但只說養不過在那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上講究把個心竟忘記了孟子說所以考其善不善者不用別法只把自巳本身所有盡行取來一較量便知養那個是善養那個是不善了下文體有貴賤小大正是取來較量於已取之句是綱下節體有貴賤二句是目若將他字與已字對說重讀已字則此書便不可解○體有貴賤六句正意已足下文反覆指點養其小者爲小人句正令人考其善不善者一猛省也○反收二語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妙絕妙絕

骨氣洞達
爽爽有神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王介山曰孟子一書喫緊爲人總是一思字思者作聖之功也耳目不能思所以爲小體心則能思所以爲大



體小者不能奪不能奪即從之也此爲大人應上文也從其大體誰從之小體從之也從其小體誰從之大體從之也觀後小者不能奪自明○先立乎其大者何以立之亦曰思而已矣朱子語類云君子因當於思處用功能不妄思是能立其大者李安溪乃謂思前更有一段立之工夫非也○思而得其理則心有主張便是先立乎其大者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從字妙

力爲點破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爵分天人孟子之創論也語奇而確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王介山曰思字爲主欲字願字是眼目欲之即願之此情欲也思者本然不昧之良知也所以二字即根思字來氣脈一片○仁義聞譽還他良貴實據而文氣飄渺亦復沉著

謝梅庄曰天爵章歎世良貴章勸世

東委曰若但以仁義與他衣食之欲相較亦若無情味妙在因詩一德字借影到仁義並從一飽字邀映到令廣文情斐然使人首肯兩所以纖綣再三指點無盡

趙襄周曰、戰國遊士皆欲貴者隨人顛倒而不知恥意在膏粱文繡耳孟子爲此對症之藥急急喚醒此輩故發此論

郝解曰君子學道不厭豈其求飽爲善不近名何必於譽蓋就世俗所願而舉此以相形耳

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十字一連說言人弗思其貴於已者故欲人之所貴耳殊不知人之所貴人能賤之何不思已之所貴哉如其思之自不欲人之所



貴矣何也既能思已之所貴則必飽乎仁義矣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飽乎仁義則令聞廣譽施於身矣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人之所貴者四句止言其不足欲不是教人思其能貴能賤也說者或以此四句爲人所當思則書理不清矣○引詩證明人人有貴於已者却以詠歎出之正爲弗思者喚醒痴夢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先○直○斷○一○句○ 轉出 奇決緊醒 很 究○其○極 歸

不仁者不消說即爲仁者亦止於如此可慨哉○水之勝火火多而水亦多也猶水勝火句即含水多意朱子語類云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即此意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映仁說起 反映 正○點○

學道無成反不如學藝之有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章比語也通結上十九章之意也爲學而不求仁以盡性達天豈足以言學乎

通章眼目在本末二字

此言禮重於食色者豈謂禮之末與食色之本之謂哉

與任人之言反正針鋒相對妙在以詼諧出之

告子篇第六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任人是取食色之本與禮之末而比之故以食色爲重也

以禮之本與食色較則禮重矣

王介山曰於答是也何有即末段之言也乃不即發而先即任人所言而折斷之文氣便寬

李立侯曰本章只論輕重而孟子首言本末者推輕重之根也下節金羽之喻方是正論輕重之形處蓋禮以別[illegible]明顯則本在長幼之節至雍容揖遜其末也禮以[illegible]則本在夫婦之別至同牢合巹其末也若食以養生妻以傳祠故死生所關之食爲食之重嗣續所關之色爲色之重以其即爲食色之本故也至紾兄之臂則關乎長幼之節踰墻之摟則關乎夫婦之別皆禮之本矣本與本較便是較然苟不推其根以立論何自而定輕重之準哉

按長幼之節禮之本也生死所關之食食之本也夫婦之別禮之本也嗣續所關之色色之本也本與本較則寧饑而死不可紾兄之臂寧闕嗣續不可踰墻而摟是禮重而食色輕也以禮食禮之末也無關生死之食食之末也親迎禮之末也無關嗣續之色色之末也末與末較既無關於生死則必以禮食矣既無關於嗣續則必待親迎矣仍是禮重而食色輕也不論禮之本而但論禮之末則食色之本自駕乎禮之末之上矣立侯之說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學者所宜致思也○醒義謂本末字即指寸木岑樓說非謂

先說孝弟之義後說

九尺四寸自限語耳原不較量形似○直與决之

禮之本末固然然就喻言不可悟正意乎○旣屬喻言故齊字與正意不必比附○任人就禮食親迎言禮是言禮之末故曰禮輕孟子就紾兄踰摟言禮是言禮之本故曰禮重○不揣其本節提出本末却不正言禮之本末食色之本末而設一喻下言輕重處又設一喻變化之極神奇之至無怪數十年學者目迷五色也○往應之曰節何難直接於答是也何有句然不提明本末二字終難使之豁然也於此知文之必用賓主離合反正者非故求絢爛也蓋不如是則正意不得明顯耳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堯舜是例法

以上俱虛說事理此處方示以下手

爲字是皮求字是髓如何求宜體會

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趙襄周曰交本挾患不勝之見而來者也孟子駁去夙見勉歸正道又憑空指出人之作爲本不可量患在弗爲蓋堯舜之道卽在孝弟易爲之間能法堯則爲堯不法堯則爲桀說話愈淺指點愈醒末以歸有餘師辟其受業眞得說淺人之法而詞氣鬆活跳躍極行文之樂事



奚有於是是字還依蒙引存疑等書指形體說爲妥蓋上文曹交九尺四寸之語非自負其可爲堯舜正不信人皆可爲之語也意若云如人皆可爲則莫若我之體似湯文者矣乃體似湯文而不過食粟則不可爲也信矣故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

寫得靈透

上二段設喻正爲道出親親二句

上節甚虛此節實寫在此兩兩相形明晰無比

舉烏獲之任是烏獲而已矣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賓主之法也○舉烏獲之任二句言爲誰之事便是誰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末節朱註云舜猶怨慕愚謂不必添出怨字講家或以舜怨己小弁怨親互相糾纏皆不可從白文大意謂不怨之所以爲愈疏而不孝者蓋不怨則不慕親小弁之怨由於慕親也其慕親也乃其孝也孔子不云乎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觀孔子以舜之慕爲至



懷字終去尋假深心

孝則小弁之以慕而生怨可謂不孝乎○親親即是孝而發於性中之仁○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即慕也仁即孝也愈疏即不慕也末節非突出○磯水中石也水喻子磯喻母之小過水爲石所激則怒喻子見母之小過則怨親之過小而怨是水中不容有磯也○何以二字原從上節轉故講凱風仍用小弁伴說○固哉節用正說凱風節用反說孔子三句在賓位正說而竝不用收歸主位極賓主反正之奇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

平順之中骨氣自道

上節言利之弊固見號之不可此再舉仁義之妙而號之不可益著矣

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介山曰以先生之號則不可句領起以何必曰利句歸此章法也○存疑謂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又謂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皆極確當不易



士案一段春秋筆法大有意思入

屋廬子悅四字妙不容擬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不說出妙

應喜字

王介山曰前敘事首段卽字字伏案得閒蒙引亦未說明竊謂只如得問頭非伺其隙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逐句註釋爲文妙在只說他不成敬禮而得之平陸而不之其說自見○一喜一悅亦可見古人之好學也

非也之下不正說其事而引古引古却不言交接往來之事而引書之言享而儲子得之平陸已從此影出矣而卽接曰屋廬子悅奇不奇鏡花水月可玩而不可卽



對上側字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在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髡話語雖答妙卽就他側字翻

進一層出人意表

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而膰疑脾作跌乃字知稅躐而出）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

對上識字

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王介山曰按孟子致爲臣而歸一章繫於燕人畔之後而下章有王庶幾改之之語又梁惠王篇有齊人伐燕



孟子對其勿取及置君而去二事竊意孟子之去齊必以此乃前只渾言望其改而不言其所改之事今與髡再三詰難止歷引昔賢以自明而亦不言其所以名實未加而去之之故新安陳氏以爲不欲顯齊王之失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其進退語默宛然孔子家法信然也

何必同三字有謂不必同於三子者固非困勉錄謂是言君子一身之先後不必同亦欠了亮蓋此是對爲人自爲而言耳髡謂夫子在三卿之中是不同於自爲者矣乃名實未加而去之又不同於爲人者焉故曰不仁也孟子謂三子者皆仁也然則君子亦仁而已矣固不必同於自爲者亦何必同於爲人者乎○髡謂同於爲人自爲之迹者方爲仁孟子謂仁者正不必同其迹恰是針鋒相對處○以微罪行大全汪氏之說本自明了自蒙引創爲新說謂爲孔子之罪而存疑紹聞編困勉錄精言滙參等書翕然和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夫孔子尚不欲爲苟去而顧冒一罪名以行乎且以孔子之去爲有罪則魯君之不致燔爲當然矣可乎哉至淺說謂不致燔因已有微罪翼註了凡又謂微晦其君相之罪更爲胡說○通章以不用二字爲眼目○孟子三段話皆就賓位發揮只節末推開泛論暗藏自已在內極鏡花水月之奇○髡之引古即從孟子引伯夷三人生出從此段段皆引古說去文境爛如雲錦○孟子去齊爲不用也

起筆如三峰矗立突兀排空而中有賓主

通篇妙在絕不正說本意俱借古人影喻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天子二語分明昭著



律例森嚴提清在此好定五伯之罪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君三句先斷以定律例

王介山曰上段立案下即屹分三段應之整齊文字

趙襄周曰意在大夫耳諸侯之罪皆大夫成之欲以諸侯引大夫先以五霸陪諸侯總提於前分應於後以次遞行而歸注大夫之意畢現楮端

六師移之亦不必是天子親征如太原之命吉甫淮南之命召公是也大抵討字指出命言伐字指親行言天子則出命使外之方伯內之重臣討之而不親行故曰討而不伐諸侯則奉天子之命親行伐之而



不敢自出命令問人之罪故曰伐而不討○不朝便是無王貶其爵削其地亦必是命方伯連帥興師問罪而後貶削之但彼不敢抗命則不待戰耳下文討而不伐當全頂上三句來○今之大夫為主餘皆賓也而說賓處反詳說主處反畧可悟行文之法○不曰今之大夫古人之罪人而曰今之諸侯之罪人如齊王足用為善而伐燕或謂取之慚於孟子而陳賈為之解慚豈非今之諸侯之罪人乎○介山以此篇

爲整齊文字不知整齊之中有大不整齊者在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主意）（進步甚言即不殃民亦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忽翻逆波勃然辭色如見轉捩）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賓）（以上反說）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以下正說）（主）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賓）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主）今魯方百里者五（陳曰上兩大個百里正爲此節作）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王介山曰然且不可文勢急矣下卽以天子之地方千里兩段文字以緩之則魯在所損在所益以上文勢緩矣下卽以徒取諸彼三句跌頓之筆以緊之此下又泛論君子事君之道作收紆徐蕩漾綽有餘妍

謝梅庄曰殃民意重踰制意輕語未了而川至故輕者反詳

洪曰通幅有殃民違制二意然殃民意重違制乃又進一層然殃民意重却不多著筆只在虛字上斡轉得力違制意却鋪張曲暢此文家變幻不測之妙

末節引君當道只泛就行事合理胃下志仁意說若謂應上尊王制豈魯必棄去四百里而後可耶腐亦甚矣。徒取以與與一戰遂有自是兩意徒取則連一戰亦不可也一戰遂有之不可愼子不識彼豈識徒取之亦不可乎。此章卽善戰服上刑之意戰國生民之禍莫慘於戰此孟子救世之心也。一戰三語陡轉陡住含蓄無盡。一戰三語生出一篇大文

不百里不足則百里之足不待言矣正是反形之法。自天子至益乎俱明所以不可徒取二句承上踰制不可以轉下。徒取句比一戰句更進一步然且字與前然且字相映

十字作線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眞是提醒婆心不僅寄慨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
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王介山曰此章與上同意新安陳氏以爲因譏切愼子
而繼發是也陳氏又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
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斷）萬



插萬室一段逼出不足二字

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接）夫貉五穀
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對前不足）今居中國去人倫（輒取之）
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彈勢必至此）
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
道者大桀小桀也

即用前不可二字以折之

王介山曰貉道也一句正言其不可萬室之國一人陶
喻言其不可止此二義乃方以貉道答之即宜疏發貉

之所以可行矣忽又縱筆閒去另設一喻問之及答以
不可復又轉說到貉上來及將中國不可行正意說明
忽又掣轉陶之喻作一虛陪下文仍歸到貉道又以桀
陪之用筆直如生龍活虎固非後世文人所能彷彿其
萬一也一篇說不可輕取文字乃結處反說及重取
一篇說貉乃結處忽說及桀奇詭不測文家之神境也
大貉小貉大桀小桀亦奇語

洪曰文家有急脉緩受法貉道也下直接夫貉云云如



之何其可下直接欲輕之云云豈不甚捷然大欠紆徐
矣故兩用陶喻以使之不急也

正論咏嘆以結之神韻悠然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
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
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禹以四海爲壑吾子以鄰國爲壑二句分明對說講
家多謂四海句承上水之道鄰國句起下水逆行愚

意以四海句爲承上者、是也以鄰國句爲起下者、非也孟子闢白圭只以鄰國爲壑已斷煞了下文水逆行云云乃是另起蓋以鄰國爲壑正言其不及禹也下文水逆行云云進一步說又言正爲禹所惡也前就以鄰國爲壑見其過後就仁人所惡益見其過兩子過矣非重複也○語意若曰子以子之治水爲愈於禹此言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惟其順水之道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乃以鄰國爲壑非水之



道矣何言愈耶且非惟不愈而已凡水之逆行者謂之洚水洚水者卽堯時之洪水也正大禹仁人之所惡也禹方治之而使之無子乃治之而使之有而反以爲愈於禹也吾子之言豈不過哉○子過矣三字神氣直貫至以鄰國爲壑句住○白圭二章轉折陡峭絕似國語小品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對天下）

洪曰、通篇只好善優於天下句是骨子夫苟好善數句正發明所以優於天下也妙在樂正子强乎一段客意



作襯縱橫跌宕夫苟不好善一段反勢以足酣暢淋漓

任氏啟運曰、末二節全放開不粘樂正說

前半妙於挑剔後半妙於發揮○通篇總是描寫個喜而不寐作設爲問答看不必果有此問答也○一正一反緊相接說故上節不及細說效驗而下節暢言其弊反面自能照見○正意只是好善可以爲魯政妙在通篇無一句正說句句皆從賓位著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

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

無論其大者也雖人之事之小者亦莫不然

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無論發者奮者雖人國之收亡亦莫不然

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

諸此矣者嘆唱之悠然無盡

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章是激勵豪傑不可以困自阻意次節是正意首節以古人作個引子三節就常人指點以襯之四節又就國家指點以反襯之末節總結而意亦重在次節也以前四節作三項平看者非。動心忍性朱子語類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愚按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君子不謂性也此孟子之言也豈至此章又以聲色臭味爲性乎自杞柳章以下孟子之辨性者屢矣句句是說性善不應一口兩舌如是朱子之言然乎否乎。大註曰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夫氣質之性四字發於程子張子此朱子所據以駁孟子者愚竊以爲不然人無二性性是性氣質是氣質性能變化氣



質若曰有氣質之性是性能變化性矣可通乎然則氣稟不可謂性也至於食色性也乃告子之言孟子辨之詳矣朱子何爲又以食色爲性耶朱子公然駁孟子後人因公然背孟子而斷不敢違朱子不過爲科舉計耳未必求諸心也末學實不能無疑。竊意動心者動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忍堅忍也廣韻曰強也然則忍是堅強之意忍性者堅強其仁義禮智之性也如困苦之人仰不足事俯不足育劉

然動其孝慈之心因勉強而爲孝爲慈是堅忍其仁之性也困苦之人嘑爾而與蹴爾而與勃然動其愧恥之心因勉強而不屑不受是堅忍其義之性也富貴者其情多驕俄窮之際見人輒欿然動其下人之心因勉強而卑以自牧是堅忍其禮之性也順適者其見多疏拂亂之際必奮然動其求明之心因勉強而訪問考究是堅忍其智之性也動心忍性是一串事如此說似乎明白雖然此亦愚自存其說以俟後之知者耳不足爲習舉業者道也○蒙引曰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才也或謂動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脚未週也愚按才者德之用也德外之才非才也動心忍性則向之不能盡仁義禮智之道者今皆能之矣所謂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之謂也則增益不能豈在動心忍性之外乎故動忍增益亦是一串事世多以才與德對言聖賢之學似不如此也○此篇字法句法及章法



承接轉換處多古奧峭折是秦漢以前文章本色非歐蘇以降文從字順者比也○曠覽古今聖賢歷歷如此自非凡庸之甚者孰甘鬱塞以終身耶首二節正孟子激厲豪傑本旨以下仍隨筆警惕流俗也○人恒過段不倫不類橫空突兀而脈理却極精細○忽然說到國家筆力更爲橫絕○首二節筆力排奡三節以後突接勁轉磊落不羈通篇色澤斑駁陸離如周鼎商彝非耳目近玩也

孟子讀法附記 卷十二 三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 盡心篇第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章之註多所未安元明以來人人附會俱覺難通西河毛氏及吾鄉介山王氏頗有所見今擇其是者錄於前而以管見附之

西河毛氏曰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來聖賢論道無知心之語且盡字亦無解作知字者大易盡性中庸能



盡其性俱非知也○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從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論語知天命不是知識行後而有契之謂也存心養性是第二等學問人

介山王氏曰朱子以知性爲格物盡心爲知至是知性之後必至久而後心始能盡矣今曰知性則知天是性與天一事纔知性卽知天如此則是知性知天然後始盡其心矣夫性者人心所具之理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性既具於人之心必人事盡而後天心見未有天德已達而後聰明睿知始充其量者也故孔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皆在三十而立之後則此知字卽朱子所謂默識心通非窮究事物之理之謂也蓋同此一知而功候則有淺深如人知忠知孝此知字淺及至盡忠盡孝無一毫遺憾方於吾性中一點藹然之仁愛自覺得淪浹周通而因於天地間一種盎然之生氣自覺得脗合無間此知字深也豈可曰知性然後盡心乎○盡心



是就成功者言窮理存心養性皆盡心中內事窮理又在存養前孟子牛山求放心養身立大等章皆未言及窮理行卽該得知也

心者何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性者何卽仁義禮智之性也天者何卽乾之元亨利貞也盡心者卽盡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四端之發皆擴而充之以滿其量卽所謂盡心也知性者吾心既盡則於吾性之仁義禮智默識心通淪浹周遍此如治

家之人凡事無不料理周到則於家之所有毫髮無不洞悉也知性則知天者旣知吾之仁義禮智卽知天之元亨利貞此如人家一分家私父傳之子爲子者旣知已之所得是如此便知其父之所有原是如此也○存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便是養其仁義禮智之性存心之外別無養性之法潛室陳氏所見自確而講家敬之總是從紙堆上爭辨而未嘗從心頭一過也○末節命字王介山謂天命之謂性之命、

又曰言命卽是言性、立命亦卽是盡性、此言非是此節命字卽下章莫非命也之命論語賜不受命中庸居易俟命之命下章朱子總註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末句未盡之意是也末節之意不是評論人品亦不是贊頌聖賢蓋爲學者打穿後壁也凡人誰不當存心誰不當養性而人所以不能存養以事天者皆爲貧富貴賤窮通壽殀之見所奪也鷄鳴而起孶孶爲利蠅營狗苟以終其身遑問心性爲



何物而存養爲何事哉殊不知此中皆有命焉命之富貴者必不至貧賤命之貧賤者必不能富貴命之通而壽者必不至窮而殀命之窮而殀者必不能通而壽苟見及此雖殀壽死生之大有關係者亦不以之奪其見惟存心養性以修身而聽殀壽之自來蓋知吾之有命而植立之不使之顚仆也學者知此則無人不樂於存心養性以事天矣○此章三節重在次節首節以聖人引起猶中庸以誠者陪起誠之者也末節以命字提醒世人正是策勵人使之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此與牛山大體天爵欲貴以下諸章同意皆是諄諄教人復性耳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知正命者

總註曰、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解此則書理豁然矣上章立命二字人多不解命出於天人何以立孟子曰所謂立命者非人能

自立一命也命出於天如壽者命也殀者亦命也莫非命也但其中有正命非正命之別我知之而順受其正命焉則天命卓然特立昭然可見故謂之立命耳是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儌倖如立於巖牆之下者然何以謂之正命耶存心養性以修身盡其道矣而却死焉此正命也若不能存養以修身陷於罪戾桎梏而死焉是乃自取耳豈可曰吾命當如是耶如以桎梏死者爲命則命之說淆亂而無足信以盡



道而死爲命則命之說昭著而無可疑故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知有命而不敢妄爲亦不諉于命而廢事是爲順受即所謂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也○莫非命也承上章殀壽言不冒下盡其道二節言○正命非正命非對待語伊川程子曰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死者君子不謂之命然則正命者謂眞正天命也非正命者謂非眞正天命也自取而已正命只有一個豈有對乎○不立巖牆之

下非比喻也舉一以例其餘也凡行險儌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之類耳○舜發章之忍性盡心章之立命順受章之正命字法俱極古奧堅峭立命立字是明而易見之意凡立一物於此則遠近無不見之顏淵之夭伯牛之疾無人不知其爲命是顏淵伯牛之能立命也何以立之曰順受其正順受實際則存心養性以修身而已故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知天事天立命皆求在我者也

不此之求而求富貴利達則求在外者也○若正說只云求在我有益求在外無益足矣却從求則得之求之有道發明有益無益方才點出倒法之妙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孔顏樂處非孟子不知）（強恕）（吃緊爲人）

習字下用矣字妙

慾世語亦是醒世語

若觀下篇一縱一擒

承上章來倘求諸我之心性而無與於物亦不見得有益而我之心性乃萬物皆備者也果能誠焉著實可樂何以求之只是强恕

謝氏濟世曰、天下無性外之物盡性有忠恕之道此孔門所以傳一貫也

指點眞我出來與人耳下二段俱作摹寫我之妙看觀矣字兩焉字自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謝氏濟世曰、道不外於忠恕奈人日用而不知何

承上章言非故作隱語也與下論知德者鮮同○二句一意註中所以二字與孟子語意似隔○已…章相承言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王介山曰、止十三字而有四層轉折首句無恥二字分讀第二句無恥二字連讀末句無恥二字又分讀第二句無恥字不是首句無恥末句無恥字又不是上二句無恥止一恥字三無恥字而幻變莫測筆妙至此

隨斷隨續金針暗度

三人字一者字宜著眼看

本說不得而臣却進一步跌出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王介山曰、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言○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恥語妙益自謂得計而以本然羞惡之心爲無所用也

人字重讀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旣是個人豈可以無恥乎人與非人只爭有恥無恥故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曰爲機變之巧之人而曰爲機變之巧者用一者字換郄人字可見爲機變之巧便不是人了不恥不若人非曰不如人也蓋言不像人耳旣無羞惡之心則惻隱恭敬是非之心皆無矣還有那一處像人乎故曰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

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王介山曰此章止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一句平順承上餘皆欽崎歷落一句一轉一轉一意

洪曰前以賢王陪起後以亟見跌出機神飛動其字人字親切賢王好人之善豈賢士反不自樂其道乎賢王忘己之勢豈賢士反不能忘人之勢乎以賢王襯起下文乃醒豁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



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王介山曰戰國時尚遊說遊說二字遂爲後世儒者所薄而不道然孟子於此言遊而說大人章亦曰說夫孔子之於魯齊陳衛孟子之於齊梁皆遊也說其君以仁義皆說也故此二章於遊說二字發絕大議論○此篇獨用排偶法人知人不知句偶也窮達句偶也得志不得志句又偶也獨善兼善又偶也即尊德樂義二句雖屬單串然尊德樂義句中偶也一路用偶筆層層卸下七篇中另一格

故士窮不失義以下三節皆從尊德樂義中講出所以囂囂之故非寫囂囂之實也可以囂囂當找於章末時解謂後二節即是囂囂正面大非○故士以下撇開遊說總舉士之全付本領至末節望古遙集長



吟遠慕將伊呂身分和盤托出孟子蓋自道也句踐而知此雖遊說亦何患不囂囂乎○連用故字一氣推說言士必具此本領然後可以囂囂○上文正意已盡末節陡提古之人三字言聖賢立身行道莫不由此不但遊也一唱三嘆慷慨餘音○上三節正告句踐故士以下則因告句踐之語將自己生平蘊蓄一氣傾寫出來淋漓盡致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典

王介山曰孟子未得及孔子之門此言殆自道以鼓勵天下云

不是贊豪傑正鼓舞凡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字法）卓識定力是過人遠處只以當下言蒙引在內在前之說殊失神吻○人不可以無恥以下六章亦相承說疑是一時之言恥之於人大矣章不待言矣以下



四章亦此意也無道可樂而慕人之勢可恥也不能尊德樂義而效儀秦之遊說可恥也不能自已奮興可恥也徒知有富貴可恥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賓）王者之民皡皡如也（主）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提○因○王○民○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贊○王○者）（應○首○二○句○）

存是心所存主處謂心存於事也如行周官周禮之政而中有關雎麟趾之意卽是存也君子一存是心四海之內無不翕然丕應故曰所存者神○存疑解過化句謂如殺之則民畏威遠罪矣利之則民蒙其利矣教之則民日遷善矣愚謂存神句亦可跟上三句講如心存於懲惡而民已遠罪矣心存於利民而民已蒙其利矣心存於教民而民已遷善矣○流字下得奇警凡人物舟車之行皆須費力惟水之流自



然而然毫不費力天地無心而成化如水之流也聖人有心而無爲亦如水之流也天地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君子曲成萬物而泯然無迹則是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豈如霸者小補之哉○殺之三句直接上文一氣讀下○末四句提筆空中贊嘆上顧皡皡下顧驩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前面仁言仁聲善政善教並舉末節單申政教翼註云言聲不待釋也甚爲爽亮講家多以政教與言聲糾纏非是○民畏民愛是善政所以不如善教得民之故得民財得民心方是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正面惟民畏政故上得民財惟民愛教故上得民心也○首句引起下文末四句只申說得民入人處不再提起○因畏之而知其得民財因愛之而知其得民心下二句緊承上二句勘出得民之異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良能良知謂良心所發自然而能自然而知也即是下仁義說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末節親親仁也二句謂親親者性中之仁所發之知能也敬長者性中之義所發之知能也正解良能也良知也知能情也仁義性也此章亦即情以驗性也○達之天下打轉無不知愛敬也○次節註云所謂良知良能也道理雖不錯而已預侵末節仁也義也地步蒙混不淸矣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有下半段才有上半段以上半段襯寫下半段空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中形容感通之妙一片空明毫無滯礙與上論吾與回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言意同一活潑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王介山曰此章即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二語形容聖人之心甚妙



　道理是一層口氣是兩層上半是極力形容語不必認煞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謝梅庄曰所不爲不欲仕宦問之窮約少壯問之孩提闇室問之大廷白晝問之清夜轉念熟計問之初心

　不義者不可爲也不善者不可欲也不可爲者貴於無爲也不可欲者貴於無欲也然此豈過高之行難能之事哉人本各有所不爲也本各有所不欲也但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必他求哉○當體指示何等直截○李註是論理朱子語是說工夫皆不合孟子口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四有字就古今現成者指點各節兩者字相呼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王介山曰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君子所樂此何以言王天下不與存幾說以爲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到其道大行也

中三段俱作想像之辭蓋甚見其難得也



兩層遞注所性

承上先讀其妙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王介山曰所樂不存言未足爲樂也所性不存言於性分無所與也卽是下不加不損意下節正申明之○根於心自生於色如所謂本立道生下面背四體皆所生之色也○睟然盎然不言而喻形容語極妙○上二節層遞而下講至所性則先將所性不存之故釋明然後疏所性之實法最變化

分定是不加不損之故末節指言分定之實玩語類講分定處兼性反言可知分定兼天資學力在內○他人於分有虧自說不得分定○分者所受於天之分也卽所性之分也定者仁義禮智根心而生色也根於心則定矣他人雖亦有所受之分而爲外物所搖奪不能根心而生色故其分不能定也○末節是

分定之實惟其如此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君子所性所字要明所欲所樂所性三所字同不可將性字認成死字朱子語類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按堯舜性之章語類云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語類又云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存疑云性本是死字此却做活字用據此數說可見君子所性只是君子之所受於天者云



爾。朱子謂這性字如堯舜性之之性字是解字義言此性字做活字用非曰生知安行也此君子原兼性反在內。第二個君子所性連下仁義禮智爲句言君子所性之仁義禮智也若於君子所性讀斷便難解。其生色也其字指仁義禮智言睟然見於面仁義禮智之生色於面也盎於背仁義禮智之生色於背也施於四體二句仁義禮智之生色於四體也。生色以下不見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

方盡此之謂分定

今人作文定將天下有善養老二句作起語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通按）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



格法純用　通

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王介山曰老者無一凍餒方是王民皞皞方是王者之政若後世賜帛蠲粟正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耳

五畝之宅節承上天下有善養老來泛論養老之道不必粘煞文王末節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拍方有勢有力若次節便粘文王說則末節重複矣。趙氏註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

胸中先有聖人治天下五字無弗與者伏仁字

人益之也、大全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愚按輔氏之說實勝趙註首節為一段言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也五畝之宅一節為一段言養老之政如此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節為一段則贊嘆文王之養老皆使衣帛食肉非尋常所可幾也○末句此字指衣帛食肉言不指田里樹畜○通章大意若曰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伯夷太公



之已事可觀矣養老之政如何五畝之宅云云也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即制其田里云云也夫制其田里云云何以為善養老也蓋養人者使之免於凍餒焉耳而老者與少壯不同非衣食粗足即可免於凍餒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乃衣帛食肉之謂也故曰善也善養老者豈止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具文云爾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

（易薄將藏四字是如水火根本下二句是如水火）

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

（妙在接得有力總在語句有氣水火至足）

（二字更落得醒　前半段寫如字作根本陡然）

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插筆有聲橫恣動之妙）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王介山曰、不過衣食足而禮義興耳而水火一喻遂如生龍活虎筆勢矯變使尋常蹊徑都化為靈奇○看他起筆本借水火以為菽粟之例然使平平說起則全神不動故無頭無腦突然從空說一句民非水火不生活令人茫然不解所謂而其精神則直貫至末句此起筆



之妙也○看他換筆本言菽粟足則民仁乃至足字却用在水火喻言上至菽粟之足則竟曰如水火此換筆之妙也○看他藏筆本言民足則自仁然使前已露出仁字至末節再煞便不靈醒今於水火一喻詞語反覆俱注射一仁字而仁字却一毫不露必至末然後跌出生靈活現此藏筆之妙也○看他疊筆本言菽粟足而民仁然使中間不將菽粟如水火再一跌頓則轉落亦不甚生動此疊筆之妙也

任翼聖曰首節使字爲下節使有菽粟生根財不可勝用不言使蒙上文也

指點使菽粟如水火之方在首次點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格法亦純用逆○通篇總爲聖人治天下四句財不可勝用下儘可直接但不揷民非水火數語則如字無根且至足二字形容不出末句仁字亦跌不醒○首二段橫空而來勢如風雨民非水火句忽斷忽離聖人治天下忽續忽合斷續離合之妙不可思議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王介山曰正喻錯舉忽言山忽言海忽言聖人之門忽言水之瀾忽言日月之明忽又言流水之行於喻之中復又雜舉焉朱子以爲如詩之比興此又七篇中别一格也

曾記十曰篇中有賦比興三體孔子是賦觀海流水是興觀水日月是比按登東山登泰山亦是比然則首三句乃賦而比也

李安溪曰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竟東山泰山是何人登孔子字逗斷而下方作喻意則文意不順矣又曰登東山泰山即孔子登之也王罕皆曰孔子字自宜畧頓愚按二說非相背也葢言孔子之道極其高大彼葢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也



末節朱註云言學當以漸而能至也近來遂多以大字本字漸字作三節註脚竊意末節還承次節來惟聖道有本故學聖者當從本上用功試觀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其所以盈科而行者以原泉爲之本也則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其所以成章而達者以實功爲之本也○聖道之本何在至誠而已矣學聖之本何在忠恕而已矣○說個流水使是

有本之水若非有本何能盈科而行說個志道便是
有本之學若非有本何能成章而達○隨手結構即
賓即主若必執定山水日月承接則鑿矣難以語超
忽奇變之妙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
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舜與蹠之分只在利與善之閒千古理學精盡之語
虞廷十六字所爭正在此



以權說中千古創論

總結三子一以賊槩之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執○一）（二○句○斷○然）（子○莫○即○引○楊○墨○之○例○斷○之）

末節口中兼指三子意中偏重子莫末後一賓一主
作結則得矣○所謂舉一廢百者蓋取爲我則民物
所不顧也父子兄弟所不顧也君臣朋友皆所不顧
也所廢者豈不多乎兼愛則民物之差等不顧也父
子兄弟之差等不顧也君臣朋友之差等皆所不顧
也所廢者豈不多乎子莫執中則似乎潔已而不成
其爲潔已也似乎爲人而不成其爲人也欲調停於
爲我兼愛之間而得者半失者亦半究其所得者亦
非是也欲兩辭其爲我兼愛之名而避乎此即就乎
彼究其所避者弗能謝也所廢者豈不亦多乎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
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
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飢○轉）（趺出）



王介山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此正喻人化句
也

人心亦皆有害言人心亦皆有飢渴之害轉下人能
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方有根

千秋知已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王介山曰此倒句法顧麟士曰正言之則如云不貶其
介以換那三公也

三字喚醒 [illegible]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

直截簡盡

末二句嘆息之辭

也

王介山曰有爲者蒙引以爲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爲學甚是

任翼聖曰猶爲棄井正是掘井者心上策厲危悚處若認作反掉則上句當作辟若掘井之必及泉而本句猶爲二字精神亦不出矣按此解甚爲醒快前人亦有爲是說者而蒙引駁之必欲依註作孟子警人之詞總坐不肯問心耳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王介山曰此以堯舜湯武而斷五霸之非眞有仁義蓋不知堯舜湯武則亦不知五霸也幷非平論○蒙引云久假便是不歸言其久而安也所謂居之不疑相似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賢者不指伊尹）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提筆醒豁

任翼聖曰丑似欲援此作例故孟子與他截斷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任翼聖曰丑疑孟子傳食爲素餐孟子見得不但不素餐且是不素餐之大更進一步語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謝梅庄曰此章不以大廉許仲子也言人皆信仲子能不受齊國以其不食蓋祿而居於陵也殊不知此小廉耳五倫俱而謂之人其道甚大仲子辟兄離母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非人情不可近嚴於一介者或迷於

萬鍾矯於平日者或露於一旦以小信大奚可哉○又曰厥後楚聘仲子爲相仲子果喜其妻諫之乃遁則孟子之言驗矣註謂仲子必能不受不義之齊國人皆信其賢然此乃小廉人之罪莫大於滅倫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無論與人皆信之之字及人莫大焉焉字語氣不合考孟子平日論仲子曰惡能廉恐未必以能讓齊國許之讓國豈是小廉以讓國爲小廉又以何者爲大節况齊人止稱仲子爲廉士亦未有稱其賢而能敦大節者胡爲多此一辨哉



愚按此章應王謝說南軒張氏亦以信其大者指不受齊國說註自是未定之論不必泥也玩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八字則小者必是已然之事大者必是未然之事不受齊國乃未然之事也如謝說方合語氣○或疑如謝說則是舍是字無所指曰何爲無所指也仲子之居於陵通國皆知之則一題仲子而仲子之所以爲仲子者昭然矣讀者但將仲子二字一頓文義便曉然

復有此段大奇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王介山曰問得奇答得更奇一片空中樓閣只論理并不一毫計及人情之私乃成此雄言偉論○執之而已矣五字直截之至



惡得而禁答得更妙若舜一無所主直聽其執者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王介山曰一篇仁者氣象說却借他人歎想而出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歎之詞也居天下之廣居此歎

之意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此歎之餘波也眼中所見是此人此景心中所想是彼人彼景不覺口中津津道之不置如此眞有手揮目送之樂○妙在後面引曾君之呼與王子一邊若有意若無意與居天下之廣居者若無情若有情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

況居句忽說到自已身上通篇神骨在此一句然却一點便止若隱若現欲盡不盡○前後結想正從中間廣居一句來不然見尊崇而生羡與蘇張何異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以弗愛貼起獸畜 明白指出 二字指幣言 幣字即未將時之恭敬）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章書惟聖義看得好若曰形色爲天性之所存、則觀前面若干章人人能解矣孟子何爲又贅言之乎此曰形色天性也非曰形色天性之所存也蓋曰形色卽天性也卽形卽神卽物卽則合而爲一耳何也天之生人也均賦以仁義禮智之德於是成五官百骸之形則仁義禮智者形色所以然之故也人之承天也旣具此耳目手足之形卽皆具聰明恭重之理則聰明恭重者形色所當然之則也朱子曰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疏解甚爲確當歸震川曰形而上下無精粗之異性與知覺無道器之殊又曰形色不爲粗也天性不爲精也曉暢之極孔子贊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卽道也蓋氣不離理理不離氣陰陽之外無所謂道也孟子曰形色天性則形色卽天性也亦氣不離理理不離氣形色之外無所謂性也此孟子闡發天人之奧精義微言或者視爲奇闢之論過矣宋元以來多分理氣爲二質諸孔孟合乎否乎○杞柳章曰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不曰戕賊人性而直曰戕賊人可知性者卽人之所以爲人也則天性者卽形色之所以爲形色也尙何疑乎○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中庸亦曰仁者人

也皆是此理○若曰形色者天性之所存也則下文當曰惟聖人然後可以盡性今曰踐形而不曰盡性可知形色便是天性踐形便是盡性無兩層也

（一事主）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又一事實）（引來爲朞之喪作證）（說明請喪之由）（回釋首節）



洪曰文章欲深厚此篇若無紾兄一喻雖加一日一進步縱極流逸未免淺薄

先黙事後黙問妙絕筆法○婉靚流奕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直文家妙品○逸逸翩翩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王介山曰時雨化之形容語特妙私淑艾註分兩種蒙

（拙字與下能字對）（從字與前使字對）

引所謂或同時而相去甚遠或不同時而其生已後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王介山曰大匠四句正答道不可貶君子隱而不發四句則言道亦不必貶也上下雖一意而實有二義蒙引謂以上起下爲一意上是比況下是正言殊未確切○



引而不發亦是正喻入化句

任翼聖曰上節是喻下節說正意卽帶喻說下亦古人正喻夾寫法○中字對他高字道字對他天字立字對他登字能者自從並無使幾及法

末節朱註因上文彀率而言六字直管通節四句不單指引而不發二句說統謂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愚謂不但此二句影射字來下文中道而立亦是謂君子之教非易非難亦如射者之中道而

立學者深造以道得之亦如學射者之能者從之耳○近日講家只管張皇中字愚按無過不及云云于理未嘗不是但一入孟子口中恐反失孟子比興語妙○精言謂中道而立卽在上二句中本文只是跌句以起下文愚按中道而立固在上二句中而本節四句却有兩意不可一氣直下君子引而不發二句言君子之教不必貶中道而立二句則是勉學者之意○翼註謂能者從之只重教不可貶勉學者意尚



緩王竿皆謂固是勉學者然語意只歸到教不可貶上方與丑發問之意相對針愚按此二說皆由忘却不必貶一層故看不淸楚且從字正對他使字又何嘗不對針耶○說個使則責在教者說個從則責在學者對針處在此○躍如謂所以命中者躍如也○引而不發躍如也引字對躍如說君子但一引而所以中者已躍如矣此句只重引字不發字不重也○引引滿也卽所謂彀率也言君子但引弓持滿而所以命中者卽此而在矣中道而立惟能者從其彀率耳已不能從而欲君子之變其彀率也豈不惑哉○能者從之所謂學者亦必志於彀也○近世舉子無不想中教以經傳子史所謂引滿也如此則不必身入科場爲之榜樣所謂不發也而已可知其必中矣所謂躍如也自立於無過不及之地果有能讀書者自當從其經傳子史之教耳又何必望教者自貶其道而每日講時文墨卷也哉以粗喻精庶幾可解



感慨當時說士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王介山曰殉字奇而切○以道殉身則邦有道穀者可恥矣以身殉道則邦無道穀者可恥矣以道殉人殉人尙可爲道乎此妾婦之道道其所道也故曰未聞○以上泛論

有二不實指出精嚴盡書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淺淺指點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王介山曰一處事一待人一爲學與爲治

不及者如此則進銳者似可矣而又不免退速之弊此中行之所以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上兩而字倒折下兩而字順推理一分殊靡不包舉



○固是天理本然之節次尤爲人心一定之權衡不及則楊太過則墨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引証

盡心篇第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數句俱用之字落取勢連筆甚緊

仁者四句只用數字虛翻聲色俱備○糜爛字驅字殉字下得慘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將征字註明春秋之無義戰可知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末節申所以取二三策之故語甚流爽

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

末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

嚮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注二句）各欲正（結二前）
己也焉用戰（二段應前）

王介山曰四章皆惡戰之意三章言仁一章言義以義
行師即仁人之無敵矣仁義一理也

首節立案次節末節相呼應以發明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王介山曰此亦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之意

只能不能三字相跌宕言教者如此以點醒學者

孟子讀法附記 卷十四 二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
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王介山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形容聖心至矣

其所以若將終身若固有者何在請參之

此句突兀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一閒猶云一換手耳

令人悚異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森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王介山曰上以行言下以事言上爲道不行下爲令不
行註確極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

其人指眞能讓國之人苟非其人即指好名之人而

孟子讀法附記 卷十四 三

用一折坐實更加切至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
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主句）

三句提綱以下分解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次句論）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
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二句正是襯托上句）諸侯危社稷則變
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

看他分疏處錯綜參差若斷若續。民與君正對揷
一鬼神作中間襯疊尤奇。立社稷是爲民變置社
稷亦是爲民若諸侯危社稷已當變置矣何况毒民
妙在偏不出虐民句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起突直是從後文倒轉來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
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王介山曰此章在七篇中爲第一風神絕世文字若質
言之不過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可謂百世之師矣頑
乃不先點夷惠而但空嘆聖人爲百世之師然後以夷
惠實之望古遙集此其情致爲何如既又歎後世之人
莫不聞風興起推服景從其情致又爲何如既又因聞
風興起而歎其爲聖人自思自問自問自答其情致又
爲何如既又因後世之聞風興起者而思及當日親見
之人如繪天神者并其前後侍從皆有道德莊嚴之氣
繪虎豹者并其經過草木皆作勁色其情致又爲何如
然後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生於情者情深則文自深
矣

首二句提起聞風六句正寫夷惠爲百世之師奮乎
四句歎夷惠之爲聖人末句爲聖人何添毫。結末
何伉健急利如金鷄摩天神龍戲海。興會文字中
有頓挫跌宕之情縱橫跳盪之勢雋永不窮之味。
因世之頑懦鄙薄者多故發此嘆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王介山曰此章重仁字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重頓十字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
王也

善戲謔兮風致冷然

兩末句咨嗟歎想紘外餘音有合諧不盡之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叠字複句妙有逸致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王介山曰皆喻也至末句已露正意仍借喻來說何等輕便卽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皆是此等句法

介然爲閒四字精神所在也



似譏似嘲不解而解

奇想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王介山曰此原無甚深意但將是奚足哉十三字一氣讀不誤看兩字則文理得矣豐氏註城門之軌兩馬之力何云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跡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跡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按此說仍係車多所致則與高子所謂用之者多豈非依樣葫蘆語乎宜爲毛氏

接亢妙

之所譏也毛遠宗曰此孟子微詞中又斬斬截截急拄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句盡之是者追蠡也追蠡爲考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歟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見又趙註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古關監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閒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牽截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畜之公牧者也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



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若謂一車兩馬則祇是上乘車數豈有城門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乎

按王說甚允汪靈川亦曰只以深軌非馬力所能成喻蠡鐘非人力所能敝惟年久故耳意甚直捷只重日久畧過車多若謂車多則軌深豈不與高子用多則鐘敝一樣耶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

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王介山曰止借一馮婦爲況下止敘馮婦之事并不補足發棠之不可復文情絕妙

更說正意反覺索然竟以客代主摹寫獨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上節兼貧賤富貴言下節兼所稟所値言朱子之說甚圓。性也二字註謂專主氣而言如性相近之性、此語似難解蔡虛齋曰五者性也分明是氣質之性、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愚按此語似乎沾滞夫氣質也而云性乎大抵性也二字從告子食色性也來言此俗人所謂性也云爾朱子語類一條云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何等顯亮。有命焉人能知命雖處貧賤必不至於隕穫人能知命雖處富貴必不至於驕淫有性焉人能盡性雖所稟不同而性能變稟之偏者而歸於正人能盡性雖所遭不偶而性能化遭之窮者而使之通。天道萬古不息聖人脗合天道亦萬古不息如孔子雖身窮於一時而教垂於萬世是性能化遭之窮者而使之通也。上節五者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下節五者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此是孟子正意性也命也四字乃借人言以跌起下文耳講家於此四字認成實語或專以氣言或專以理言或分理氣而言之或兼理氣而言之紛紜擾亂說來說去總墮入異端鄙俗窠臼而自負爲說理之精蒙者實所不解。命字是活字有命焉蓋言此中有上天之命令焉貧賤之當安於分者以有上天之命令也富貴之不得過其則者亦以有上天之命令也若將命字看成死字則富貴一條說不去矣。

不推出無以見善信之極

所禀一條易解所值一條仁之於父子如舜之於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之於紂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者如孔子子路知丈人而不能使之出聖人之於天道如孔子不能得位行道而舜之克諧以孝文王之有二服事孟子不惡而嚴子路言君臣之義孔子之轍環列國皆其不謂命者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此四上、善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王介山曰有諸已德之實也充實德無不實也實即誠充實而有光輝誠之形而著而明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必孔子足以當之如君子三變瞻在前而忽在後及獵較盟蒲去魯以微罪行以至栖栖皇皇知其不可而爲之微生畝不知晨門不知丈人沮溺皆不知且爲委吏爲乘田見南子而於佛肸公山之召皆欲往爲子路所不悅此皆不可知者也

上文從善信一直說下故至末特爲折出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次節辨字時解謂在既歸之後愚謂不然只大概說爲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用法如此

並用之弊

先將三征平列在前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爲當時諸侯好寶者發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斷得奇　接得妙　止此斷定　二字妙

才無大小不聞大道大亦小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

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人之言始終一轍設科數語乃為孟子出脫非為從者出脫亦當時之辨口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第三節註云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集解云充無受爾汝之實與充無穿窬之心同是一意存疑云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即此而充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孫貽仲曰無穿窬之心無受爾汝之實皆是所不為之心人貴充此所不為之心而已陳子龤曰此節與上節聯屬不與下節比附俗解多憒憒據此四說則所謂能充者謂能從此充去也非充到此也恐又細玩白文三個人能充是一樣無所往而不為義即是義不可勝用然朱子語類所謂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云云及輔氏所謂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將解所謂爾汝二節俱是充至此止者皆非矣○既說能充無穿窬之心又說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者蓋受爾汝不受爾汝尤是吾人常有之事故又就親切處指



點之士人有受爾汝之實即小人穿窬之行也○次節實字朱子大註及語類二說不同語類是也故新安陳氏從之但語類及陳氏說中皆多出能充其三字遂使語意不明今各刪去三字於語類則曰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無受爾汝之實也於陳說則曰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無受爾汝之實也則顯亮矣時文或從大註非也又或兼用二說更可笑○末節後當找云人苟能充無穿窬之心則此

等弊病都沒了豈不是義不可勝用乎如此方與起處語氣相合○前雙言仁義後只言義不言仁前於穿窬之外又叠無受爾汝一層後只單收穿窬學者正可於參差錯落處會其語意之妙觀其文字之奇○前六句是統體說包下文在內○人能充以下筆勢甚迅○連下幾個人能充字而緊接以是皆穿窬之類勢如建瓶分明畫出達字光景○便佞隱默心不光明與穿窬何異故特舉以見例



各下四句是贊詞不是推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求於人暗指平天下自任暗指修其身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王介山曰此與前言不同前蓋舉堯舜湯武以形五霸此則不然堯舜湯武不過舉性反兩個樣子輕輕撇過下則論性者之難能而反之之事在所不容已并非平論性反之德之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金丹要語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語類曰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愚按既曰欲矣則無所謂好學到朱子地位自無大不好之欲而孟子當日却是大槩說

爽若哀梨快如并剪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

中道即反經之君子

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



以上完狂獧轉入鄉原

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

筆有妙氣

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

又一跌發

本一片文字卻層層轉換層層洗發妙絕

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會記十曰篇中純用代法人品盡如眼見上下雖有二意但思狂獧由於惡鄉原惡鄉原所以思狂獧前後不脫孔子亦見題主不亂處

王介山曰敘鄉原鄙薄狂獧處即以上形容狂者之言



狀爲鄙斥之詞鄉原既代狂者述其言孟子又代鄉原述狂者之言一口而爲三人語絕妙文情○末節筆意嚴整莊重非此不足以結上如許零星煩碎之文也

狂者又不可得蓋言狂者若不可得耳語本虛活講家遂實指出不可得來甚有謂狂者終不知裁云云此輩難與說書○反經二字精確之極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

夫如何做今按楊子爲我是無五倫也墨子兼愛亦無五倫也鄉原似是而非是於五倫之閒一槩虛情假意粉飾應酬全無眞心實力也君子反經是從五倫上脚踏實地做故曰反經○反經反字對邪慝說邪慝畔道離經君子故必反之○閹然者一團陰氣全無陽氣也○狂獧或有非刺者鄉原則無可非刺不但無非刺而且衆皆悅之何也同流合汚則俗人悅之似忠信似廉潔則士人悅之衆皆悅之一發自



以爲是矣○萬章疑鄉原爲是狂獧爲非欲問鄉原故先問狂士引起○前說思狂獧後說惡鄉原兩截文字妙在中間於鄉原口中譏刺狂獧聯合巧妙○思狂獧是賓惡鄉原是主欲絕鄉原只在反經通篇層次洗發轉轉入細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妙用反結

謝梅庄曰好辨幾希章毅然不辭此章又歆然不居蓋晩年道愈高德愈盛而心愈虛矣

王介山曰歷敘見知聞知本欲歸根於末節乃至末節却無一見知聞知字奇妙無比



論語執中歷敘堯舜湯武之傳於後蓋門人以夫子集帝王之大成也孟子篇末亦敘次道統至孔子後而嗟歎其無有所以憂夫來世者遠矣○末節感慨淋漓文情絕世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十四卷

〔清〕李日煋輯

清初刻本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

閩安溪李日焜省齋[illegible]

甥德化鄧元重仲慈

婿晉江黃式讓允人

男　光墺廣卿

　　光型儀卿

仝較定正字

## 梁惠王章句上

### 孟子見梁惠王章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又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於是莫有益之而或攻擊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謂當速改也　伊川先生論



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橫渠先生曰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楊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尹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爲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横渠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楊曰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又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伊川曰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



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若以地土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九人者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

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旣庶旣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

楊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



黎民不飢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行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

尹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凶歲其不知本也甚矣反以孟子爲迂濶而不見用哀哉

##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偶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



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輕忽人

尹曰爲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爲民父母

##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尹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戚而

不爲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尹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



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衍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



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楊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爲也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其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又曰管仲爲政于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與　又曰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産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爲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



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
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又曰善推其所爲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　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乃是參彼已爲言若如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
尹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

務本而求末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忠恕
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
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爲之而已
矣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 梁惠王章句下

### 莊暴見孟子章

楊曰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于治



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已之心以及民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囿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害民而已矣

###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章

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

曰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
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强弱而事之故
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呂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樂天者
天人已合天道在已
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
以大事小則樂天而無不覆載以小事大
則狹隘而私于一國仁者之心知者之心
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則民惟恐君



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劒疾視則其小勇陋
矣

##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楊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
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之固然也
又曰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
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
樂曰徵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心則未始
有異也孟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
其言可謂深切矣齊宣不能推而用之惜
哉

##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章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
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
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
未改爾
楊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



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
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
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
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
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
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
于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
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
而閉其邪心引之于當道也其自謂齊人

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啖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前闕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乎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眞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况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



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不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



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于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自不敢以正論陳之于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

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

##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于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爲也

##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横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于上廉恥之人反屈于疏賤矣



呂曰世臣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脩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



退羣臣必察于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

##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楊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耳

尹曰孟子爲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旣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楊曰此皆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故其言如此

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

## 齊人伐燕勝之章



楊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又曰或謂文武所謂至德以不累于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于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不累于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于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閒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



之清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淸也會逢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

## 齊人伐燕取之章



尹曰湯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 鄒與魯鬨章

尹曰孟子引曾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强之乎

##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橫渠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

尹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橫渠曰所爲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爲人無取法也

尹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焉繼之以彊爲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强異乎太王矣

##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



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

楊曰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不

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



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尹曰無太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孰肯從之哉當是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徒知强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心向背言之

## 魯平公將出章

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嬖人之賢而間毀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

## 公孫丑章句上

###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是了

或問曾西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楊氏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爲



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或問曰衞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于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



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幾能救之于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于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

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
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
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
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
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
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
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

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
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
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于規
利而竊譽于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
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
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荊
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于餘
人只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
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
用公道而已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令人未
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
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可
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
曰此未見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
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又曰自古狙詐之
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遷者

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行
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
于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爲天下國家
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明道曰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
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又曰公孫丑問孟
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

伊川曰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　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



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又曰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明道曰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又曰北宮黝之勇在于必爲孟施舍之勇能于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或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又曰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



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氣者有勇于義者君子勇于義小人勇于氣　又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

·告子淺近處

明道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又曰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伊川曰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又曰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又曰率氣者在志



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又曰志可不克（一無志字）則蹟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又曰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又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先生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心也　又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又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一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一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一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因論持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又曰孟子知言便是知道　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伊川曰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又曰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言然後能格物而窮理（伊川一本作知言始于格物）



又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如何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横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又曰孟子養氣一言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脩道則謂之敎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又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　又曰内直則其氣浩

然養之至則爲大人　又曰石曼卿詩云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
形容得浩然之氣
伊川曰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
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爾孟子所以
養氣者養之至則淸明純全而昏塞之患
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
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又曰志
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



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于
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李朴字先之請敎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
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
者也　又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
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乾卦言聖人
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雖言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
如是無別途穿鑿係累自非道理故有道

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
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
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
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
由不敬不正也
伊川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
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无不
利
明道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



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
塞于天地之閒配義與道氣皆主于義而
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
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
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
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
卦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
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

而動也剛方卽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于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



語皆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伊川曰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明道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　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于天地間無窒礙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　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伊川曰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



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又曰配義與道卽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以金爲器既成則曰爲金器可也

又曰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又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　又曰浩然之氣旣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之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旣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旣久方能生浩



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没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又曰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便是氣虧不義便是集義疑有私意便是餒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又曰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又曰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于充塞天



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山一作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

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卦不言剛而言方者剛則害于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巳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故爲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又曰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又曰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



至於助長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又曰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又曰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伊川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

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于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于巳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巳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



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巳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又曰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能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



有益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歲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明道曰孟子知言卽知道也詖淫邪遁之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又曰詖辭偏蔽淫辭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于耽惑遁辭生于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又曰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



言也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伊川曰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又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一本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以爲武侯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則何害　又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于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

伊川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

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問夫子賢於堯舜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橫渠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曰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者達乎是哉又曰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于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又曰四辭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又曰宰我子貢善推尊聖人說辭冉顏善知聖人德行而言之仲尼有德且有言孟子言我於辭命爲能有所尊也

呂曰北宮黝守外形孟施舍守我氣曾子守約義　又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其所以充塞天地固非一日之力思無邪以養諸內行無不慊以防諸外積之有漸至于睟面盎背其充塞之驗與　又曰守約必先博學窮大必先執中致一必先合兩



用權必先反經學不博而求守約則識蔽於小故言入於詖中未執而欲窮大則心陷于大故言放于淫兩未合而求致一則守固而道離故言附于邪經未正而欲用權則失守而道窮故言流于遁　又曰蔽者見小而不見大故其辭詖如申韓只見刑名便謂可以治國此目不見大道如坐井觀天井蛙不可以語東海之樂陷者務多不務約故其辭淫如司馬遷之類汎濫

雜駁不知統要蓋陷在衆多之中不能自出如人陷入大水杳無津涯罔知所濟離者見左而不見右如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夷清惠和皆只是一偏不能兼濟蓋將道分離開故其辭邪窮者知所避而不知歸故其辭遁如莊周浮屠務欲脫去形迹殊無歸著故其言惟欲逃避所惡而不知所向如人逃難不得其所益以窮矣　又曰仁者誠于此者也智者明于此者也反身



而誠知未必盡如仲弓是也致知而明未必能體如子貢是也惟以致知之明誠其意以反身之誠充其知則將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又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于禮嘗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于樂嘗正而不作故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爲之禮以其所正作爲之樂故其禮貫先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

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可加損者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比百世之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深謂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謝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之



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或問必有事焉是持敬否正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又曰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有多少病在大凡恭敬必勉强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閒須仔細體認取　又曰吾嘗習

忘以養生明道日施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此也

又曰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地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識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爲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楊曰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於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又曰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

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氣壹則能動志故也　又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明之也　又曰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



循其固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又曰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牿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　又曰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槁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辯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問伊川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如何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伊川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

又曰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曰明道嘗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伊川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于將一物養



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

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又曰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於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

尹曰孟子當一國之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爲過于孟賁之勇孟



子因言北宮黝之必爲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夏之徒養勇以不動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優劣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已知言養氣之說詳焉雖然北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言者知道故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詖淫邪遁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爲矣苟或不能知言而養氣則必動其心動其心則發于政而害于事矣

雖然至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以爲不能至于聖人則不敢居焉歷論古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已矣臣聞之師程頤曰孟子養氣之說學者所宜潛心也所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可以養之不養則爲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氣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內養之如何必有



事焉不可正也不可忘也不可助長也主一而已直內而已存而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充塞乎天地之間斂之則退藏于密眞學者之要務也

或問晁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者也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尹曰王霸之優劣如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爲此天下之所以不定于一也

## 孟子曰仁則榮章

尹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傲不脩政形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謂知言矣

##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伊川曰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



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又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

呂曰奉行天命之謂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故湯武得天吏之稱

尹曰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爲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安可使之不願哉

##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曰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明道先生見謝顯道記問



甚博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

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
端　又曰仁義禮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
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
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
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
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
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
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



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不字信
或問伊川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
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
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乎只爲有不
信故有信字又問草在四端之閒疑曰不
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
則信在其中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本
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又

曰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
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
道也　又曰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
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
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督怛而
不安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
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謀



慮所及非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深
與物隔絕故其心靈梏于一身而不達于
外爾
謝曰人須是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
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又
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
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
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

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幾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著循字不得

游曰惻者心之感于物也隱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體傷于彼而吾之心感應于此



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况於民乎况於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于親而民次之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也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　又曰惻隱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爲仁之端也至于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



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聖人之僞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名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又曰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

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可謂不知道德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爲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



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尹門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及民則不足以事父母況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愼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顔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又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



曰樂取于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

橫渠曰君子爲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而已共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則訟焉共悅之者善雖在已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

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可謂不知道德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爲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



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尹曰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及民則不足以事父母況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又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



曰樂取于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

橫渠曰君子爲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而己共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焉共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

## 公孫丑章句下

###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尹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 孟子將朝王章

楊曰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名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況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



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為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義之誠心不足與有為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名之乎

尹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尹曰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 孟子之平陸章

尹曰王於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 孟子謂蚳鼃章

尹曰進退久速皆當於理而已



### 孟子為卿於齊章

尹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尹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 沈同以其私問章

楊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于係累其子弟而後

燕人畔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尹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 燕人畔章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如此然有差等矣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



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呂曰周公不知管叔將畔而使之周公之過也周公之心以弟待兄度其必不畔親親之恩過厚爾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象

##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伊川曰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爲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孟子拒而不受

##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尹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泄柳申詳之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伊川曰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



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許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許也

楊曰考槃之詩曰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

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未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矣苟一日有悔過遷善



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　又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

尹曰易卦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爲吉罔孚裕无咎孟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貞足以知之

##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伊川曰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閒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默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他又云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賢之言氣象自別又云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尹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尹曰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五

## 滕文公章句上

### 滕文公爲世子章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

可謂大勇者矣

尹曰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諭之以道

滕定公薨章

伊川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即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也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此猶未忘



故必至再變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時

尹曰聖賢之道繫于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轘天下卒無所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章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又曰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倣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倣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



倣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此段或疑非先生語

橫渠曰對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

坵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



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伊川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獲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反有議論先生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則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明道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伊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伊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一也先生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之道又雖有



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伊川言孟子於此善為言只竭目力為能盡方員平直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先生云如又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畝采地儘多又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

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

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
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
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
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吾所
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
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

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
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
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
志未就
呂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
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
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
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于百畝是
爲徹

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
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
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
自賦則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
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于
此歟
尹曰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聖賢之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
言得行豈特善于一國而已行而無助類
皆如此可爲興歎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伊川曰許行所爲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
當時義農之事失其義理者猶之陰陽醫
方稱黃帝之說是也　又曰儒者其卒必
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
爲于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

不曾實有之　又曰氣有盛則必有衰衰
則終必張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化息
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
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得
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
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
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是先
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
泉豈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人一般聖人



于其中只有功用放動曰勞之來之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一云堯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
于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
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鈍
矣然觀其于孔子沒築室於場三年然後
歸則其志亦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
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伊川曰孔子門人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
只有曾子便別子夏子張子游欲以所事
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不可自子貢以上
必皆不肯
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
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
天下不爲有餘貧食百畝不爲不足則貧



富均矣至于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
重則賦輕役輕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
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
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者也
楊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
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
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
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
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

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敘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爲而已矣　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皐陶施刑内外之治擧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皐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皐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



以無皐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尹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旣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爲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橫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也謂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尹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愛無差等



二本也一本者理也二本者僞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詰之其爲後世之惑豈有旣乎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楊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



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尹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又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尹曰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爲妾婦之道爲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衍之敢望哉

## 周霄問章

尹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歟

## 彭更問章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媿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

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尹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强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强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



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鬨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愼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楊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矙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矙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

子謂詘身以信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謝曰明知此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是不勇也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天下之達道三仁知勇而已

楊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



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朔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尹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

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或問伊川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



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敎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又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又曰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又曰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又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



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又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又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辯也

尹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

且以好辯目之不亦異哉是以常人之心
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尹曰君子之爲君子者曰理曰義理義者
心之正也充仲子之操豈所謂理義也哉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七

閩安溪李日煋省甫輯

甥德化鄧元重仲慈

壻晉江黃式讓允人

男 光塽廣卿

光型儀卿

仝較定正字

##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尹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
雖聰巧有過人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
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
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而繼之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
不能謂之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
治道者妄也謂吾君不能者多矣皆孟子
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伊川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
無理　又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又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
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
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又曰暴其民甚
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
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



天下謂之桀紂
游曰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
云者愛欽之道於是至矣不可以有加焉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言聖人人倫
[illegible]也人倫至於聖人而後爲至者蓋非
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
已矣
楊曰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

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
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
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
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尹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
危亡名謚所以深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尹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



世曾莫省夫仁而爲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尹曰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巳者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楊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齊家平天
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不合
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

也
尹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必以脩身正心爲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呂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寛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



國治天下也何有
尹曰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未始以爲急務不知要道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類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益
尹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强弱而亂其序矣爲小國者既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恥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尹曰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菑害爲深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尹曰得民心者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爲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伊川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又曰語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下愚有二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

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愚民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尹曰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尹曰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呂曰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然後已明善者能明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悅之而已在吾身誠有是善所以能誠其身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志在及民而已反求諸約不至於明善則雖有民不可得而治矣蓋明善則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矣明善者致知之所及也及乎知至則所謂善者乃吾性之所固有非思勉之所能及也反



求身而萬物皆備則斯善也知有諸已矣善而不知有諸已則雖父子之恩猶疑出於非性則所以事乎親者或幾乎僞矣如舜之事親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誠乎身者可知矣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信於朋友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

信乎朋友矣上之所求乎下者不察乎鄉則不得察乎鄉者不見乎家則不得苟誠其身矣則患行之不著人之不知未之有也故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知吾所加於民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功高而見疑身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又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



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理之所同然者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閒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容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也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則不足以至乎誠矣

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者有誠之者不



勉而中無爲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爲天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爲矣拳拳乎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爲人之道聖賢雖異稟其爲誠身一也

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能順其親乎故欲順其親必先乎誠

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况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已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况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有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



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動便是驗處若獲於上悅於親信於朋友皆是驗處也

尹曰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藴矣

##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

##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尹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爲之强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尹曰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尹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尹曰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



以嫂溺爲喻而説之以枉道故再發問而辭再屈

##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强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

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敎蓋考之孔子爲然也若孔子自敎其子則鯉之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

尹曰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或問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旣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



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

明道曰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又曰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愼　又曰色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諭父母於道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又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



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衰矣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



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又曰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于孝也 又曰介甫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也不言其有餘也

尹曰事親守身惟曾子爲能盡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伊川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攻其邪心心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

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楊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



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又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己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矣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正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故以格君心之非爲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非心然後無所不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于非義而求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母兄於不義其爲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爲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



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以不孝夫二人之行皆不近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真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排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盡信哉

尹曰君子正己毀譽非所恤也

##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 孟子曰人之患章

尹曰尊己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尹曰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尹曰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章

或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生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



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娶雖常人亦不肯為孰謂舜而為之舜不告而娶者蓋堯得以命瞽瞍故不告何也若不如此理會但言舜不告豈不害事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此因為無後而言也孟子謂無後為不孝之大因以舜之事明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　又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為不熟不如荑稗　又曰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止不知足蹈手舞之事也

尹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為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

呂曰養志云者養善志也順親云者順常理也瞽不志於善而舜日以進善不害為養志瞽日為不善而舜不順乎不善不害為順親　又曰不盡事親之道則父子之經不正故瞽瞍底豫然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尹曰舜進此道所以為大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楊曰舜之事瞽瞍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尹曰道一而已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尹曰孟子可謂知爲政矣

孟子告齊宣王章



楊曰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于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

或曰人臣之禮豈可視君如寇讎曰此三句說君臣相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讎可誅可殺也若如此是孟子教人臣與人君爲怨敵無此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章

尹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



先生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爲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他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橫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義得誤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

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
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
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
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
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
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
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
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
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
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
尹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失者小故也
大人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尹曰養之者不使漸乎不善孟子勉人以
敎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先
生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
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以有爲也若無
所不爲豈能有爲耶
橫渠曰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
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楊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卒以天下授
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其才其德可謂大
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
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



他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
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
爲焉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知伊
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臥
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
當然也然則居畎畝之中而天下爲已憂
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安作豈
正理哉
尹曰有不爲者知所擇也唯能有所不爲

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
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楊曰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
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尹曰已甚則失中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
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
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楊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尹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
未必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伊川曰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
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
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
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矣先生曰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
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問
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



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
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
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楊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大
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尹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僞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
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

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篤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明道曰學要自得而已矣大抵學不言而



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又曰學問聞之知之者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又曰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

却只守明道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尹曰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伊川曰孟子言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



約處則欲博學詳說以反之於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淵稱聖人最的當處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呂曰學以聚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

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
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
謝曰由博以知約猶知四方而識中央也
楊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
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
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
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爲哉　又云楊
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



終有病與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
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
卓于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爲約卓而守
之乎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
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之於掌爲
不妄
尹曰與顏子稱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同意

##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橫渠曰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以
善養人者凡教之養之者養人也
呂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于人
故人得罪于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
善養人而責人也深故愈深而人莫之服
尹曰以王霸言之霸者服人者也王者養
人者也此王霸之所以異

##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伊川曰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



好敗物故凶
尹曰言之不祥莫大于蔽賢

##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尹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

##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
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
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
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

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于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明道先生曰介父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橫渠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又曰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尹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伊川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又曰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件事

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又曰文王望道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之事

横渠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思兼三王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又曰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已在人不見其隙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又曰望



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

尹曰周公大聖人也宜若無思覩其輔戚王以措諸事業其勤若此然則爲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已曰不思者妄矣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

横渠曰其義則竊取以明襃貶

楊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位號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爲襃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又曰春秋始于隱公其



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卽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于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尹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又曰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巳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尚在于人予則私善於人而巳

楊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于親四



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寖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孔子流澤至孟子時未及五世其澤猶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澤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巳

孟子曰可以取章

或問伊川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先生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巳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于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無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所以傷惠

王彥輔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



之于死也何以知其可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明道先生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

楊曰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而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

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尹曰三者在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爲正
孟子曰逄蒙學射於羿章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



此之學徒費心力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尹曰爲取友而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尹曰戒人之喪善而勉之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明道答横渠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顥竊以爲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

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智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　又曰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是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覯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



巳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甞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　又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橫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楊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

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茍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尹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



鑿而已

##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尹曰或于諂者以禮爲簡古今所同也

##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尹曰忠恕而已矣

## 禹稷當平世章

伊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橫渠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爲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



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志何如也雖同其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鄰之別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顏出處自異當亂世德性未成則人亦尚未信茍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之矣

楊氏答陳瑩中書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茍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

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顔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顔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于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智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

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得自已心得其正否此須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于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



比方顔子只顔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顔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顔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顔回之所以同也

尹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其所遇皆盡善焉　問禹稷顏回同道竊意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觀禹焦勞于外稷躬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矜不伐稷自未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曰不須如此說禹稷顏淵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 公都子曰匡章章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如此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楊曰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或者乃獨責其反于舜使其行合于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與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也

尹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辯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于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屢嗟焉

## 曾子居武城章

尹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章

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于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



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

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
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
不遠矣
尹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
子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尹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他人乎以驕妻
妾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揆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illegible]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
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于父母不謂其盡
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
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
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
能則失之矣　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
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
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
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
十而慕者以此也
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
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慝而治之非堯也　又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



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于是爲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

橫渠曰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者也所覺者先也　又曰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不宿怨也

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



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

楊曰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

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如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又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



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尹曰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于是爲至

##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尹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爲以求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尹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衆言殽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



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爲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

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又曰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



字頭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楊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

尹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之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爲也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明道曰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

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斯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于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或問伊川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



書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又曰君子之學則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明道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呂曰伊尹知道之在我當使天下均被其澤不知時之不可以有爲不見治亂之有間所謂先覺者覺其在我者爾五就湯桀其無傷于先覺乎　又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猶未及聖人之大成者豈非聖人之憂天下不如是乎蓋亦有命無必而已如五就湯桀孔子之所以不爲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所與失其性若



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所視聽手足之所舉履無非道者百姓所以日用而

不知也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　又曰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閒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以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又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于義而已子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于義又何多寡之閒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于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又曰伊尹獨不言風者伊尹澤及天下故不言風也　又曰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尹曰宜乎君子之所爲衆人不識也

##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

盡此說未是又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呂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衞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



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于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尹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此不易之論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炙孟子猶于或說有疑焉烏在其知義命哉去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尹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又曰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



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于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清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清和何止于偏其流則必有害至于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問伊尹出處合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明道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伊川又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義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行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橫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

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淸爲異物和爲徇物　又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于語言動作皆有時也　又曰知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楊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



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道不行于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垂後而巳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于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耶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淸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曰智便是用處否曰用智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



也曰如此却是以智爲妙矣曰聖人之于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卽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淸任和處巳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也與　又曰王氏言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淸

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



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爲此說者何不思之甚耶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閒聖賢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于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

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耶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



之清者然以爲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避紂居于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不過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子為聖人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加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强為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縱得孟



子之旨安與吾事　問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也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代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尹曰孔子集大成或清或任或和也金聲則有隆殺玉振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于其間矣譬夫射遠焉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也中者未必能遠遠者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



何欲盡信而曲為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尹曰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况繼之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橫渠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尹曰堯之尊親真所謂尊親也（親疑當作賢）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尹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先生因言近然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



能出門戶時當别相度
楊曰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魚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強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播閒之爲也與其屑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吾君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尹曰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



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尹曰孔子之進退辭受言之備矣孔子誤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呂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我知則

賤當役貴君子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

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此條當係尹氏或屬上文）

##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　又曰誦



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 齊宣王問卿章

或問易位之事三仁于紂盍不行之乎楊曰但言其有此理也豈可以常爲嘗以伊尹之事觀之信有之矣又問易位與去以恩義言之否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理

又曰宣王問孟子卿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尹曰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每如此

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强臣擅廢立之事乎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 告子章句上

###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尹曰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嘗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謝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爲不善然



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然仁亦在

尹曰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真高出荀楊之上者知性故也

###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閒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敎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仁義行



也則是性已失故脩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幼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淸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淸用力緩怠則遲淸及其淸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



不是將淸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伊川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曰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



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又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又曰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

極本窮源之性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横渠曰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



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曰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又曰告子言生之謂性然天地之性人爲貴可一槩論之乎

楊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



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與

尹曰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稟而言之也告子謂生之謂性則是也反乎孟子復問之則其言非矣

##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尹曰告子以爲仁內義外不亦異哉學者不知大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世何所承乎

##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

楊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



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公都子日行吾敬而已

尹曰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識則不足爲難矣

##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淸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淸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淸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



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　又問伊川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所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



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材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才料方可爲也如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之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伊川云上知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



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

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有不可移哉　又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以爲輪其



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暴自棄則不可與爲善　又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

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　又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



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明道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

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之謂情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信　又曰稟於天者爲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是才　又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力哉

伊川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



也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又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以無此患

横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

楊曰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



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横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

勝其氣性命于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也
又曰學始於致知終于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



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又曰蘇子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閒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夫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

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之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與 又曰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信斯言也則一也者待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也子思之言中和而已亦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且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

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又曰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于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侯曰人性之善如木上達木之性也曲者中規直者中繩才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便是心



尹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于善惡異趣賢愚異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或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于西却謂之流也

明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又曰理義體用也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又曰須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之事猶喜悅淪肌浹骨有春和意何况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勞苦而不知悅處豈能養



心

呂曰世之言性以似是之惑而反亂其眞或以善惡不出於性則曰性無善或以習成爲性則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以氣稟厚薄爲性則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者皆自其流而觀之蓋世人未嘗知性也天之道虛而誠所以命于人者亦虛而誠故謂之性虛而不誠則荒唐而無徵誠而不虛則多蔽于物而流于惡性者雖若

未可以善惡名猶循其本以求之皆可以
爲善而不可以爲不善是則虛而誠者善
之所由出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今夫麰
麥皆可以爲美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
也地有肥磽猶稟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
者善亦不易以進非人一已百未足以若
人故堯君而有象瞽父而有舜非性也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
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



惡者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近
而習相遠故文武興而好善幽厲興而好
暴亦非性也　又曰我心所然卽天理天
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
私意我心卽天心

謝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
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
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
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眞箇猶
芻豢始得

尹曰知大本者無如孟子善論學者亦無
如孟子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夫
仁亦在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
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
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又曰夜氣之所
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



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
人

或問明道曰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
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
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
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
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
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
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又曰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入亦不覺　問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



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楊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尹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伊川曰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爲功也弈之小數不專心則不得而况于爲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爲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

尹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本心而已

##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又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楊曰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尹曰識心性之真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尹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尹曰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爲不知

知之亦莫能養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尹曰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乎其大者

尹曰其外不爲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不立其爲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

尹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

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尹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盧子章

尹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伊川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又曰君子



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楊曰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顔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孟子之言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閒教人做



了

尹曰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爲與不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辠伊何

尹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烏在其孝也

宋牼將之楚章

楊曰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
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
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
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redacted]有亂吾謀
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
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
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分
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
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

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
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 孟子居鄒章

尹曰禮者宜而已

##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
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
不得不如此
楊曰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
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
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
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
一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
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
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
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
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
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

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就
伊尹郎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
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
心哉
尹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宜
乎其言若是

## 孟子曰五霸者章

尹曰孟子力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
之惡者當時莫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

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楊曰此正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以羊易之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也又如論王之好樂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勇好貨好色而陳同之先王之事疑皆此類也

尹曰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



紛而戰爭之不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伊川曰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

尹曰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尹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

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尹曰好善優於天下眞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爲上禮



貌次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明道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尹曰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而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明道曰孟子曰教人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

尹曰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也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三

##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巳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則直養之而巳　或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用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於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又問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却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

所主在心纔盡心卽是知性知性卽是知
天矣　又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
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
理便盡性至命也　或問事天如何曰奉
順之而已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
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
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
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

曰有心而後有意　又曰心也性也天也
非有異也　又曰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
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
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
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
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
不可外求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
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

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閒斷非道也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
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質夫曰盡心知
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
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
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
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

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又曰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
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乎雷霆故
有耳屬焉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
禦莫大乎太虛故心知廓之而莫究其極
也人病以耳目聞見累其心而不務盡其
心故能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又曰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之變皆吾

之分內耳　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呂曰盡其心者大其心也心之知思足以盡天地萬物之理然而不及者不大其心也大其心與天地合則可知思之所及乃吾性也性卽天道故知性則知天　又曰天道性命自道觀之則一自物觀之則異自道觀者上達至於不可名下達至於物皆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彼所謂性



者猶吾以職授之而已或偏或正惟其所受人得之正故可達天物得之偏故不得達彼所謂命者猶吾以令使之而已死生壽夭惟令是從自物觀者犬異於牛牛異於人皆謂之性不得於仁義禮智與桎梏而死皆謂之命事天者如事君性天職也不散不盡命天命也不散不順盡性順命爲幾矣而猶未與天一達天德者物我幽明不出吾體屈伸聚散莫非吾用性命之稟雖與物同其達乃與天一大德必受命則命合於性位祿名壽皆吾性之所能致天命之謂性則性合於命我受於天天亦所命性命一也聖人之於天道有性焉則性於天道一也　問如何是盡其心謝氏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



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事則只是不違

游曰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僞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欲不外馳忿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

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道也存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爲知君上之爲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爲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爲晝夜矣豈殀壽所



能惑其心哉亦曰脩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巳

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畢失其旨矣 問何謂盡心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請問之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静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巳 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又曰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假脩乎唯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



性孔子但言盡性

尹曰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心則知性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殀壽不貳其心所以立命

##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之命 或問桎梏

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
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
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卻
不說是命
横渠曰性于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
而已過天地之化者不善反者也命於人
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幸
不順命者也　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



爲之招也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
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僥倖也
尹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
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
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

齊饑陳臻曰

尹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
窮其後齊饑陳臻謂孟子將復爲之也不
知聖賢之事在爲所當爲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章

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
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
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



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又曰仁之於
父子智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
厚薄淸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
之性焉稟氣有淸濁故其材質有厚薄
横渠曰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命如晏嬰
智矣而獨不知於仲尼非天命耶　又曰
智之於賢者知人之謂智賢者當能知人
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智不施於賢者
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

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又曰智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苟不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又曰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

呂曰雖命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不謂命也

楊曰口之於味等性中本來有這箇若不是性中有怎生發得出來



尹曰性者言其有命命者言其有性蓋以人生所欲者君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爲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所能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教存焉此其所以或言性而不言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 浩生不害問曰章

伊川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善便有無箇底意思　又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在我者也

楊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之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

尹曰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以君子猶以命爲外也以之



爲外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亦不爲也

##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里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却是著人上說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處極多只有一箇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



不順也　又曰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　又曰彊恕求仁



莫近言得不濟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意淺深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又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彊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

大焉
楊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物之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於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



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彊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伊川曰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尹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章

伊川曰無恥之恥注是



尹曰人知其所恥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章

尹曰爲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章

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此其所以囂囂也如此則無怨

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尹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尹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伊川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



死者卻雖死不怨

尹曰以佚道勞民乘屋播穀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也　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如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者是小補而已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又曰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橫渠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謝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鄠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亦甚親切

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



有甚不得但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伯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至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尹曰臣聞之師曰所過者化身所經也所存者神心所主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以其民皞皞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又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伊川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橫渠曰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



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后已

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

尹曰良能良知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楊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學舜在深山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豈苟言哉其必有誠然而不可掩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其故則可以學矣



尹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而若決江河非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横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尹曰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　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也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先生曰順天行



道者天民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然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

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又曰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知此

橫渠曰達可行於天下然后行之言必功覆生民然后出如伊呂之徒　又曰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

呂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



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止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　又曰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已而已

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已而物正荊公却云正已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已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已以正物不正言正已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荊公之學本不知此

尹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明道曰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



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已也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又曰睟於面盎於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盎於背厚也　又曰學者須學文



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復充養之功

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尹曰君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而喻可僞爲哉非孟子深造之不能爲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章

尹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伊川曰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

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



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又曰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愈高者事愈周易也　又曰難爲言言無以加也　又曰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爲細流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爲言觀水有術若觀其源則不見其大瀾者水中大波也水大則能成瀾故必觀其瀾然後知水之大至明



莫如日月容光小隙無有不照日月之照若有所不及則不足以爲明聖人之道窮高極遠如水之瀾無所不照如日月之有光流水之爲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后達達則通於聖注謂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其說淺末非孟子之意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其容不改

出言有章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君子學問既成如雲漢之在天美玉之追琢謂之成章然後可達於聖道此章聖人之道大學者當志其大不當志其小也

楊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水之瀾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瀾水之湍急之所也水之源無窮是以有瀾日月之明無窮是以必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篤實而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爲然

##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　又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

呂侍講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



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跖跖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跖跖所以爲盜者何也貪利而已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惟日不足舜之徒黨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亦惟日不足者跖之徒黨也與舜爲徒則入於舜與跖爲徒則入於跖人皆可以爲舜亦可以爲跖唯在利與善而已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天下之道唯善與惡唯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爲舜好利則終於爲跖君子小人各趨一塗是故君子憂其不如舜

楊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閒利善之閒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又曰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可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跖之徒也幾希

尹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閒耳苟利心一萌



則去善遠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又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閒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



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又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

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呂侍講曰二子之學見善不明流于異端楊子所取者爲我而已爲我所以愛其身雖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也墨氏所取者兼愛而已兼愛所以爲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子莫魯人也不爲楊子之爲我不爲墨子之兼愛是能執中也爲近於



道執中適權則至於道矣執中無權無異楊子之爲我無異墨子之兼愛是猶執一也孟子所以惡執一端之見者謂之賊道也如楊子執爲我之見是賊其仁者也墨子執兼愛之見是賊其義者也執一則不該不徧是以舉一而廢百也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所以道有正有權體道之常謂之正盡物之性謂之權大哉正乎天下之大本也大哉權乎天下之達道也知正不知權則違物知權不知正則失已唯聖人爲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堯之道非在彼也不可以彼名之非在此也不可以此名之非在中也不可以中名之此堯之天道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舜湯體道之中



以致用也若夫用過乎柔則優游不斷用過乎剛則殘忍害物惟體舜之用中法湯之敷政則庶幾乎堯之天道也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惜夫楊朱墨翟蔽不知此孟子所以闢之然后聖人之道明矣

呂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也

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

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

楊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至于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于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



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　又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以不慎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



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

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
所謂權也
尹曰執中之難也苟執一則爲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呂侍講曰人身以飲食養之得其正則神安而氣寧失其正則賊其神而害其氣由



是觀之豈獨口腹爲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利欲者心之害也人心之害生於口腹之不足遂變其初心嗜于外物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神安而氣定則雖在外者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孔子所以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也蓋無心害則飽乎仁義之道復何憂乎
尹曰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況於心有好樂則爲害也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子矣

## 孟子曰柳下惠章

横渠曰介操守也
呂侍講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稱柳下惠聖人之和聖人之和異乎衆人之和此所以爲介此孔子所謂和而不流論語載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由是考之則柳下



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爲百世師也
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

樂于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尹曰介大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呂侍講曰人之性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循所往而行之謂之道行則有爲矣有爲者辟若掘井之井九仞而不及泉八尺曰仞及泉則可利物不及泉則利不及物猶棄井也人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亦失性而喪道矣是故人之致誠于有爲則有



始有卒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强不息而已自强于仁可以爲堯自强于孝可以爲舜自强于學可以爲孔子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半塗而廢未免小人之歸是猶鑿井而不及泉未免於廢井也

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歸于正也　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　又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爲説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又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惡

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



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照然

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后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于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



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尹曰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章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章

尹曰士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爲士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章

尹曰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章

楊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民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適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



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皐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人臣猶有議親議貴之辟

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
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
所說只是論舜心耳
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尹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
者也學者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
學故孟子每言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

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
子不可虛拘
伊川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幣之未
將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又曰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后發見然
須心有此恭敬而后發見
尹曰苟無其實是僞恭敬而已何足以留
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伊川曰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
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
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
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
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
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又
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

踐形
横渠曰言不能全性於內則有形色隨之
遷於外
游曰性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
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
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
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是於性有
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
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

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慊於形哉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

楊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則即是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



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又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于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曰有物必有則耳目口鼻等便是形各盡其則便是踐

尹曰臣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而已盡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踐形者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章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伊川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又曰在易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



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而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橫渠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然後教之也

又曰時雨化之春誦夏弦又曰當其可之

謂時成德因其人之有是心當成之如好貨好勇因其爲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巳而物正又曰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又曰時雨化者不待問而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私淑艾者自脩使人觀巳以化如顏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但脩此以教人顏子常以巳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于聖人神道設教正巳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于此化于彼如祭祀之類　又曰若宋牼罷齊楚之兵因而成之若好色好貨因而達之

尹曰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篤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章

尹曰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橫渠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尹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乎人則何有于巳烏在其爲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章

尹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巳而巳者無所不巳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尹曰觀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巳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甞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



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尹曰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等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楊曰當務之爲急莫如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衆以舉皐陶伊尹爲先務也

尹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

##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爲不仁爲其所得爲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之效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横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鄰國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義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



忘義不獨施於書也　又曰聖人取書其辭或有害義者固有所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易者其政其事耳若武成書血流漂杵之辭似可改然而不易者則以其非害義之辭故也

橫渠曰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疑

尹曰讀書者不攷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尹曰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人皆稽首歸之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爲爲人君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伊川曰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尹曰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尹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尹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閒觀其存心則然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章

尹曰古今之爲關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



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尹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況可行於他人乎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于利者章

尹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尹曰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章

尹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尹曰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以是取也

孟子曰民爲貴章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redacted]曰勾龍配食於社棄配



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尹曰君以民爲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

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曰夷惠聖人傳者之誤

尹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

##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明道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



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　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　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游曰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泯矣此其所以爲道也

謝曰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爲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楊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爲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臣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以知仁矣

##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尹曰聖人去父母之邦與他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可知

##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章

尹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將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尹曰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慍而況其下者乎顧自處者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尹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尹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蠡言之失之矣

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　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



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巳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巳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

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



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橫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

之安貧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又曰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　又曰覺悟便是性　又曰學要信與熟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又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



輝之時也　又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是仲尼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又曰聖人不可知謂聖人至妙人所不能測　又曰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

神卽聖而不可知　又曰神者妙萬物而
爲言若上竿弄瓶以至斲輪誠至則不可
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
百尺習化其高刻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
而知　或問橫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
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
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
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大人正已而物正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
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
聖人更無差等也
橫渠曰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
明於未可欲之際　又曰樂正子顏淵知
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所以爲善人信
人志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善不倦合仁與
知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　又
曰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物
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又曰善
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
不學故無自入聖人之室也　又曰篤信
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人而已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誠善於
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



閒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
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顏子樂正子皆到
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
爲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
矣德盛者窮神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
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
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
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

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地神化所可同語也哉

又曰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



力能强也　又曰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又曰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后能有其大　又曰大亦聖之任雖非淸和一體之偏由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性之天道無所勉焉　又曰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思謂神故神也者聖不可知　又曰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又曰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而不可知謂之神　又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尹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莊子又謂有神人焉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尹曰聖賢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尹曰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尹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尹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害

孟子之滕章

呂侍講曰孟子日歷諸侯至滕侯之國就客館於上宮有人織屨以爲業置之牖上

而失之其主館之人求而不得疑其爲孟子之從者所匿也是時孟子從者常數百人故人多疑其閒容有爲攘竊之事者或人之意以爲孟子大賢從之游者皆必有慕善向道之心不容爲盜者或有之將有累孟子之德故發此問孟子因爲言聖賢之門所以待學者之事曰子以是衆從者之來學於我有爲因利乘閒爲盜竊之事而來與或人悟其不爲如此故去殆非也



孟子說之設科立教以待學者蓋亦有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而至則受而教之不保其爲不義設爲不義亦非孟子之累也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用人苟有向善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日與人爲善之意

尹曰苟以是心至皆在所教者誨人不倦也又見孟子答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章**

橫渠曰不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呂侍講曰凡人之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之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已愛親戚之心達之於他人推愛人之心達之於禽獸則是仁也凡人之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爲盜皆知其不爲但能達此心其他所欲爲而不合於義者皆不爲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已性之所有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能仁民愛

物故擴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爲穿踰小盜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爲穿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賤者相呼以爾汝自士以上知相欽而不可呼以爾汝矣欽人者人嘗欽之故不受人所爾汝能擴而充此自欽欽人之心欽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餂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所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鞅知秦孝公意在强國而不言强國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牆踰人之屋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之向背或順人之旨或激人之意抵巇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后於義說之詳者欲人辨小人鄙夫見利忘義委曲從人者無以異於穿踰之盜也苟能辨之則不爲如此人所取

尹曰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心良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　又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脩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

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辟如農夫舍已之田治人之田所求乎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言近而指遠臣請以孔子之言明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言可謂近矣君使臣



以禮則君道盡臣事君以忠則臣道盡此其指遠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其言可謂近矣然而舜舉皐陶湯舉伊尹是亦愛人是亦知人此其指遠也先王正心而后脩身脩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治天下正心脩身者守約也治國治天下者施博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急先務急親賢守約也知周萬物

道濟天下施博也古之帝王無不脩身以治天下帝嚳脩身而天下服堯舜脩已以安百姓皐陶戒禹曰愼厥身脩思永中庸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曰脩身又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脩身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故君子之所守脩其身而天



下平君子所以自任者必重求於人者必輕責已者必以厚責人者必以薄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此自任者重也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人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此求於人者輕也成湯急於已而緩於人書曰與人不求備此責於人者薄也檢身若不及此責於已者厚也君子

以堯舜之道勉己故曰進於德以中人之道望人故人樂爲善若不治己而治人若不責己而責人猶農夫舍己之田而治人之田也

楊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尹曰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君子得其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芸人



之田者不求諸已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又曰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 又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又曰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脩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

道則立心不正矣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又曰堯與舜便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更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呂侍講曰性者由仁義行也反者反身而誠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堯舜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湯武是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也學而行之利而行之湯武也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

也經常也回邪也干求也君子常一其德不爲回邪不欺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正心非求福祿也哭死者或以德或以親哭之以哀非爲生者爲禮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哀發乎誠心是以動而不自知此非爲生者也言語必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爲名也仁義禮智君子之法也法在已命在天君子脩其在已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



以俟命而已矣君子之道必法堯舜故此章先言堯舜湯武性之者上也反之者次也君子正心脩身本于至誠爲善而已無求于外則可以爲湯武可以爲堯舜也

呂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斷至于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性則一也故四聖人者皆爲盛德由仁義行而周旋中禮也爲生而哀非眞哀也干祿而不回非眞德也正行而信非眞信也仁義德也禮德之法也眞哀眞德眞信則德出于性矣德出于性則法行于已者安法行于已者安則得乎天者盡如是則天命之至我何與哉亦順受之而已 又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

謝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已爲本克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楊曰到盛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任他生死可也若未到其地安能行法哭死而哀至非以正行者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人爲也只此便是行法

尹曰反之者脩爲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

動容周旋中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已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已也惟能反之者爲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伊川曰孟子書中門人記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呂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爲多非先王之制以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富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八尺曰仞爾雅云桷謂之榱題頭也大人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宮室過侈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此食色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酣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皆我所不爲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爲畏彼人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人有道則不嚴而尊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然自以爲如日之在天殊不念人心將離而富貴之勢將去矣君子



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溺乃定心定氣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國家安危之策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也藐之所以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

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
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强做出來氣象與孟
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
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巳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若在孔子則
無此也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
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

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嘗藐人禮曰貴
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故
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尹曰內重則外輕　問孔子畏大人孟子
說大人則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
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平居則其
胸中亦未嘗不畏且敬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伊川曰養心者且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
功　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又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
矣　疑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
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
又何養此巳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又
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
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
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

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知
求
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
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
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
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
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
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

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



心不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聞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甚哉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游於逸罔淫於樂名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舜與武王猶且戒之以廣聖德臣願陛下留神孟子寡欲之法言則聖心清明可以通性命之理可以達道德之奧治天下之操術未有不由此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特沉溺也有所向者即謂之欲

## 曾晳嗜羊棗章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晳嗜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晳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



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尹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見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橫渠曰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又曰踽踽猶區區也涼涼猶棲棲也

呂侍講曰夫曾晳志不欲仕可謂切於爲



已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爲狂何也曰狂者非狷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於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爲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二子同也狷者雖有所不爲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次於狂也若荷蕢荷蓧之徒能不仕於亂世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謂之獧也非若憤世嫉邪者或自沉於河或抱木而死故聖人取之也夫聖人之道猶日之中不及則未過則昃賢人非不欲中也仁有所不盡而知有所不及故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有常者聖人尚欲見之況狂者獧者又非有常之所能及安得不取之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獧乎又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



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考其言之次第而推其意則有常之不及狂獧也必矣蓋二者於道各有所立故也孟子之書至此將終痛先王之道不行而邪說異行害正故下文云惡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者鄉原是也衆人之所難辨而聖人之所深惡故尤取於狂獧也人道以往來爲禮則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雖聖賢不能無恨也不以爲恨者惟鄉原爾原善也能使一鄉皆以

爲善人者以其外假飾以聖人之道而內潛希世之志衆人不能辨也惟孔孟爲能辨之其不入我室蓋亦宜然故不以人道望之以其不足責也乃以爲德中之賊也口何以是嘐嘐非斥狂者之語也彼狂者何爲如是嘐嘐然志大其言行不相顧前所謂行不掩其言也蓋狂者取進而志在於善鄉原惟欲人謂巳爲善故以狂者爲非是而斥之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爲踽踽凉凉此鄉原之人非斥古人之語也踽踽說詩者以爲無所親凉凉左傳註云薄也曰彼古人之制行何空自踽踽凉凉然無所親厚蓋古人義之與比而鄉原惟欲自媚於世故以古人爲非是而斥之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自道也既不取狂者言行不相顧又不取古人獨行於其世意以爲但能使一世之人以爲善則可矣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

也此孟子道鄉原之情狀也閹者居幽暗而伺察者也夫直道而行豈能使人皆以爲善惟潛萌姦心以求媚於世者則能於世皆以爲善也孟子之弟子惟公孫丑萬章善問能發孟子之藴故問一鄉之人皆稱以爲善不惟一鄉也如是而之於天下無所往而不見稱者而獨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孟子於是爲之極論鄉原之行欲求其非而舉之無可舉之非欲求其惡而



刺之無可刺之惡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頽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爲不然獨以爲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巳獨淸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巳故汙世流俗之衆人皆悅之也

自以爲是者既不取狂者又非古之人求自媚於世而得其所欲故自以爲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而鄉原者同心非出於仁義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辨也惟似是而非者人之所難辨也故曰德之賊也鄉原之亂德聖人之所惡也孔子孟子道不行於世故辭而闢之使孔子孟子得志中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如驩兜共工者將卽四罪之罰然後天下



咸服況乎敎化已明習俗已成則雖鄉原不能亂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后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后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后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然后尊賢之經正也

尹曰君子之取於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者爲其似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人也滋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已非萬章反復辨問后世何以明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尹曰見而知之見而知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此道也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卒不得行焉故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雖歎而不怨豈能已也哉傷時而已以是終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清〕王掞撰

# 朱註發明十九卷

清康熙五十八年潮濟堂刻本

康熙五十八年新鐫

太倉王顓菴先生手訂

翻刻必究

# 四書朱註發明

潮濟堂梓行

# 凡例

一朱子論讀書之法先大學次論語又次孟庸此爲學之次第也功令試士命題亦先大學而次論語獨序中庸於孟子之前此統系之次第也俗以中庸繼大學先論語則於兩者皆背矣此書從其序統系者

一大學表章於兩程子兩程子之說頗不盡同朱子折衷以己意作大學章句蓋其生平全力所



注云章句原不分內外但讀之者不能由前以貫後不能取後以證前又或前後混雜而不分故外錯極多此書研窮最久覺諸說與章句合者無幾故辨之加詳

一論語之解多矣但此書極庸近極渾成深微庸近則易忽渾成則難剖深微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說論語最難朱子取其說之大醇者入內註醇疵相間者置外註辨析甚嚴學者有志窮理取朱子所內者而求其何以內取朱子所外者而求其何以外思過半矣此書於論語惟從內註不從外註而外註爲朱子所自言則又必急爲表出蓋是朱子主意不可忽略

一中庸爲兩程子所尊但明道先生旣未及著書伊川先生雖嘗著書又自以不愜而火之得朱子章句而後四子書乃並傳於世章句不分內外與大學同而條暢過之故發明處稍略然自



朱子沒後異論悉爲駁正塞彼則此自流廓清之方不得不爾

一孟子七篇皆其所自作或從發用而究極於本源或從本源而推極於發用眞顯微無間之旨也讀者每不甚經意亦未從集註細玩之耳集註分內外與論語同而條暢亦過之且外註僅居十之二二者之中朱子之自言半之卽他有所稱引亦多微言妙論嘗足爲學人窮理之助

此書於孟子集註內外並收外註閒有非孟子本意而實關理學之大則又爲論列以著之志性命之學者或有取焉

一朱子解四子書名目有二章句集註是也此書概以註命之義從同耳

一朱子解四子書所謂聖人復起不能易焉者也學者久爲羣言淆亂莫識其指趣或見此書議論必大詫異但此書實從朱註體會而出並不



敢自創一意曾讀註者自能諒之未讀註者請先觀註而後看發明可也

一此集專主本註其他書載朱子之言有與本註不合者卽爲未定之論不敢盡從况其下焉者乎或援引大全諸書罪此書與某書某氏不合不任受也

一此集專爲明理不爲作文然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不明理何以言文既明理何有於文

一此集專爲背註者而發故多辨駁之詞其諸家之合註者深以不盡闡揚爲恨其中闕漏尚俟他日能者

一此集欲人尊信朱子苟人皆知尊信朱子則註中一字一句儘足尋求發明所未及正可類推

一集中發明註義處卽列本註之後其或通章大旨有列於首節註之後者有列於末節註之後者各隨其便在覽者自得之



錢塘後學錢之駿謹識

# 朱註發明目錄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學而　爲政
卷之三
八佾　里仁
卷之四



公冶　雍也
卷之五
述而　泰伯
卷之六
子罕　鄉黨
卷之七
先進　顏淵
卷之八
子路　憲問
卷之九
衞靈　季氏
卷之十
陽貨　微子
卷之十一
子張　堯曰
卷之十二



中庸
卷之十三
梁惠上　梁惠下
卷之十四
公孫上　公孫下
卷之十五
滕文上　滕文下
卷之十六

離婁上　離婁下
卷之十七
萬章上　萬章下
卷之十八
告子上　告子下
卷之十九
盡心上　盡心下



朱註發明目錄終

#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旣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

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敎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敎。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



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敎。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敎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敎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



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

朱熹序

朱註發明卷之一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猷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此書敘古人爲學。體用工夫俱備。乃作聖之津梁也。自私學爭鳴。謂此章只是一箇明明德。不知有明明德無新民則有體無用矣。聖學則必有三綱領。綱領中必有八條目。闕一不可。故看此章書。先提清三綱領。八條目。其餘或說綱領。或說條目。皆可考而知也。○讀大學而不讀大學序。讀中庸而



不讀中庸序。不特埋沒許多妙理。連大學中庸四箇字。都不知來歷。讀得大學序。則知章句所謂大人。猶言成人也。卽十五歲以上者也。俗認做德位兼隆之大人。竟說大人自己爲學。不知卻是說大學中教大人之法。誤矣。○俗說明德是心之所具者。渠以明德爲性也。不知性卽理。理如何是光明的。又如何有昏昧。還要人光明他。須知明德是心不是性。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非心而何。盡心章註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與此正合。具衆理者。心統乎性也。應萬事者。心統乎情也。如俗說。則以明德爲衆理。非具衆理者矣。大學開口便言心。而心實具乎性。中庸開口便言性。而性原具於心。故曰大學言心不言性。無非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無非言心也。○大全所載。有以具衆理應萬事爲解德字者。不知人之所得乎

天是解德字蓋以德之爲言得也彼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得於人功也此則言其得於天命也虛靈不昧解明字至於具衆理者明德之體也應萬事者明德之用也朱子找此一句見得此心空空洞洞之中具有充滿流動之妙非如老氏之以虛無爲心佛氏之以寂滅爲心也誠如大全之說則章句於虛靈不昧之下具衆理而應萬事之上著一以字在中間便不可通矣莫將朱註一字錯過○有時而昏只是應萬事處失其當本體之明未嘗息則其具衆理者無時不足於已也惟衆理原足於已故其日用之間時時發現呈露出箇端倪來孟子所謂惻隱羞惡之四端也因其所發者明明德下手之方當從其發用處察識起也必遂明之者以此心乍時呈現少刻姑待恐依舊昏蔽也以復其初者見得本明而我明之非有所加也又見得不復其初猶爲未明也○虛靈二字如形影相

朱註發明　大學　三

隨未有虛而不靈者亦未有靈而不虛者虛亦會應萬事靈亦會具衆理舊說以具衆理屬虛以應萬事屬靈過於離析况以用有時昏體未嘗息之理按之又豈得謂虛未嘗息而靈有時昏也虛靈不分屬爲妥○新民是推已及人處可見要使民之明其明德與我之自明一般仍無以易乎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之道也但民不會自去做須有以使之纔得○新民不得在治上說要在學上說亦不僅在學上說要在大學之教上說言大學既教人自明其明德又教人講求古帝王之政典以爲異時新民之用也如此說方與大學之道有關會而在字亦有著落○止字有必至於是之意有不遷之意但莫認至於二字謂從明新慢慢的做到至善地位觀下節可見明新要先見著至善做起○至善既曰事理又曰天理事理以其散於萬殊者言天理以其會於一本者言朱子兼舉之所以明至善不落玄空亦不由造作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或詰此節當作何安頓按此節朱子未說明節旨觀物格節章句自明蓋知止物格兩節自其分者言之知止節序綱領得力之所由物格節序條目得力之有漸自其合者言之則綱領得力處必於

朱註發明　大學　四

條目之所以得力者見也故此節雖言綱領卻是說知至與意誠等項知行界限處有此一段層次○此節只重知字得字但得字意上節止字內已有此特提箇知字示人下手處知字尤重○此止字以所當止之地言卽至善也○定靜安慮皆由知而得中間自有之層次不大費力卻亦微有工夫觀朱子論慮字云慮去得不遠彎弓到臨滿處分外難開卽此可知各項工夫不間纔到能得地但工夫只在知一邊如慮謂之處事只是思慮此事觀精詳二字可見知止是平時見得道理明白慮是臨事又加一番研審故能得其所當止之地而止之○得字內正有躬行實踐工夫蓋慮以前只在知邊說得則力行以明之新之也若說做已明已新時候則明德新民一知止而可以畢事矣則人能格物致知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天下國家俱可安坐而理矣聖學從無此捷得之徑但

須曉得未能知止之前必有力行工夫非定靜安
慮之后纔去行耳○不獨知止得止在至善上講
定靜安慮亦俱要在至善上說不然定靜安
慮箇甚○定與靜只在志與心上分出來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知所先後亦不是放起所後只做所先但略分緩
急耳或疑明德當先知止又當先二者畢竟孰先
按明德以知止爲先知止以知明德之止爲先○
此節是結上兩節非領下兩節也舊於下兩節分
頭知先知後說按知先云者知明德知止爲先也
豈古之節專言明德知止之事耶知後云者知新
民能得爲後也豈物格節專言新民能得之事耶
漫無義理而以一二字爲聯絡謬矣○大學之道
道字指敎人之法言此道字以理言蓋內則作聖
外則成王皆此道也俗說近於大學之道欠妥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治平聲 後放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



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
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
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
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此節當云大學之綱領有三而綱領之條目則有
八如此纔合章句○亦不是舉古人之學以爲程
式還是說古大學之所以敎古人者如此觀朱子
補格物致知傳中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八箇字餘
可類推○明明德於天下只說得使天下皆明其
明德若推本已德之明便礙先脩等語○心之本
體原無不正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者
也本體未嘗無工夫靜時亦須用存養但此不曰
存心而曰正心又忿懥四者皆指心之用言則正
心只合在用上說而其工夫則不外乎第七傳註
中之三察字也察卽省察也○明明德之條目有
五而正心僅居其一可見明明德是全體工夫正
心只是一邊工夫或疑章句云心者身之所主也
似指全體而言按此句只在脩身必先正心上著
解未可謂舉其全體也必如解明德解盡心纔是
說心之全體要之人止有一心別無第二箇但言
者各有所指則解者亦隨地發明耳○意者心之
所發或誤作一念萌動試看誠是實用其力便知
意非偶然一念如明明德章句內所發二字便指
一念萌動說彼發處屬情此發處屬意情則無心
感觸意則有心主張也意有善惡此處指爲善去
惡之意說專是好一邊○誠既主于實好惡知必
主于別是非纔見致與誠相須向來混講致知者
誤也致知不是憑空求所未知致者推而極之也

言卽其所已知者而推之以至其極也蓋古人入大學之時已博習乎灑掃應對之節詩書六藝之文知得大槪規模矣故不必舍此求知卽就所知中剖析得至精至微則灑掃應對便可窮理盡性兒詩書六藝之外別無他道只爭能致與不能致耳從來說致字俱欠分明○朱子於仁義禮三字集註中皆分體用釋之智字之解獨見于致知在格物之或問中以此知字卽智字也其言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今按妙衆理用也宰萬事體也以朱子之所以解心字者合觀之心爲人之神明知則心之神明心具衆理知則妙衆理心應萬事知則宰萬事是明德之所以爲體者知之所以爲用明德之所以爲用者知之所以爲體知與明德相爲體用如此故明明德莫先於致知也○學人見八條目以致知爲最先遂謂爲學之序必先知而後行不知條目是一齊要做工夫的豈得謂我知未致而誠正脩齊治平姑俟異日耶且朱子之論敬者有曰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眞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者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學人於此玩之則先知後行之習見亦可以破矣且可以見格物致知之必由乎敬可以見大學必承小學言可以見小學皆持敬之事可以見敬非僅攝心坐忘之謂可以見誠正脩齊諸事莫非一敬之所貫徹也○知雖在心而能



周乎物理雖在物而實具於心此致知所以在格物也不看徹此種道理則物與知有何干涉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理不虛立卽物而在故以物字代理字格訓至謂研究到盡頭處如身親至之也彼以格字作正字解固將致知誤作力行其以格爲去者則尤誤入禪矣章句謹遵程氏遺書確不可易朱子又云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處說格字最精刻或云物包得廣不合說格此誠正脩齊治平之物按天下之物孰有外於此數欵者詩書六藝只發明這幾件道理舍此而求乃所謂玩物喪志者也○物猶事也凡持身接物以及日用之不可缺者皆事也彼向器物上尋求其理而不可得遂疑格物之說爲非亦未知物之卽事耳然今人肎將物字訓作事字者猶不多見也○數先字言本項自有工夫但要領在那一項耳非謂做了那一項則本項不煩工夫而自治也又非謂未做那一項且拋棄本項不做直待做成那項纔去治本項也惟致知別無本項工夫工夫卽在格物故易先而言在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

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此節雖言條目。卻是申言知止之由。與得止之序。今觀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卽此四語。可見知止節。當安頓在知至與意誠等項界限之內。○或因問此節云。向依順推效驗說。今依覆解上文說。豈兩說皆非耶。曰順推效驗。太說得現成。似物格後。都沒有工夫。其言大有弊病。至覆解上文之說。出朱子或問。但細看亦與章句不合。據章句。則此節只是申上知止節。看幾箇而后字面。亦足見兩節文法相應處。況知止得止。章句業有明訓。不當棄章句而從或問也。或又曰。章句有云。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則此節何嘗不是申大



學節耶。曰。八條目。原都是三綱領註腳。但古之節是申大學節。兩節都以用功言也。此節是申知止節。兩節都以成功言也。大抵脩身以上四句。言八條目只完得明德新民之事。物格知至四句。言八條目只完得知止得止之事。但古之節。便分明德新民。若知止得止。須到此節。纔說得。故直據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四句。而斷以此節爲申知止節。未是覆解上文云也。○朱子解此章。逐節皆有節旨。惟知止節之旨。見於解此節內。而此節又鮮有謹依章句說者。一節不明。兩節俱亂矣。○上節不獨分明德新民條目。止至善亦卽在八條目中。上節爲申大學節明矣。此節當是申知止節。當云明德新民。固必由知止而后可以得止。然知止豈無所由。而得止豈無其序哉。觀八條目成功之次第可識矣。如此說下。庶與章句不背。以下說完物格知至。繳清止所由

知。說誠正脩。繳清明明德得止之序。說齊治平。繳清新民得止之序。脈絡亦自分明。○此章大學節。言綱領。物有節。結綱領。古之節。言條目。自天子二節。結條目。文章本極整齊。乃於言綱領中忽著知止節。言條目中忽著此節。看不淸楚。則知止節似雜沓。此節似重複矣。要之言綱領而必提知止一節者。恐人不曉得綱領所入首也。言條目而必增物格一節者。恐人以懸空求知止。以直捷爲能得。不曉得從條目循序求之也。故當謹依章句解此二節。況以物格節爲申知止得止。是要人從條目中循序求之。則又與或問覆解上文之說。未嘗刺謬也。○物格與知至。二而一者也。知至以下八句。皆一而二者也。何謂二而一。物有不格。知卽有不至。物果無不格。知卽無不至。此第一箇而后之神理也。何謂一而二。卽以知至意誠言之。如知得善當爲。便好誠於爲善。知得惡當去。便好誠於去惡。



然雖知善當爲惡當去。尙須要誠於爲善去惡。而后其人得免於自欺也。自意誠以至天下平。莫不皆然。此第二箇而后。至第七箇而后之神理也。第一箇而后。非無節次。但知至沒有工夫耳。下面六箇而后。便逐句有層次。亦逐件有工夫矣。章句只說知旣盡。則意可得而實。不謂意便已實也。只說意旣實。則心可得而正。不謂心便已正也。心正以下。章句不復著解。此朱子舉一隅之意。又非謂心正之後。過此便如破竹。無復著力處也。總之八條目。皆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兩節內提重脩身者。其謬又不足辨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

則舉此而錯之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蓋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以十五而入大學也所謂大人是也通章都該主教大人說○八條目莫重於致知誠意以致知夢覺關也誠意人鬼關也此獨結歸脩身便總格致誠正工夫在內也爲本只是爲齊治平之本可見脩身爲本卽所謂明德爲本非八條目獨重脩身之謂也約其語意猶云一切皆以格致誠正以脩身爲齊治平之本最結得完密有本必有末無末亦不成本又不是大學只一箇明明德已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上節正言此節反言總是脩身爲本之意其所厚者薄須跟不能脩身說爲是○此及上節固是結上兩節亦是申物有本末之意蓋第四節申第一節第五節申第二節第六七節申第三節宛是兩股文字而以三綱領八條目做兩箇股柱也如此看道理纔合脈絡纔淸由綱領以及條目所謂外之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從條目以求綱領所謂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故曰此章先提淸三綱領八條目則餘皆可考而知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凡傳文雜引經傳深淺始終至爲精密故大全說三書次第有謂周書指其體商書推其原帝典極言其量之大者有謂周書發明明德之端商書示明明德之方帝典著明明德之量者按二說論帝典畧同亦惟論帝典處較妥至論周書商書前說不足辨後說亦欠精確細玩章句之意康誥節是一箇奮字太甲節是一箇專字帝典節是一箇盡字如此看既見出三層功候來復照得自字著○明明德原兼有知行工夫人於兩克明一顧諟不兼知行說單在行邊說者非是○文王是生安之聖克明原不著力但引書以此居首則克字當是奮然獨新之意如此說纔像明明德工夫起手光景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顧謂常目在之見得湯王精神志氣凝注在此故是專處○明命是明德源頭處自人之得於天者言則曰明德自天之賦於人者言則曰明命其實一而已矣人心之理卽天命之眞除卻人何處是天○天之明命人之所以爲心也顧諟者非目之所能視而以心視之也然非以心視心之謂卽此心之常自作主宰而不爲物欲所昏蔽便是顧天之明命處若說以心視心則視心之心又從何處來乎此釋氏觀心之說朱子所以謂其似有兩心也○或疑顧字只合在存養省察上說似無知的工夫曰若不致知如何會存理遏欲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同一克明此獨以盡字貼之者從峻字上看出又影切明之之終事也○峻亦非有所加只是復其初耳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饒氏謂自明是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如此便不合結書語氣以其不像是現成語說現成事也然或謂自字不必鄭重卻又不是○舉三書凡書皆在其中舉三聖凡聖皆在其中但本文皆字只頂上文來末後推廣言之可耳○更宜補出學者皆當自明來意更完足亦與下章是故君子節遙配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閒斷也。

此章三綱領都有在內但章意是釋新民須斡旋得好○不能自新未有能新民者故推其本而言



之○苟日新卽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也日日新又日新卽所謂以復其初也○日日新又日新二句必須連說方見得不使略有間斷之意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新是民自新非因作而後新乃因其新而復作之也民何以會自新一則四端人所必有一則感於人君躬行倡率○新民之方原與自新之法一般民之自新猶上之苟日新也作之之方亦只使之日日新又日新也○只合說學校不合說井田此是說作民不是說養民也只可說勞來不得說匡直此是說民已自新不是說民不能新也鼓之舞之之謂作章句自有明訓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此言新民之效也。但須從自新來。其理方全。亦好接下。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君子。只指學者說。不指湯文武說。○無所不三字。言自新新民無一不當止於至善也。或以無時無處爲說。不合。○首節是自新之極。次節是新民之極。三節是自新新民之極。各節都有箇極字在內。



故此節總承上文而以用極責成君子也。或單以新命爲極。不知自新新民下手工夫。便要尋著箇極處去做。豈日新者非極。作新者非極。必有新命效驗而後爲極耶。或又說自新以新民爲極。新民以新命爲極。不知極即至善。所謂純乎天理之極也。豈得曰自新非別有至善。以新民爲至善。新民又非別有至善。以新命爲至善耶。故上三節。都有箇極字在內也。○釋新民而首言自新。承上章也。終言止至善。起下章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此章首節。言物各有至善。次節。言人當知至善。三節。言聖人能止至善。四五節。又分釋古人之明明德新民之止至善者。而咏歎以終之也。○舊謂此節單釋止字者。非也。若論詩中止字。只作居字解。與至善何涉。若論傳者引詩之意。則以民各有所當止之地。比物各有所當止之處。而所謂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實指至善言也。朱子釋知止止字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與此正同。可見此節。是說物皆有至善。不是霹空單說一止字。毫無著落也。○此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天理之本然也。下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人事之當然也。○詩原不重在民能止邦畿。重在邦畿爲民之所當止之地。傳者未說到人去止至善。只說物各有至善。物猶事也。若在人去止上說。便礙下兩



節。○謂此節釋止字亦可。但是知止止字。不是止於至善止字。不如直說物皆有至善。更明確。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緜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章句所當止之處。亦指至善言。不可含糊說當知所止。不將所止直指至善也。○此釋知止之意。承上言物有至善而人當知之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

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此承上兩箇所止而言惟聖人能止之也此節止字纔是止於至善止字亦惟此節是釋止於至善



○朱子於詩集傳云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言文王不已其敬如此今章句卻注重一止字與詩傳大異蓋以古人引詩不過斷章取義如詩內三止字皆非聖經內止字解者若必照顧作詩本旨反失引詩者之取義矣下五段都不消纏敬字不消切文王○仁敬孝慈信在聖人卽是至善不必說止於仁敬孝慈信之至善者若學者便須究其精微之蘊不然如姑息以爲仁承順以爲敬之類亦可謂仁敬卻不可謂至善○聖人無一不止於至善五者特其目之大者自該得其餘在內學者便須推類以盡其餘如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之類○嘗疑聖經所言止至善兼明明德新民言也今所言仁敬孝慈信似專指明明德未及新民及看傳之後三章見孝弟慈三者以之脩身卽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乃始恍然知仁敬孝慈信五者非僅明明德之至善也實兼言新民之至善也

此以知格物莫切於人倫而意誠以下舉不外乎此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緖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

僴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此及下節最宜得咏嘆淫泆之意兩節內雖有工夫卻都是追敘之辭學問自脩從得止之後而溯其由其賢其親其樂其利亦從後之被澤者想出不必在工夫上與八條目比切但意自照會耳○切與琢是治之有緒磋與磨是益致其精有兩層功候學脩亦當各還他兩層○恂慄是敬但在成功時說所謂聖學以敬始亦以敬終也○朱子與江德功論盛德至善言盛與至皆無以復加之辭且上下文皆是聖人事此不獨爲賢人事賦詩斷章取義與衛武公初無干涉按此則上節不必粘文王下節不必粘文武可知矣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新民者使民皆明其明德也賢親樂利似與新民無涉而章句謂之所以新民者何也按賢親以道德功業言明明德之事也非明明德則本亂而末治者否故賢親非正言新民而所以新民之本也樂利以安逸飽煖言在養民一邊說與新民之屬教上說者有辨但禮義生乎富足故樂利亦非正言新民而所以新民之輔也章句所以二字須如此看纔與在新民作新民分淸與釋平天下章有關會○賢親可以言新而君子不可言民小人可以言民而樂利不可言新故分新民之本新民之輔兩項如渾講只說觀天下後世之君子小人無一不得其所而前王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從可識矣似此註意更分明○君子小人章句兼天下後世說今人卻只說得後世○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須分明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無訟便是親遜成風刑措不用世界非民新之極不能或云未足以盡新民談何容易○無情不敢

盡無訟也。民新也。然而末也。大畏民志。使無訟也。明德也。此則本也。故由使無訟一言觀之。可以知明德爲新民之本也。或云使無訟者能知本。說不去。○此謂知本。或云夫子言此謂知本。欠妥。○知本則知末。知本末則知先後。補出纔周密。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已知之理。如何有已知。曰從小學中來。○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言物格也。可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言知至。非言明明德也。全體以宰萬事言。大用以妙衆理言。若認做是具衆理應萬事者。則一格物而德已明矣。斷非朱子本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謂此章專釋誠意。又不能不跟致知說。是兩岐之見。總註謂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以上章

是明善。此章是誠身。其功相因也。十傳都要相承言之。方見得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勿謂此章專釋誠意也。○此章必跟致知說者。以未致知。則善惡混淆。無由實爲善而去惡也。但徒致知而不誠意。便是自欺。可見致知有致知工夫。誠意又有誠意工夫。勿謂誠意只是常惺其知也。○誠意是人鬼關。故此章分別出君子小人來。君子則人也。小人則鬼也。透此一關。便是有善無惡之君子。其於正心脩身亦不大費力矣。但正心脩身。又各自有工夫。勿謂正心脩身工夫。盡在誠意中也。○惟其明知而不肎實用力。故曰自欺。若不跟致知來。自欺二字。就說不去。○毋自欺。便是誠意。不是誠意由於無自欺。○毋自欺而實去惡爲善以求自謙。四句只作一句看。毋自欺便是自謙。自謙便是毋自欺。不是由毋自欺慢慢做到自謙地。○謙。快也。足也。是兩義。快與羞澁對。足與欠缺對。是說工夫



不是說效驗。潤身纔是效驗。○舊說愼獨是謹於欺謙之源。人因誤看愼獨專是誠意下手工夫。按章句云。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並不指定獨是意之初動處。何得認愼獨專是誠意下手處。試思我發此意以爲善去惡。旣不是一瞬一息之事。其間容有始意實而終意不實者。有始意不實而終意仍實者。又有始終皆實而中有一意不實者。或僞或眞。轉關最捷。無形無影。方寸自明。凡此皆獨知也。則皆當愼也。可曰我固當愼獨。自始而中。自中而終。有一意轉動。便當加一番審愼。不得謂愼獨專是下手處也。○此處意之初起時旣愼。而續後必無不誠乎。誠意之始。愼獨與中庸有辨。中庸獨字。指善惡分界處。此處獨字指去惡爲善之實不實分界處。中庸獨字。只在意之始動時說。此處獨字。直貫乎意之始終。中庸愼獨工夫短。此處愼獨工夫長。但謂愼獨便是

(毋自欺之實功卻亦未穩。毋自欺畢竟屬存養。愼獨原只是省察。是毋自欺緊要著力處。)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



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誠於中。只說實有惡於中爲是。)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明上文。是承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說。)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心廣故體胖不合並講或云心廣卽心正體胖卽身脩者尤繆須知意誠之後仍自有正心脩身工夫不謂心便已正身便已脩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値反好樂並去聲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正處儘多緣誠意之後眞無惡而實有善故只在人所不能無處有差失然不加省察則心不正而身不脩矣此誠意之後又須正心也要跟誠意說○首節言心不正次節言心不正則身不脩○章句言既有喜怒憂懼之萌當用省察但朱子嘗論未有喜怒憂懼之先必有涵養工夫使其心湛然靜虛如鑑之明如水之平然後應物之際鮮有差謬此一段最是本領工夫若待應物之時始去檢察而平時昏昧懈惰恐臨事未免忙裏錯過矣學人切宜留神○有所忿懥所字與下章所親愛所字只一般蓋有忿懥則必有所忿懥之事猶有親愛則必有所親愛之人也此四所字屬事下章五所字屬人所字總無甚病舊將此四所字解作留滯之義謂病在所字殊屬不安蓋有之原不足爲病但病在不能察耳細玩章句有所忿懥只指心之萌動處不得其正便指心之施行處萌動與施行原有兩候緊要在中間加之以察一有之時急自省察則施行之際仍可得正不謂一有此心便已見之施行便已不得其正也今人說有所便不得正謂本文原無察字耳朱子提一察字發傳者意中之言示後學正心之法如何忽略過去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彙解云心不在只是馳於外而不存主於內不限定馳于忿懥四者說得圓足○省察是心之用初動時工夫敬是該體用工夫朱子又補一敬字明治心之全功也直字作正字解易傳曰直言其正

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



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脩身力行之功。以誠意居首。誠意在實好惡。故脩身只在審好惡。○但此處好惡。不專指一身言。都在身與人相接處說。又不著脩身的人說。就常人之情說。朱子又提一察字。最宜著眼。○朱子曰。辟字內。便有不知意。故好三句。卽接上意而咏歎之。非謂辟由於不知也。其美其惡。或美中有惡。或惡中有美。或先美後惡。或先惡後美。兩其字屬人。執我便成偏僻。隨物便得公平。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只証明人情偏辟而不能知惡知美之意。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



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此章只釋治國在齊家。而必跟脩身說者。未有本亂而末治故也。○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或謂泛言家國相通之理。不在君子國人上說者。非也。按孝弟慈三者。君子所以脩身。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俱不外此。最是鄭重。若於泛言中見出。便不見得三者關係處。且孝弟慈猶僅泛言。則所

以敎家敎國者豈於孝弟慈之外別有物在耶又豈得以孝弟慈非泛言而事君事長使衆爲泛言一句分作兩橛耶或謂治國主諸侯說天子爲其君方伯爲其長臣民爲其衆事君事長使衆都在君子上說者尤非也按天子之畿內卽其國公卿大夫士皆輔君以治國此章原不止爲諸侯設也況章句明以孝弟慈屬敎家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今曰君子之孝弟慈於家卽君子之能事君事長使衆於國是其說僅依傍章句中家國二字而於章句之本旨實大相戾也何也與成敎於國無關合也或謂君子以孝事親卽國人以忠事君之理君子以弟事兄卽國人以順事長之理君子以慈撫幼卽國人以恩使衆之理其說爲當時所宗而不知其亦非也按君子之所以敎家者在孝弟慈則其成敎於國者亦當在孝弟慈今曰君子以孝弟慈敎家而國人以忠順恩成敎是治國之



道有異於齊家之道矣何以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乎何以仁則興仁讓則興讓初無二道乎又何以老老則興孝長長則興弟恤孤則不倍皆無二道乎故以上三說皆非也按孝弟慈該切君子說事君事長使衆該切國人說更該切國人之孝弟慈說故順文講去當云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豈有他哉亦惟在孝弟慈而已孝者君子以之脩身而敎家雖未出而敎國人之孝然而所以敎國人以孝事君之道已成乎此矣弟者君子以之脩身而敎家雖未出而敎國人之弟然而所以敎國人以弟事長之道已成乎此矣慈者君子以之脩身而敎家雖未出而敎國人之慈然而所以敎國人以慈使衆之道已成乎此矣此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也○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敎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敎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敎之目可見章句此所以家齊於上而

敎成於下是指實之辭非推原之辭○章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道字當指孝弟慈言非以理言之謂蓋朱子下一道字從本文所以二字來而本文所以二字緊接孝者弟者慈者說下也人只因不知孝所以事君故有泛言家國一理之說而以爲本章句道字謬矣○或曰只說家國一理何如曰通章無處不是說家國一理何獨孝者三句○玩三箇所以明將孝弟慈指點人感應之說原用不著所以事君事長使衆都挽歸孝弟慈裏面便得本旨亦不侵第三節地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敎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



**端而推廣之耳**

引康誥只節取保赤子三字以言慈幼之道不假强爲耳舊說保民如保赤子所以証使衆不外慈幼雖本或問不如依章句直截○立敎之本本字當指心言不得謂孝弟慈是本節意是卽保赤而明孝弟慈皆本於心之誠然也然人何以有不孝弟慈者以此心暫發而旋蔽也故朱子又以識其端而推廣之示人以求盡孝弟慈之方卽明明德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也○誠求若說得著力便似學而后能非不假强爲者矣須說得心自會誠求誠求自會中纔合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只重仁讓定國一邊。作亂僨事陪說。纔是論成教之效。○仁切孝慈。讓切弟。最有理。下節仁字。便兼孝弟慈而言。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此節亦重在仁恕一邊。大意言堯舜惟仁。故能以一人而定國。君子必恕。則亦能以一人而定國也。以仁帥仁。便是恕。但堯舜只可言仁。不可言恕。仁者自然。恕者勉强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承桀紂言。桀紂未嘗不令人為仁。但躬帥天下以暴。故民從其所帥。而不從其所令也。不如此說。便似桀紂亦能以暴定國矣。○推己及人之謂恕。但他處重及人。此處重推己。必己有可推。而後可以及人也。推己者。明明德也。及人者。新民也。推己及人。即明明德以為新民之本也。朱子解新民云。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便已伏此恕字。○恕與仁對。又與忠合。由己而推。則忠在其中矣。○不特齊家治國要恕。平天下亦只要恕。絜矩之道。即恕也。○胡雲峰曰。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也。誠意者。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則有諸己矣。務決去。則無諸己矣。其說亦精。但有善無惡。必先辨得善惡分明。則又未嘗不本致知來也。大抵此節言脩身為齊治平之本。原包括得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只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上節已結完至此疊引三詩以咏嘆之蓋使人吟咏反覆以發其不能自已之心也神味在三箇而后上〇宜其家人在君子自當以刑於寡妻言宜兄宜弟亦是至於兄弟之事但父子兄弟足法明收到孝弟慈上若說御於家邦反與首節無照會看來三引詩只合還他咏嘆上文〇其儀不忒詩本指威儀言傳者則借以爲儀刑之儀如邦畿綿蠻二詩言止本爲居處之義而傳者引以明知止之止文王詩中止字本屬語辭而傳者引以明止於至善之止故說詩無取乎滯泥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第五節已結過此節只承三詩而結之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解此章者都被理財用人四箇字橫塞在胸中因於君子有絜矩之道句要冒理財用人說渠意以愼德五節言理財也以秦誓四節言用人也以孟獻子二節言理財與用人合也按言悖節章句云



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皆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蓋愼德二節財貨之能絜矩者也外本三節財貨之不能絜矩者也此五節內並無一言及於經費何謂理財且傳者之意正要人君不庸心於財貨何反謂絜矩在理財則以愼德五節言理財者非也觀好人之所惡節章句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蓋南山有臺好惡之公者也惟仁人節申明之節南山好惡之私者也見賢二節申明之秦誓節則先列可好之人如此可惡之人如彼而後下三節以好惡之當不當者承之也此四節固以用舍言但樂只二節所言好惡原該得廣此特卽用舍一事以明之本意重在明好惡之公私不重在論用舍之當否則以秦誓四節言用人者非也觀生財有大道節章句云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

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所云皆一意者皆不必外本內末之意也則以孟獻子二節爲理財與用人合者非也且朱子又嘗總論一章之旨矣其言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當與民同好惡也愼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不當專其利也秦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末申言不當專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以下所言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蓋首節所言絜矩本指推此孝弟慈之心言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較說得濶故是推而廣之也可見首節言孝弟慈當絜矩樂只三節言好惡當絜矩愼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財利當絜矩秦誓四節申言好惡當絜矩生財至末申言財利當絜矩何得將首節絜矩不切孝弟慈說一味虛冒後文耶若首節絜矩當冒



後文則樂只以下章句何不曰實指絜矩之事而曰推廣絜矩之意也此可想也且其誤又有二次言得失與末言得失是也如首言得失跟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來固世所共悉矣至次言得失俗都跟愼德五節說不觀朱子於言悖節已自結住明不聯惟命節在內而於惟命節則云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又明與首言得失自相聯絡可知也末言得失舊皆跟秦誓四節說近日知其不可遂謂無上文可承不觀朱子於好人之所惡節又已結住明不聯君子有大道節在內然大道節何嘗無上文可承章句云因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又明與首次兩得失遙相聯絡可知也朱子又云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明明提清三得失以發傳者丁寧警切之意何可混也○上老老三句所以爲引起絜矩之道者一則以國與我同心見天下亦與我同心也引起絜字一則以國

既遂其孝弟慈之願見天下不可不遂其孝弟慈之願也引起矩字向都看錯章句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正兼此二義遺卻一邊便接是以二字不圓○絜矩之道人都不切孝弟慈說渠意絜矩所包甚廣不當拈定孝弟慈說不知齊家治國在此平天下亦止在此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若將絜矩離開去說便似平天下與治國無涉矣况平天下屬新民新民是使民皆明其明德可見必使天下皆孝弟慈纔是新處纔是皆明其明德處故絜矩須切孝弟慈說不可易也○或曰絜矩切孝弟慈說固與新民關合矣如後文所言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亦可關合新民耶曰後文只是推廣絜矩之意蓋因孝弟慈當同民而推言凡事皆當同民也畢竟以孝弟慈爲主而後推類以盡其餘不得因推廣之辭遽絜矩正義都拋卻而以推廣者爲正義也且後文所



言所以使民樂其樂利其利亦新民之輔也○向來錯將矩字作心字解及讀朱子集見其答江德功書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節觀之可見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玩此數語始知俗解實似矩絜不似絜矩章句明說度物而得其方直說得曲折詳盡蓋絜度也度其心之所同也絜字內已有心字矩所以爲方也爲方便有許多經理布置在若僅度之以心有何實濟而天下卽以此平耶今將章句細看其所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二句領是以有三字之脈也可以見人心之所同句已引起絜字故下遂承之曰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正解絜字也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句便引起矩字故下遂承之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正解矩字也又找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三句者兩句是足矩字之義言因爲方

而已得其方也。末句繳出天下平。見得無不方。而后無不平。此平天下所以有取乎絜矩也。又遙應家齊而國治句也。○絜矩者。言絜之使皆得其矩也。彼我之閒。各得分願。是矩之正義。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是矩之形狀。細玩章句。纔知指心爲矩之謬。○國人興孝興弟不倍。章句直以爲國治可見不徒有以感之。抑且有以遂之也。此時天下之民亦必聞風而思興。但其勢隔遠。雖已有以感之。未便有以遂之。故必有絜矩之道也。界限須得分明。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便絜得下一面方。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便絜得上一面方。但絜矩分量。須前後左右。無一面不方。纔爲完足也。再觀章句無不方三字。又可見矩只是方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孝弟慈道心也。故以我心爲準。而絜之於民。好惡人心也。故以民心爲準。而絜之在我。此下所言絜矩亦與上文有辨。○好惡同民。照理財則謬。以章內總不重理財也。照用人則侵以仁人節。正申此



節也。從孝弟慈之當絜矩。而推言好惡皆當絜矩庶合。若竟將能絜矩坐在好民好惡民惡上說。未免少偏。章句卻極圓活。○註中能絜矩三句。見得該當如此耳。不是贅辭。○好惡二字。跟誠意脩身二章來亦好。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

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須緊切不能絜矩說。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不能已矣。

道言也。謂詩之言如此也。得衆得國。釋未喪師而克配上帝之意。失衆失國。釋既喪師而儀監於殷之意。結上兩節意只合於前後見出。○得衆失衆在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後一層。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愼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以愼德致財用。斯爲能絜矩于財用者。節意重在首尾。有人有土。上節已說過。○是故二字承不可

不愼來。霹空說起者非。但此段是卽財貨以明絜矩。尤須挈淸貪講愼德。反失節旨矣。○德卽明德。絜矩須從此出。向於首節絜矩。都跟格致誠正說。原本朱子或問。看來畱在此處說更穩。蓋愼德正是格致誠正以澄絜矩之源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自是本上文而論理之辭。但當補君子先本後末意。附在能絜矩邊說。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



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說專財利而不能絜矩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上下節都在不能絜矩邊說。此節只重財聚民散句。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愼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此又罕譬而喩。見專財貨之失耳。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善則得。申得衆得國之意。不善則失。申失衆失國之意。但亦須在前後見出。本文還以釋書爲主。如善不善。在釋書只合大槪說。在申言便要在能絜矩不能絜矩上。較得衆失衆深一層說。○或曰。此節固當以申文王詩爲主。不合切財貨說矣。亦當承財貨落否。曰此亦不可無。當云觀財貨之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而我所引文王詩之言得失者。尚有未盡之旨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此二節。只明不外本內末之意。與康誥秦誓不相聯屬。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此列有容之人可好。媢疾之人可惡。以起下三節之意。入用人在于擇相之後。便夾雜。亦接不下去。○此民之所好所惡之大者也。當得承淸。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爲屛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

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能愛能惡。總由仁者至公無私來。舊說能惡以成其能愛。旣背章句。亦與本文不合。但云卽放流一事。可見仁人能愛能惡。似此較妥。○此節是申言好惡之公者。

見賢而不能擧。擧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此二節。是申言好惡之私者。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

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大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人之術。大意只是推已及人之恕。卽絜矩也。必忠信以得之者。所謂存得忠的心。方行得恕的事。無忠做恕不出也。○忠信以得。申得衆得國及善則得之之意。驕泰以失。申失衆失國及不善則失之之意。但忠信驕泰。較善不善更深一層。又是所以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由。○或曰。此節亦當承用舍落否。曰。不合單承用舍。宜雙承財貨及用舍來。按其落法。當云觀財貨之能絜矩與不能者旣如彼。用舍之能絜矩與不能者又如此。是故絜矩爲平天下之大道。而君子



所必有焉。然其得失之機。文王詩未之及。卽康誥篇亦有所未盡。而直係乎君心也。天理存亡之幾。只在心上。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

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不承上大道來。但承有土有財來。言旣有土而有財。只須以大道理之而自足。不必外本內末而任小術也。可見此節纔言理財。可見節意亦不重理財。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此下四節。總要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仁義本也。財利末也。此節言仁者內本外末。不仁者外本內末。其相反常如此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好仁。卽指散財言。好義以下。卽所謂發身也。此言散財者未嘗無財。以致其鼓舞之意。見不必外本內末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上言仁。仁者愛人。不忍奪民之財也。此又言義。義極嚴正有斷制。必不於本分所應得之外。妄求自利也。上祇得其分所應得。則下亦得其分所應得。故義卽是利處。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此言人君當務義而不務利。見不當外本內末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此深明以利爲利之害。以致其警戒之意。見不可外本內末也。○兩節大意。總要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傳者已自道破。後人必曰不然。此言理財與用人相關。然則人不特不遵朱註。并欲改白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

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註發明卷之一 終



##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

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乃名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衞。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 朱註發明卷之二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同訂

廣德夏　澍雨蒼氏

##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人之有性其初皆善然而或失其初者不能致知以明乎善也不能力行以復乎善也故學貴焉○朱子於小學題辭大學章句序及此章註皆推本性善以著學之所由與今之言學者僅視為讀書云爾不知學者也學訓效效古聖賢所以致知力行之謂也事不師古必迷其途今或僅以知行言學而不以效古人之知行言學不知學者也學兼知行實本大學知者格物致知也故可以明善行者誠正脩身也故可以復初今或泛言知耳行耳不知學者也○註云說喜意也又云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可見說字只指孜孜汲汲欲罷不能之心言非止境也正進境也向來都誤以說為自得之境不特不解中心喜說句并未見其進自不能已句矣須知進不能已正是喜說實際處不是空空喜說不是喜說便已罷休以說為自得之境者誤也○說則愈學愈習有不為君子不止之意



成已故及物朋之所以自遠來也內重故外輕不知之所以不慍也說字直貫到君子纔住人誤以說為止境者緣看得三個不亦乎文法相同耳不知說樂君子意義各別說直貫到末節君子要挽歸首節惟樂只收足本節本是三樣並非三平不得拘文法而昧意義也故看此章書必洗淨三平宿見纔看得道理出○或曰時文作一頭兩腳何如曰背註則可依註則不可玩註則人不知與朋來對不慍與樂對君子句却無可對以樂由朋來而得君子非由不慍而成也下兩節原非整對故作不得兩腳大抵文以明理理苟平列雖文勢參差可作對偶不然強作對偶即為背理○或曰下二節當以說字貫耶曰只曉得說自愈要學要習不是止境其理自無所不貫若區區以字面為串插非所聞矣。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如何會有朋來蓋由學而習而說由說而愈學愈習既有以善己矣此善原是公共的善己自足善物朋之所以來也註云以善及人正從人性皆善來正從有以明善復初來○朋曰同類對人言非謂學力相同也曰信曰從明指來學之士何得在聲氣上講耶樂者樂其學之足以爲人所信從也向主樂於兼善與註微背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能使遠方之人皆信從其善便可見他是君子此特擧一逆而難者以歎美君子之遂養耳非不知



不慍纔成其爲君子唯其爲君子所以不知不慍也語氣與唯聖者能之正同○或曰凡註有兩說率以前說爲正程子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前說也朱子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唯成德者能之後說也宜從前說曰凡白文有似錯誤朱子雖引兩說究未知孰是者姑從前說耳此節程子引大易不見是而無悶句原有未安易固曰龍德而隱者如此不曰如此之隱者爲龍德也朱子刋程子之言而續以愚謂云云蓋曰程子之言如此愚謂當如此耳此朱子以程說未當而隱正之豈雜引兩說而以前說爲正之例哉然則朱子所云惟成德者能之固知唯君子不知不慍非不知不慍始成君子也况朱子又云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玩一然字明撇開程子之言玩德之所以成四句明言由學由習由說以成君子玩不已二字又明言由說而愈學愈習以成君子故君子當挽歸首節不與說樂爲三平亦不與樂爲兩對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此章論求仁之所當務也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而孝弟者無之仁民愛物行仁之道也而孝弟寔

生之故求仁必務孝弟○孝弟無不仁之事而爲行仁之本一氣相承不分質學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

同一仁字專言則曰心之德偏言則曰愛之理本註以愛之理居先是偏言之仁也又曰心之德見愛之理非有外於心之德也其他或專言或偏言仁雖只一個混之則不是○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解甚透快卻無人領會又曰愛之理未可以用言愚按以用言則情而非性也向都誤看○孝弟爲行仁之本是論其理須補務孝弟而仁道生一層與上二句關會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此專言之仁也○按聖人與顏子論仁傳授心法至爲切要而其論克己復禮必以視聽言動爲用力之處程子法明之曰制其外所以養乎中可見言色固求仁之地也後學不明斯旨見聖人以巧令鮮仁遂謂言色不足致力其誤非小且禮稱孔子之言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言巧色令理固當然但觀其用心何如耳茲以巧令爲脩身之實功則仁以爲悅人之文具則不仁註中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便是心德亡處非謂不巧不令反得爲仁也後學之誤秪知治心爲仁而

不知持身接物正所以治心故於聖人論仁處意常不滿而必謂爲仁在心持身接物僅屬外貌其弊將使求仁之士惝怳無所依據而其判身心離內外之邪說又得以與學而亂之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信友習傳自是兩大事曾子日省之固宜至於爲人謀若只代人商量事務殊非學者本分愚按爲人謀謀字不甚重只重爲人二字爲人謀而不忠當是待人不如待己的意思如此說方見得此項關係甚大爲日用酬酢之必不可缺者且與曾子忠恕之學相關又與思不出位之言相合若說人



浼曾子替他謀事亦甚鄙細○爲人謀當作謀所以爲人者便穩括○註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有實際工夫在不是空空省察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

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論治國之要。是內註。論其所存。是外註。人偏主存心說。不知所敬者事。非虛言心之敬也。信在政令上說。節則有度數。愛則有德澤。時使則有經制。如何專以存心言。○朱子旣言治國之道。在此五者。又言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論者謂五者各開。只見得一半耳。註自說得道理圓足。○敬事不是怕事。今人不識敬字。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謂此心專在此處。不更往別處。便是敬。如敬事。只一心在此事上。自然精神凝固。思慮周詳。鮮有敗事。無事時此心常收斂在腔子裏。亦是敬。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此是聖人約畧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以著小學之規模也。孝弟謹信愛親學文八個字。包括許多事在內。○力行而不學文。則所行或出於私意。朱子以學文屬致知十分。鄭重人偏看得甚輕。文兼詩書六藝。人又只說讀書。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

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夏是專言力行之學。吳氏疑其輕學。故置圈外。若入詩書禮樂等語。便不曾認淸此學字。○賢賢是親師崇道之事。人倫皆藉以講明。故在君親之先。人都誤看得與交友一般。○俗謂上五句。都要照着學字。愚謂只發得行之各盡其誠意。透學。即在其中。何須虛冒學字。

〇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



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重是持敬工夫。下三項都從此做入。俗郤倒說。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主忠信。只合說凡事以忠信爲主。莫說心以忠信爲主。蓋心原是主。忠信只是實心。若說心以忠信爲主。則有二主矣。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是嚴於交友。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



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是勇於改過

〇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

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愼字追字正是厚處民德歸厚亦只是一本致厚處說

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



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禽聞政二字開口便差聖人於列邦之政皆係目擊何待耳聞家語載孔子過蒲一段禮記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一節可見聖人過都閲國覽其田野風景觀其君臣民物便舉一國之政燎然心目之間不待耳聞何況求與子貢之解頗近情理然百家記孔子詳矣從未見有某君問於孔子曰寡人之政何如則子貢之言雖高而未實也朱子雖未置辨但云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則亦不以子貢爲定論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〇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



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論事則有不待三年而當改有終身不當改者此以三年無改爲孝就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言也



人子果有此心則於所不當改而終身無改於所當改而不待三年亦無害於孝皆可類推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子見世之用禮者過於拘迫故導之以和又恐其因而失於放蕩故受之以節總註嚴而泰括上節之旨和而節括下節之旨見得有子兩救其偏使皆歸於中正之則也兩節一滚說去便不清楚○人都抹去爲貴二字說禮原是和的緣錯認註中自然二字也不知由於自然之理句乃推原所以當和之故下因承之曰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必字乃字都下得鄭重勿謂禮是自然和的但本文只論禮之用如此而人之用禮之當和尙在言外耳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說和爲貴正爲不知和者發知和何病知和不知節乃爲病耳俗說和可行不可知非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章戒人當謹始也近字不失字俱見得謹凛處不可看做苟且將就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君子之學只在敏事愼言上觀干祿章可見無求專心敏愼也就正不敢以旣敏且愼遂自謂行無怨惡而言無口過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



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無諂無驕是學問根基莫看得輕易○無諂無驕未能超於貧富之外樂則已忘其貧好禮則不自知其富此兩般着力不同處○註云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須看安字樂字不然覺得好禮地位似在貧而樂之下○須知原不因貧而樂樂則益忘其貧原不因富而好禮好禮則益忘其富又須知

樂者必好禮非阮籍之猖狂好禮者必樂非萬石之醇謹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此節原不在貧富上說但子貢引詩意明以切琢比無諂驕以磋磨比樂好禮不可抛卻○切磋言知琢磨言行曾子之說詩然也但切磋何必不可言行琢磨何必不可言知彼自斷章取義此義勿拘○大學註云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有緒貼切琢致精貼磋磨四項並重此云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雖亦分貼卻注重磋磨一邊○詩所言者工夫之無窮子貢所悟者義理之無窮其斯之謂言君子之工夫無窮正以義理無窮之謂也此處得未曾分清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已言爲往指所論貧富也未言爲來指所引淇澳也人只要推開說卻如何證明可與言詩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人之是非邪正不能辨如何當患須想其與已關切處纔是爲已之學與方人不同○不患人不知已惟患已不知人緊相反對



爲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

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此章政字。註云。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以政之理言。道之以政政字。註云。政謂法制禁令。以政之具言。不得將此政字。亦在法令上說。為政以德。言我之所以正人者。皆本於自政也。○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無為。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人自歸之。不見有為之迹耳。試看篤恭而天下平。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脩己以安百姓。皆是無為而天下歸之之象。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註前半截。凡詩之言善者四句。泛說詩三百篇先王垂世立教之意。至後半截。但其言微婉二句。方撇過全詩。求其直指全體。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此字。方指思無邪三字。只此三字。既明且盡。故可以蔽全詩。刪郤後半截註。此章旨意便不明白。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此章明是為治當務本而不務末意。非但使人自擇也。○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亦不可說得輕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禮字若在人君身行上說。便與德字無異。聖王未嘗不以禮持身。此則指齊民言。制度品節。所以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總註愚謂以下。朱子體貼出夫子分量來。實是稱停而出。夫子生安而又好學。此異於羣聖處。想見聖心獨覺其進。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朱子不能闡發。不據此行文。另立主意。便無把握矣。○人謂細分知行爲割裂。不知此是聖人叙其成功。非言用功也。用功之時。知行原是並進。至其得力之候



未嘗不因類各見。後人說書。於三十前補出工夫。竟說十五年純是力行。於四十前補出工夫。竟說十年純是致知。五十六十七十。俱分派着工夫。便没道理。○或問知何以多於行。曰行之境界有二。生與熟而已。立。生也。從心。熟也。知之頭緒多。故其境界亦多。必先知其所當然。繼知其所以然。終於不思而得。而後爲知之至也。○聖人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已是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耳。○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立是把捉得定。世間物事。皆搖動我不得。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脚下已踏着了。然猶有守在。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立時非無所知。但玩此皆無所疑皆字。則立尚不能無惑在。○不惑則無所事守矣。此兩節分界處。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事物當然之理也。天命我以仁。故父子主恩。天命我以義。故君臣主敬。事物所以當然之理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不思而得。有得於生知者。有得於學知者。夫子自言得於學知者如此。固生知也。○聽最所不着力處。今聖人凡耳之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所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悟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



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是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從容中道。全不着力。人於欲字。將天理人欲糾纏者。非是。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此見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大於循理不循理而
尊親則陷親不義不孝甚矣○此節是記序體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發樊遲問只在恐其以
從親之令爲孝上發議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一以禮而不苟見
節文不可踰越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只從父母心中體想眞是生我劬勞昊天罔極可
涕可泣何忍更不守身子弟有耽酒溺色與夫作
奸犯科自喪其軀者當直以不孝之罪罪
之蓋註中凡所以守其身凡字原該得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
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

於敬故以是深警之也

虞舜之夔夔齋栗周文之三至寢門只是敬親夫子論孝雖不一旨大都皆從敬心生來敬極包得廣勿謂敬止在養中〇甚言不敬之罪直使人子無地自容

〇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〇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色兼和氣愉色婉容言氣謂聲息之屬色與容對言則色專指其發於面者而容舉一身言也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朱子引上六語而繼之曰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可見三必有云者不可不有之詞也非自然而有



之謂也如謂有深愛之心而和氣愉色婉容皆自然必有則是愛爲難而色不足爲難矣此書自前朝迄今皆說做惟愛爲難可勝歎惜反覆註中一故字始得其解蓋言人子事親苟和氣愉色婉容一有缺畧皆足以傷親之心而不可謂之愛親欲兼有之又恐偶不及檢暴厲斯形此色之所以難而事親者不可不常自省察以致其愛也或謂愛親在心僅從色上粧餙則亦僞耳殊不知身心內外初無間隔人子苟知和柔其色以順承親庭此即愛親之實心欲如是而後如是者何云僞乎以此爲僞則君子之色思溫未免致餙而夫子以視聽言動論仁豈教顏子以外馳之學也哉學者動稱心性而卑視容色蓋自異學倡導以來人皆汲溺於其說而聖言受其侵蝕大類若此也

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

不愚也。
顔子之不違。是他默識心融處。人但知重足發。不知足發就在不違中蘊蓄得。但不違則驗諸心。足
發則驗諸事。不可混耳。○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坦然由之而無疑。兼動靜語默說。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

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意者。心之發於一事者也。心則其全體也。故觀由尙須察安。○由與安。註雖頂爲善一邊來。卻注重



不善一邊。蓋從人焉廋哉二句倒看轉來也。玩焉廋語氣。明重在不好邊。今人只揀好邊說。便接他不上。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

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

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

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

也。

溫。尋繹也。謂玩索其義蘊也。若還是記誦之學。如何便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耶。○知新從溫故得來。溫故意重。○知新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悉詳盡。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繆。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

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成德之士。便已體無不具。非於德之外更有所爲體也。用者德之發。非於德之外更有所爲用也。體用二字。畢竟德字是主腦。○凡人之氣質。各有所偏。氣有淸濁。而不能致知以充之。所以有知有不

知也。質有厚薄。而不能力行以勝之。所以有能有不能也。斯則各就其資之所近而爲一材一藝之士已矣。君子以學力變化氣質。故不器。

〇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〇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先行後言。有緩急而無偏廢。抹卻言字。便棄內註而從外註。〇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行其言者。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



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多無著落。〇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先有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

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〇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擧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周比皆與人親厚之意。相似也。但周公而比私。其實不同也。然則周比相似而實不同明矣。何時解以爲不然。〇朱子另補心之公私於圈外。以此章首辨君子小人。故擧其凡例如此。講君子小人而不從其相反處對勘。便非。

〇普徧是公。偏黨是私。

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〇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思以心言。學以行言。〇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譬如一條路。走過的便坦然行去。如不曾走過而虛



空摹擬。便危而不安。

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〇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異端須緊切楊墨說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只說無自欺之蔽爲知未說到求知工夫邵宏找出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處卽是首句知之道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箇知字字字不同○知之二句宜側重不知邊無自欺之蔽正在此勘驗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强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强蓋矣○子路非脩不知以爲知脩者不肖之自欺强以爲知賢者之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便致此蔽耳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秪此言行二者學必博擇必精守必約終身由之不盡何暇干祿此針砭子張處○祿在其中天地間自然道理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
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
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
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也
理義者民心之所同然也舉措得義
則得其所同然而民心自說服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
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
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
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
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
而然者矣

康子庶孽奪嫡則不孝承丘甲之後復用田賦則
不慈孝者示民有則也慈者柔民以德也故民作
忠莫認做慈愛其子○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如
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曰也是
如
此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
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
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
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
外是
脩身以齊家而治國不外於此固是至理但孔子
實非不欲居位爲政者故告或人之言托詞是主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不知其可。是危言以動之。見無一而可。正說人不可無信處。下卽物之顯然者以曉之耳。○信固從天命源頭上來。但此節只在與人交接上說。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



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旣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

# 朱註發明卷之三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耆氏　同訂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逆理違天莫甚於此故以忍字誅其心一言而當斧鉞雷霆之用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



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是幷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無知妄作罪名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夫子立言之妙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如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他是不仁了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



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可有本而無文也夫子因林放不肯逐末而忘本故大其問又恐其務本而廢文故以與其奢易寧爲儉戚告之下語極有斟酌不如此看寧字便說不去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即外裔以傷諸夏有字無字關係不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 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敎誨之道也

神不享非禮是正意進林放以厲冉有是餘意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飮其爭也君子 飮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飮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飮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恭遜是正解無爭非推原所以無爭所以無爭由其爲成德之君子也○只是不與人爭何必刻劃所字○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大全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飮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飮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

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



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

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詩前兩句是賦末一句是比素即比其倩盼之質絢則比其服飾之華詩原以繪事比也故繪事後素夫子只是解詩人之比意非自說譬如也惟將一後字替以爲二字子夏便自躍然知天下儀文之事皆從後而起禮有忠信而後行猶繪有粉素而後加耳亦非有薄禮之意也子夏悟禮後從夫子一後字來夫子說後素從詩人以爲二字來詞雖各別意實相承若謂子夏薄禮與夫子之解絕不相蒙矣若併謂夫子重素又與詩人之意絕不相蒙矣或曰子夏之意惟與夫子不相蒙故夫子



稱其起予耳曰起予之稱爲其能悟禮也豈謂其能薄禮哉○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爲他解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此禮字指三千三百美盛處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便說不得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

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此聖人欲斟酌三代之禮以定萬世之程而夏殷無徵故發此嘆也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王者之大祭一段泛言禘制也成王以周公一段叙魯禘也魯之君臣一段論魯之行禘也此禘字不是泛言禘是言魯禘亦不是泛言魯禘是言魯之行禘○考綱目平王四十九年魯惠公請郊禘於王王使史角止之惠公竟自用之大抵成王只賜得周公其羣公之僭自惠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



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知其說而治天下不難言知得制禘之先王固如此也如泛指稽古之士無緣說到治天下亦只說得理無不明如何會誠無不格耶向來皆誤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

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



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凡記事於聖言之前後。所重在聖言也。此郤重在記聖人之事。而以聖言明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喩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奧室西南隅。非神也。竈竈陘。亦非神也。奧常尊。竈卑賤。皆指其地言。非謂神有尊卑也。但爲祀竈神者言耳。人因奧比君。竈比臣。將奧竈作兩神看。可哂。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



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是說周之禮監於夏商而損益之。故其文可觀。竟有誤以爲周之文監於二代者。○從周。當兼治身治世言。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聖人在上。則行禮制。聖人在下。則存禮意。謹敬之至。禮之意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武射原尙貫革。自武王克商後。散軍郊射。卽武士亦不純以貫革。成康繼之。禮樂興。教化行。刑錯不用。又何事貫革。夫子慨想其時。歎當世之不復能然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



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禮。卽指餼羊。言此羊是禮。何可去。○人但知稟命於君親爲禮。不知已隔一層。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理之當然不敢不盡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以禮以忠皆理之當然萬世君臣不能易也後人要切魯國君臣發論便覺得禮是權術忠僅醇謹不復見唐虞三代君臣相與之風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詩得性情之正由於宮人得性情之正本於文王有脩齊之化此推上一層言之不淫不傷之本意



全以此詩爲美后妃而作也爲得聖德之后妃而樂則當樂而樂故不淫也爲未得聖德之后妃而哀則當哀而哀故不傷也註中首提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又於本詩兩提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可知樂不淫哀不傷斷因詩美后妃之故所以不淫以其樂爲宜有也所以不傷以其哀不能無也所以宜其有樂不能無哀以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也俗謂樂不過琴瑟鍾鼓哀不過輾轉反側未甚哀樂故不淫傷者大謬或疑美后妃之德似無甚緊要夫子何必以此而稱其詩曰匡衡有言后夫人之行不侔於天地則無以配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陰教關係甚大況周家王化之盛得后妃內助之力居多不宜看輕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



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夫子只責宰我失言。成事不說三句。與駟不及古意同。事字勿泥。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飮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

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蘓氏曰自脩
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
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
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
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
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
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
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



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
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器小固未明言但不儉不知禮亦足見其器小處
朱子總註如此又引程子之言以爲所當深味今
人必說不儉不知禮與器小無涉
豈今人之見果勝於程子朱子耶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敎之翕
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

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
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淸濁高下如五味之相
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
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
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音樂旣廢缺知樂正不容易都是聖心體想出來
亦有許多參伍考訂工夫在後人見說音樂便看
得淺不知除卻音何從知樂○數句聯貫而下只
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皦繹都是從之中事以
成統上始從純皦繹有挨次而無輕重層折○樂
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容有律有宮數者合而成



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
音者響之高下淸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
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
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提出比音一種講其
節奏之善蓋爲太師言之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
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亦不甚分明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
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

見絶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木鐸原是教人之物。此處緊對患喪說。故註以得位設教解之。得位意重。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韶武皆盡美。其功同也。盡善未盡善。其德其遇異也。單說遇者誤。○今時梨園樂之遺也。韶樂是一部文戲。武樂是一部武戲。塡詞關目都好。演來一般好看。但文戲雍容和雅。武戲未免發揚蹈厲。其實有不同處。善者美之實。只合如此說。○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爲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故有盡善有未盡善。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



失哉

註中本字極重須提出。

##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只是教人擇里。要說得里仁之美處透。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



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安仁利仁都在不爲約樂所移上說深說便離○安仁利仁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爲處約樂也然惟仁知能處約樂正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註云無私心然後好惡當于理須知然後二字與自然二字不同蓋天下容有無私心而好惡不當于理者亦有好惡當于理而未能無私心者故朱子下然後二字見得人先無私而後好惡當于理非可役役于好惡以求當邪不謂無私心便自然當理也仁者雖無私心到用好惡時正有幾許參詳而後當于理今人只說無私自然當理試問其仁如天之堯何以擧舜必待歷試何以殛鯀必待九載也大凡言理須以事驗之始得○朱子曰有人好惡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于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又當于理纔承當得一個能字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擧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欲仁不着力志仁甚着力志字着力苟字尤喫緊若以一念向往爲志如何說得無爲惡之事須知立志爲仁便有存理克私許多工夫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明取舍之分。密存養之功。是兩大柱子。○人能打破得富貴貧賤關頭。便立得脚定。不處不去。最是爲仁切實工夫。莫看得粗淺。人只爲欲惡兩念壞卻本心。終食造次顛沛。莫不有欲有惡。無違仁。必于是。只充滿其無欲無惡之心耳。或于是人之所欲惡添一句云。君子亦未嘗不欲惡。便看得欲惡不妨事。○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于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語脉。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自一片。卻自有淺深粗細之分。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無字必字。以用力言。不作現成說。無違便是不去。俗于去字違字分淺深。不知淺深在終食與富貴貧賤處分耳。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

而見之也。

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之事人錯認成德二字引用禮記無欲而好無畏而惡中心安仁天下一人等語不知成德云者非生成之謂從前用過力今已到成就處耳大易木義云成德已成之德也此言已成個好仁者惡不仁者也○無以尚不使加或云該說得自然方是成德之事或云該說得着力爲用力者做樣細按皆未合也說得自然似看得好仁惡不仁者太高與安仁者無辨說得着力似看得好仁惡不仁者太早又與用力者無辨愚謂無以尚言其好之至極也不使加言其惡之至極也惟如是纔是好仁者纔是惡不仁者所以未見也兩段是言好惡是言好仁者惡不仁者之好惡卻是言好仁者惡不仁者之所以未見○其爲仁矣須連下句看向天理自必遏人欲也○兩眞知莫看在用力以前當從用力來力之久故知之眞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是心氣是力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吾半途而廢者亦未之見也人還說得未見力不足者註中不敢終以爲易解蓋有之矣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論語孔子言仁。說心之德居多。此仁字主愛之理言。人都誤說心之德。○註兼仁不仁說最明快。勉强回護。反覺牴牾。朱子曰。觀人之過。而知愛與厚者之不失爲仁。則知忍而薄者之决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擧目而兩得之矣。如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告往知來。聞一知二者。適得罪于聖人矣。本文雖只說知仁。却須側補知不仁。始圓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



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按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謂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也。盡得當然之理。亦復何憾。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何足與議。全在識趣卑陋上見。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于天下。必說于天下之事方切實。義之與比。必說義所當爲則爲。義所不當爲則不爲。緊對適莫講。方與別處不混。○四句一氣直下。言君子處事。無私心而順天理也。○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做工夫。義之與比。猶云惟義是從。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懷德則必保守擴充而安有所不敢偸懷土則徇欲便已必棄德而不顧矣懷刑則奉法循理而利有所不苟就懷惠則務得貪多雖觸刑而不悔矣君子小人之相反如此○懷字與喩字不同喩是知係下事懷是意係下事喩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必害於人故多怨

放利而行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已也○放有自擅意有專務意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



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禮兼治已治人之事說讓字前訓謙遜此訓禮之實各有所當今人仍說謙遜便差須知禮皆實意而非靡文之謂讓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前是取其所患而反之此是因其所患而進之前云不當患此云不必患○只爲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夫子于此等處皆引向裏求之已明下兩不患以截斷人心邪竇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日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一是甚麼從忠字回看一字則知一者誠而已矣本節註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只虛含誠字下節解忠字便說明夫子之一理渾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言一卽誠也又云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言誠卽一也一之爲誠明矣貫之之字人皆知是萬字乃或以爲萬事或以爲萬理訖無定指若從恕字回看則當指萬心言大抵一以貫之曾子已解得明白朱子于忠恕解一貫處又說得曉暢後人不必猜謎也○一是一之是萬一與之對不與貫對文家將一字貫字交互

對舉只坐習而不察。○許氏曰是就聖人應事處說若只說萬理一原卻是論造化與此章不相似。愚按若說萬理一原便是人物所同何以夫子說吾道如此。許氏之言最說得吾道二字透。卻只從註中聖人之心四字看出。○看來曾子之一與夫子之一有間。夫子之一純是天道。曾子之一卻由盡人道以合天道。○曾子精察力行眞積日久故能聞一貫。故能唯一貫。此意最重。若不從萬端處理會只有個一卻是空的。○一以貫萬者聖人也。由萬得一者賢人也。有一無萬者二氏也。此聖賢異端分際處。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聖人只有誠說不得忠聖人只有仁說不得恕故程子曰此忠恕二字推上一層看言以忠字當誠字以恕字當仁字也然不若朱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之說更爲直捷明快蓋曾子本欲與門人說夫子之一以貫之是一誠足以仁萬物但恐其難曉至于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學者所共述故卽其所衆著者以告之說夫子一貫之道卽學者盡一己之心以推及乎千萬人之心爾也至程子動以天之說已列圈外不必將忠恕推上一層看也○譬則天地言與天地一般非借喩也○忠恕二字折不開有忠的心便行得恕的事行得恕的事緣盡得忠的心故曰體用合一也然其

理雖拆不開而欲發明其理則勢不得不拆講如作文先將忠恕分清後將忠恕串講繳明一貫亦有何背謬而論文者見忠恕分言便道不是不知一貫二字對講不得忠恕二字拆講無妨蓋一字實貫字虛而忠恕皆實字也○忠解一字恕解以貫之三字若以恕字單解貫字便將恕字落空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喻猶曉言凡事只曉得有此也單在心裡說者謬○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二語切近精實無所爲而爲之謂義有所爲而爲之謂利卻是推上一層語○喻義喻利亦要在相反處說其他皆然不復贅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自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冀己亦有是善正有習善工夫在恐己亦有是惡正有去惡工夫在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幾諫是一頭不從而又敬雖勞而不怨是兩腳○又之爲言加也人子事父母無時不敬至此分外加敬意在感動其親悅則復諫也○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其立言用意之微妙有不覺其爲諫者然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

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去親遠。一也。爲日久。二也。定省曠。三也。音問疎。四也。已思親不置。五也。亦恐親念我不忘。六也。朱子眞曲盡遠遊之情况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旣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知猶記憶。時刻在念也。若僅知道。又何足論。懼則便欲及時盡孝。亦非徒知而已。○喜懼一時並集。不分先後。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古人之訥言。正是專意躬行處。若因其行之不逮而不敢多言。轉是自棄一流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俗謂欲字不重。註卻添一故字。說得十分猛鷙。可見訥言敏行。俱在君子制情勝私心裡說。與他處自別。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上句是正意。下是喻言以足之。總是論德。俗說上句論理。下句論人。非是。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

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不是教人緘默取容。須知兩數字。原十分絮叨。取辱取疏情理不免。

朱註發明卷之三終



# 朱註發明卷之四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此章主擇配之說原不妥只是記聖人稱二子之賢因附以妻之之事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君子哉若人竟當將尊賢取友以成德入講下二句反言以見魯之多賢另是一段餘意。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按祭器虞曰兩敦夏曰四璉商曰六瑚周曰八簋註中順文錯填不妨改正○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問處不可忽畧子貢雖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是其現在身分。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或人深病仲弓之不佞夫子深許仲弓之不佞仁字都帶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



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斯指此理兼治己治人言悅其篤志于學非悅其正可以仕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



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三子本不能全仁夫子以不知答之語意渾然其語之以才亦曰在外者可見在內者不可知耳始終還是仁不可知意○治賦直作治兵解爲宰須分淸邑宰家宰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



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喩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旣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弗如也然其自知不爽也吾與女弗如也許其自屈于人也自知自屈當有此分別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



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俗解謂始時人情淳厖。故聽言可以信行。今時人情巧僞。故聽言不得不觀行。將聽言觀行看做不美之事。因爲聖人回護說非。始忠厚而今刻薄。以始今人不同故耳。如此便接不得改字。當說我始時未免疎畧。今則加以精詳。而改其疎畧之失。所以改此失者。皆因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

剛。堅强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



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

堅强者。剛之體也。理爲之也。不屈者。剛之用也。氣爲之也。朱子蓋兼體用。綜理氣言之。後人專以不屈爲剛。則不植其體而求伸其用。不得乎理而徒壯乎氣。未必不爲申棖之似剛而實非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

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兩欲字。只作願字看。曰勿加。便是子貢所可及。曰無加。故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向以聖教不躐等爲章旨。不知子貢口中說文章可得聞。性道不可得聞。聖教之不躐等如此。卻是他心中喜其得聞性道之敎。故說道此等妙義。不易得聞。以致其歎美之意。譬如人登高山。看見許多景致。十分欣幸。說此等境界。豈是容易見的。卻是他已登高山看見過也。此章之旨。不在聖教不躐等。當在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其美。指性道之美。非不躐等之美。或以爲子貢悟得教不躐等。則又誤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旣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不是一氣直下。上兩句連讀。注重在末句。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

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按註只說謚法見得大聖人善善欲長心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恭字前訓莊敬此訓謙遜各有貼合之妙敬謹恪也兼內外言惠愛利也愛以心言利以政言義主裁制言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此見交貴于敬敬要于久也平仲外交列國卿大夫內交崔慶田氏不致啓釁速禍想由此道夫子善之爲交人者法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直說文仲不得爲知全在不務民義諂瀆鬼神上斷出非婉言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國而不知

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巳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淸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淸。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



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旣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此章仁字。兼事當理而心無私說。心無私而事不當理。非仁也。事當理而心有私。亦非仁也。若二子者。心與事均未可知。焉得許之以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擧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季氏專魯、實始行父、事必三思、大抵保寵固位之謀居多、再斯可矣、譏文子也、非論思也、曲護者非、

○人只知事貴果斷、不知要先窮理、三思、是不能果斷、所以三思、是不能窮理、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



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盡心竭力、而不避艱險、是其愚處、智巧之士深避而不肯爲、而卒能保身濟君、是其愚不可及處。○保身濟君若別有作用、便是智非愚、武子只以盡心竭力得之、故曰愚不可及、愚字則是乖巧人所不爲者、從旁人比較而論、武子固不自見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



而裁之也。

惟狂故簡、其一種高曠絶俗之致、便是成章處、但莫認作天資生就、實從學問工夫來、緣他務爲高遠而忽于卑近、故謂之狂、與孟子說行不掩言自別、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

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不念舊惡。聖人非平空撰出。言夷齊惡惡極嚴。疑當時人必甚怨之。然未聞有甚怨之者何故。蓋以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耳。如此看似有把柄。是用二字亦醒。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



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

路顔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顔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



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路之願。不能無待者也。顔子之願。不能無意者也。有待有意。纔謂之志。如夫子老安少懷友信。都是日用常行。都是因物付物。說不得是志。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註以美質解忠信。質主行。忠信當在行一邊說。註以聞道解好學。聞屬知。好學當在致知一邊說。舊解此章。或謂好學所以擴充忠信。或謂註中生知是解忠信。或謂好學是解知行。牴牾乖亂。不可勝言。不知人有天性眞篤。行事醇謹。而未可謂之聞道之士。故必窮理格物。明乎至善之道。然後所行合乎聖人之符。如中行正可與傳道。非中行遂不必復與言道也。以好學爲擴充忠信者。既欠分明。至以忠信爲生知。以好學兼知行。則尤誤之誤者矣。註何以言生知。朱子補以見聖人質固極其醇。而氣又極其淸。言不獨有忠信也。非解忠信也。

##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可使南面。以其簡也。仲弓知之。故問伯子何如。以其人亦簡也。夫子謂其可。不滿之詞也。仲弓疑夫子之過許。故質以居敬行簡爲可。居簡行簡爲太簡。意以伯子太簡而未可也。仲弓雖未喻夫子可



字之意。而夫子可字之中。原有仲弓所言之理。仲弓默契夫子可字之旨。故然之也。聖賢脗對。神理如此。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



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夫子稱量伯子下一可字。原說他是大簡的道理。有下面一層。便有上面一層。則仲弓以居敬行簡爲可。亦就在夫子可字內包得有。故註以爲理有默契也。單以居敬之言爲然。固非。卽單以大簡之言爲然。亦偏。雙承便妥。○雍之言然。猶云雍之言卽吾可也簡之意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姸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怒未便是己。不遷處。見他克己。過則是己。不貳處。又由他克己。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

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按註必以程子之說爲優。程子明提出一義字。不得另生支節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



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仁原是心德。能存此心。便不違仁。但仁只是理。心有理亦有欲。須去其心之欲。纔純是理之心。顏子



能克己。所以心不違仁。○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大相懸絕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三子之長須各從果字達字藝字抉摘出來。幾得何有神理。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



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然則閔子其賢乎。

閔子不欲臣季氏見其德行高於諸賢處。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



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夫子歎之以命。乃痛惜之詞。聖人安命。非憤激意。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



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賢其心有眞樂。不重在安貧。貧而不改。纔見眞樂耳。○須知顏子自有樂在。不干貧事。但不因貧而改耳。其字最重。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

如口之說。務參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今日學者只是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卻又畫住者。自已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這便是畫。然究不會悅耳。冉求欲將悅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已。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爲已爲人都在心裡辨。儒者外面工夫只一般。○道個儒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眞僞出焉。爲已則眞。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得人不必關切爲政。只問此地亦相與得有人。○註中明是即一二事以概其餘。動必以正。有以自守。須重講。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

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本無功而不敢誇非不伐也不伐者有功而不誇之謂故以殿表其功以策馬之言表其不誇○只是美之反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非諛不好非色不悅世風如此所以難免須得傷字意思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以由戶不由道兩兩相形方得怪歎語氣文家以由戶爲俗而避之不知凡上面借比下面正說處皆須兩端對照神理方現○道卽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由戶亦卽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若作譬喻說便不親切○出不由戶斷出不得人不由道卽行不得兩兩相形固不待言但要說得透方得何莫意思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



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初看三項都是現成的玩註則文質彬彬當在學者做工夫上說損有餘補不足乃所以彬彬也○舊說質是忠信之心按質當以朴率言太朴率故近野若作忠信解則君子所主四教所重雖勝于文說不得野惟質是朴率故文有損益質亦有損益舊說損文之有餘益質之不足又說要三分文七分質如此則仍是質勝烏謂彬彬耶註云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相雜云者文中有質質中有文也適均云者文不多於質質亦不多於文也向來文可損質不可損之說亦見其顯與註

背矣或曰子以質非忠信必以文質皆屬外貌也
但君子爲成德之稱豈外貌彬彬而在內之德遂
因以成耶曰此舉世之所疑駭而愚竊見其必然
也學者于文質之間損之益之各適其宜是殆動
容周旋中禮者矣聖人出盛德而中禮學者則由
中禮以成德內外之符固如是也且卽魯論徵之
德必進之以學矣而重威非所以固學乎德必行
道而有得矣而容貌顏色辭氣非君子所貴之道
乎德莫大于仁矣而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與
夫居處恭之類非所以成仁乎故程子曰制乎外
所以養其中朱子曰身心內外元無間隔豈外旣
彬彬可觀而猶不足以成在內之德乎哉且損有
餘補不足此必有操存省察而不以造次顚沛疎
其防者以是成德又奚疑乎○玩然後語氣則未
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
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玩然後語意上四
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
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
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
作君子贊語耳○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
損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
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于朴僿與過于脩飾其
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
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
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人受氣以生有此氣便自然有此理不假安排矯
造故生理本直理與氣不相離旣無此理而其氣
猶存故是幸免生理本直不直卽失所以生之理
先有此直而後有此生纔有此生便付此直必還
其爲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直謂
實也順也卽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
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
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



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
自强而不息者與

三之字明指道而言若離却道字則知好樂個甚
○到樂底地位程子所謂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
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
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
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

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此爲躐等敎人者發不是品題學人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爲所當爲而無鉤深索隱之事知者也急所當急而無急功謀利之心仁者也兩項都就現成說郞

此可知用功處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語類謂知者只是而今伶俐的人仁者只是而今厚重的人甚說得卑本註謂知者達於事理仁者安於義理却又說得高知者仁者畢竟兼資學說○動靜以體言此處甚微妙有知仁之德方能想見其體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

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擧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齊之變要更換。魯之變在振興。○此章須從齊魯立國原流說下。變有次序。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此現在也。變而之道有難易。此將來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擧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上句言觚之失其制。下句是足上語。蓋直斷其非觚。非婉傷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可欺不可罔。是推言所以可逝不可陷之故。井不必有人而誑其往救。理之所有而可欺。故可使之逝也。身陷于井而欲救人。理之所無而不可罔。故不可使之陷也。俗將可欺不可罔推開說。連可逝不可陷意都不完全。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

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此言博約爲求道之方也註將博約頓說而以故字承出文禮來見得博約是主文禮只是所以博約之具○文無不考致知也動必以禮力行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欲其信此而深思以得之是主意不徒自解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無過不及之謂中在事理上說民少此德由世教衰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聖以地言卽造其極之地也今人必兼位言豈無位便不成聖耶渠意兼位言方可行施濟之事耳不知此郤言聖猶不能施濟也本文言何止于仁必造乎仁之極而爲聖者能之乎然卽聖如堯舜亦不能也引堯舜只以聖之至者言不在有位也聖字仁字緊相對照添一位字便生支離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按註兩己字。卽下節近字也。近字重。則兩己字亦重可知矣。己不立達。無以及人。人之立達。以己及之。講者每撇輕己立己達一層。便埋沒仁者本領。宜將立人達人。挽歸在己之立達中。纔與能近意有照會。亦見得針砭子貢處。○己旣立達。纔會立達人。一而二也。己要立達。卽便去立達人。二而一也。兩意都要見出。道理方圓足。張子西銘。說來理一而分殊。故與此合。○此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



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必推所欲以及人。不是徒然一譬。正有實際工夫在。看恕之事仁之術便見。

朱註發明卷之四終



# 朱註發明卷之五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



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註中敘老彭處插信古而傳述句。辭士倒裝之說甚得此意。今人將述而不作二句，都在夫子身上說。欠參當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老彭曾是如此。我竊比仿之焉耳。如此說，似有神理。○述固非作可比。然夫子之述，是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功倍于作，不可看輕也。○信而好古，夫子特提出示人。可見信字極重。聖賢典籍具在，人不之信，固不能强以好也。異端釋道動云崇信，失之此而得之彼，可勝嘆息。○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言之謙。須玩味夫子是何等氣象，何等神理。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三者非聖人之極至，不合說得太高。默識當如顏子之不違一般，只當說曰不言而心自識。俗解又添說人不言而已獨識，便講到無影響處。三項各開說爲是。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此日新之要，日新字最重。脩處、講處、徙處、改處，心上日日要檢點，一或不然，不免於憂。學者宜如何策勵。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



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容色原當隨地而變，考禮記可知也。申申夭夭，只燕居時如此。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

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先聖後聖。精神相接。無復夢周公而嘆身之衰。蓋傷之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



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



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游藝一項。志道據德依仁時都有。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一般。人把游藝看在依仁以後事。不覩註中言藝。則云日用之不可缺。言游。則云朝夕游焉。若待依仁後纔游藝。勢必有數十年而後游之。亦或終身焉而不得游。不幾于廢藝耶。或云藝是少年所習。到得游纔是化境。試問依仁時尚非化境而游藝反在依仁之上耶。然則依仁後便鎭日只管游藝耶。此等皆緣不思。○朱子云。藝是小學工夫。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而游者從容潛玩之

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自好。故上三句可次第遞說。而游藝句不可坐煞在依仁後。與依仁相比屬。亦不可將此句另側重。似反精妙于上三句也。總註語極分明。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上者進奉之意。必以上字包至厚者在內。連未嘗無誨都說不去。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旣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上章是誨人不倦。此欲學者勉力。以爲受教地耳。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哀不能甘。哀不能歌。多是至性自然處。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本領在兩則字上見。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此絕大學問處。若在有具上說。反小樣。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
顔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 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
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
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
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顔子爲可以與於



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
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
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
三軍乎。

臨事而懼。則無喜功好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
疎潰裂之患。兩句本平說。懼字對成字。不對謀字。
兩而字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闕一
不可。○懼字。是聖賢主敬本領。此處懼字貼定臨
字。單講
不得。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
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
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
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
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此章語勢側注到末二句上。富不
可求。則安於義理。是斷決之辭。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
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
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
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
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三項關係不小。
須闡發透快。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三月要說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正是一心學韶不是虛空想慕不圖至斯只是歎息之深語氣情文之備情文即聲容也斯字即指韶樂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



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古之賢人須切讓國說方接得怨乎一問仁兼天理人心言總在盡倫上見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晩反食音嗣 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飮水也。雖疏食飮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直抉出樂字根源。朱子已尋出仲尼樂處。顔子之樂。亦從可想見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敎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學易便無大過。看聖人學易都以身心體驗去。繫辭云。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夫子自發其學易之功。本註云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是朱子發明夫子學易之效。有此功。纔有此效。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



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不徒表章聖言。正要人想夫子所以雅言之故。玩末句。大有丁寧之意。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夫子至聖而又好學。非仁知勇全體具備不能。玩全體具備純亦不已之妙二語。可見聖人好學如此。學者做工夫。那能不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生知屬氣質。氣屬陽。質屬陰。人秉此氣質。最難清明。不待學而知者。能有幾人。好古敏求。此則人人可以求知者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神字與上三項不同。然必須窮理之至者。然後可以語此。故不語處須有箇分別。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善惡皆我師。故三人行必有我師。下二句只申明上二句。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

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以德自信。不在臨事。在平日。提出一天字。直可使兇暴者斂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敎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



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敎。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敎。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作語是與二三子所知也。止默亦是與。則二三子未必知矣。若體認夫子。彼何以作。此又何以止。彼何以語。此又何以默。便見得聖人觸處是道。無往非敎。仕止久速之時中。便是這箇。

○子以四敎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敎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四敎相須。不可缺一。然必以忠信爲本。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



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善人曰志於仁而無惡。明是有學人。若只美質。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爲不得見耶。有恒曰不貳

其心、玩不貳兩字、亦是他立心有恆、非天資有恆
也、朱子取橫渠之言爲內註、以南軒之言置外註、
極有分寸、後儒偏認善人有恆以質言爲主、只欠
細參。○外註愚謂以下、是朱子發明一章大旨、不
可以外註目之者也、其言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
固懸殊、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于聖等語、最宜
體味、莫將一二
節分兩平看、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



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不綱不射宿、只就本分上洗發、
道理自大、不必節外生枝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此章以生知朔知之次也、非是人誤以多聞二句
爲求知工夫、章何意思絕不如此、夫子自言未嘗
妄作、惟是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以作、多見而識
之不敢遽作、則雖未能實知其理、顧所解知之者
亦惟其理所當作者作之、理所不當作者不作耳、
今我于善者從之以作、于善惡混者識之而不作、
則亦可以次于知之者
也、豈不知而妄作爲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只不追旣往．不逆將來．待人不爲已甚之意．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卽欲仁一念．仁便在此．不分兩係．蓋仁是心之德．求之卽在．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夫子對以知禮．非無心也．當時原以昭公爲知禮耳．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君娶於吳爲同姓．已越禮矣．謂之吳孟子．是欲蓋而彌章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夫子自受已過．絕不瞻前顧後．忠厚之意．溢於言表．使一椿絕大難解之事．便已冰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

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旣者焉。讀者宜
詳味之。
必使反之是一意。而後和之是一意。其中氣象從容不迫也。誠意懇至。不浮也。謙遜審密。不矜不畧也。總一不掩人善而衆善之集如此。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
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
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



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
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註中猶人四句。是講題面。自謙以下三句。是章旨。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
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
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

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
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
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
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
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聖有聖之地位。仁有仁之地位。爲聖仁之道。則有爲聖仁之道的地位。各自洸發出來。才見得是謙辭。弟子不能學。言夫子之不厭倦。正是有聖仁之德處。非徒遜謝之辭。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
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
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
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
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

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素行合於神明。便是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奢儉俱失中。解上二句。而奢之害大。解下一句。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蕩蕩戚戚。俱在心境上說。所以然者。循理役物之別也。按役於物。當在外面營求不已上說。循理亦當在動作合理上說。蓋由其外面行事各異。故其內境有憂樂之不同也。驕泰在外註推本于內。蕩戚在內。註參驗於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只重溫威恭三字。厲不猛安是形容溫威恭之適中處。

泰伯第八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

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以天下讓，斷主讓商，若讓周便不足爲至德。或謂魯隱宋宣子臧季札只讓得國，惟泰伯之所讓者天下，故是至德。不思許巢務隨並未見稱於聖人，沃丁讓弟，亂延九世，讓天下豈便是美事。夫子稱至德者二人，於文王以其服事也，於泰伯以其不從翦商也，總是一意，類觀自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禮者，中而已矣，中則自無四者之弊。然不是略略如此便謂之中，如該十分欠一分，卽不中。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篤是篤，不遺是不遺，在親與故舊上分。民興於仁，亦在親上見；不偸，亦在故舊上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所保之全。至於將死而後得免。其可一日不戒懼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



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擧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



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遠暴慢等。俱就現成說。却有存省工夫在。○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也。其諄諄告戒。惟此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朱子以爲此脩身之要。爲政之本。蓋其重也。彼以言貌爲外飾。而無關於大道。其亦不思甚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謝氏

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能卽有多卽實分貼儘可但將上二句歸併到虛心上似多一層推原註中總歸在知義理之無窮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



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君子就在才節兼全上認出不必又歸重乎日涵養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曾子所謂不可不弘毅者非於未任仁之先預備弘毅以待之也仁者心之德而弘爲心之體所以載仁毅爲心之用所以達仁豈離仁而自爲弘毅哉但必弘毅而後能任仁者仁性也無爲者也弘毅心也有爲者也故弘毅可以任仁不弘毅卽不能任仁也弘毅旣爲心之體用而有不弘不毅者志不立也立志弘則必不以小善自安立志毅則必不以半途自廢非有他道以弘之毅之志自足



以帥氣也不可不之爲言勉人立志而已矣若夫士之功力惟於任仁用之而弘毅則無所用其功力亦曰立志而已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



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此從大成之後。追溯其得力之由也。畢竟要想詩禮樂如何能興立成。人如何學詩禮樂纔會興立成。能興立成。如何便見他是得於詩禮樂。三層道理。俱要見出。方有實際。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



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敎。非不欲人家喩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可使不可使。俱在民上論。而道民之法。自在言外見出。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

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兩樣致亂不同。一則本人身上說。一則人激之使然。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



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驕吝不可。固不待言。須發得驕吝相因意思出。見其病難除。非大爲懲創不可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爲學之久而不求祿。自是有守人。學者腳根最要立得定。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缺一不可。而好學善道尤要緊。細看則守死又由於篤信。善道又由於好學。此



不易之理。人只要直截。卻于理欠安。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全要根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來。不得泛講。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是碌碌庸人。其不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可知。故以一恥字激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蒙引。謀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 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惟師摯在魯之時。樂如此美盛。可見夫子正樂全靠師摯。魯依了作。及他去官之後。樂仍舊褭了。此夫子所以思師摯也。與自敘正樂不同。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敎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甚絕之之辭。正所以敎之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旣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言用功卽極其勤迫。而心中猶當皇皇若失。非旣及之後又恐失也。孫月峰但知兩句是一時俱有。卻單拈一心字。便遺卻上句。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巍巍高大之貌以心體言非外貌也不與只是不以位爲樂莫說到淸虛上去蓋心有所累則卑小無累便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



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上節是德無可名下節是業有可見德是體業是用不可混也講上節則天處兼用言者終鶻突在○巍巍乎連唯天爲大一句讀蕩蕩乎另讀巍巍是形容天體之高大蕩蕩是形容堯德之廣遠惟則天故蕩蕩既高大未有不廣遠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前後歷叙帝王此章則論武王也但論武王卻只論武王有十人之言又忽稱文王之服事煞有深意○此因下有唐虞之際句而記以證之也每見時文云堯不得有而舜有之如此說與章旨何涉須說舜之所有卽堯之所有方關合唐虞之際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才難一嘆因武王之言而發也故記此以爲案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

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惟唐虞兩朝合來。方盛於周。可見周才極盛矣。然猶止有九人。豈不才難乎。說唐虞盛於周。正是極形周才之盛處。下二句方轉合到才難上。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上節本論武王十人之言。此卻想到文王之服事而稱其爲至德。便見得武王不足以與此。然不回顧武王更蘊藉。○此篇兩稱至德。都在全君臣之大義上說。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無間處。全在三個而字上見出。須兩兩相形。方得而字神理。○致孝。謂享祀豐潔。對飲食說。○盡力溝洫。禹所謂濬畎澮距川。以散水勢於田間也。此眞治水善法。但亦是厚於愛民之意。故註以豐字該之。

朱註發明卷之五終

# 朱註發明卷之六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受業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



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博學固是譽孔子之言。卽無所成名。黨人以此惜孔子。然卻是大道不器。大德不官處。雖其意不以此譽孔子。卻說著孔子之所以爲大處。故孔子倒以求名自居。所謂聞譽承謙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儉故可從。泰則不可從。一得禮之意。一越禮之分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



記此。

四者之無在事前事後勘出。若僅以無私心了之便只說得絕一而已。且與無意二字分不清。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旣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旣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旣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此與桓魋章一箇意思。但彼以德自信。此以文自信。德是天之所賦者。文則禮樂制度之謂。亦無非天理之所寄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天縱之稱從古未有子貢特高舉以見夫子之聖迥非尋常耳深說反離○固字與又字相呼應言

多能不足以盡夫子之聖。夫子固非常之聖而又多能者也。又字作兼字看。惟聖知聖。故疑其辭曰將聖。不敢質言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大宰知我。言賜不知我也。吾少二句。言非賜所謂聖而無不通也。君子二句。言多能非所以率人也。



另是一意。此段總是曉門人。非爲太宰解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引牢之言。乃少賤多能之證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



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不獨首二句是謙言。通節皆是此意。說得玄妙。去之愈遠。○兩端。猶云兩頭。與中庸有別。蓋彼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此則終始本末上下精粗。卽一問答中道理自具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

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聖王之瑞不徵則道不能行故發此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



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范氏說極分明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首節歎聖道之高妙次節稱聖教之有序末節自言學力之所至也○仰鑽瞻忽四句總是形容聖道並不在自己求道上說今人說顏子求道幾窮故爾發歎不思胡氏先難之說及未領其要之語已置圈外朱子謂顏子深知夫子之道而歎之鐵板不易也○顏子見得卓爾故說深知此節是從卓爾後說的話不是憑空說起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



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博文約禮正是循循處註故不曰教之目而曰教之序也○後人謂陸氏之學與顏子同觀顏子亦從博文入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陸氏先將格物致知認錯便不肯從博文下手彼直是頓悟之學與顏子懸絕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

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



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人將首節看差。因將如有所立都差。說向之見爲高堅難窮者。今始見其易窮。向之見爲前後無定者。今始見其有定。不如聖道原無窮盡無方所。若顏子看得有窮有定。倒不是見道親切。反認道差謬矣。卓爾云者。實見得高堅前後之道。皆在我身心事物之閒。非前日錯了路。今日纔見得眞也。○如有所立。是顏子學力已到處。欲從末由。是顏子未達一閒處。正該分淸界限。何得滚作一團。○立與從只有生熟之辨。俗說立猶與道爲二。試想顏子何等境界。尚與道爲二耶。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 閒如字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天不可欺是正意。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

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又曉之以不必用臣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玩註見得聖人自重處。待字正關求字。沽之意輕。待之意重。莫說得聖人纏綿難斷。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欲居九夷傷之也。居則有可化之道是餘意。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語魯太師章。正音樂也。此章正詩樂也。詩係樂章。故以詩正爲樂正。雅頌顯是詩什。朱註明言詩樂。向來人都錯說。當是夫子敘其正樂之功也。○夫子言樂者三。樂其可知。泛言樂之音節。關雎之亂。則專主大武說。此云樂正。按註云周禮在魯。當只指周樂之在魯者言。樂字通指天子諸侯大夫所宜用之樂說。不兼列國及前代。雅頌亦只指樂中之雅頌說。非統論三百五篇之雅頌。雅頌之作在成康之世。成康以前諸樂歌。皆周公所訂。成康以後諸樂歌。雖因時制義。亦必各有定數。不獨變風

變雅未必盡被管弦并魯頌商頌亦只是序詩項下事與正樂亦無涉也况共和之世板蕩凌夷東遷以後不復採風大小變雅不得混入得所之雅明矣魯頌四篇多僖公時作商頌原十二篇後僅存其五則魯商二頌不得混入得所之頌又明矣時文講雅得所統括二雅全文講頌得所并舉三頌立說似詩三百五篇都是樂章此蓋新安陳氏之說誤之按新安云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似夫子止有刪詩事無正樂事正樂只在刪詩而已今三百五篇之詩具在樂之正從何處見得新安只坐錯會朱子小註一條是爲本章設耳不知小註正是分敘詩正樂爲兩事按史記孔子敘詩正樂皆在自衛反魯之後敘詩正樂時同而事異故小註云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于是雅頌各得其所朱子此言未嘗



一字及樂所謂雅頌得所該三百五篇之詩言此明序詩自爲一事大註詩樂亦頗殘缺失次云云玩亦頗字正對敘詩言此明正樂自爲一事大抵敘詩則并載樂章非謂正樂必以三百五篇爲粉本也如今詩中古樂府之類是樂章其他歌行雜體雖亦可以被管絃然只是詩耳不可直謂之樂章本文樂正是主註詩樂二字連看不分只作樂章二字看即下文雅頌是也得所即正無兩層意謂以敘詩爲正樂之本者非謂樂正而詩亦因之以正者亦非正樂跟道不行來此處樂字較他處說得重此處樂字主樂章言得所兼類與義而義爲尤重所謂類者如儀禮中鄉飲酒禮及燕禮工歌三終笙歌三終閒歌三終合樂用某詩某詩及歌清廟以宮思文以角奏九夏以金新宮以笙之類所謂義者如鹿鳴魚麗象朝廷南陔由庚象民物及武子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文王大

子譏三家雍徹之類是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須玩事愈卑三字四項俱說不得深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



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逝者。指天地之化機言。凡日月寒暑水流物生之類。皆在其內。○逝字。重流而不息意。不重過而不流也。逝雖訓往。卻要兼來者說。往者過。來者又續。故無停息處。○逝者二字。已含有不舍晝夜在內。下特舉斯以指點人耳。斯謂川流也。○此明是夫子以道體不息示人。作文何得諱道字。連逝者都不說出天地之化來。有何著落。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好德如好色。是一個誠字。故未之見。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從譬如至進止二字處是案。吾止吾往是斷。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 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

不惰。兼心解力行說。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方進未已。惜不見其終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明說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只在苗上說。有何意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可畏不足畏。明側重下截。才見得警人及時自勉意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兩能無。還是法言巽言作主。非關他能聽言。○不改不繹處須重發。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在人者可奪。在己者不可奪。是以學者貴立志也。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

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



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緼袍不恥。則可進于道。終身誦之。則不復求進於道。此一章關鍵處。○可進於道。要緊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上講。不復求進於道。要緊切自喜其能上講。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只說松栢不凋。無嘆人知晩意。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或疑此章只就現成說。不重學之序。曰。川流章註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意。學字序字的屬此章要旨。知者仁者勇者。都要說得著力。方與下論不混。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

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適道而且能立固已立於道矣但道是箇體統若要細微曲折毫釐不差却有箇義在道裏面不能



用權畢竟有不合義處權最是精細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指也

唐棣思人之什也室遠之歎容有不免夫子借其言而反之以勉人之用思耳今人都不肯如此看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



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全要在鄉黨宗廟朝廷之不同處見聖人之時宜處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

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 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王制。侯國只有上大夫下大夫。俗說孔子爲中大夫。不知何時添設。○剛直與和悅而諍須洗發。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恭敬不寧與威儀中適。有分看妙處。有合看妙處。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 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承命傳命。進揖及退各有節次。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自入公門至屏氣似不息者。皆漸近於君之容。出降一等節。是漸遠於君之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屛。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旣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執圭身容手容面容足容。皆見愼重之至。○享禮與私覿總是一和。但有分別耳。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靑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故欲其相稱三項同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佩玉所以比德玉藻云右徵角左宮商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觿礪之屬所以備用內則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但曰去喪則不必拘定內則子事父母所以備尊者使令之意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襞積衣摺也要半下齊倍要謂要之狹減半於下齊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飮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



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雙峰云。古之制飮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其說亦可備參。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 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

巳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公家祭肉不經宿者。不但不留神惠。更重在君也。觀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句自見。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言語非其時是正意。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 陸氏曰 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〇此一節。記孔子



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薄物必祭。是不忘本。其祭必敬。是聖人之誠。

〇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〇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此是鄉黨尚齒之意。須兼不敢先不敢後二意。才見得斯字神理足。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巳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無所不用其誠敬。才見得聖人全相。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飮。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飮而飮。不可飮而不飮。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恐虛人之賜。故以直告之。是一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



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夫子之席無不正。至此又正以爲禮。是敬愼之至。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晩反）

周禮。王日一擧。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巳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此客禮也。巳不祭而先飯。此以膳夫之禮自居。不敢當客禮

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東首以受生氣非獨見君時爲然加朝服拖紳方是敬君）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交朋友重一義字）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身心內外原相應。故身正。則心體亦無不正。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曲禮云。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雟。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不內顧者。卽禮所謂顧不過轂也。不疾言。不親指。卽禮所謂不廣欬不妄指也。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色斯擧當從末二句看出。乃倒裝文法也。時解於渡下處說夫子見雉如此。因嘆其得時如此。則是擧止得時。非飮啄得時矣。不與註背乎。或云理亦說得去。余謂正坐理上不通耳。若夫子見雉之擧而後發歎。子路又共著何物。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飮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



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朱註發明卷之六終

朱註發明卷之七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只野人君子之名出于時語耳。不純是敘述。註中語氣抑揚本自了然。卽下斷語何礙。亦起得下節意思在。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先進只是周初人。此時文質得中。從之所以就中也。無返質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意。非必賢而後思之。弟子記其人。因各著其所長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四科各有所長。在學者身上看出。夫子各因其材。見成就處不同耳。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

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有不悅。纔有助。無不悅。故非助。兩句皆若憾之詞。自見得有深喜的意思在。或於夫子口中。都作喜詞。或上句作憾詞。下句作喜詞。便明與朱子操戈。或疑無所不悅。如何作得憾詞。不知因此而非助。便是憾詞。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解者謂閔子之孝。全在能致父母昆弟之稱。人之不閒。皆因其父母昆弟來的。按註只重在人不閒。而人之所以不閒者。由其有孝友之實。非由其能感化父母昆弟云云也。積中。有孝友之實心也。著外。有孝友之實事也。以積中切父母昆弟。著外貼人不閒者。謬。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其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上篇表南容之賢。註中推本於謹言。此則直表其謹言之美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

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



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 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

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未能焉能語氣。一則見得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一則見得學之有序。不可躐等。但有序意較重。或謂不然。當重無二理。此夫子以不告告之也。曰。人鬼生死之理。原無兩般。但事之知之者。須有個次序。夫子非泛論人鬼生死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之方。故有序意較重。註用一但字轉落。然是分明。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誾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敎育之。

從來任道之人。必須有些剛氣。誾誾。內含其剛。行行。外露其剛。侃侃。剛多柔少。故皆任道之器。子路自是太剛則折耳。解者因此而以剛爲病。則謬矣。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仍舊貫如之何。還是婉商之詞。何必改作。便是直斷之詞。勞民傷財。在於得已。俱在何必改作內說。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都在有德上看出幾深微。亦得歸重夫人意。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升堂意重。未入室意輕。自是撇開鼓瑟。專評學力。但子路之至和於鼓瑟亦可從未入室處想出。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一過一不及。夫子口中。在兩人資稟學力上說。然原從中道上稱量出來。子貢以爲夫子專評兩人資學。故認過爲愈。夫子因與明說我所謂過不及者。以中道權之也。豈以過爲愈於不及哉。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



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

見其爲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嘗疑楊氏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二語可謂得旨矣。朱子顧列之圈外何歟。蓋人之氣質有偏。而性則人所得以生之理。聖凡之所同。未嘗有偏也。楊氏不曰氣稟之偏。而曰性之偏。不能無病。況柴之知不足。雖其小偏。而其所以素稱質美者。正在乎愚。參之鈍。雖其小偏。而其所以得聞聖道者。正在乎魯。二者之偏。正自不同。卽師辟由喭。要亦摘其一節之短處語之耳。概以爲偏。此朱子所以外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



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顏子旣能合道。又能安貧。子貢不受命。便不能安貧樂道。全與顏子相反矣。億中。另稱其才識。與道無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不踐迹而自不爲惡。是質美。不能入聖人之室。是未學。合來正見得善人身分。不得又添出止於善人一層。失却答問語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此爲取人以言者發。側重色莊句。○君子。以能躬行言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要稟命。又要急行。不可偏廢也。但求會稟命而不能急行。由會急行而不能稟命。故各因其所少者教之。所謂約之以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

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註對下從之者一問故說得十分嚴正不可屈撓須領此意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旣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



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輕二子所以抑季然自多之氣許二子所以折季氏不臣之心人都混說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擧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



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取辨於口以禦人。是佞之可惡處。夫子特惡其佞。其非不待斥而見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已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



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曾晳之志不在事功只自寫其心樂一樂字足盡曾晳之志蓋聖心渾然天理故疏水曲肱樂在其中曾晳雖未及此然其爲學亦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鼓瑟以及異撰之言若不欲急於自鳴其志及其言志則不過當前有以自樂而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即此自樂其樂處便見他有天地同流萬物各得之意宛合聖人老安少懷胸次宜聖人之所歎許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此下三節皆是許其能處此節說有志爲國之人當以禮律身而容貌辭氣皆要中節禮字不屬爲國上講只對針其言不讓說按曲禮云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禮讓二字本此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



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



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旣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



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通章以克己二字盡之。禮便是仁。己便非禮。故克己便自復禮而爲仁。或說克己又要復禮。支謬也。○其效甚速而至大。甚速者。一日也。至大者。天下也。人却拋在甚速一層。其機在我而無難。在我者。由己也。無難者。不由人也。人却混看無難一層。或疑無難。如何貼不由人。曰事要求人便難。不由人便易。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



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

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



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非禮。卽己也。勿。卽克也。上節已說過。此節語氣全注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言克己者。當克之於此四項也。○仁者。心之德。在內者也。視聽言動者。身之用。在外者也。身心內外。一氣相通。故持身所以存心。制外所以養內。觀程子四箴而曉然矣。再朱子答林擇之者曰。此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禮。至於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眞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慮恍惚。未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論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又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今所諭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工夫處。若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耶。以上二書。皆言持敬必於視聽言動致力。而夫子所言克己。卽持敬之學也。何世儒徒知以治心言仁。而莫知治身以治心之要旨哉。○或疑言動由內出。我可自主。視聽從外入。非我所得主也。我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我旣知其非禮。不卽已視已聽耶。曰。耳目所偶遇者。只可謂見聞。不可謂視聽。見聞無心而視聽有心。故自有辨。○顏子默識其理。是至明。力有以勝之。是至健。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

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閒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克己工夫直把私意掃除而去之。敬恕只是使私意無所容逐漸消化他去。敬恕未便是仁。行得熟了纔是仁。○敬則能脩己。恕則能愛人。故無怨。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爲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訒。是解訒言之所以爲仁者。故註提心常存。晝出仁者本事來。下章內省不疚二句。不特解憂懼之所以無。是解無憂懼之所以爲君子。故註補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晝出君子本事來。如此看。方與牛之再問對切。○爲與言。皆心主之。爲之難。言之訒。皆心之存主之。註提心常存。總攝爲難言訒在內。說心常存。則爲之必難。言亦自訒。非謂因爲難而言訒也。爲難言訒。都是心存處。又非心存後纔能爲難言訒也。○難者。其難其愼之意。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



懼而强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命稟於有生之初。謂得氣之淸而厚者長壽。得氣之昏而薄者不年也。天莫之爲而爲。莫認做擇人而富貴之也。○命與天只是一箇。但微分先後耳。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



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敬主事。恭主容。須分貼淸楚。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



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心之明不可見。以兩者不行見之。或將明字就在不行上說微差。○謂之明。便是不蔽於近者。原無兩層。下截特丁寧其詞耳。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倉廩武備教化。原一時並施。但必待倉廩實武備脩而後教化行耳。教化者。信民之政。至於民信。則教化已流行矣。註因民信是就效驗說。故將兵食都在效驗上說。以明民信所以在兵食之後。但以見民信必由教化。非足兵食而民自信也。註意專在解民信。未解兵食如何足。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惜子成之言。非惜子成之意。疾時人文勝。其意固君子也。特言之太過爲可惜耳。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其郭反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



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文猶質質猶文。只是等重之意。無相生相濟之說。君子小人德位皆在內。但只言文質等重。而無本末輕重之差。其弊亦自不小。註故謂其胥失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徹。通也。通力合作也。又均也。計畝均分也。同溝指鄕遂之貢法。共井。指都鄙之助法。徹原兼貢助也。是時魯亦行徹。但取二不同於取一耳。盍徹者。只勸公減賦。與孟子兼要制產不同。○先王定徹法



之初。原將國用多通局打算過。並無不足處。後來人主侈用。始患不足。但取愈多。用愈易。終不濟事。故盍徹之言。正是勸公節用。朱子揣摩時勢。方說得節用二字出。今人只講薄取。不講要節用。覺得有若果似迂闊。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喩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

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此段全是破哀公吾猶不足句哀公但知有吾不知有百姓故有若將百姓與君滾做一團說足則俱足不足則俱不足不當分人與吾之見也此是一問一答鍼鋒相對處朱子體認親切故云深言君民一體之意蓋盍徹句緊對用不足說此四句緊對吾不足說也楊氏在徹法內說足不足關係處最爲切實但直接盍徹說下抹却吾猶不足一問故列圈外今皆宗之反以君民一體之說爲浮泛亦妄矣○哀公意在加賦故有若言此以止公厚斂此節之本旨也今人說來却是諭徹欲顧上文反失本旨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主忠信者去僞存誠在根本上著力俗謂無工夫者非也若無忠信之心徙義亦只僞爲註以立本日新分貼正自並重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



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如何片言可以折獄。全是人信服他。故不必煩言也。所以取人之信服。又在忠信明決而不留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

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兩之字指政也存諸心易始終如一難發於事易表裏如一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誘掖獎勸四項須洗發皆是成人之妙處○註云所存既有厚薄之殊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



心不同如此所存指其立心言用心指成人不成人言自不必說但俗謂所好以情言便不清楚蓋情即心之用也所好當指其所以自爲者言言君子存心既厚又在己好爲善事故其用心於人者成其美不成其惡而小人則反是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正本清源末有不自己出者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不欲言不貪欲非發憤懲欲最難去只要自心上起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在上之人躬行倡率豈可以殺禁亂在民身上起不如在己身上起子欲善三字最重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質直是兩件．但總是忠信耳．或以內字貼質字者誤．○好義豈不由心．但在行事上見出．今人見一好字．便只在心裏說．不知好仁好義好禮好信之類．都有行事在．非心願如此已也．○察言觀色．向看作察人喜怒．以証己之是非．玩註云審於接物．當是交際都合禮的意思．如曲禮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不聞則不入．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皆察言之類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皆觀色之類也．若云察人之喜怒．未免近於務外．卽云借人証己．亦不似審於接物．○下人而出於思慮．方是實心謙讓．易象所云卑以自牧．言以卑遜自養其心也．引來恰合．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

況後世乎。

質直三句是四件事。取仁二句是一件事。以色取仁三字爲主。行違便是徒有其色。居之不疑只是巧裝其色。不疑雖似在心裏說。却說他外貌上做出個不疑光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麤鄙近利。夫子救其失。先從近利起。大凡人一近利。則德便卑汙矣。下二項皆麤鄙之失。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舉直錯枉。是知。使枉者直則仁。兼知仁說。但在夫子口中不便露仁字耳。竟以申言知爲主。便於理不全。想夫子說了知人一句。見樊遲有未能豁然之意。隨即把舉直錯枉二句接知人句說下。原不

隔多時、故樊遲認做是問知之所得、不得因樊遲之疑、而併謂夫子原是中知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樊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因看得使枉者直、似與知不相關切、一疑也、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看得舉直錯枉、如何便能使枉者直、一疑也、今人只曉得有第一疑、不曉得有第二疑、殊欠領會、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子夏說使枉者直之言、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是解其第一疑、註中不止言知四字、正與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相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夏又引舜湯來說、一帝一王、選舉既明、不仁自遠、可見舉直錯枉、定能化枉爲直、是解其第二疑、註中所謂能使枉者直句、正與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相應、人因不知樊遲有兩疑、遂不辨子夏有兩解、此節竟無著落、○子夏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句、非單結本節、連上節都結在內、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

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明道進德自是兩平。側重輔仁者固非。細玩註意。上句見友不可徒會。下句見友不可妄交。概說示人取友之益。亦欠精詳。

朱註發明卷之七終



朱註發明卷之八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常常先勞。便是無倦。始終皆政本於身意。不必添入心字。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

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三者皆宰政之體，非泛論政體也。或謂此章皆論任人之政，雖從下節扭合，亦似無背。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向看得夫子只是教仲弓舉所知，其不知者聽之他人耳。看來人其舍諸，畢竟該說人皆會知，人皆會舉，方見聖心廣大公普處。○不必說人知而告我舉，亦不必說我舉而後感動人。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父之廟為禰，以祖廟為父廟，故曰禰其祖。○按夫子正名之說，未經說明，胡氏立公子郢之說，似非羈旅之說所能為。葛端調陳大士之文，謂衛輒既立，不可復避，但當迎養其父。此說初看甚好，細思如此，則名仍不曾正。愚意蒯聵不承先君之命，固不當立，然輒既主國，又當尊讓其父，無稱兵相拒之理。夫子為政於衛，畢竟以奉蒯聵為正名。○朱子既云，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又續以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謝氏明將正名說開，而朱子顧有取者，此舍己從人之意也。蓋朱子自已一段話，是敘孔子所以先正名的緣由，若孔子口中，只合依謝氏大概說祖孫父子等語，畢竟不便明言。觀子貢問為衛君，尚借伯夷叔齊為題，況夫子口中，豈肯直斥衛事。此朱子所以取謝說也。凡註有兩說，人率以前說為主，然此偏主後說。

註中文勢如此。向來悞看謝說爲餘意耳。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此二節反言以見名之當正也。却是推開說。如名不正。坐定在祖孫父子上說。連事不成都說不去。按或問言與事似不相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此喻與無以考實意合。亦只是大概說。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有序而得和。便是禮樂。或將禮樂所以飾喜。刑罰所以飾怒入講。便看禮樂是鐘鼓玉帛之物矣。且禮樂所包者廣。刑罰只是禮樂中之一事。對禮樂不過。註云。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此可徵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喩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名之必可言對名不正二句言之必可行對言不順至刑罰不中數句而已矣三字既收上二節并與奚先先字遙對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小人二字卽下節民字解做識見卑狹便與硜硜小人混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三個好字正對上兩個學字言不當學小人之事而當學大人之事也敬服用情皆以類應可見敬者民之好禮也服者民之好義也用情者民之好信也或疑服如何是好義曰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服者以服其使令言不作悅服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誦詩有得則凡詩皆可達於政而能言莫說某詩可以資政某詩可以助言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子自是撇開令字却從令字說入得勢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註因兄弟二字故推本於周公康叔或說周公之後不合僅同於康叔之後全是惜魯之意此小巧之說也治魯者伯禽恐未必賢於康叔魯衛只合竝講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



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富之教之兩之字人謂指政言吾謂指庶言富教皆當照註實發不合虛說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朱子以夫子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作文照切此意亦佳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夫子歎想神情全在末句但上二句字字分寸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仁字言敎化之及於天下者貫徹流通無少壅隔非謂天下皆仁也此最易錯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晁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此說可補入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旣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敎冉有之意深矣

按註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季氏專政無君甚
矣夫子不與季氏以政便是正名分處詞意何等
嚴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知爲君之難要說因人言而知方有來路亦關
合得一言可以興邦上霹空說知難則失之矣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葉音攝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必說明如何說來方是論政今人必要不明言所
以說來之故只使他自思似聖人有甚私心不肯
敎他一般朱子以被澤聞風明
自說出人只要說到空虛處去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此章未曾明言何以爲政。只說要去其害政者。小利者。小事之利也。不是說小小利益。大事不成。幷做不成就。緣他只在小事上做。不曉得去做大事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天理人情之至。不待安排計較。只有隱之一法。曰至者。猶云舍此別無有箇道理耳。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恭主容。敬主事。莫非治心也。但以心字了之。便不識得聖人教人爲仁把握處。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行己。猶言己之所行。有恥。所謂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也。不辱命。言其材足以有爲。而特即使事以見之也。人說使四方。只在能言上說。若只要能言。子貢自優爲之。何必夫子教他。註明說爲使之

難不獨貴於能言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孝弟大倫。而能見稱於人。如何還只是士之次。故須補材不足一層。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



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小人矣。如何還列於士。故須挽到能自守上。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敎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



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中行之人。儘有未爲聞道者。觀司馬溫公天性仁厚。行事純篤。然每爲二程夫子所不足。畢竟非道統中人也。人說行皆得中。何須復傳他道。愚謂中行若不十分高。又有何不可得。但中行只合在質

美上說當與十室章參看看得中行確則俗謂夫子欲進狂狷於中行甚不要只合說與之進道○中行既不可得徒得謹厚之人未必能振拔有爲此轉不可忽若抹去此轉便不得必也二字神理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 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前引南人之言而歎其善後誦大易之詞而慨人之不占是兩對式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觀此則和同二字都在心意上說人但知從君子小人之心意說到交際不知却要將君子小人之交際歸并在心意裏邊說也或疑心意二字恐是推原之詞曰果爾便當云無乖戾之心故和有阿比之意故同今註自是正解和同並未推原所以和同向緣習而不察耳和同之義其卑者說來與比周無異其高者亦秖本晏子相濟爲和專壹爲同之論而竟未有主心意中言者然則此章之蒙晦亦已久矣○心意對舉心便有光明氣象意便有暗昧意思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閒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善者好不善者惡合來方信其爲賢聖人因人觀人處何等精詳的確蔡氏謂善者好不善者亦不必惡便有些弄險朱子兩路反說最爲愷切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此章在君子小人之公私恕刻上辨。最爲深微。註云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向謂是推原之詞。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向謂是通論之詞。今乃知君子之心公而恕。是正解易事而難悅。小人之心私而刻。是正解難事而易悅。其難其易。皆直指君子小人之心曲言。而推原君子小人所以各有難易之故。則在於天理人欲之每相反也。每之爲言常也。皆也。非通論之詞也。若以上二句註爲推原。下二句註爲通論。竟無正解之句。則與前後之解君子小人者。太不倫矣。若以天理



人欲爲推原。公私恕刻又爲推原。則又頭上安頭。而不免於支離重沓之病矣。○或疑旣說事悅。明有人以事之悅之。烏可專以爲君子小人之心乎。曰事之悅之者。人也。所以事之悅之而有難易者。心主之也。○亦只難易二字。在心裏講。至兩段內。下三句。便是因其心而見於待人者如此。言惟君子之心公而難悅也。故悅之不以道。不悅也。惟君子之心恕而易事也。故及其使人器之也。後段亦如此說。向謂下三句是解上一句。殊欠分明。須上一句在存心上說。下三句在待人上說。方見次第。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循理逞欲。推原所以泰驕也。安舒矜肆。正解泰驕也。朱註如此者多。和同章。有正解而無推原。事悅章。先正解而後推原。至或有推原而無正解。則鮮矣。○泰驕須在氣象上說。方與蕩蕩戚戚不混。餘見蕩戚章。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就本質上說近仁。此本旨也。大全謂由此求仁爲近。非本旨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切偲怡怡。不是天質生就。須由學養得來。切切偲偲。都在言語上講。怡怡。便在情意上說。而兼容貌在內。俗以切切屬情意。則施之兄弟。如何便會賊恩耶。須知切切偲偲。是一套事。怡怡。又是一套事。三股分說者非。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民知親其上。死其長。豈是容易。故必待敎之七年也。不說三年五年。而云七年。其中自有施行次第在。亦度量善人力量所到耳。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敎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此章須切春秋時情形更好。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按註。當云邦有道而不能有爲。猶邦無道而不能獨善。其可恥一也。蓋因其所已知。而進其所未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

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閒。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武伯問子路之仁。子曰不知。註云或存或亡。不能必其有無。並未斷煞。此處夫子亦說不知。註直云不行不足以言之。却是斷煞之詞。豈朱子謂原思之仁。不如子路哉。蓋此就不行二字上評論。不在原思之仁上評論也。或猶以此處不知。亦當渾講者。謬矣。○自無四者之累。與制之使不得行。境界迥然不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意所便安處。便戀戀不捨。絕無剛毅氣象。如何足以爲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行無時而可變。言因時而善變。兩意並重。○危行。只在持身上說。不必說到擔當國是。此士君子處世之常道。不專爲人臣訓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有德必有言。向看作己實有之。故言必親切。觀註引樂記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二語以解之。可見只合說有德者心氣和平。自然出言有章也。仁必有勇。註云心無私累見義必爲二語。極精透。私累者。爲私意所牽累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

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适以羿奡比當世有權力者。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不得另生議論。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



未免為不仁也。

君子有不仁。須說得細。雖與小人對勘。專重策警君子。自合。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言愛者必須勞。忠者必須誨。愛者自勞。忠者自誨。此亦情之所必至。然尚是前一層意思。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 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稿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四項各有職掌。因能任事。各盡所長。使彼此互換。便有不停當處。無重子產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

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說叢三段。隨問隨答。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搏捖。為作時文計耳。惠人是舉所重而言。末節不言管仲之功。專在伯氏心服處看出管仲來。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知在人之常情上論。便不必偏重無怨。補人當勉其難不忽其易意。語意方足。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自是公綽定論。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

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相沿以質言者非如以質言則天下之大安得有人焉恰具此四者之質乎苟不能具此四者之質則天下之大竟無可以成人者乎註云兼此四子之長又云使德成於內兼字使字皆以學言也或曰武仲輩豈足學乎曰不學則四子必不得兼不兼四子則禮樂亦無所用且所謂文以禮樂者豈待四者具備之後而節之和之哉則所謂學四子者又豈其初姑依彷武仲輩



之知廉勇藝直待學之宛似武仲輩而後受之以禮樂哉蓋方其學四子之時即束於禮樂而出之非學成其偏倚駁雜而後救之以中正和樂也朱子並不曾說低知廉勇藝雖分兩段解却復圓成一片細玩可得其意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〇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忠信之實三項多有不必分貼

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衞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

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



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時然後言六句非公明賈自論文子是解告者所以謂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之由却說得文子地步太高故夫子疑之○時言樂笑義取是時中之事禮義充溢於中又時中之源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立後在君何得據邑以請罪狀顯然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



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此論二伯之行事不同也或云此言晉文不如齊桓亦通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

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



功矣。

子路疑仲之不仁。以其心術。夫子許仲之仁。以其事功。不以兵車。事功之仁也。

〇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管仲有功而無罪。故夫子獨稱其功。自是此章定案。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〇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



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與文子同升當直云文子薦之與己同升不合混說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
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
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蒙引云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爲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可見

此眞善於看註矣蓋孔文子章論謚法此章專美薦賢也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 喪去聲）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衞臣雖未必賢而其
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衞靈公
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
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
用人各當其才雖無道不失其國不是輕恕無道正見用人所關不小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
無必爲之志是一箇意思不自度其能否是一箇意思踐言不來須兼此二意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
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
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

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



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擧。先發後聞可也。

請討陳恒。是理所當然。不得不討。三子黨惡沮謀。是其心虛處。夫子告之。幷警及季氏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敎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要勿欺。又要能犯。勿欺是主。然不能犯。亦無濟於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天理便是上一層的。人欲便是下一層的。故循理則上達。徇欲則下達。非有兩條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已。欲得之於已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已。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兩爲字都在心裏說。須知孔子所謂今之學者。正與近世學者逈殊。非讀書作文以爲學也。其爲人處。亦與今人不同。彼有其實而不能忘名。今則務名而全無實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俗謂此章。見聖賢心交。殊覺牽强。玩註語。只是表使命之才耳。或疑如此似沒甚緊要。曰聖人論士。首稱使不辱命。誠難之也。當時列國名卿。如穆叔甯武子產子鍼之徒。皆以使命取貴於春秋。况闕里之堂。非等閒見才之地。而伯玉使者從容數言。爲聖人所心賞。此必有大過人者。豈不足爲使命楷法乎。又或謂此章表伯玉之賢。足爲使者之所知。而爲夫子之所信。亦與註合。若心交之說。則本註所無者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



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曾子稱艮卦之象辭。非其自言也。艮。止也。思不出位。止其所而不過也。此係心學。莫看得粗。○位者。

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言。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恥字過字。各有工夫在。兩意並重。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首句只重君子二字。道字不必重。何也。君子爲成德之稱。而仁知勇皆是德。仁者。知者。勇者。皆是成



德。以君子貫。不以道字貫也。或謂不憂不惑不懼是道。然亦只在仁知勇裏面。豈別有道以去憂惑懼耶。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心馳於外而自治疏。關係不小。故夫子敎之。重在末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人不知不當患。已不能自當患。須寫出丁寧意思來。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遊外註誠明之說者。謂不逆不億。誠也。先覺。明也。然似不逆不億。故自先覺。便不見得抑字是反語

詞內註云雖不逆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畢竟側重先覺○先覺兼情僞不坐定那人是詐不信者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上句見禮恭下句見言直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驥字一讀下乃言驥之所以爲驥不以其力而稱之爲驥乃以其德而稱之爲驥也德是調良大全胡氏云調者習熟而易控御良者順服而不蹄齧最說得好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天下有一種蓄怨之人於其所怨者雖可愛可取而故不愛不取又有一種矯情之人於其所怨者雖當憎當舍而故不憎不舍此皆私心非直也直則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總註須玩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



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此夫子自發其下學之功也。不怨不尤。專心下學也。知我者天。蓋人僅知其上達。不知其得於下學也。下學而上達。以循序漸進爲正。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只見得下學不可忽之意。不待作正講。○不怨不尤。固是不分下學之心。但下學非有他。只不過求合天人之理。故云反己自修。蓋人情天理之外。別無聖學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是夫子全身。曉景伯安子路警伯寮。是章意。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只說所遇不同。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有心當云有心斯世。
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



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荷蕢果於忘世。聖人不能忘世。兩意須各見。出硜硜專確之意。是鄙聖人不能忘天下之心專確也。

果哉二字與硜硜句緊相針對。

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〇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〇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易使。便是民亦循理。但是上好禮而後有以致之。好字最重。好字中有孜孜汲汲。躬行實踐意。故禮達而分定。民便易使。

〇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



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〇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充積之盛。自然及物。非全無事功也。事功卽在充積中。黃勉齋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此說可味。〇敬該動靜。在修己以敬句說。蓋天理由以存。人欲由以去。故能爲成德之君子也。敬合內外。當畱在安人句說。敬徹上下。當畱在安百姓句說。總是一箇敬。却逐層推出言之。故宜如

此分貼。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述猶稱也言有善可使人稱也○聖人責之者責其不循禮法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夫子口中只說得童子不循隅坐隨行之禮非能求益耳然須補註中使之給使令之役一段所以抑而教之之意語意方足欲速成欲速進於成人之列也



朱註發明卷之八終

朱註發明卷之九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 衞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衞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衞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首節是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後二節是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兩意各開說。○朱子云。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曾子精察而力行。子貢多學而能識。故可語以一貫。若撇輕多學而識。何處覓一。又貫些甚麼。○兩予字首尾相應。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然字。非字。要說夫子然。夫子非。方信而忽疑。中間不著計較。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

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疑夫子既非多學而識却不番以教子貢何耶曰夫子未嘗不多學而識也但本來氣質清明先得所謂一而後以多者充之子貢如何能得必多學而識然後可會通到一處聖人由一以及多賢人必由多而得一若番替他說箇一他便索之茫虛無入手處○按一貫以行言則一者誠也以知言則一者明也言聖人一心之明自足以貫通乎萬理之賾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德為已有之德便自見得親切分明學者須要在身心上體驗始得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無為而治當兼德與遇說本領在德盛而民化上人只說紹堯得人便似聖治全靠別人矣○晚邨云恭已句乃極寫無為之狀恭已正南面五字只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極說得好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

百家爲州

朱子曰篤有厚重深沉之意篤自篤敬自敬○忠信篤敬俗以誠字蔽之包括不完並以敬字較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 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註中念念不忘常若有見專精之至正是鞭辟入裏處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兩人各開說不必分優劣○不是以君子而信其可仕可卷是以其可仕可卷而信其爲君子也文法與上節一般卷而懷之猶云斂身而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不失人不失言分應上文不得泥一亦字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仁耳。不徒此一軀殼。否則形雖具而理則亡矣。雖生何益。工夫在乎日。殺身



成仁在臨事。○白文中無字有字。猶云沒有那箇道理。只有這箇道理耳。最說得斬截。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大夫與士。爲仁之器也。大夫之賢士之仁。爲仁之利器也。嚴憚切大夫說。切磋切士說。分貼自當。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



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按朱子論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此註所謂時之正也。謂其節候無差忒也。朱子又論堯典之教民事者。至夏始備。此註所謂令之善也。謂其以時令民與事者之周詳也。舊解以首春爲時正。以陽和爲令善。欠確。

乘殷之輅 輅音路 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

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樸素渾堅是質處等威已辨是得中處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周冕純乎華費而亦曰得中者謂其尊元首也可見中非僅不過之謂過所當過卽謂之中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按帝王之樂各象其德不相沿也孔顔治天下亦必自成一代之樂何復用韶耶及讀董子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敎化於民蓋功成作樂原是百年必世之事急切未便作樂則當取韶舞用之耳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顔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



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顔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人每以無用處爲不必慮故忽略者多殊不知近憂卽在此白文必有二字煞甚警切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擧。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薦賢爲國。人臣之職。文仲蔽賢。故不稱職。竊位只令如此說。莫說做恐賢人奪己之位。故不與立。是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責躬責人。都不可少。但當責躬厚而責人薄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專爲率意妄行人發。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放辟邪侈之心滋。在內說。行險僥倖之機熟。在外說。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



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只知論處事之方。不知是論君子之道。便將首尾君子二字落空。○精義云者。謂辨義極其精也。此

一層工夫在平時做必旣嘗精義然後能以義爲制事之本也至禮行孫出信成又是所以善成其義者如何混說是精義○大全朱子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廹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僞耳當熟玩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疾字是疾其無爲善之實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兩求字言捜求缺失方與爲己爲人有別○圈外註三章聯絡意亦好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註以兩然字代兩而字則非矜自不爭羣自不黨矣○此處無乖戾之心無阿比之意是推原之詞觀下接以故不爭故不黨可見

○子曰君子不以言擧人不以人廢言

兩句平說言是好言人是不好人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不欲勿施非僅解恕字是解恕之可以行終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閒哉。



只說三代直道而行。拋却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此呂伯恭之說也。朱子闢而曉之曰。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是說直道可行。無今古之異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强解。

卽此二事見時益偷薄。言外寄慨。正是無窮。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巧言。是外來者。小不忍。是自已心上說。謀在事上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衆人不能無私。我不之察。則或爲私所蔽矣。察者。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饒雙峯云、此道字、是自家心上說、若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按朱註云、人外無道、又云、人心有覺、道在人心上說、自合雙峯、又云、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更說得弘道工夫出、○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警省、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過成而不及改、便已無法可處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 無益 句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夫子固未嘗思而不學、亦豈徒學而不思、故是爲徒思者發、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只重首句、至末句、則從祿在其中反掉轉來、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首句謀道邊重、末句不憂貧邊重、莫作兩對看、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

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向謂此章重仁守者非也。註云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玩至於二字。已帶知及來。却恐人看得仁守可以畢事。故於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一則曰非盡善之道。再則曰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丁寧反覆。欲人於仁守後。必能莊涖動禮而後止也。如此看則此章自是一頭兩脚。向又謂當作三平者亦非也。○齊之以禮。禮字。註謂制度品節。便有整齊畫一之意。動之不以禮。禮字。註謂義理之節文。便有和順從容之意。彼切齊民言。此切動民言也。○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須兼氣質學問說。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此論觀人之法。非論君子小人也。知曰我知。受曰彼受。彼我二字。都從觀人者分貼出來。○君子小人都要觀。不當獨重觀君子一邊。小人只是一長一藝之士。不得看壞。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



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註中三層轉折。體貼白文意思。極爲分明。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

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甚言當勇往必爲之意。他物皆宜讓。仁則人之所以爲人。故不必讓。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貞者。正而固也。正則理之是。固則未嘗不信。正而固有精審實體敎守意。但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矣。擇字是君子把捉處。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脩職盡忠。只一敬而已矣絕不可分心於利祿也。

○子曰有敎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敎。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戒敎者輕絕人之意。非表敎者大公之心。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道兼善惡邪正言。不相爲謀。麟士云。論理勢如此。極合。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只爲曼辭者發。不必添入。必達而後止一層。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道無所不在。聖人一身無非是道。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 焉於虔反 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正破冉求所憂之非也蓋均無貧三句註中蟬聯而下極為明白不得作三平各開說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夫如是三字自是承上之詞註中並未著解俗以內治脩為解夫如是未安按內治脩即文德脩註



先裝內治脩然後遠人服二句為故字立根蓋言文德脩然後遠人服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也如此解文氣自順故字亦醒若割裂內治脩三字解夫如是便接故字不下講者當云夫既均安和如是則國家固長治久安矣又何以為招徠遠人之道乎亦惟文德脩然後遠人服耳纔接故字既分界限亦自聯絡○文德二字只重德字觀註只說脩德以來之另以不當勤兵醒還文字蓋勤兵與脩文反也○此遠人只泛講下節方指顓臾○故遠人不服四句與上節各有所指上節是安定國家之道後文邦分崩離析句與之反照也此四句是招徠遠人之道後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句與之反照也俗解於此四句結云丘之所聞如此便全不曾看清界限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幷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屛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



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此章明是論周家大勢。不得濫及夏商。有道是周家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須照註從先王之制上講。時文全無把握。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

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此章須照註切魯說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損益三友俱就其相反處看與凡辨君子小人一般故講損益處須兩邊對勘道理方是下章三樂亦然便辟在威儀上說善柔在顏色上說便佞在言語上說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節禮樂註明說是辨其制度聲容之節不必深求節字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此儆人省察於語默之宜也尹氏時然後言只切得言未及之而言一邊亦太說得現成故置圈外今却據爲章旨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



理義充長。工夫全在平日。不然。如何能勝血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畏天命。則無處非天。卽無處不畏矣。大人。聖言。尤天命所當畏。故於無所不畏之中。獨提此二者言之。非三平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惟知故畏。知字最重。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只就氣質上分此四等。無重學意。○困。謂有所不通。在氣質上說。不在工夫上說。中庸困與勉對。便在工夫上說。學字雖說工夫。却亦是他氣質合如此。○按氣主知。質主行。本文言知。而朱子兼及質。以氣不離乎質也。又未有眞知而不能行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按九思已無所不該不必云九思之外須推及其餘○有耳目者誰不自謂聰明然不知其爲物欲所壅蔽安得聰明朱子拈出無所壅蔽來最爲精刻蔽蔽於外也壅壅於中也亦極細貼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眞知善惡則能格物致知矣誠好惡則能誠意正心脩身矣此本體已立但經濟尚須講求耳不得太看輕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求卽守其所達之道達卽行其所守之志所謂體用合一者也未見其人須兼道德與時命說不然無以爲顏子地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大全厚齋馮氏說最好可補註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伯魚述所聞處。著意在兩箇獨立上。獨立之時。羣弟子皆不在側。正可以有異聞矣。而所聞不過詩禮二者。何異之有。但無異聞意。須在聞斯二者句說出。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朱註發明卷之九終

朱註發明卷之十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



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此章總註妙極人多略過但以爲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便埋沒此章中許多義理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

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性。即理也。氣者。理之所乘也。質者。理之所麗也。專言性。則理爲人人所同。不可以相近言。兼言氣質。則氣有淸濁。質有純雜。不能悉出於善矣。然人之始生。氣質尚不甚用事。又未有習以轉移之。故雖有不同。而亦相近。朱註解性相近之意如此。雙峰饒氏謂本然之性。雖雜於氣質之中。而嘗爲氣質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其言亦精。可與註相發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此章要認上下二字。此兩項人。斷不爲移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 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敎以禮樂。

道者。人所共由之路。禮樂。則其具也。弦歌。則其器也。禮樂原不祇弦歌。但聞弦歌。可知其習於禮樂。

至謂學道又不祇禮樂他便看得禮樂粗淺似禮樂之外更有一種道在那里此言似非學者所宜出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偃之言是句嘉子游之篤信前言戲之解門人之惑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俗說用我者當推開講玩註中解豈徒哉即以必用我解之可見用我者即指公山若泛說有人用我則爲東周說不去矣是時東方之可以興周道者孰如魯而魯之不能興周道者以有季氏季氏之所恃以梗魯者以有費邑孔子相魯而亟欲墮費良有以也公山據費以畔此正去季氏而維弱魯之機故可使魯復興周道聖人妙用人自不識何得將用我說開使爲東周無著耶○按或問弗



擾果能用夫子夫子亦不過教他舍逆從順如何便能興周道朱子曰若教他改過亦只臣順季氏而已聖人別須有措置

玩此用我定指公山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

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註云。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俗解以心存貼能行。以理得貼五者。此謬之謬者也。心存而理得。不是單講能行五者。連於天下爲仁矣。都解在內。心存。切能行五者於天下說。理得。切爲仁矣說。蓋仁者。心之理。能存此心。便已得此理。故能行五者於天下。乃所以爲仁也。能行要連五者說。空講能行不得。人緣錯認心存單指能行。遂將能行二字劈頭空發。不知撇去五者。還能行何事。且心存而理得中以而字貫。言心存而理自得也。如時解亦將曰能行而五者自得耶。卽抹却而字。將心存理得乎看。亦將曰能行自能行。五者自五者耶。此二說者人必以爲背。然則以心存貼能行。以理得貼五者。豈謂不背乎。○或疑於天下三字。註自另解。不當謂心存二字已足該之。曰。朱子另解於天下。恐人認做一味在廣遠處行。故以無適不然特地提破。豈能行五者之後。又要於天下耶。豈能行五者是心存。而於天下非心存耶。故曰心存該能行五者於天下七字也。○亦非以心存正講能行五者於天下工夫。蓋不曰存心。而曰心存。是能行五者於天下成功之後也。然則心存而理得。是解能行五者於天下之所以爲仁也。不得朱子註明。請思能行五者於天下。如何便足爲仁。○心何以存。一心只在五者上行。則心存矣。不是空空把持其心。正敎他在日用動靜應事接物上做。故曰行。曰於天下。處處著力。人不明心存二字。將五者都以心字了之。若論道理無有不具於心者。但空守其心。便是釋老之學。聖人論治心之功。都從有把柄處說。如恭寬信敏惠。畢竟當分持身待人應事說。○此章該先提五者說起。仁道有五者。五者要能行。能行要於天下。如此纔有頭緒。時解因錯認心存理得。將能行五者雙雙翻起。甚不清楚。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 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堅白四句。是言不妨入處。全從不善不能浼己勘出。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此章因論六言六蔽而言好學。所以去蔽全美也。一味說好學。志却是論六言六蔽便與夫子發問語意不關合。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詩可以興。只說詩原與人。至末纔找不可不學意。七句皆然。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須補出方足。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資多識。是詩之緒餘耳。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 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註云。爲。猶學也。人每不喜此句。其意看得爲則心味而身體之。學則僅口耳之功云耳。彼原不曾認清學字。學原訓效。效二南所言脩齊之事。何等深微的確。朱子一字之義。其妙如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



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玩六箇云字。當爲論禮樂而昧禮樂之本者發。註云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最說得禮樂圓足。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 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穿窬之盜。盜物而畏人知。色厲內荏者。盜名而畏人知。正相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自棄其德。言他只當一番說話說過。絕不體會使實有於己耳。)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無所不至。有言不盡的光景。)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古之狂矜愚是氣質之偏今之狂矜愚却是假托古人以自文非與氣質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



家之覆也不難矣

三惡都有關係不必側重末句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喩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



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天只是理時行物生者氣也氣載理者也理不可見而氣之所運皆理之所乘卽氣可以觀理豈待言而後顯哉人自不察耳察字是朱子喚醒人處○此與無隱章意相發須從聖人一動一靜察其妙道精義實見得聖人與天同處始爲有益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敎之也程

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飮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忍則安不忍則不安夫子提一安字正是警省宰我處宰我不之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

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予之不仁是探其本而出之下是又言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兩層意思須見出）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註云義以爲上則其勇也大矣義在當勇而勇上說或謂夫子以義字撇他勇字溺其旨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毁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



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夫子所惡有兩般稱人惡下訕上純是不好邊勇與果敢原非可惡但勇而無禮果敢而窒則可惡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

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須補註中莊以涖之慈以畜之意此正所以養之之道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仁在忠君愛國上見以愛之理言既盡其愛之理便有以全其心之德與他處另一樣○三仁得聖人而後論定後人便分許多軒輊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玩柳下數語既和且莊孟子稱之爲聖有以夫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

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內註在待以位上說。外註在待以禮上說。當依內註爲是。不能用者。不能行其道也。老不能用。則惑於晏嬰當年莫究累世莫殫之說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此記聖人見幾之決。與孟子以微罪行之說微異。不得牽入。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自以爲是。此其所以爲狂也。○原有以接爲姓者。輿蓋其名也。故朱子以爲楚人。隱士謂如荷蕢之類。欠叅。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正是夫子民胞物與一片血心與他人不同處所以天下無道必要出來變易之不能住手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値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

知其隱者敬之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



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仕猶出也君臣之義仕則行不仕則廢所以行君臣之義須玩所以字可否去就義即此而在不可苟也不是隱居便潔仕便不潔行道在君行義自在我

同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



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諸子各有箇可不可不當分夷齊有所不可惠連有所可事原有可不可但聖人不預存一可不可之心耳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



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

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此章記賢人之隱遁。見魯之衰也。本夫子正樂說亦好。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有誤以爲在水中去者。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



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大臣不以不用其謀也。非不能久任之說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朱註發明卷之十終

# 朱註發明卷之十一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四者立身之大節最是緊要不可缺一其可猶云亦好也不是可以為士）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



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張之言有過高之弊學者擇交見大故損友自是當拒）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小道、只指農圃醫卜之屬、朱子謂其始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是以必有可觀、但白文主意重在末二句、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以日新切知、以不失切無忘、原係外註、但大全載朱子云、知與無忘是常常檢校之意、則不如從外註有分別、易於立說、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仁貴力行、四者只是致知、非以求仁也、但事專在此四者、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有箇仁的意思在、朱子云凡言在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詞、今人偏說示人求仁之方、謬矣、還是勉人爲學、○晩邨云心不外馳、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卽仁、亦非也、書義甚詳明、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不學無以致道、既學必須致道、朱子謂二義相須、人只肯依前說、○致、極也、是走進去的意思、最要緊處全在學上、學兼知行、淺者專在詞章、深者却又只是收攝此心、便落空去、不奪於外誘、乃所以致道也、學而不致其道、必有非所致而致者矣、須徹足此意乃是、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

以重其過。

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正是小人必文中心事。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親炙君子。悉心體察。然後知其望之是一樣。卽之是一樣。聽之又是一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誠意交孚。是彼此誠意相孚合。然必己之誠意先爲感孚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此是見得大德不可踰越之意。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 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

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敎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程子第一條便是章旨。不可忽略看過。子游謂敎人不徒以末而當以本。子夏謂非先末而後不敎以本。但學者之分量有不同。必因人而施。未可責其本末皆備也。子夏之說爲正。○君子之道九句。上三句是敎不可缺意。下六句是序不可紊意。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上句爲世祿子弟言。側重在學。下句爲獨善一流言。側重在仕。人但據註中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一句。以爲此章之旨。上句重仕而優。下句重學而優。不知註還說得上半截。又云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方說完下半截。合看則曰必此事優而後可及其餘。然既優而能及其餘之尤有裨於此事者也。人以爲當重上截乎。抑重下截乎。況兩截中用然字轉落。重下截無疑。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自致。自然盡其極也。註謂人之眞情不能自已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獻子有賢德。故不改其臣與政。是孝之難能處。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必不苛刻。非徒哀矜已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



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喩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學字。即師字。焉學。謂學於何人也。子貢。說賢不賢皆能識道。夫子皆從而學之。有何常師問答之意如此。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本文明言由牆卑故其宮易見。由牆高故其宮難見。註將牆與宮並言。見得牆自卑宮亦自淺。牆自高宮亦自廣。蓋內有此蘊蓄。外必有此光輝。不偏重牆一邊。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仲尼日月。喩其至高。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喩化不可爲。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晩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此言聖人治功亦神化不測也。綏頂立説動頂道説。自合聖人治天下。原不過養教二者。

##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



戒之也。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指事之中言。但亦本於心之中耳。混說心之中者非。執不是死守。正有權衡在。試看堯舜禪讓湯武征誅。都非尋常。却只是中。○曹月川云。論語一書之要。仁而已。終篇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蓋仁即中也。以心之德言。即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言。即已發之時中。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即用以明體也。數語甚善。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武成篇只說得大賚于四海。此添入善人是富句。則大賚亦屬善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寬信敏公都跟中字說自合但四者無過不及處便是中若說一中散爲四者錯認做不偏不倚之中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此章所論皆帝王之政不必泥從政二字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夫子因子張問惠而不費既明告之不待其再問而詳告之因民一段另說下四段是兩對○只惠不費勞不怨在政上說欲不貪是存心泰不驕威不猛是持身此三者又出政之本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從來此命字人都以氣數言不知只以理言蓋見害必避見利必趨皆不明理之人故無以爲君子若以命作氣數看豈有純任氣數之君子哉合孟子諸命字觀之可以知命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朱註發明卷之十一終



#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



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

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



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緖。得有



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

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

新安朱熹序



# 朱註發明卷之十二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受業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
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
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
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
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
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



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
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大旨言道原於天而具於心心無時不敬則此心
中和之德爲能有以致之而道洽於上下矣○程
子謂此書始末皆言一理所謂一理者天也此節
固以明道爲主而天尤其大源頭處人但知根天
說性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教亦所以使之各復
其天性道教都該根天說性即理也本伊川語朱
子嘗稱以爲自古無人敢如此道蓋性最難言以
理訓之纔見得性有善而無惡又見得準然之中
仍是條理分明也○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向誤看得陰陽五行專以氣言不知他處多
以氣言而此處兼理與氣言尤以理爲主也蓋有
陰陽五行之氣必有所以爲陰陽五行之理無理

則氣不能自生無氣則理不能自達理與氣固不
相離也然理爲形而上之道氣爲形而下之器理
與氣自不相雜也是以人物之生既稟此氣即稟
此理亦不相離也然稟此氣所以成形稟此理所
以成性亦不相雜也觀章句所云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者非稟此氣即稟此理之說乎而氣以成
形句非稟此氣以成形之說乎所云人物各得其
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者非稟
此理以成性之說乎子思此句原論性不論形論
理不論氣故知章句所言陰陽五行兼理與氣而
尤以理爲主也○理與性亦微有分別在天爲理
在人物則謂性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以天之理即
人物之性也程朱曰性即理也以人物之性即天
之理也合來見得天人無間處○理與氣各有先
後在天必先有此理後有此氣在人物必先有此
一氣後有此理故人物之有性也理乘乎氣而來者



也但性雖在氣中而性自性氣自氣不相混雜蔡
虛齋以氣之靈妙虛瑩處爲性便不知性氣之別
而認氣爲性且虛靈是心不是性是又不知心性
之辨而認心爲性矣○脩道句纔說氣命字性字
都在理上說言天以陰陽五行之理命人物人物
得陰之理故其性順得陽之理故其性健於陽之
中得木之理故其性仁得火之理故其性禮於陰
之中得金之理故其性義得水之理故其性智於
陰陽之中得土之理故其性信若說得其氣以爲
性便成大誤矣○性理二字朱子與何叔京辨之
甚詳叔京謂性者理之本朱子曰本者對末之名
也今以性爲理之本然則以理爲性之末可乎呂
與叔嘗言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道出於
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叔京
曰吾所以言性爲理之本以其一原也朱子曰體
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原性理卻非兩

物謂之一原反說開了叔京曰孝經謂孝者德之本未嘗以孝爲本而德爲末吾謂性爲理之本亦猶是矣朱子曰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爲本而彼衆德爲末耳今曰性者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況子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甚乎愚按何叔京之言本以發明程子性卽理之說而其言之弊欲明性理之一反離而二之誠有如朱子之所駁者言性之難如此○凡理無一非性故道不假外求取諸性而具足人物皆同此性故道不待強爲循乎性而自合一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道或從仁上來或從義上來或從禮智信上來總無性外之道所以必須聖人脩道者以性道雖同而氣之所稟不能不異也氣既異則性亦隨之而異如木氣勝於金則仁有餘而義不足火氣勝於水則禮有餘而智不足之類



是也性既異則道亦因之而異如仁有餘而義不足則厚於父子而薄於君臣禮有餘而智不足則嫺於儀文而闇於是非之類是也然性非可脩而道有可脩故聖人脩道以爲敎於人物使復其性之本然而不囿於氣也性無不善氣則有善有不善故程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子思泝原於天命論性也歸功於脩道論氣也○章句過不及在人物之行道上說性便說不得有過不及○聖人自然合道不假於脩只爲人物不能所以要脩蔡虛齋謂聖人祇自脩而敎思已寓其中大差試看禮樂刑政豈是自脩之具○此三句子思發天地之大化人物之大原帝王之大法以示人須兼人物看纔是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此節大意言道具於吾心不可須臾有離而非存心無以體道非主敬亦無以存心君子之心無須臾之不敬所以無須臾之離道也首節兼人物言以下專指人言不可離言人之所不可離也諸家



只說得道不離人不曾說人不可離道○章句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性之德三字承率性之謂道說來最須看具於心三字蓋性統於心故道亦具於心也朱子極說得不可離親切處諸家說不可離只會說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知還說得道之發現流行處未尋著根本歸宿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無非言性無非言心朱子於道不可離句特挈心字實全書之樞紐也以本章言之戒懼所以存此心也愼獨所以檢此心也中者心之靜也和者心之動也天地位萬物育以吾之心正而氣順也除首節統論人物不便遽入心字自此節至末若不扼定心字說便無把握矣○道具於心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章句兩心字聯絡處須玩○敬字貼戒愼畏字貼恐懼要之畏卽敬也下節章句以謹字貼

愼字。謹亦卽敬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不要看得太拘。若朱子謂戒愼恐懼四字。壓得重了。只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君子嘗存敬畏。不睹不聞。只形容須臾光景耳。非專於此處用戒懼也。蓋已有耳目。便有睹聞。不睹不聞原無多時。故子思以此形容須臾二字。最是須臾極處。或認眞在不睹聞上說戒懼。則睹聞時之離道。抑已多矣。觀朱子或問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于此也。最說得圓足。○章句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蓋自道之散於事物者言之。謂之事理。自道之具於心性者言之。謂之天理。其實一也。天理之在吾心。本無須臾不流行。君子之心。亦無須臾不戒懼。故是存天理之本然處。○此節言存養。下節言省察。不可易也。其以此節爲靜而存養。下節爲動而省察者。則承



襲之訛也。嘗攷朱子文集。及性理大全諸書。皆以存養該動靜。省察則於方靜而忽動之際。最緊要處著力。朱子又譬言存養。如今之廵邏稽查。一般晝夜都要小心的。省察則是那黃昏時候。盜賊最易竊發。要加倍小心些。存養之不專用於靜也明甚。然而承襲之訛。以此節爲靜而存養。以下節爲動而省察者。由其見得後文所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是靜。已發是動。而致中根戒懼去。致和根愼獨去。以後証前。故謂此二節。一是靜處工夫。一是動處工夫也。不知動靜之別。直至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纔分。而不睹不聞。並非言靜。隱微雖已言動。亦自與已發之動有辨。昔程門弟子以無見無聞爲未發。朱子謂未發只在喜怒哀樂上說。不合在聞見上說。且未發時。何嘗無聞見。只有一種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不識方向時節。纔是無聞無見。由此觀之。則無聞無見。不可以言未發。又烏可以

不睹不聞爲言靜也。觀章句於隱微則曰迹未形而幾已動。於致和則曰應物之處無少差謬。是隱微之動。動於內也。動之始也。已發之動。動於內并動於外也。動之始終具焉者也。故其動亦自有辨也。○或疑存養二字。似只在靜處用得著。曰存者。斂而不放也。養者。順而不害也。是故聖賢學問事業。無一非存養之實。非靜坐攝念之謂也。試觀造次顚沛必於仁。朱子以爲存養之功。存心養性。朱子以爲所以履其事。存養何嘗單在靜時用耶。學者不解存養二字。故於聖賢言存心處。便疑其略於行。於聖賢言行處。又疑其無關存心。而不自知其識議之疎也。但須知存養固該靜動。而靜處存養尤屬本領工夫。觀朱子論中和書。及未發已發說可見。然亦必待致中和句方可入此意。此節不得預侵耳。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朱子或問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切要處。尤在於隱

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此數語正本節與上節分界處○隱以地言微以事言都在心裏動念處說此只是幾動幾者動之微也所以莫見莫顯者以獨知故也已之獨知較人之知我更明白故莫見莫顯也慎獨獨字即獨知之獨獨字已在莫見莫顯裏面慎獨句只重一慎字不必更解獨字此慎字比戒慎恐懼倍加悚惕一番大抵平時無動無靜只管戒慎恐懼此際靜中忽然一動便分外小心所以章句說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此上節與本節分界處也既常戒懼常字即常存敬畏常字非往嘗之嘗慎獨之前戒懼慎獨之後依舊戒懼故曰常也可見靜時存養動亦存養而省察則在靜與動交接處著力存養工夫長省察工夫短存養可以該省察省察不可以該存養○存養即書所謂惟一一者守其道心



之正而不失也省察即書所謂惟精精者察於人心道心之間而不雜也存養只有一路省察卻有兩端章句專以爲遏人欲於將萌者非謂隱微之動必出於人欲但於此敬慎則入於天理於此不慎則入於人欲惟君子慎之故所以遏人欲也○能無時不戒懼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故能慎獨或看得體道工夫在慎獨上做起大誤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上言存養省察不得硬分動靜此節纔分動靜○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此見性之已發者爲情情之未發者爲性性情非有二物以其未發已發而異名也但性既是仁義禮智之德則情當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此乃以喜怒哀樂爲情何也蓋喜樂屬陽怒哀屬陰喜屬木樂屬火怒屬金哀屬木喜怒哀樂仍不離乎陰陽五行而與仁義禮智同出於一源故亦可謂之情也要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從不雜乎氣之性而出者有善而無不善故只要擴充其善喜怒哀樂之情是從不離乎氣之性而出者有善亦有不善故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渾然天理而善若發而中節是理足以勝氣亦無不善到不中節便氣勝乎理而有不善○問喜怒哀樂之未發如何是性曰此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未發正是靜時故渾然性體也然不是便以未發爲性蓋未發則此心惟有性在耳程子好學論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朱子樂記動靜說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細玩兩說皆以未發之時物感不入惟有性在而非以未發即爲性也再觀呂與叔謂中即性而程朱深闢其非言中只是狀性之體不可便以中爲性則知以未發爲性者亦不免徵隔章句未發則性四字須善會之○未發直是沒有此念非含而未發之謂纔有此念便是

已發矣。○皆中節。言四者皆中其節。不是說人人皆中其節。若率性出來。亦人人皆會中節。○和當在氣上說。言無乖戾之氣也。卽下節章句所謂吾之氣順也。○中是不偏不倚之中。和便是無過不及之中。人只說和卽是中。不知卻有分別。天下之大本。此天下。以理言。理只在喜怒哀樂上說。言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之中。乃當喜當怒當哀當樂之理所從以出也。天下之達道。此天下。以人言。達道亦只在喜怒哀樂上說。言喜怒哀樂。雖一己之私情。既中其節。乃天下人之公心所共喜共怒共哀共樂者也。○此節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而必以性情之德明之者何也。卽道具於心之說也。蓋心之靜而有性。則道之體以涵。心之動而有情。則道之用以行。道本於性情。而性情統於心。故言性情之德。所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也。○人何能皆中。此以其本於天命者言也。人何能皆和。此以其出於率



性者言也。天命既無不中。率性既無不和。則是道與人自不離。何以見其不可離。言下見得人能保有此中。則大本以立。而道之體不虧。不然者反是。人能保有此和。則達道以行。而道之用不淤。不然者又反是。故是明道不可離。非僅說道與人自不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敎。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云云。至靜一指未發而言。非指不睹不聞言也。人誤將至靜移



在不睹不聞上說。因將戒懼工夫。專在靜存上說。一錯皆錯矣。試觀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句。應物畢竟指已發。不指獨說。獨只是幾動。人所不及知。未便到應物也。苟知應物非所以言獨。則知至靜非言不睹不聞矣。再細玩自字至於字。朱子不曾將戒懼坐在至靜時。言自無所不戒懼。而收斂到內裏來。至於至靜而愈加密也。亦不曾將慎獨坐在應物處。言自謹於幽獨。而推究到外邊去。至於應物而俱無失也。蓋戒懼是動靜都用的。慎獨是念慮初動時用的。故戒懼不專爲致中。而致中則由其約之於至靜之中。慎獨不足以盡致和。而致和則由其精之於應物之處也。學者認定戒懼所以致中。慎獨所以致和。誤矣。○按戒懼既兼乎動。則致和何嘗不由於戒懼。故慎獨原在戒懼之中。而致和不在致中之外。○或疑心當靜時。一加存養。則心本靜而我反動之。柰何。及讀朱

子答孫敬甫者曰、所論纔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謂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要知靜中原有知覺、故程子闢坐忘之說、以爲坐忘卽是坐馳、蓋靜中存養之法、卽是不妄思慮、使本然之知覺常足以管攝乎一身、朱子最重靜中一段工夫、故章句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致中和都有兩層工夫、無少偏倚、一念之中亦說得其守不失、則念念皆中矣、無少差謬、一事之和亦說得、無適不然、則事事皆和矣○致中和、如何便會天地位萬物育、須知喜怒哀樂四者未發時、稍有一毫偏倚、便是星辰失次山川易位的胚胎、已發時、稍有一毫乖戾、則萬物受之、必有不得其所者、此皆實事實理、人但空說致中和、不從



喜怒哀樂上切實發揮、便把致字說到虛無上去、位育俱不見著落、王者致中和、則自深宮燕息、以至禮樂征伐、都是要致、學者致中和、則自思慮未起、以至待人接物、都是要致、故脩道之教在其中、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按中庸是三股文字、自天命之謂性至唯聖者能之爲一股、君子之道費而隱至雖柔必强爲一股、自誠明至篇末爲一股、三股合來只是一篇、與大學無異、今人作大學文字、都識得上下章相承道理、及作中庸文字、卻各章立議論、上下絕不聯屬、其割裂不可言、夫作文原以發明聖賢立言之意、



若割裂聖賢之言以爲文、則文者是聖賢之蟊賊也、如中庸引孔子之言、原所以明其立言之有本、論者謂孔子之言、原不爲中庸而發、作文不宜入中庸話頭、於是操觚家、竟作孔子自言、與論語文字無異、而于思作中庸引聖言之本旨、蕩然不復識辨矣、故作中庸引言文字、當如語孟等引証詩書體式一般、只合在子思口中代孔子說話、不合竟作孔子自說、卽中段順孔子口氣說、前後必以子思作中庸語氣爲主、方是中庸本旨、或長章內出一二節、可不甚拘、然起訖亦當說明中庸本旨、○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此章釋君子所以戒懼愼獨者、所以體中庸、而小人則不能也○中庸之名、前古未有、而肪自仲尼、子思首引之、明所傳也○不偏不倚、心之中也、無過不及、事之中也、中和之中、專以心言、故曰無所偏倚、中庸之中、多以事言、而朱子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言

之者。以在事之中。必本於在心之中。而時中又當兼動靜該內外也。以後凡言中庸用中擇中等。則皆以事言矣。○此節且就現成說。工夫在下節推原出來。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



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時中有工夫。以從其既能中庸之後推原出來。須有分曉。○君子而時中。註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君子二字。自令頓說。但只可說在姿質清粹一邊。畱工夫在時中上說。○時中工夫。全在戒慎恐懼。或以戒懼在平日用過。豈戒懼竟有可以不用之時耶。豈平日用過戒懼。此後便可任意而行。自然時中耶。其說甚無理。彼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認做靜時工夫耳。不知朱子原以戒慎恐懼該慎獨。以不睹不聞該睹聞也。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若有一時不敬。便有一時不中。古之聖人。所以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也。今將戒懼工夫說在君子二字內。及說時中。竟無工夫。豈知聖學必以敬終始者乎。況如此說。則似君子自時中。抹卻而字矣。要其蔽。皆起於不知戒懼之該慎獨不睹聞之該睹聞耳。○讀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知中之與時。如形影相依一般。時中亦非神奇不測。讀是乃平常之理。又知只是日用飲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是無時不中處。肆欲妄行。便是無所忌憚處。皆不得作兩層看。知其在我與不知有此。則是推上一層事。卻是伏能行由於能明。不明故不能行意。不露亦可。蓋上下十一章。只作得一章看。在本章之上者。雖隔章而當承。在本章之下者。雖隔章而當避也。一章如是。餘章可知。○按此十章大旨在以知仁勇為人道之門。而此及下章。還是引起不行不明章。為三達德作一月。遂歷敘三達德而以索隱章總結之也。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此承上章言不特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見性道雖同。而上無脩道之教。則下鮮嚮道之人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此承上章。言民之所以鮮能者。由其氣質之偏。亦習焉而不察也。○此節發明知行相須之義。以起下四章之意。而勇已在其中。勇固所以力此知行也。○章句於首章言道。補一心字。對存養省察言也。此章言道。拈一中字。對過不及而言也。首言事理萬殊也。而會於吾之心。此言天理一本也。而達於事之中。此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道之不行不明。當說人不行不明。俗謂不行不明。只在道上說。此不知道者也。道何日不行。何日不明。還是人不肎行之明之耳。只味本節語脈。必說人不能行。方接得由於不明意出。必說人不能明。方接得由於不行意出。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上節說惟有過不及。是以不行不明。此又言惟不能察。是以有過不及。上是純論資稟。此卻責成到學問上。此界限處。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此承上道之不行一段。以起下必如舜之知而後道可行也。○不行須切由不明說。方與前後章相關合。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

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此承上言行道必由明道。如舜之明道。然後可以行道也。○大全載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的意思多。回爲人章。是知的意思多。此論章意所歸耳。本文只是稱舜之明道。而行道意於後補之。稱回之行道。而明道意於後補之。章句正自分明。○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二語莫認做舜以取人成其大知。言惟大知所以能取人也。大凡自用之人。都是小知。大知者。見得道理無窮。故不自用而取諸人。章句此二語。不單是領好問好察。須知隱惡揚善執兩用中。都是取人處。或疑隱惡揚善。似不涉取人。看章句孰不樂告以善自明。○邇言。只是淺近之言。不要說天下高深之理。原在庸近之中。觀猶必察無遺善二語。最分曉。○隱惡是廣大處。揚善是光明處。○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不限定一大一小一厚一薄也。大小厚薄。亦假借形容之辭耳。物莫不有兩端。正與無獨必有對句相爲發明。朱子嘗稱無獨必有對一語。以爲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或問太極有何物可對。朱子曰。太極以陰陽對。太極形上。陰陽形下也。或又問五行中之土。有何物可對。朱子曰。土卽以木火金水對。土無定位。木火金水有定位也。朱子說理圓通如此。人苦見理不徹耳。○執兩是擇之審。用中是行之至。兩其字。俱指問察所得之言。不指進言之人。○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



此此二語。見執兩用中。非大知不能也。又卻好接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句。○按首章言體道之功。在於戒懼愼獨矣。言戒懼愼獨而極於天地位萬物育。體道之能事極矣。此十章內。忽又以爲非知仁勇無以入道。蓋戒懼愼獨。所以治心。知仁勇所以體道。戒懼愼獨。寔該動靜。凡知仁勇三者。未有不主之以敬者也。知非敬則氣必昏而見道不眞。仁非敬則私得入而體道不純。勇非敬則欲可撓而强道不力。故曰敬者德之聚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此承上言小智之人能擇而不能守。以起下必如回之仁守。而後道可明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顔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閒。言能守也。顔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此承上言明道必由行道。如回之行道。然後可以明道也。○必補眞知者。見能擇不能守者之必非眞知也。又見此章雖言明道必由行道。而學道之序。畢竟先知後行也。○或疑眞知何必更擇。曰。惟眞知然後能擇耳。未便可以無擇也。眞知是平日工夫得來。擇是臨事時又審擇而行之。○能守如



何是眞知。蓋人不能守。畢竟不會眞知。如眞知食可以救饑。水可以止渴。怎肎不飲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

民之所以鮮能也。

此承上言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由其不知不仁而不勇。以起下必如夫子敎子路之强。而後眞能明能行也。○義精。知也。仁熟。仁也。無人欲之私。勇也。重勇一邊。○舜之知。回之仁。都兼有勇在內。故此章只承民鮮能說下。兩能字自相應。諸家皆與章句未合。三項可能處皆倚於一偏。故可勉而能。不要說得太好。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此承上言中庸之不可能者。以其不勇。必如夫子所敎子路之勇。而後能明能行也。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全要在含容巽順上。洸發出南方之强來。今人竟在敎學上說者。非是。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全要從北方風氣剛勁上來。方是北方之强。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章句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句。指不流不倚兩不變言。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二句。見非强不能而强。承之曰君子之强孰大於是。繳足四箇强哉矯之意。玩此必强而後能擇此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必强而後能守此不流不倚不變之道。非因此不流不倚不變而後讚其爲强也。○勇不在擇守之外。勇并不在擇守之後。○蒙引云。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者也。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爲强也。又云和與人同。中立與人異。又云。和者柔德也。中立者剛德也。極說得好。可補註之所不及。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此總承上六章。以終第四章之意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中庸不可能。全在知仁勇過不及處說。首節。是太過者。次節。是不及者。三節。是知盡仁至勇裕者。離

朱註發明 中庸 三三

御知仁勇、便非此章總結本旨、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巳。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巳。

章句云、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巳、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只從上兩節輕輕跌落、並不說得著力、以著力便非聖人地步也、俗嘗議章句不當於上二節內各取一句頂之、



不知朱子原以一句各頂一節言之、何嘗單頂一句、如首節原只重索隱行怪、又重吾弗爲、故以不爲索隱行怪、總括首節說下、次節原只重半途而廢、又重吾弗能巳、故以不能半途而廢、總括次節說下、何可妄議朱子、○唯聖者能之、總頂上二句來、單頂遯世不悔者非、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此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其下八章、皆所以明此章之意也、○君子之道、只如說天下之道、若說君子能盡道、故以道歸之、便說不去、○費隱不平、當重費字、又非道有費者、復有隱者、即此日用當然之理、便是冲漠無朕者也、佛老于日用外、別說一種窈冥之道、不知離卻倫常、更有何道、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朱子或問、語大、頂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說、語小、頂夫婦與知與能說、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嘗見人說鳶魚之飛躍非道其所以飛躍者是道不知鳶魚之飛躍者道之費其所以飛躍者道之隱豈得謂費者非道而隱者是道哉○此以化育流行上論道與論語逝者如斯同但論語言道之體無時不周此則言道之用無物不有○察與隱相反然所以察者仍是隱的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須知察乎天地之道即是造端夫婦之道陰陽之外別無有道語意當云言其造端言其極至與語大語小口氣相類○此章費隱固重小大二字亦不可忽後八章皆分小大說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此八章皆申上章之意也八章內前四章爲一小股後四章爲一小股蓋大股中又分兩小股也前股以三章言費之小者而以一章兼費隱包小大結歸誠字後股以三章言費之大者而以一章兼費隱包小大結歸誠字宛然兩對文字而誠則其大結束處也○此章以首節爲主不必言但下三節解者聯絡串插終非眞正面目觀朱子引張子正蒙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三平各開總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耳二節言君子之教人不遠人以爲道三節言學者之待人不遠人以爲道四節言聖人之責己不遠人以爲道三平看爲是○道者率性而已離卻率性便不得不遠根源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只是率性而已豈有彼此之間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



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人看得此節是示人以求道之方細玩章句卻無此意只說待人以忠恕便是不遠人以爲道之事○違道不遠言卽此是道也講者都挑剔不遠二字以爲雖未與道爲一苟由此而進可以不遠但章首言道不遠人此言人不遠道兩個不遠只一般解若說這個不遠尚未合一則道不遠人亦可

胡

說彷彿相近耶章句直說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不用如許挑剔○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不特解忠恕正是解忠恕之所以違道不遠○章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最宜體味泛講忠恕便與此節書旨不甚親切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庸德之行以下指君子說極是但俗謂行謹二字且虛說晳下不敢不勉不敢盡地步不知行謹正

要說得著力。下三句工夫。更見得淡至。○四箇所求。是責人處。四箇未能。是自責處。下則自脩之功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此章是卽人之處境上。見道之費也。行素不願外。兩兩開說。行是行。不願是不願。不可混也。○行是事。願是心。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朱子云。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順理則裕。作德日休。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正己句。時解多重在正己上。余謂正己固撇不掉。但更重在不求於人。願外則求。不願外則不求。下不怨尤。皆從不求處來。須玩白文而字則字。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從無入不自得。想出居易來。從不求不怨尤處。想出俟命來。玩白文故字便見。居易。素位道理才完。俟命。不願道理方盡。小人反是。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引言以結之。素位不願外。只是一箇反求。此結上文意也。○引孔子之言。俗謂孔子口中須泛說。請問順了孔子口氣。世間焉得有此文體。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君子之道。言君子之造道也。以道字作進爲之方解未安。遠邇高卑。只是比喻字眼。今人竟在道上

較論非是○道只是一側但脩道者必有次序
謂邇卽遠謂卑卽高卻是論道不是論工夫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詩原以妻子陪兄弟引來卻是妻子兄弟並重且須知是因夫子讀詩之辭而及之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



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上三章言費之小者此則合費隱小大而歸之於誠也○前後六章皆言費而隱在其中此章獨由隱而推極於費○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但是氣之靈處則爲鬼神二氣元來只是一氣朱子之言較程子張子十分明淨○爲德猶言性情功效須發揮切實時解指德爲理指德爲誠卻是忘卻了本文爲字并忘卻註中性情功效四字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



易所謂幹事

體物言鬼神爲物之體也不可遺言物不能遺鬼神也但重在鬼神爲物之所不能遺上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正謂此爾。

天地間只有一箇鬼神，別無第二箇。總此陰陽之氣而已矣。俗謂此是祭祀之鬼神，與上面鬼神不同，豈陰陽之外，另自爲鬼神耶。章句最直捷。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存疑謂此節之神，亦是上節之神，但不就祭祀之時言。按神字不就祭祀言固然，謂是上節之神，獨異於首節之神則不可。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此誠字言鬼神是誠有之理也。舊說有此理纔有此氣，便多了一層。章句只說得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便已括盡通章大旨。首節是德以致福，次節斷其福之必得，三節卽物理之可見者以驗之，四節引詩以證之，末節是總斷。○德爲聖人五句，何謂以此成大孝。考舜三十徵庸，又三十陟帝位，方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若待尊富而後成大孝，豈舜年六十以前，尙未足爲大孝耶。況四岳薦舜，以其克諧，是舜由大孝致尊富，非以尊富成大孝也。以此二者推之，則尊富饗保，皆大孝之效，非大孝之目，可知矣。惟德爲聖人一句，當另看。觀下文只言德不言孝，則此德字，卽指孝而言，言其孝乃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聖人之孝，非常人之孝也。此一句是正稱舜之大孝處，不與下四句一例，如此說，則下節故字接得順，而通章語意皆順矣。近世惟呂晚邨之說如此。其解宗廟饗之，亦祇就舜一身而言，言舜爲三代之所崇祀也。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瞽瞍雖無不祭之理，然謂舜以宗廟饗親而成其孝，亦近于應說矣。呂說當從無疑。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此節只承上文而斷其必得也。大德卽大孝，位卽尊爲天子，祿卽富有四海，卻不復說饗保，而以名壽易之，又見其孝德之所致者廣也。○俗謂此節以下不曾露出舜來，不必粘舜說，謬甚。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

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

游散則覆

物專指植物言以其顯而易見也因材而篤亦論
天理如此非因果報應之說也天只是一種生生
之氣人之所爲善便能自全其生生之氣而天地
生生之氣亦遂凝聚在他身上而富貴福澤若或
使之然者其爲惡則反是天豈有心亦在人之自
取而已○栽只是植將此物植在土內則接得生
氣著便會滋息傾便是不植俗看栽傾二字不
知作何解因將培覆二字看得大造甚費區置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也

嘉樂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周家宗廟通
用之詩俗以君子指武王從何處得來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爲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

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

積功累仁之事也

按章句言文王之事言武王之事言周公之事三
節各開總見得三聖各盡其道處舊說以文王作
主將武王周公二節都挽歸文王無憂上絕無意
義○必說文王能承王季之所作能開武王之所
述方見得文王之事出
不是全靠著有父有子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

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

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

也

纘緒是武王之事戎衣
以下皆從纘緒得來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成文武之德。人要側重文王。其實該側重武王。觀末受命句可見。且下段禮制皆武王未竟之事也。○葬祭喪三者。俗以祭禮爲主。以葬禮爲陪。以喪禮爲餘文。須知葬祭喪三者。正是周公盡道之費處。何必獨重祭禮。其有獨重祭禮之見者。認斯禮斯字。緊接上祀句說耳。不知斯禮也。總頂追王上祀說。蓋追王上祀。禮之遞推而及上者也。故又言此禮不獨上達。更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也。章句制爲禮法以及天下。正是解斯禮也。二句只總領下文。何嘗承上。但玩一達字。畢竟承追王上祀來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從上達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從下達上也。算來總是從上達下。章句於父母之喪無貴賤。云推己以及人。此見斯禮二句。直貫到末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達訓通。通謂之孝也。人將通於上下通字。與此混看。因有孝達於上孝達於下之說。不知通謂之孝四字。拆用一通字不得。而孝達於上下之說。又於義不順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繼志述事。須頂上章纘緒以有天下。成德而崇先祖。又冐下文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說。今人不復頂上。只知冐下。便說得一半。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

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春秋二節。是一時事。不分祫祭時祭。○此祭祀之禮通於上者也。是敬其所尊之事。句句要照著敬字。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此祭祀之禮。通於下者也。是愛其所親之事。句句要照著愛字。○宗廟之禮。只指子孫序立之禮。章句以祖宗陪明昭穆之爲左右耳。或辨宗廟與祖廟同異。或辨文穆武昭及昭穆祧毀諸典故。與本文毫無干涉。○按序爵亦當在序立上說。蓋同姓之序立以昭穆。異姓之序立以貴賤也。或主祭統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亦說得是。但章句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句。原引用祭統語。此句獨不引用尸飲一段。又添公侯在內。兼王朝侯國之爵而言。與祭統只說得一項者自異。○旅酬。是饋食酳尸而後飲福之事。照註渾講。不必分旅酬爲一事。下爲上是無算爵事。○毛有黑白。齒有長幼。皆在此燕中。何得專謂之老老。不如謂之親親較切。且下節總歸一愛字。正不必多名義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此結言上兩節之爲繼志述事也。時文於上兩節。便將繼述入講。彼欲顧上。卻已侵此節地。敬其所尊二句。時文只管刻發愛敬二字。不知愛敬實義全在上兩節。此處只重兩其字。以見其爲繼志述事耳。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孝之至已結完達孝此節不必纏達孝又言其禮通於治耳○不言后土是省文禮義對舉是互文



人偏多支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人每拋卻事上帝祀其先另說一種難明處看來明乎郊社之禮便明得是事上帝明乎禘嘗之義便明得是祀其先既明得享帝享親便自明得治人示諸掌只言其易也與論語治天下不難微別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上三章是言費之大者此又合費隱小大而歸之於誠也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其人存不是說文武周名存時說今日有如文武之君臣者耳○舊以人存政舉二句為一章之主但此處說有君有臣而後政可舉尚淺一層說至取人以身之下較人存更進一義又論脩身極詳還以脩身為主耳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蒙引謂上二句重在人字下二句重在政字又是一意據此則人存政舉其易如此之外須添入政易故人尤易一層矣此說相沿已久畢竟與章句不合看來只是上兩句言其易下兩句言其尤易耳夫政也者語氣言政之敏非猶凡樹之敏而如蒲盧之敏也不必歸重到文武上須知上政字未嘗不指文武下政字須是有人纔敏不專論政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

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此仁字以愛之理言若說是眞心便是誠字且仁亦不是泛言愛之理看第六節章句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則此仁字便已注著親親特俟下節逐層推出耳說到心之德上去便關合不上矣○章句仁其身三字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兩句人但知朱子以仁該道字不知卻是側重仁字蓋從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倒解轉來也○脩道以仁不是脩道了又要以仁須是有此仁愛之意纔能脩道與上三句一般看時文說道中須有個仁纔非外飾便把仁看在道後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只看下節章句此節便自了然仁者人也二句只足得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裏面的意思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正要學者於此體味吾生有形吾生有理吾生有所自來只一生字貫徹故愛莫切於身莫大於親義者宜也二句又推出個尊賢來以爲親親之輔親親之殺三句又推出個禮來以爲親親尊賢之節大段只是如此○親親爲大看下節事親親字當指一本之親言尊賢爲大以其講明親親之理故所係之大不當云講明五達道看下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可見禮字卽天字人事之倫文皆天理自然之節文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此節不得另起議論只蒙上兩節反言以決之而責成君子也脩身是主脩身起手工夫又在知天蓋知天者格物致知之事脩身所最先也天當知處多而事親知人是脩身切要事故尤須知天等殺處便是天不必說由等殺而知天天卽是禮亦不得謂禮原於天○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言思

知人以事親則親之有殺賢之有等皆天理之自然不可不知當從知人落卻要兼親親說每見時文只說知人要知天而親親畧帶一句是顧題面而失題理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上三節論脩身之要此下三節則論脩身之全功也此節只合承脩身以道落脈不合又承脩道以仁而云脩道不止於仁尚有知勇在也蓋兩仁字不同上仁字以愛之理言注重親親上去此仁字又以心之德言必仁以體道纔不爲私欲所間斷也牽合便不淸楚○一字未便露誠字卻須切誠



字發揮九經之一亦然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言達德所以行達道者始不必盡同究亦未嘗有異也始不同者氣稟之殊終不異者自强之功知之一成功一當側重困勉一流人但皆就現成者言彼已知之行之也下節方說他用功處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困知勉行者起初困未及乎達德學知利行之初亦未及乎達德此節當是學知困知利行勉行兩項人下手工夫好學力行知恥亦當有兩般功力不同觀博學之二節可見蓋好學力行知恥是個大綱博學二節乃詳其條目也向云三近又是困勉以下人不若說是學利困勉入手之方較直捷○三個近字正對上兩個一字近之云者只說入門時如此若只管好學力行知恥便是知者仁者勇者矣觀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可見○力行須在克私存理上說方與仁字關切知恥卽恥其學之不足行之不逮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章句云此結上文脩身之意見上文頭緒雖多其要歸只是脩身不獨三近爲脩身言之也看來此章前面多是說脩身後面都是誠身中間夾九經一段又以脩身居首而尊賢親親皆脩身內事其餘亦只從知所以脩身得來此章要旨蓋以脩身爲立政之本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九經之目。卻有箇序在。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



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九樣效驗。各有實地發揮。每句上半截。只是現成者。不得侵犯下節事體。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



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上文言達德達道而要之以誠。所以脩身者至矣盡矣。此又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何哉。蓋齊明以敬於內。盛服以敬於外。非禮不動。則合動靜而一於敬。敬者誠之所以立。德之所以成。道

之所以行者也使有不敬則心無所主爲之而不力行之而不至尚有何事能成哉○大臣只是一箇敬字羣臣只是一箇體字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九經非誠不行與前言達德非誠則德非其德體用根源只在誠字上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頂上面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說時文或單頂九經之一大謬細按之屬二字連言事行道都在內蓋言事行道大抵不在道德九經之外而四箇前定卽兩箇豫字皆指誠而言也朱子以凡事二字上總達道達德九經下包言事行道如前解繼志述事上承纘緒成德下兼祭祀之禮一般故以凡事皆欲先立乎誠總括一節之義也或云卽言事行道之必前定以見誠亦必前定便將言事行道抛輕輕言事行道猶可不知四箇前定指著何物耳○章句明說先立乎



誠則所豫所前定者都要指誠而言時解謂立誠要預先做工夫但此處凡事要先立誠未說到誠要先做工夫或云如未有道德九經何處安著箇誠愚謂若不預立一箇眞誠之心何處做出道德九經來○立誠之立非本文立字勿混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朱子於上節既說凡事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本節卽承如下文所推句而曰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把兩節打成一片不肎說上節沒有誠字此節纔有誠字然則上下兩節總見得人必豫存眞實之心凡事都做得徹的意思但上節正言在上位者凡事必先立誠此節又卽在下位者之必先立誠而比類以見義耳講者但見上節不曾點明誠字此節方露誠字所以上節只管虛說豫不敢說誠此節又只好鄭重誠字不服說推言素定之意不知前而兩箇所以行之者一

明明說誠此兩節只言誠當素定大意全注重在豫字上非至此而後歸重到誠上也或疑上節雖當指誠言但誠字至此始露作文不便預透奈何愚謂誠字固不得預透但一即是誠何不拈定一字切實發揮使書理與文體兩全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即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也亦不是明善便已誠身尚有固執工夫在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天道人道已伏此處天之道是原其理之由來人之道是明其事之當然不思而得知也不勉而中仁也從容中道勇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兼困知在內固執利行以下之事兼勉行在內蓋博學之節言學知利行之擇執有弗學節言困知勉行之擇執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此誠之之目是兩節總冒語學知利行方專切本節但拈誠之之目不貼學利說便不切定本節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上節言學利之擇執此節言困勉之擇執也按五箇弗措當在困勉者之用心說己百己千方在他用功上說惟其心如此故其功如此也細玩章句界限自清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



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說到變化氣質見非百倍其功不可也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

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此章先分天道人道而後合於一下十二章皆分言以申之至篇末一章轉從下學之始而推之以



至其極仍合天人於一也舊分衣錦章另一支未確○此下十三章儘有逐章相承言者何前文引孔子語只作孔子自說使血脉不貫也或曰說書原有聯絡作文當各還語氣曰然則作文與說書有二理耶○此處性字與天命之謂性性字微別天命之性聖凡皆同此則是聖人所性也此處教字與脩道之謂教教字微別脩道之教在聖人身上說此則在賢人之學上說○明則可以至於誠須看可以二字不是明即已誠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察之無不盡。知也。由之無不盡。仁也。勇自在其中。或以此章專屬仁。未安。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其次兼學利困勉在內。其致曲之法。有一百十千不同。不可混說。○此至誠即指其次者。或作上章至誠。補出其次亦至誠。未令。○玩章句功字積字。可見有誠後。仍有工夫。有謂工夫還只在致曲。便不是。當是不間其誠耳。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

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誠卽是道至誠之外更有何道本文但說至誠之道解之者曰至誠有道可以前知愚謂至誠之道四字拆不開可以前知卽在至誠之道上說離不得蓋舊解至誠兩字都指聖人言按註只指實理言言實理原有可以前知如將興而必有禎祥之類是也首句至禍福將至句只是一意觀朱子凡此皆理之先見句原把國家將興七句總收在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兩句裏面其言理卽至誠之道也其言先見卽可以前知也若首二句稱聖人中七句論道理末三句又稱聖人一節分作三截未免支離况首至誠以理言故曰可以前知末至誠以人言故曰必先知之明有分際若第一箇至誠指聖人則可以兩字說來不順而善必先知兩句又似重複章句說到善必先知處用然惟二字跌重至誠身上言理雖可以前知人非至誠不能也詳味本文及朱子章句如此說意義纔順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首節誠字專在人身上說不必泥註中物字誠以心言明指在人也所以自成不是自然無爲所以二字當重看註中本字對用字非本來之本必有此實心乃可以體此實理自道卽在自成裏面側重下句者非也所以自成言人之根本在此實心非推原之謂而字乃輕遞之辭非側重之辭所當自行言人當以實心體實理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第一箇誠字指實理第二三箇誠字指實心誠之爲貴見盡得實心便完得實理此節只申上自成自道卽在其中耳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

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所以成已者。此誠也。所以成物者。此誠也。成已成物。初無二理。既有以自成。便自住不得。物不在已之外。自然要去成物。而道亦行於彼。自有事爲在。非一了百了也。下五句總申上二句。成已成物分出仁智。誠固貫乎仁智也。註以體之存詮仁者。用之發詮智者。見體用原不是兩件。接以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則兩件原是一件也。既得於已。是有以成乎已也。見于成物之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宜。斷不可說措之已而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開手下一故字。諸說皆欲承上。訖無定旨。然章句並不承上。看來故至誠無息。猶云至誠故無息。不必承上也。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按悠遠博厚高明。雖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但博厚配地節章句。以此三項屬本體。則三項是言至誠之德。未及其業也。久則徵。猶誠則形也。徵則悠遠博厚高明。猶形則著著則明也。載物覆物成物。猶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也。此節必須在德上說。方是至誠之體。若在功業上說。便似至誠之用矣。德爲體。業爲用。不可混也。○徵何以便悠遠。以由久而徵也。不根久來。便說不去。○悠遠故博厚博厚故高明。須照章句說。一積字發字。俱要體認。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此因至誠之體而著其用之大與天地同也。全在覆載成三箇字上。見其與天地同處。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既能覆物載物成物。便已見至誠配地配天無疆。但此節在本體上說。不得純以覆載成作証驗。反

使本節作上節註腳。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玩章句只當云至誠之博厚配乎地則其德不見而章矣舊說推本自然欠合。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誠故不息不貳中卽含不息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六項只是各極其盛意。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



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章句云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看來盛大二字只承上節言之此節重在生物不測不重盛大意上節博厚等項已說過天地各極其盛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此節朱子引程子之言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可見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純亦不已。即所謂至誠無息也。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大哉聖人之道。猶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不合在聖人身上說。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禮儀威儀都是天理流行處。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只在道之發用上說。不在聖人制作上說。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章句云。總結上兩節。而於下節又云至德謂其人可知此節結上而兼起下。兒人字不得謂是聖人畢竟指君子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

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世[illegible]存心爲靜坐反觀。不知存心正是力行工夫。存心二字。包括極廣。聖賢千言萬語。總只要人存心。今舉其顯而易見者言之。如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戒懼愼獨。論語之克己復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何一不是力行。卽以本節言之。要克去私意私欲。要保固已知已能。又何一不是力行。朱子以存心二字。包舉尊德性以工許多工夫。精不可言。明乎存心原屬力行。則致知內不得復以力行



雜入矣。朱子之解道中庸者曰。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此處事二字。與安而后能慮所云處事精詳一般。只是思慮其事耳。致知也。朱子之解崇禮者曰。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當只是考訂詳明之意。亦致知也。然則存心與致知相須以爲功。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豈不信哉。○章句云。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何謂大小相資。尊德性道問學。是個大段工夫。下四句是零星工夫。有大段工夫。不可無零星工夫。有零星工夫。不可無大段工夫。故曰相須也。或認尊德性道問學是個空帽子。工夫全在下四句。是小者爲大之所資。而大者非小之所資矣。不知尊德性是全天理。如致廣大便是去私意存理與去私。中庸首章便分兩項工夫。不謂去私可不必存理也。又道問學是博學審問。如盡精微。便是愼思明辨。又豈謂愼思明辨可不必博學審問也。卽此可見尊德性道問學自有工夫。

非空帽子也。至俗解謂尊德性所以致廣大。道問學所以盡精微。看得下四句。都由尊德性道問學來。則又有大工夫而無小工夫。其謬不待辨矣。何謂首尾相應。每句上一截首也。下一截尾也。五句中。如致廣大極高明二項。人說來與盡精微道中庸全不相應。須在有私意便無以析理。能析理則私意漸忘上想。則致與盡相應矣。須在有私欲則無以處事。能處事則私欲漸銷上想。則極與道又相應矣。不理會得相應意出。則本文四而字。一以字。便有遺義。亦聯落不上矣。再章句云。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非謂德性卽是心。但一心敬持乎天之正理。則心以此存。故曰所以存心也。今人認德性爲心。則道問學以致知。亦可謂問學卽是知耶。人惟認德性爲心。因有德性本是廣大高明等語。誤不可言。彼總不知致廣大四項。以存心貫。不以尊德性貫也。彼總不知尊德性亦存心內事。



而特其大焉者也。今觀此章。世俗之誤有八。以存心非力行。一誤也。以致知兼力行。二誤也。以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全在下四句內。三誤也。以下四句工夫。只在尊德性道問學內。四誤也。德性乃吾心所具之理。必存得此理。方存得此心。竟以德性爲心者。五誤也。下四句不分貼存心致知。而分承德性問學。六誤也。說致廣大不與盡精微相關合。說極高明不與道中庸相關合。七誤也。朱子於首句分淸存心致知。以首句爲脩凝之大端也。其結歸極乎道體之大。盡乎道體之細。所以明脩凝相關之故也。或認首句便已完存心致知之事。卽於首句結歸洋洋優優二節。八誤也。○意。謂意見也。有意見。故無以析理。欲。謂嗜欲也。有嗜欲。故無以處事。○故。謂前之所學而知者。非良知也。厚。是良能。卻不僅天資朴實敦厚。卽孟子所謂擴充其孝弟之良能也。敦厚而又必崇禮。恐其失之於野也。○

向看得存心即屬力行、此理未嘗不是、及細觀之、知溫故明屬知、而註屬之於存心、可見知行皆所以存心、但無忘所已知、則屬存心、日求所未知、則屬致知耳、即道中庸與崇禮明屬行、而註皆屬於致知、又可見知行皆所以致知、但無忘所已行、則屬存心、日求所未行、則屬致知耳、朱子總以存心致知該知行、不以存心致知分行與知也、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通章大意、說自用者無德、自專者無位、生今反古者非時、天子議禮制度考文、有德有位也、天下同軌同文同倫、生周之時也、無德不敢作、便是不自用、無位不敢作、便是不自專、非周不敢從、便是不生今反古、總見得爲下不當倍意、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章人猶能照切爲下不倍、此章只說冠冕話、不復顧居上不驕矣、句句說得鄭重、方與章旨關會、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道卽三重之制作也。或認為道理之道。將本身六句不切三重勘發。一味虛譚過去。甚誤。如本諸身句註云有其德。須在知禮樂之情。作者之聖上說。方與道字關合。下五句都要切制作發纔是。○本身徵民。正與上節反對。此則有善而尊。且有徵者也。合下四句較之。頗重此二句。二句中又側重徵民一邊。今人單重本身。絕不照顧前後語脉矣。○徵民。謂驗其所信從也。謂驗諸民而民皆信從。非



借以自考之說。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

該本末而言也。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兼內外謂心與事皆然也皆該本末謂精與粗皆然也今人于祖述則專在心源上說憲章則專在禮樂上說上律下襲皆在用舍上說是舉一而廢百也○此四句相沿爲仲尼之體道而不知此言仲尼之德觀下節章句可見○中庸大旨以達德爲入道之門故前十二章既引孔子之稱舜回敎仲由者首發之中九章復引孔子之對哀公者詳言之此十三章內自誠明以下六章皆言德大哉聖人以下三章兼道與德言之至此及下章又推言聖人之德極其至經綸一章又推言至誠之道極其盛末章又復從入德之始推及盛德之至言德言道各有指歸人見中庸爲言道之書又見章句以天道人道分配遂祇以道字一槩說去不知德乃所以體道與竟言道



有辨而天道人道之道字又與率性之道道字有辨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章句此言聖人之德見兩辟如只承上節而言聖人之德如此也非至此始言聖人之德也又見得此節只在聖人之德上說未說天地之道而下節方言天地之道以見取辟之意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只承上持載覆幬錯行代明順敘下來歸重在小德大德上蓋由物與道以見



天地之德也看來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是天地之大處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爲大處正不得謂所以二字無意義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

也察明辨也

生知之質屬知仁義禮知屬行玩章句其字乃字
及下節五者二字非以生知包四德也寬裕溫柔
二十字分屬耳目身心及應事
接物向謂專在性理說難通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
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周徧切溥廣闊切博靜深切淵有本切泉都要在
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處想積中發外意上節已具
此節重充字時字下節
重極盛當可各有分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 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敬信說不重在民上重在
至聖之見言行當可上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大如天也

聲名上之所被于下也尊親下之所奉乎上也聲
名施蠻貊當一斷舟車所至以下貫到莫不尊親
方
住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
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
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
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



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
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
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
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
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
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
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此處天下二字亦分人與理言與首章一般○知
化育知字當作契字解不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何必至誠而後能知。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每句上二字一讀。下二字是形容上二字。舊皆倒說。玩註便知。文法與溥博如天二句同。但有淺深之異耳。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聰明聖知。仰上章聰明睿知也。達天德。即上章有仁義禮知之德也。故謂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



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章句云。因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頂至聖章來。如上章。則是言聖人之道。非言聖人之德。○古之學者立心爲己。正指惡文之著句說。若闇然日章及淡簡溫三句。皆從有爲己之心來。非正言立心爲己也。○知所謹。知近自微之當謹也。謹之之功在下一節。人之所不見。即近自微也。相在節。則無遠近風自顯微而一於敬矣。觀章句云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二語。又該有言動在內也。中庸

始言體道在敬終言入德而亦歸之於敬其示人切矣朱子章句前後皆以存養該動靜言又豈可不省乎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

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



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朱註發明卷之十二終

#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 朱註發明卷之十三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受業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同訂

廣德夏　澍雨蒼氏

##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



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惠王遭屢剷之餘。卑禮厚幣以招賢。故孟子爲答聘而來。或主擇君而以惠可與有爲。既屬無稽。或主審勢而欲用梁以扼秦之吭。又看孟子似游說一流矣。皆不知聖賢出處之大節。○朱子解孟子名爲集註。然多其所自爲說。較論語集註更爲明快。故背者頗少。是編惟於心性之旨。久被蝕晦者。開爲辨析。俟明理者正焉。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强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兼體與用言之也。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專指其用言之也。總要與求利反對。○此及下章皆先以二句立柱。後文分應之。集中另一格也。後人看孟子。率以開口幾句爲一章之旨。不知孟子七篇文不一格。有主意在前者。有主意在後者。有前後異事分兩箇主意者。有通章隨問隨答意在言外者。執一律以求之。所以牽强繆戾而幾於侮聖言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



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

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



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仁義專在臣民上說。但本於君行仁義來。須提出在前。纔得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遺親後君。只緣有自利之念。君行仁義而不求利。則其下化之。焉得有此。下字包大夫士庶人在內。○舊謂遺後二字要說得輕。愚謂遺字要說得重。後字宜說得輕。抑揚側注到不後君上。纔得歆動梁王意。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



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萬乘千乘百乘。所謂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人欲。則利未得而害隨之。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所謂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總註極自分明。世鮮有留心者。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 麀音憂 鶴詩作翯 戶角反 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

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文王下七句皆是釋詩但前五句涵泳詩詞也末二句則是正釋詩意也前五句是文章頓宕處却句句都從詩中涵泳出來後人分別不清便似孟子自論不像釋詩矣須知以民力爲臺爲沼承經始靈臺經之營之而言也民歡樂之承庶民攻之庶民子來以其踴躍趨事而言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承不日成之故神而名之也樂其有麋鹿承王在靈囿四句言也樂其有魚鼈承王在靈沼二句言也孟子將釋詩意先取詩詞沉吟一番說據詩之言明是文王勞民之力却又說得民情如許愛戴是何緣故然後接說此無他故由文王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既自疑復自解便令詩旨躍然此孟子立言妙處○詩所言者皆是民樂其樂處孟子則因民之樂其樂而推其由於偕樂決其效爲能樂也偕樂能樂都要從民樂其樂推勘出來○末二句固是釋詩却要得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 喪去聲 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

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



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 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



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飮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椁。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王道急切未便得備故一面制田里敎樹畜與庠序一面且因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要之不違農時三項卽是王道便到制度極備時候總少不得這三項但不大費區處耳若看做此時尚且不行王道先行此三項又看得三項不是王道則誤矣○王道之始註云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得民心緊頂無憾說本卽始也不得徒照王道之成忘却本面貫義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敎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敎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



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五畝百畝都要在制產上講非現成有此田里只敎以樹桑不奪其時也謹庠序是要設立庠序意非原有而加飭之謂也戰國是何世界尚有庠序之敎可因而加謹耶鄉學所敎大段不出孝弟二者非敎之條目甚廣而孝弟獨重之謂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

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閒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



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不能制民之産已不是。況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全與先王異矣。○天下之民至。在能自反而益修其政來。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敎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敎。

此承上章言欲行王政當先去害民之政也。害政指厚斂言。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此是本節意。下以爲民父母動其仁心。使其自思而得之。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

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衞。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晉國即魏也。莫强指文侯武侯時。）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孟子論仁政詳矣。此獨言省刑薄斂者。當時民不得緣南畝。骨肉不相保聚。如下節所云。皆刑罰稅斂爲之陷溺也。不仁之術。莫此爲甚。孟子欲時君去不仁以仁民。故獨舉此二端。且教他使民得耕

耨以養其父母兄弟妻子。其他仁政尚未暇及。孝弟忠信。只是民耕耨之暇自會去做。非必由教他。還是省刑薄斂所致耳。○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爲是。此二句亦宜側注長上邊。言能以孝弟事父兄。便會以忠信事長上。而可使撻秦楚矣。蓋通節皆一氣承接。而可使制梃緊項事長上說。註極分明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無敵者。無人與敵也。不是敵他不過。惟仁者無敵。故百里可王不必疑。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此章二節以下。都是敘述之詞。天下惡乎定等語俱當以孟子口氣代說。莫似當面問答語。○末節註中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章意最重。須發得透切。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



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此章分三節看自章首至是心足以王矣爲第一節自百姓皆以王爲愛至我心有戚戚爲第二節自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至章末爲第三節三節內以第一節爲主第一節內以是心足王句爲主第二節則使王察識是心第三節則使王擴充是心總申明是心足王之故人只知保民而王爲一章之主不知是心尤所以保民之主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
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
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
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
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是心足以王句。人但知對德何如則可以王一問。不
知保民而王二句已對過。此句要緊對何由知吾
可一問。言王有是不忍之心。故臣知王之可以保
民而王也。虛說足王。不說不忍之心可以保民。語
脉便隔。○百姓二句。是開端打動語。欲王察識擴
充意。已具於此。以愛字不忍字探討齊王。看渠如
何。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
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
之心不如是也。

此節王只是不
承認一愛字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
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
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
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言也。

此節欲王反求惻隱之心。故發此難。王則
忘却惻隱之心。故到底解不去一愛字。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仁術，行仁之巧法也。却不是有心計較來，若涉計較，便非不忍之眞心。○見牛未見羊，人以爲解仁術，須知是解以羊易牛的緣故，未便解仁術。玩其語意，言王之所以以羊易牛者，由當時只見牛而未見羊耳。惟見牛，則不忍之心自不能已；惟未見羊，便不覺得羊亦是無罪而觳觫的，因而以羊易牛，以曲全其不忍之心，所以爲仁之術處。人但見註中有此所以爲仁之術一繳，便道見牛未見羊是直解仁術，不知仁術二字原不甚重。前文許多詰難，只見牛未見羊一句解開；後文齊王欣喜稱讚，亦只因此句道破心事。第二節書內最重此句，若但解仁術，便沒緊要。註中明說見牛未見羊，故以羊易牛；以羊易牛，此所以爲仁術。節次秩然，不得拋却以羊易牛一層，便道見牛未見羊是解仁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夫我乃行之，指以羊易牛之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指是誠何心之語。夫子言之，指見牛未見羊句。於我心有戚戚，便已察識得此心不從外得。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尚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擴充之。又引起後文來。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
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
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
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
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
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
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
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
耳。



註云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此四句不止爲本節設也。自此至然後快於心總以此四句爲定案。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
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
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

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
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此節只言王天下不難。蓋因是心在我。不待外求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
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
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
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
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
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
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人只承用恩說下。不知上說用恩。言當先民而後物也。此節自老吾老至善推句。言又當先親以及民。而後及物也。孟子從齊王不忍一牛。敎他察識得此心不假外求。然後敎他愛物必先仁民。又敎他仁民必先親親。一步步逆推上去。使之一步步順推出來。正是孟子善啓王心處。觀朱子於有復節。說民與吾同類。此處說親又非僅同類。界限極清。人都不仔細看。故講老老幼幼二句。撇輕老吾老幼吾幼。一味注重及人之老幼。便無頭緒。○老老幼幼以及人。便從心裏推出來。引詩而釋之。只是証明得此意。不是引詩纔推本於心。○擧斯心加諸彼。言由親親推之及於仁民。又推其餘及于愛物。不得含糊泛講。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本字直指老老幼幼。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



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旣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心爲甚。言心之權度關係尤大。蓋凡物當然之序。全憑心上稱量出來。一失其當然之序。不但如一物之輕重長短而已。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此正是請王度之處。雖頂不能愛民說下。卻要將偏能愛物兩兩相形。方得請度意。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

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若坊本作如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敎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當時民非盡無產只是不恒耳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皆由人君不曾定爲恒產使貧者得粥富者得買故也恒字最重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不重在君能制產與不能制產只言民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以見不可不制產意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欲行者欲發政施仁也士農商旅皆仁政所必及而以制產爲本所重尤在農也是心是一章樞紐處制產是一章歸宿處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擧斯心加諸彼而已

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總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又不在去其所好而在公其所好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當以道心為之主也此孟子見理精細處莫看做逢世之言好勇好貨好色章皆當以此意觀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
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大事小以心言。小事大以禮言。各有分際。但此亦似不甚難。註添出小國雖或不恭。大國雖見侵陵四語。便見得非智者仁者不能。○自不能已。便伏樂天。尤不敢廢。便伏畏天。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樂天畏天。不是推原所以能事大事小。只是歎美之詞。本領自在智仁裏面。惟智者仁者。故能樂天畏天耳。○上保字是懷保。下保字是保守。只在樂天畏天上形容。非以效言。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已上論交鄰。此下論養勇。如鄰國有暴君。便當往而征之矣。如何俗解還說是交鄰。總註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是說前半截。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說後半截。人

自不體貼耳。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　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旣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



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

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樂以天下須頂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兩層說時說還只是樂民之樂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同樂可以致王意已畢此下又引景公聽言之美以歆之欲其諒已之心行已之言也觀結句可見

不必勉強締同樂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



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此節向看得是引君補助玩註却全是畜君之欲處必如此說纔關合得詩詞○巡狩述職既非無事而空行省耕省斂又非無事而慢遊可見無非事者一句固是結上亦復縮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按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而不取宮商取徵角者。以君臣之所以相說者爲事爲民也。樂備五音。而獨以徵角名。蓋五音旋相爲宮。而此以徵角爲宮也。徵角皆附於招者。蓋招樂在齊。故音節皆倣之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毁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
可以王矣。何必毁哉。
王者之堂。謂王者所居以布政之堂。不是王者纔居此堂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
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
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
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
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
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
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
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之。敎之而成材。
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
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
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
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
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
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
其老而䘏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
妻子之養。則尤宜憐䘏。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



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九一。授田之制也。若論賦法。便是什一。○仕者之子孫。不限定只有世祿。敎之而成材。未嘗不官之。其不成材者。亦必世予之祿也。又不是凡仕者皆得世祿。必其嘗有功德及民者。則報之如此耳。○先之爲言加意也。非九一諸政猶後而先此四者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
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



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



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

端矣。

自篇首至此。大意相同。蓋皆引人欲之私而歸於天理之公。此是孟夫子絕大本領致君於堯舜之道處。有志之士。不從理欲源頭上剖悉分明。但將聖賢苦語危言做學究語看過。辜負朱子苦心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此章見故國在於有世臣。世臣在於有親臣。當於未用之先致其精詳。不當於既用之後輕為棄擲



也。是責齊王不親其臣意。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

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
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進賢原非有不得已之心。但其進疑鄭重光景。如
屬不得已之事耳。時文反說非不得已之事。而有
如不得已之心。不亦異乎。○舊說進之則必尊之
戚之。倘尊之戚之而其人未必賢。又將進疏者卑
者之賢而踰之。說來似多一折。不若直說今日之
賢乃疏者卑者也。進之則將使之踰乎往日之尊
者戚者矣。如此更合註意。註不曰尊之親之。而曰
尊者親者。明指往日所尊親之人。又曰進疏遠之
賢而用之。則卑與疏。
明指所進之賢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
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
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
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
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

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節內有進賢退不肖兩段事。而朱子總以進賢如
不得已該之。蓋進賢如不得已。原在未進之時說。
或道他賢。或道他不可。或從而用之。或從而去之。
正未有定。進賢時自當有此兩項耳。○必察之者。
一則衆人之所賢者未必果賢。衆人之所否者未
必果否。一則衆人之所賢。吾必親見其賢之實。衆
人之所否。吾必親見其否之實。○去之者。非已用
而去之。不用便是去。故曰不才者不得以幸進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
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
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
只蒙上兩節言之。
不得又添主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 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亦如木之大者也。壯而欲行之。亦如大木將勝巨室之任也。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亦如匠人斲而小之也。下截以上截對勘。纔見得齊王明於任木而暗於任人。無可解說處。亦見得聖賢致君。罕譬而喻。敎之善法也。○明於任木而暗於任人。是愛國家不如愛玉矣。下節與此原是一意。其根株只在循私欲上。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 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此章齊王欲託天意以取燕。孟子言天意未可憑而決於民心之悅不悅。又恐齊王認燕民之食簞以迎爲悅其取之也。故發燕民之本心在於避水火。而以取則拂民告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觀燕人之畔。則孟子上章之言王固不用。卽此章之說亦未之從也。書序去齊於燕畔之後。其以此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　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自書曰至望雲霓先引書而後釋之以見湯未征其國而民望之如此自歸市者至后來其蘇先敘



事而後引書以証之以見湯旣征其國而民悅之如此此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下節言民之所以望齊者無異於湯而齊之所以虐民者大異於湯故不免乎千里而畏人也此兩節反對處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　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衞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此見民之不死有司。由有司之不恤民。而有司之不恤民。由君之不行仁政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



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孟子謀滕之道。盡於此章。築城鑿池而君效死守之。守義也。恩足以結民心而民自不忍去。愛民也。强大逼處。弱小自全。惟此而已矣。及滕文問之不置。再則告以勉强爲善。猶愛民之意也。三則告以擇於遷守。猶守義之意也。此孟子眞實經濟。豈僅迫於無可如何之計哉。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 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



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孟子見滕文甚恐。因說除是遷以避之。別無良策。古人有行之者。大王是也。然大王豈是得已。况今又無地可遷。只可法大王之爲善耳。兩節語氣如此。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



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

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或使或尼兩或字俱以人言。非舍天字。○氣運不能有盛而無衰。有君子便有小人。皆天命之所爲。聖賢亦安於所遇耳。

朱註發明卷之十三終



[stamp]

# 朱註發明卷之十四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stamp]

##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此章見霸功不足言。王業甚易致。所以易者。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章內德字。皆指仁政言。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

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楚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



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



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大行註以制禮作樂教化大行言則武王周公繼之二句當云武王繼之只有天下尚未大行至周公又繼之而後大行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由湯至久而後失。言其時之難。尺地四句。言其勢之難。此一定之界限也。但言時難處。又當分兩段看。由湯以下四句。言紂先世之時所培者遠。武丁以下至久而後失。言紂及身之時所藉者厚。觀王者不作節分應處可見。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上兩節言勢易時易。此言德行又未嘗不速。下節纔將時勢德串講。以明不必文王而致王自易於反手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孟子不動心人皆曰知言則於天下之事無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懼無疑無懼不動心之能事



畢矣此未深究於不動心之全功也夫知者心之用未有理其用而遺其體者也氣者心之輔未有壯其輔而廢其主者也心之本體則必敬以直之心之存主則必嚴以立之孟子所謂持其志是也直其體而又理其用立其主而又壯其輔用者當而體益清輔者強而主益安朱子所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也此不動心之全功也若夫知言養氣則專就當大任而心之應事者言之且持志固公孫丑所知而不必言也豈不動心之功畢於知言養氣已哉況知言養氣豈未嘗持志者能之哉

○聖賢所論存養省察克治擴充等事孰非不動心之學公孫丑在當大任上問動心與否則動心自當指疑惑恐懼說孟子自謂知言養氣亦正對當大任說莫謂公孫意中無恐懼疑惑四字徒是朱子埋伏後文也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註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心有主不専在好邊說是下五節總冒語蓋不動心之學多端各有所主



各會不動如黝主必勝舍主無懼曾子主自反而縮告子主勿求孟子主知言養氣他若楊主爲我墨主兼愛老主清淨佛主寂滅所主雖有得失邪正之不同其有主以不動其心則一而已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

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自第二節以下。隨問回答。都沒甚緊要話。此節纔是正論。○此以曾子所聞於孔子者見曾子之勇。便是孟子淵源所自出。○勇。指不動心而言。莫認是說養氣。問不動心如何是勇。曰。看公孫丑以孟賁贊孟子。可見此及上三勇字一般看。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守氣。所守者在氣也。守約。所守者得要也。不是守著箇約。○此承孟施舍似曾子而言不動心之道。以曾子爲正也。不動心有道至此結束。守字。即心有主主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



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此節只是斷告子不動心之學。註中補孟子不動心一段。蓋觀孟子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爲不可。則知其內外交養也。觀孟子論志氣之相須。則知其本末交培也。○持志只是主敬。

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



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此節言持志而又不可暴氣之故。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

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此節纔是孟子自言其所以不動心之由。註中補告子一段。蓋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正與知言相反也。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正與養氣相反也。告子節不得入孟子。此節却要將告子來比對。○大抵持志工夫。公孫丑知孟子之所已能而告子强制得來。便亦會持志。未見得孟子所獨長。故問孟子惡乎長。原承持志來。而孟子以知言養氣爲吾所長。謂非獨持志也。非遺持志也。○不得於言。是已之言有說不通處。知言。是知人之言有得失。兩言字有辨。但已之言尚不得。則人之言



必不能知矣。人之言皆能知。則已之言必無不得矣。故是對照處。○知言工夫。孟子未曾說明。故註以盡心知性補之。養氣工夫。在下文說明。故註不著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此節總是形容氣之體段下二句雖說善養則如此亦是他體段原如此○至大至剛是論人所稟受之氣不是論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自在人所稟受中○直即是曾子所謂縮下文所謂義也無害即勿正勿忘勿助長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此節言氣之功用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言氣與道義一齊湧出氣自會助起道義來行得爽利今人又倒一句云道義合氣而為之助便侵集義所生矣看無是餒只說得道義無氣則餒下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纔說氣無道義則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此言養氣之工夫也註謂養之之始對上節養成而言非集義還是始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



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此言養氣之節度也。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氣之充。氣將自充矣。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註甚說得次第明白。後人拋却其或未充一轉。越說越晦。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



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

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舊說詖辭四句。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從流以遡源也。生心四句。又因其心之失而知其有害於政事。從源以究流也。但此節總說知言。只當云因其言而知其心。又知其必害於政事也。故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只頂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說。○心通於道。無疑於理。卽所謂盡心知性也。須見出此意。○不動心之功至此說畢。下文歸重在願學孔子。以明不動心淵源處。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能知人之言。則已之言必合於道。故知言是有說辭處。能集義以養浩然之氣。則所行必無不慊於心。故養氣是有德行處。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註云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並不曾正解智仁字義。只說明惟智所以學不厭。惟仁所以教不倦。見非由不厭以成其智。非由不倦以成其仁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

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 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 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聖至堯舜何以復加故賢於堯舜專許事功孔子事功以垂教萬世爲主堯舜不可無孔子意只帶說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四其字皆指百王不合說兼孔子在內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出類拔萃言羣聖皆異於凡民也生民未有言孔子尤異於羣聖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此節論王霸之心誠僞不同也兩仁字俱以事言指勦暴定傾之屬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之德所包者廣如湯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之類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

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此節言人之所以應之者。其誠僞亦不同也。兩服人不是說去服人。說以此得人之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與力不贍句對勘。不重。引詩是証以德服人。若說証心悅誠服。便又添出一頭。詩言武王遷居鄗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正是以德服人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



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未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閒暇。亦是偶値其時。若說賢能所致。則今國家閒暇。却從何得來。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



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鴟鴞。思患預防之詩也。引來証及是時之意。非通証上一節。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皆悅而願。只以心言。未便身歸之也。看末節可見他還是鄰國之民。若云士農商旅皆已來歸。鄰國豈別有民耶。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只解明或廛或不廛之所以異。而有法無征。乃市之定例。可不必贅矣。多少以人言。不當以貨言。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前兩廛字是市宅之賦。此廛字指市宅之民。市宅只一般。觀市宅之民已賦其廛二句可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

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尊賢使能等語。便已能行此五者。天下皆悅而願便已鄰國之民仰若父母。此處特醒父母二字。起鄰國無與敵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首句是一章之目。擴充只完得此心分量。非有所加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先王有不忍之政。正是全體此心隨感而應處。見得不忍之政。只在不忍之心裏面。須挽重不忍人之心。不當一味側注到政上去。反將不忍人之心抛輕。以不忍人之心下。仍在先王身上講。不得推開另講。天下可運諸掌。亦只見得心之功用如是之大的意思。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此節証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非所以內交三句。說乍見時不由安排計較。此心自動。可見人皆有此不忍之心也。須都在乍見時看出。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因論惻隱而悉數之四項非並列可知但不可專認惻隱是不忍之心須知羞惡辭讓是非都是不忍之心惻隱便包得此三者三者合來只是惻隱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心統性情一語精妙不得此句說明人便認做心自心性自性情自情頭腦多端又或認做心即是性性即是情雖曉得個合一之理却分別個帥領不出便不知道言性言情總是言心處○惟心統性情故觀其心所發之情便知其心所蘊之性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

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知即所謂察識也。知最緊要。人之不能擴充者。都緣物欲蔽痼。不曾察識得四端在我。不可分毫欠缺。所以因循怠忽。日復一日。虛度過去。誠知得擴充。便是志氣清明。物欲退聽時候。所以這件要去擴。那件又要去擴。今日要去擴。明日又要去擴。如火之始然而不可遏。如泉之始達而不可壅。日新又新。不能自已。皆此知啓之也。人都曉得知字重。但將始然始達看做是擴後效驗。如此遂不得不輕帶知字。一味注重擴字。不知知皆擴而充句。只說他知得去擴。始然始達二句。則因其知擴。所以只管去擴。是說工夫。未說到效驗上。註中日新又新不能自已。明以工夫言也。蓋四端雖人所固有。要必擴得一分。纔充得一分。有一分不曾擴處。便有一分不曾充處。就不得只要一擴。他自會充將去也。故以始然始達作效驗看。既與註背。亦與理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此處里仁爲美句。只是陪起之詞。擇不處仁。便要說擇術而不處於仁。不復說擇里。○夫仁以下。皆孟子釋孔子之意。天之尊爵。說天所錫我之尊爵。得之最先。謂有仁而後有禮有義有智也。偏言之仁也。兼統四者。謂仁固是仁。禮即仁之秩。義即仁之制。智即仁之別也。專言之仁也。最先兼統。都見他尊處。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只是爲仁由已不由人之意。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總註將前四節總歸於聖賢樂善之誠。皆是在人者有以裕於已。末一節總項聖賢說。皆是在已者



有以及於人。可見舜禹子路都是取人之善處。都能與人爲善的。人於前四節不得要領處。後一節或單拈舜。或推開說。都與註不合。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善與人同。舊說舜以天下之善與天下公之。儘說得去。但舍已樂取二句。言舜不以一已之善爲善。而取天下之善以爲善也。合來一看。則似善與人同句。是公善於人。舍已樂取二句。是裕善於已。何以朱子謂舍已樂取是善與人同之目耶。此處人總說不去。却不想善與人同句原說得欠妥耳。此句須將善字微讀。說善本天下之公理。非已之所得私。亦非人之所得私。舜則以已與人公同此善。渾化於其中。而已與人皆無所私焉。如此說。纔見得舍已樂取是善與人同之目。或謂善與人同句。

恐作文露不得已字。曰。只曉得要將舜自己件在裏面說明得道理。作文便自有處。○從人。卽取人也。但上句重在舍己。下句重在樂字。此兩句分際處。○或云已未善三字宜渾。渠謂舜必無不善耳。但舜自心畢竟覺有未善。故舍以從人耳。若已果盡善而反舍以從人。倒是私心矣。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本註原不著舜講。總註又兼聖賢說。合舜禹子路說爲是。或疑取人以爲善。明只頂舜說。何得并及禹子路。曰。喜聞過。亦是舍己從人內事。拜善言。又明是取於人以爲善處。總以取人該之。正自不背。○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聖賢只是自爲善耳。因爲而有取。取之愈廣。所及愈遠。卽取爲與。是極意形容取善之妙。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首節句句要照著隘字。次節句句要照著不恭二字。大意是願學孔子。非爲學夷惠者說法。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

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此章論戰勝之道在於得民之心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得道所該者廣。多助纔說人和。○得道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致施仁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

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前四節言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見已不當赴召之意。後五節言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見王不當召已之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君臣主敬。自是不易之理。故景丑謂孟子不敬。而孟子言我之所敬在此不在彼也。至賓師不與臣同之理。孟子不曾說明。○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君不致敬於臣。則不能尊德樂道而可以大有爲。臣不致敬於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



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天下有達尊至莫如德皆申曾子之意以明其言之有道也不得看作孟子自論德指曾子所謂仁義泛講亦非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將大有為三句只是論其理如此若竟在大有為之君上說便接不下○其尊德樂道二句明賢士非故為自尊也○大有為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

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此章問答。當在孟子仕齊而去。復遊宋薛之後。其不受齊餽。煞有深情。曰未有處。姑以解門人之惑耳。問答俱重在不受邊。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



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

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〇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之言。齊王雖一時承認其罪。要知孔距心之外。前後左右有多少不得意人在。去齊之意。已伏於此矣。

〇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此章是賓師不與臣同之意。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旣無官守言責。可知進字只作出字看。不得作仕進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 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

朱註發明 公孫 四八

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全在未嘗與言行事處見得。有司已治。不消言得。所守之正。固如此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

朱註發明 公孫 四九

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 恔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
人子事親有力有分爲所得爲方盡人子之心讀至無使土親膚則以天下儉其親者眞罪不容於誅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
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



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
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
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
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
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
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
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
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
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齊非伐燕之人如何勸齊伐燕齊自欲伐燕耳文意自明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

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



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坊本從下有而字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既是宜。如何還算是過。此所謂無心之過也。若周公有心逆探其兄之惡。是周公之惡更浮於兄矣。周公之過。猶云周公之不知其將畔也。不亦宜乎。言兄弟之親自當不知也。陳賈意中說王與周公都是不知之過。孟子說周公與管叔兄弟該當不知。言外便見得齊與燕是仇寇。烏得託於不知。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

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



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旣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



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旣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旣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

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此答陳子與答辭受同。本意都不曾說破。但總為道不行耳。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



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客欲留行。全是討齊王好耳。不奉齊王之命。則既不及子思。不在王左右維持調護。則并不及泄柳申詳矣。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讀孟子七篇無處不見出巖巖泰山氣象讀至此章又有許多低回流連不忍決絕之意合而觀之方見得聖賢律身甚嚴愛君極摯是時中之道非一成之行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



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前四節見聖賢憂世之志末一節又見聖賢樂天之誠兩者闕一便不是聖賢心體但樂天常也憂世暫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夫音扶 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已上言不豫。此又言未嘗不豫也。但所謂樂天之誠。不是忘世。還是待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退而有去志。必是禮節上有所不合。到底去者爲道不行耳。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旣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朱註發明卷之十四終



朱註發明卷之十五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耆氏　同訂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

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道性善。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稱堯舜。欲其知聖人可學而至。要之所以可學而至。以仁義原不假外求也。故稱堯舜。只是實性善。○孟子言性善始此。性卽是理。故無有不善。今人還認做性自性。理自理。便不識得性字。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道字。卽指性言。不必添率性一層。註止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引以証明道一爲主。蓋聖賢不必畏。有爲亦若是。文王眞可師。以其道一也。三段都要照定道一說。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自在言外。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 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旣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



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飮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



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敎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此章言民必有恒產而後有恒心。君當法助以制恒產。而後興學以復恒心也。制產意重。）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

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事謂農事。指民間耕耘收穫之事也。人以爲冒下恒產。不知孟子說話自有次第。開口且說人君當以農事爲急。使民及時稼穡。次說民欲務農必要有產。中間歷敘三代制產與取民之法。末後纔說周亦行助。以見滕當行助。主意出來。民事不可緩。只是說話的引子。不是通章冒子。人連庠序學校都說是民事之不可緩者。不知民事謂農事。正自註煞也。○或曰。恒產獨非農事耶。曰。農事只如詩所云播穀之類。未便是恒產。孟子引詩見民不肯自緩其事。而君不當緩民之事也。事總是一般。豈得謂民所急者播穀之事。而君所急者則在制產之事哉。或曰。恒產與民事絕不相關耶。曰。既要



民勤農。當使民有產。此便是相關處。或曰。民事既非制產。亦似不足甚重。何孟子教滕君爲國。開口便說他不可緩。曰。是何言歟。昔者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王事惟農是務。無干農功。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奈何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農事之重如此。即以豳風言之。夫周公相成王。其所以開陳善道者。宜無不至。然惟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作爲此詩。田家作苦。纖悉具備。使朦瞍朝夕誦於其側。以見其先世之留心民事者。如此其至也。其後成王體此而命農官。咨保介。遂爲周室賢主。孟子之言。周公之志也。烏得謂此非爲國之急務耶。由是言之。孟子先說民事當急。次說民產當制。正自兩層意思。而不制恒產。則民事亦無由施。又未嘗不見二者之相須。若夫民事之非恒產。考之於註。則指農事。証之於詩。則指播穀。烏可混乎。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此伏不可不制產意。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此伏世祿與助法不可偏廢意。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

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



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五十七十百畝。制民常產也。跟爲道節來。貢助徹皆什一。取民有制也。跟賢君節來。○按助法在私田則各自爲耕。在公田則共助其耕。徹法合公私而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此助與徹之異也。據此則周雖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然亦徹變助之本制矣。戰國上多貪暴。下多豪強。若行徹法。恐分時未必能均。不若竟行助法。使貪者不能多取於公田之外。強者不能多取於私田之中。此聖賢揣時度勢。通變宜民之善道也。或謂助即是徹。行助即是行徹。尚欠參訂。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



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此引以明貢法之不可復行意。莫善於助句只陪說。下俱言貢之不善處。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

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此承禮下而言言此巳爲滕之所行但助法不行則取民無制耳本文只說得半句話當補入不行助一段意義方全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此承上言滕之所以不行助法者必以助非周法也然大田爲周詩而稱有公田則周亦行助矣可見滕亦可行助矣此亦半句話當補滕亦可行助一段方全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巳

此承上言助法行而民有恒產矣又當設敎以復其恒心也○或疑序以習射爲義如何亦是明人倫曰序亦不專是敎射但命名之義取諸此耳且射正是明人倫處記曰卿大夫士將射必先行鄉飮酒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又曰射之爲言繹也各繹巳之志也故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卽此便見是明人倫處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

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



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仁政必自經界始一語括盡始字對分田制祿說○分田指八家之各百畝言制祿指中之公田言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鄕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此正言分田制祿之法也必曰常法者對下二節在常法之外而言也分田以治野人制祿以養君子而曰治野人使養君子者制祿卽在分田之中也九者分田之法其一則制祿也什者分田之法



其一亦制祿也什卽十夫有溝之制俗解謂什分取一是貢法但有制祿而無分田矣旣言九一又必言助所以明九一之爲助而非徹也旣言什一又言使自賦所以明什一之爲貢也賦卽貢也徹與助旣徹有不同而朱子以爲周之徹法如此者言徹法都鄙用助鄕遂用貢之規模如此也此節只說得箇大段如九一之法方里節纔說得詳細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



也。守望。防寇盜也。

鄉田同井。言一鄉之田皆同此井。得安其業也。與死徙無出鄉句相對。義類亦相近。俗解竟作過文。其說又於理不順。宜正之。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所以別野人。只頂先公後私說。補君子更老到。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



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

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井田是個死規矩。移易不得的。所以必潤澤之者。想當日民田盡歸大家富室。今欲奪其田以予民。



必有許多難處。又田間有廬舍墳墓之類。有不得因經界而廢置之者。此等處須有個圓活法纔行得去。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 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 飧音孫 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或勞心七句。人說來還是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註中却說君子小人相易以相濟而非以相厲。純是就他兩個易字。破他一個厲字。可見引古語全重治於人者食人二句。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擧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



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按九河濟漯入海自不必言汝漢四水皆入於江。不妨照註斡全但渾寫注江注海不分疏明白者欠叅。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



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人之有道。註謂人皆有秉彝之性。是從源頭上說來。親義序別信皆吾性之固有。使自得之。註謂使自得其性。時解自得二字謂自然而然。不指出性字。便落空去。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人只知節首二句就在上兩節裏面。不知却是將上兩節歸併到得人上來。下遂承此而贊其爲仁也。憂字上面已屢提過。此則言其所憂者。不在事之不治。而在人之不得。仍在憂字上點逗者未是。○玩註明較上二節更進一層語氣。從不見人分清。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爲天下得人。承上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說。時文不切堯舜。竟作泛論謬矣。以天下與人。亦在堯舜身上說。蓋就堯舜禪讓之事以形出得人之尤難。見非仁不足以稱之也。○仁與惠忠分別處。只是一已之財與善有限。得人之財與善無窮。上說惠以養人得名。忠以教得人名。除却養教之外。豈別有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此處有天下而不與。當在憂勤上說。與上論在淡忘上說不同。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

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豪傑能自拔於流俗。要在學上說。方與責陳相倍師相關切。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濯之暴之兩之字。指夫子之道德言。明著者。道德發於外也。光輝。卽明著之光輝。註中疊以成文也。注重在潔白二字上。大意言夫子道德之明著其光輝。甚潔白而無可加也。潔字影切江漢濯之白字影切秋陽暴之。○一疵不存。萬里明淨。聖人之心體也。江漢以濯。秋陽以暴。聖人之光輝也。所謂表裏如一。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

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



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

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



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只二本兩字斷盡墨道之失人只是一本乃天理之自然故仁民愛物俱由本上推出次序秩然不紊今夷子視其親無異於路人不知不覺竟是二本違天害理莫此爲甚猶幸施由親始四字是其本心之明猶未盡泯故下文說出仁人孝子之心彼卒能自悟其非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



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

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一本處要在非爲人泚上發揮出來。○必有其道須緊對不以薄爲貴方是。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敎也。言孟子已敎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不見諸侯不是小節虞人尚守死不往況士君子可枉道求合耶若夫枉尺直尋不過在利上計較耳一有利心何所不可士人於此正要分明故自三節以後甚言求利之不可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

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
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
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
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



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
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廣居仁也當以愛之理一邊說天下之廣居猶云天下至誠○大道猶言大路廣居正位大道皆借比之詞○由之之字道字皆指仁禮義言不能淫移屈以有仁禮義爲之主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
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
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
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
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
之君而事之也。
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亦不徇利而忘義二句括盡一章大旨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
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
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
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
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
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此章當分兩段看彭更先以士無事不當食孟子言士之事甚大而當食彭更又言士之志不當求



食孟子又言士之志雖不求食而人當以其功食之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



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毁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旣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



（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城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救民水火。所謂師出有名也。取其殘而已。所謂師出以律也。當如此分看。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
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
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
曉之也
進君子退小人固是人臣職分緊要在一衆字一獨字一箇小人也齊不得事一箇君子也齊不得

事理勢如此正君者不可不知耳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
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
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不見諸侯之義不爲臣不見句已答盡下三節又說段干泄柳二人過於義曾子子路所譏不及於義孔子因其先以禮來而後答其禮斯爲義之中都以義字貫却辨到義之精微處較不爲臣不見句更進一籌孟子未嘗不見諸侯但必俟其禮來聘而後見之此正孟子願學孔子處非若段干泄柳之守義而不通者比故其答公孫丑以不爲臣不見只說個義之大段下文論到義細微處必以孔子爲得中前後有兩層意思朱子見得親切故首節註云此不見諸侯之義也一句微過總註便專收下三節而獨提重孔子以示下三節議論較首節更爲精密細看了然向來解者於下三節仍

挽重不見一邊非是須合陳代萬章問答觀之便見孟子出處全學孔子非僅曰不爲臣不見而已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
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
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惡去聲瞯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人只看得末二句是二子不肯見諸矦因將段干以下三節都要挽到不見上去却未見得註只說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仍是孔子家法與段干泄柳自別今約略一章之旨蓋言不爲臣不見苟以禮來則亦可見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玆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

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此章孟子不辭辯字但欲距楊墨以繼三聖人治世之功乃不得已而有辯非好爲之也○下節兩箇一字當在反覆相尋上看不是死字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

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
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



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
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
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
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
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
是亦一治也。
春秋天子之事。只是引起知我罪我二句。以見孔子之不得已處。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
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
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
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
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



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
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
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
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
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
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衞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此節以距楊墨爲主。距楊墨。所以閑先聖之道也。放淫辭使邪說不得作。所以距楊墨也。作於其心六句言楊墨邪說之害。如此。所以不得不距之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幷之也。總結上文也。

此節總上三聖之事。以起下承三聖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正人心是主。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但息之距之放之。總在距楊墨內。上文已說過。此只重敍以明其非好辯而不得已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旣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

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距楊墨者苟能躬行以表正之。又爲昌言以放絕之。此則聖人矣。即未必能如聖人。而能以言距之。則所趨者正。而不溺於邪。亦足爲聖人之徒。孟子所望於後人者如是。其切也。朱子又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若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朱子之所以警策後人者。又如是其急也。學者可不察乎。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闢楊墨以承三聖。巳結完上篇之意。此又以闢陳仲子繼之何哉。仲子正異端之魁也。觀其避兄離母。咽李生蠶。直命之曰異端。亦復何害。何文家尚以廉士稱之。○辟兄離母。處於於陵。自是仲子罪案。仲子不免居食。甚言即能充滿其操。亦非人之所可爲。凡人立身行已。自有道理。豈容矯異以立節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

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 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 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朱註發明卷之十五終

朱註發明卷之十六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猷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



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筩。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



王之道故也。

通章為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者發也。鄒氏最說得明確。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此節只重一繼字三項皆治天下法度不必分低昻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 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毁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責難二句言必如是謂之恭敬非阿意承順之謂也如此說方是責之之詞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章意欲人君以仁爲法以不仁爲鑒但首節人倫二字實總五倫說中二節兼責君臣後二節責耑責人君正須挨次說去始無偏枯 ○盡倫卽是仁非修道以仁之說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此節註猶以規矩相形理固以比類而顯也今人說聖人人倫之至便拋却規矩劈頭說起殊欠理會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惡去聲樂音洛强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此言人君不當責人而當反己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不得卽承不親不治不答言。反己卽承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言。並未推開說人因自治益詳句看

做深一層語不知能愛人則已仁能治人則已智能禮人則已敬此固能以仁智敬自治矣今因人之不親不治不答而又反求所以盡我仁智敬之道故曰益詳也非更深一層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



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註云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故推言之三言字一氣聯絡此章因言治者不知言之有序故示以必如是言而始得也沒卻言字說來只是八寸三分帽子○家之本在身句最重當另說不得作三平看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



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此及上四章朱子皆以爲相承言之須識得此意如上章是從天下國家而推本于身此章承上而

言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不得罪以身修也巨室皆君之親舊猶一家也人只知爲政要先服巨室不知巨室之服要先修身章意重在修身不重在巨室必言巨室者舉一難服者言之耳

〇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德役力役皆理勢所當然非以德役屬理力役屬勢理之所在即勢之所趨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强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時解謂景公能順天可爲弱小榜樣不知孟子只要弱小修德以回天何曾教他順天以苟存此節只是證小役大弱役强者似此可憐耳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



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師文王行文王之政也道便是修德處能修德則轉無道爲有道而我以大德大賢役彼强大矣故爲政于天下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

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旣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



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



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郞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淸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

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



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



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

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此言道不遠人之意。爾者。人之所爾也。易者。人之所易也。若不將人來較量。却是誰爾誰易。故是道不遠人意。或謂責在以道術易天下者。便將兩求字作責字解。殊屬不倫。或又說親親長長須主人



君倡率言。不然。如何人人都會得。曰。論治當要人君倡率。論道則是人人可爲。親親長長。天下之達道也。若有一人不能。便不可謂之道矣。此處論道不論治也。或曰。看天下平三字。當是論治。曰。天下平當是天下已各盡其道的意思。此說頗駭聽聞。但俗說天下平還只說得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似天下平三字。竟成贅文矣。若說天下平是舉一件最大之事以見道亦不假外求。又似道外另有平天下之法。而天下平竟推開說去矣。玩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正是指點出道在爾事在易處。蓋上二句未曾明言道之所以在爾事之所以在易。故指而示之曰。親長。人之至爾者也。親親長長。人之至易者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過務其至爾至易者。而天下自平。豈不事已無弗盡而道已無弗行哉。語意似只如此。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此章固本中庸以立言然誠身二字與中庸有辨此卽大學所謂誠意也中庸註云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彼兼存發言則誠意正心修身皆在其內矣本章註云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此專言爲善之心便指心之所發矣心之所發則指意而言矣同一誠身何以朱子兩解之蓋從思誠與誠之分別出來也誠之之字在擇善在固執思誠便在毋自欺愼獨上說擇善在其前固執又在其後故總註云思誠爲修身之本卽所謂誠意者自修之首也又云明善爲思誠之本卽所謂知旣至則意可得而實也誠身之爲誠意明矣且中庸之明善在察於天命人心之本然此則在乎卽事以窮理而爲格物致知之事明善爲格致則誠身爲誠意又可知矣況大全朱子曰明善固所以思誠但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又有工夫在此尤其彰明較著者也故曰誠身與中庸有辨卽大學所謂誠意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上節已詳言之思誠要切誠意說要在明善之後說要在毋自欺愼獨上說如此看思字纔有着落向來看得與中庸所言誠之一般誤矣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首節誠身以下便該繳還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此又反言以決其必然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此章勉諸侯養民以致賢也。盡心篇。方是論文王養老之政。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旣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
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 瞭音了 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 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幷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 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



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按先言事親守身。是凡事凡守之最大者。下又側重守身。復言事親守身。是凡事凡守之所本者。後半又單論事親。大抵聖賢立言。理足意盡而止。後人不得參入意見。致失本來面目。○大者。諸凡莫重于此也。本者。諸凡皆起於此也。兼此兩意。其理始備。非以爲本。明其爲大也。事親爲大。守身爲大。正有實意。無嫌暢發。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兩本字。言自此而施之甚廣也。不重在操之有要。○守身。守之本。註云。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俗解謂守國守家皆本於守身。便看差守字。守之爲言持也。不陷於不義之謂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上言守身便能事親似事親只在守身矣故又言事親在於養志以補其未盡之意不得因此而疑



前文併重事親更不必謂曾子原以守身而養志此處又夾入守身也養親卽是事親處觀末節可見又不必謂養親是事親之一節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 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



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

也。

固見得萬化起於君心。然大意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而欲正君者。又當先養其爲大人之德。未有不自正。而能正君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言毁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



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

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
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言舜之不告而娶。正舜之善全其孝也。○孟子下篇。多表揚舜孝。以舜處人倫之變。易爲後世口實也。此聖賢憂世之心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首節言天下之道。皆原于事親從兄。次節言學者之功。不外于事親從兄。朱子總註云。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于此。解首節也。又云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解次節也。或謂通章皆論理不論功。明背朱子矣。○實字有二義。一則凡愛凡敬莫先于此。一則



凡愛凡敬。皆自此而推之。○論語言義。都主心之制事之宜說。孟子上篇亦然。下篇始有以敬言義者。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

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此節若仍是論理何以三段層次必先之以知明守固繼之以品節文章終之以和順從容秩然有序也故此節斷主論功功莫要于智知而弗去已爲孝子悌弟矣然問寢視膳授几捧杖之類威儀須要中適故必有禮以節文之然勉强爲之而非其心之所樂未必無間斷也習之久而樂焉自然無處而非孝弟矣如論理便說不出此中意境○生言孝弟之心動于中也惡可已言孝弟之事形于外也不知手舞足蹈言孝弟之形于外者極其盛而不自知也須照註分三層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



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此章言舜不以天下之歸己爲樂而惟以不順乎親爲己憂故能格親心而立人倫之極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化只是化其子。其父則因子之化而亦化也。定由于化。却有安固不遷之意。

##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其揆一。註云度之而其道無不同。揆字當屬孟子。言自我揆之其道無不同也。時解泥一其字。說聖人之心其揆度事理者無不同。似章意言聖聖同心矣。按註云其道無不同。又云其道則一。是言聖人之道同。非言聖人之心同也。況上節說行。此節若說心。似較上進一層語。本文並無此意。或又說聖人以道度事者無不同。又似與道揆二字同解。然兩註正是各別也。○先聖後聖。從舜文而推廣言之。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 溱音臻 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



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



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細玩註意此章非稱美大人。蓋因世之冒昧以爲者發。言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察理不精。而大人之所弗爲者也。大人弗爲。言爲之者非大人也。禮即理字。義則理之所宜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分明是漸漬不驟。涵是包容。育是教育。熏陶是氣習漸染。父兄終是以恩勝。漸漸引到正路上來。皆是養字中要義。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有不爲。知所擇也。今誤以知所守言。看得不爲如處女。有爲如脫兎。說來竟似豪傑作用。非聖賢學問。朱子曰。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甚說得精細。正與本註知所擇意合。蓋知所擇是事理分明。不苟爲也。不徒然有守也。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有爲而言。有多少警醒意思在。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此章在應事接物上講。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學者宜深念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于鄉愿之亂德矣。須合觀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言大人不預立一信果之見。但義所當信果者卽信果也。不是抹倒信果。○不可說壞信果。義之所在。未嘗不信果。人之病在必信必果耳。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



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此言大人之所以爲大人也。看兩者字呼應處可見。所以不失。由于不爲物誘。旣能不失。又擴而充之以成其大。兩層工夫。人都忽畧。不爲物誘。擴而充之。才能不失耳。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

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値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廹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深造以道不並重、須注重以道、不以道而廹取之、縱有所得亦不自然矣、居安、譬如住居一般、既安



且固、別無搖動處、是基業已定矣、資深、且未講到應用處、譬如人家財用、某項支給何處、有所資藉、初無窮盡、便是資深、左右至近也、可左可右、非一處也、到得居安資深後、左右取來、無處不是這箇、人只說得一邊、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人只知學非欲其徒博、却不知亦不可以徑約、試思不博何以爲約、即博學而不詳說、又何以得約、蓋博學既得其文、必詳說乃明其理、說得道理到融會貫通處、便是約、他處約字屬行、此處約字屬知、故有分別、○博是起頭處、約是盡頭處、中間以兩說字聯絡、而說約又只在詳說裏面、人只拈兩頭、不知中間却以詳說串合來、○將字作欲字看、下句是推原其所以博學詳說之意、與上章首二句同、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

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其事皆善。而欲以勝人。欲以同人。則心之公私不同也。服人養人。俱在心裏辨。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二說皆可從。前說較優。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原泉。即有本者也。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都從原泉說下。有本者如是。只總上注下。非至此纔歸重有本也。舊謂原泉當虛說。留有本句地。便失主腦。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



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上節喻意中。已有正意在。此節實說出正意。故是救正徐子處。只是有本無本。虛實了然。不可自欺以欺人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存之。舊說是存心。豈以幾希爲指心而言耶。然幾希是少異之詞。未嘗指心言也。按存心之說。雖見



大全。却與註不合。註云人與禽獸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人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由此言之。人與禽獸之所以少異者。以其形之有正不正。性之有全不全也。則所謂君子存之者。因其形之正而求踐其形。因其性之全而求盡其性也。但盡性之外。別無踐形之方。存之之字。當指性而言。既有以存此性。故不愧此形而全其爲人。存之者。存性也。非指存心也。下節倫物仁義皆性之所具。可証也。或曰。如湯文諸事却是心。不是性。曰性卽理也。湯文諸事。各盡其理之所當爲。如何不是存性。或又曰。存心正所以存性也。曰只可謂存性正所以存心。倒說不得。正面只是說存性。或疑存性二字似無所本。曰易不云乎。成性存存。○存性便存得人道。卽以存人道立說亦可。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



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物字。必須貼事上說。泛說物字。便不親切。上二句說生知。下二句說安行。便是舜存之處。只是自然耳。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飮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前後四章。只作一章看。俗解各章另標一旨誤矣。此及下章都不曾正說存之。都各擧一事以見其存之要。說得憂勤惕厲意思出。方見存之實際處。○此節說禹。固是徵實處。然惡旨酒好善言亦各

舉一事耳。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此節說湯。亦是微實者。執中。祗以處事之中言。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



終日乾乾之心也。

此節是就視民望道上。想出文王憂勤惕厲之心來。却只是虛寫。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聖人之心。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衆。而視之無異于一身。是以其于人之疾痛痾癢。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騷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



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施四事。註中雖指說上四條之事。却要會意。猶云施四聖人之事耳。其有不合者。兼時勢言。所該甚廣。故不得拘泥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

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迹。指命德討罪之事。雅詩。所以歌詠其事而布之天下以昭勸懲者也。迹熄則詩亡。由是善無所勸惡無所懲。孔子所以作春秋。而以一字之褒貶。繼王者之命討也。○春秋固爲誅亂賊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制度典章在。故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今人往往脫却一半。○義者何。卽王者也。王者何。卽天也。天者何。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



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其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



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上節只是起下節之意。見去孔子未百年。遺澤在人。故得聞孔子之道。分明自任。以見憂勤惕厲之心耳。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

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向都作三平看。註云過取固害于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向來過取傷廉。自是明顯道理。若過與傷惠。過死傷勇。非析義之精。未能免此。孟子立言之意原有軒輕。作三平看者誤。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簒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則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戒人之喪善是首節意勉人以自新是次節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程子謂此章專爲智而發朱子稱其深得此章之旨則首節洵是推論理本自然以起下智者之不然也但朱子解性字既曰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又曰事物之理理一也而朱子兩解之且言事物之理者二言天下之理者一豈天下事物之理有異于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哉其不可以岐視也明矣然而朱子兩解之又屢提天下事物之理者蓋對智者之處事而言則此性字當在事物之理上說也令人但知吾心之所涵者謂性而不知事物之所具者皆謂之性誠知性藏于心而未嘗不散著于物性寓于物而未嘗不原本于心則性之義可明亦與爲智而發之本旨有關合矣○性既指事物之理則向來以故字作情字解者有所難通矣蓋在心之性不可見故當以動于情者驗之若夫性之具于事者又何得以我情驗之耶註云故者其已然之迹原不切情字情無跡可尋亦非性之

巳然者也。按故字當指古人巳行之成跡言。言欲知事物之理。觀古人巳行之跡可驗也。下節擧禹之行水爲言。正以巳然之跡言性處。又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明是言性以故的証佐。董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明是言性以故的註䟽。故字當如此看。纔與事物之理闗合得上。與因情驗性之說無涉。○故字且虛說。善惡皆故也。但善者乃自然之故。惡者非自然之故。而言故又當以自然者爲主也。舊以故字作情字解。則言故卽無不利者矣。以利爲本句似不須贅。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並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擧禹之行水。不是比方之詞。蓋行水事之最大者也。行所無事。順理之最大者也。此正孟子以故之利者言性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巳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日至之度。其運有常。正是巳然之跡可見處。日至乃推算曆元之始。故以爲言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

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以其存心言其存于心者有異非謂存此心也存字不着力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

此存字便着力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言以仁禮存心則其施于人者必如此也此節是足上不是起下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此節纔是起下必自反之意註中驗字與效字不同言人愛人敬可以証驗我之愛人敬人也故人不我愛敬便要自反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非仁無爲二句。玩註中存心不苟四字。當與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之說例看。言稍有非仁非義。君子之存心必不爲不行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已。其心一而已矣。

（本文只言道同。註中却言心一。此處人都忽過。按出處者道也。出處不同。則道亦宜不同。而孟子以爲道同。則此道字當在心裡說矣。道同云者。言禹稷當出而出。非有心于必出。顏子當處而處。非有心于必處。其心之無所偏倚者同也。朱子屢提心字。細玩可得其意。向看道同二字。都認做分量相同。試問其何以道同。則曰易地皆然也。又試問其何以易地皆然。則曰道本同也。輾轉支吾。自欺欺人而已矣。今照註說。聖賢行事不必盡同。然其心之無所偏倚者本同。其不同者。特以地故耳。誠使各易其地。則禹稷可以獨善。顏子可以救民。如此說極明白確當。）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已責而救之急也。

（或疑此節苦難安頓。日舊都說是解道同。不知却是說聖賢之地各有不同處。爲易地則皆然張本也。註中禹稷身任其職句。正指其地不同言。故前云。其不同者特以地故耳。便是安頓此節。）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

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屛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註中其罪盇大句。章子非更另有大罪。其設心以爲已得罪于親。罪已大矣。不自責罰。罪盇大焉耳。是其設心可原處。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
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
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
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
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
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
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
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
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
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
其爲同也。

此道字亦以心言。言其心之不係於利害者同也。曾子師也四句。亦是說地有不同處。○俗說前章道同。重顏子同于禹稷。認說分量同耳。既知說心同。便不得偏重一邊。且前章重顏子。此章當重何人。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瞷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瞷。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
哉。

白文堯舜與人同耳句。是何以異于人哉句註腳。註中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不獨解堯舜與



人同耳一句。正是解無異於人處。大全新安陳氏之說非是。○凡人此人。堯舜亦此人。極是尋常道理。凡人斲喪既深。便看得聖人與人有異。孟子之言極直截。非有奥旨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
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
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
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此章以不羞二字。提起恥心。以醒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一片矜憫心腸。若涉嘻笑怒罵便不是。

朱註發明卷之十六終

# 朱註發明卷之十七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耆氏 同訂

##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不若是恝。言不能無怨也。于我何哉。言怨已而非怨父母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憂字卽是怨字。言舜不以人之所欲者釋其怨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以上說怨此節說慕言舜不與人之
僅慕于少時者同而終身皆慕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前二節言舜不失夫妻之倫
後二節言舜不失兄弟之倫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



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非不知其將殺已。是智。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是仁。不以一已之憂喜爲憂喜。而以兄弟之憂喜爲憂喜。緣是一氣上來。故其情自有所不能已。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舜不知其僞。非愚也。彼原有愛兄之道。故舜卽喜之。喜之誠。仁之至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



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此章吳氏註極佳。二節不以公義廢私恩。三節亦不以私恩害公義。仁至義盡。聖人親愛無已之心。萬世如見矣。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



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 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舜不臣堯。只堯老而舜攝一語破盡。又有經文可據。故引以折之。至于不臣瞽瞍無可証驗。故下直以理斷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己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



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大全朱子云。逆是前去追迎之意。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等得來方得。今人都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所謂逆者。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

重緩悉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于胸次。而驅牽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實有所不可行乎。此千古讀詩之法。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上四句只泛論。下四句纔指舜。講。言舜爲天子有天下。所以尊養其父。非以臣其父也。引詩見舜之尊養。所以爲孝之至。繳合節首一句上。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



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大全胡雲峯云。如咸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上。本自專以德言。舜見瞽瞍夔夔齊栗。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如此講。纔發揮得註意出。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此章是堯以天下與舜。論天與人歸。不乎天。天無形。人心之所在。便是天意。重在人歸上。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

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



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考上古無不傳子者。堯舜始有傳賢之事。以朱均不肖故耳。非萬世之常經也。延及戰國。擾奪成風。忽有傳子德衰之議。此必燕賊臣子之之徒造作言語。蠱惑子噲以竊其國者也。國策載蘇代自齊之燕。子噲問曰。齊可霸歟。代曰不能。噲問故。代曰。不信其臣。是時子之昏于代。故代爲之遊說也。噲不寤。竟以國授子之。惟其所爲。子之既操燕柄。遂勒其君禪位。不信其臣與傳子德衰之說。想皆子之之所使爲之者也。豈惟子之。從來奸臣窺竊神器。必假美名以自文。不肖如曹丕司馬炎輩。賢如唐高宋祖。猶蹈其故智。聖人行事爲人口實如此。孟子深知邪說所自起。又逆探千百世之下。必有逼取其君之(天)下。而猶以法堯舜爲名者。故深辨而力折之。見天命不可假。而亂賊無以爲辭。其所以正君臣之倫者嚴矣。固不獨爲夏禹理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有謂不肖只是不能肖堯舜之神聖。渠欲爲朱均寬假。竊恐要肖堯舜。雖禹猶病矣。○按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可見天命皆理也。而論者曰否。以氣數言之謂之天。以人限于氣數言之謂之命。然則後學之知天命。豈出朱子之上耶。又豈別有理外之氣數耶。理外之氣數乃人爲之。乃人致之。即非天命也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顚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閒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



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時說非其義也。卽非堯舜之道也。側注自合。○註中無大無細四字圓甚。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



覺之而已。

註解天民之先覺曰盡得民道。解斯道覺斯民曰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可見凡爲民者。各自有道。道卽所以爲民者耳。今人必說以堯舜之道覺民。似民本無道。惟堯舜有道者。不知堯舜只是盡其所以爲民之道。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 內音納 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

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朱子引說命篇而曰。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時解說因伊尹之言。以想伊尹之心。不合。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聖人宜泛說。却要找到伊尹上。潔身緊與辱已反對。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



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
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
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
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禮義盡其在我而得失聽其在天所以爲聖人若因有命而後以禮義自安便是陶淵明所云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非聖人本事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
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
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
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
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
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
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
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
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
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
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

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
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擧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
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
之乎 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
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



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
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
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
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
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
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
度聖賢也。

智與賢並重。惟其智。故知食牛以干主之汙。惟其賢。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辯。懦。柔弱
也。餘並見前篇。

前四節句句要照着淸任和時四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
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



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
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
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
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
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
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旣闋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脉
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
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
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
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聖之時在發用上說智之事聖之事在工夫做成
體段上說當在時字前一層看智便是知得時中
之道聖便是造成時中之德○八音之中金石爲
重故特爲衆音之紀綱此三句解所以獨取金玉
之意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此一句解金所以爲
聲玉所以爲振之意蓋金有洪殺始震終細故取
其始震以爲聲玉始終同音而止則詘然竟止故
取其終詘以爲振○集大成也者六句都在樂上
說只解明樂之集大成者如此始條理者四句言
樂與孔子合者如此以解孔子之謂集大成須有
分際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
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
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
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



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
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
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上節言孔子之時由其智聖兼備此節言聖又由
于智也譬則巧譬則力巧原重于力便見得智先
于聖向謂末二句纔見
此意便分一節作兩截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敘諸侯去籍一段不過謂周制已失其詳引端之詞耳俗于正敘班爵班祿處猶以譏刺諸侯爲得旨甚覺無謂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此下皆敘述體時文多以議論架過併大畧亦不可問矣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



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存疑謂君十卿祿。重在卿上。公侯伯子男受祿已見上故也。此說極好。以類而推。卿祿四大夫。亦不重在論卿祿。重在論大夫之祿也。上士以下皆然。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此節亦無井田與封建相關意。耕者八句。總為末二句比例而發耳。即此可悟班祿之法。原從農夫倒算上去。非從天子制起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此章歷敘不挾貴諸人。遠引而上。必堯舜乃為人倫之至。孟子言之。朱子註之。灼然共睹。而人必曰不然。總是不挾無分大小。是朱子不足從。孟子亦要依他說矣。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註云獻子忘其勢。句謂解無獻子之家句。未確。還是推本言之耳。蓋孟子以五人忘人之勢。見獻子自忘其勢也。無獻子之家。當主五人說。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費惠公於友。畧分一輕重耳。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



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此節見平公之于亥唐極盡師傅之尊。然不授以事權。猶未爲人倫之至。文勢直趨下節。白文斷語自明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

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交友一倫。孟子指出一德字一賢字。惟德與賢雖天子不敢以貴自挾。況其他乎。大義古今不易。若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此一倫竟廢矣。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而後受之。必須補出不然則卻之矣一句。方接得以是爲不恭圓穩。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



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

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



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



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尙。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充類至義之盡。充字作推字解。推其類。謂推不義之類至義之盡頭而極言之耳。諸侯取人。豈可與盜同日語哉。充類至義之盡一句。只說諸侯取人不可與盜之禦人一例論耳。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

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行可際可公養舊說必以事道貫因謂行可當重講際可公養當輕講按事道意上節已畢此因孔子仕魯而歷數之既以行可証兆足以行之仕又以際可公養之仕明聖人亦不卻交際正當側重際可公養映合章旨何用復纏事道獨重行可耶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此節總是申說所以居卑貧之故按以出位爲罪故居卑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故居貧則非竊祿之官罪字恥字俱從居卑貧者心裏看出兩意並重不得偏重下句橫生議論致使章意不明也○通章總論祿仕之道爲爲貧而仕不居卑貧者發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孟子之時士不能以禮自守君之待賢亦多不能盡道養賢舉賢惟堯舜爲能盡之是必以堯舜爲法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以君命將之其初也不以君命將之其繼也養君子之道固然然猶非其至者必如堯之於舜始爲悅賢之至耳禮義兼備天位與共王公尊賢千古不易之法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

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首節卽所謂不爲臣不見也次節以下皆言召之則不往見之故此章亦有兩義一是守禮而不敢往見一是守義而不肯赴召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此下皆明召之則不往見之故而此及繆公節言君原不可召士景公以下乃言士所以不赴其召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



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時解于上一個善士主識見器量言，欲顧取友，反失善字本義矣。六個善字只一般，豈得謂我有此識見器量，方能取彼識見器量耶？善字都該指德行說。)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此言能進而尚論古人，纔為尚友古人之士也。向以頌詩讀書知人論世，謂是尚論之事。愚意頌詩三句，言不可不尚論之故；是以論其世句，只繳明所以要尚論也。何則？人既為一鄉之善士，必無不

曾頌讀之理。況友盡天下善士。豈至尚論而後頌讀哉。語意言平時既已頌詩讀書。得古人之言矣。但不可不知其行事之實。是以必尚論之也。論世即是尚論。原無兩意。尚論然後知人。不得倒說。若以頌詩四句爲尚論之事。則似論世僅尚論中之一端。又似知人反居尚論之先。謬亂極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朱註發明卷之十七終

朱註發明卷之十八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耆氏　同訂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告子認氣爲性故生之謂性句是其病源杞柳湍水之喻其病標也孟子隨其說而辨之道理未與說盡答公都以情善故性善纔說出認性本領處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亦欲立言垂教非有禍仁義之心然人之所以勉爲仁義者謂是我性所固有也若謂性本無仁義爲仁義必矯揉其性則人將畏仁義足以戕賊其性而不敢爲豈不爲仁義禍哉仁義皆性禍仁義卽禍性矣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前章竟以性爲惡此章因窮於孟子之辨而爲善惡混之說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人無有不善猶言性無有不善若祇論人則亦有不善者矣○性卽天理此四字當暢發無不善纔有實義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



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朱子於中庸或問嘗言理同而氣異蓋天地祇此太極之理一而已矣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二五之氣紛紜錯雜萬有不齊其氣之正而通者生人偏而塞者生物是理本同而氣則異也從天之賦於人物者言也此章揔註又謂氣同而理異蓋人得二五之氣以生物亦得二五之氣以生故皆有知覺皆能運動但人全具仁義禮智之理物則各得其一理而一理亦不能出於正是氣本同而理則異也從人物之受乎天者言也告子但知生之氣爲性而不知生之理爲性則是知人與物之所同而不知人與物之所以異同人性於牛犬而不勝其弊矣前後之論皆以氣爲性而不以理爲性故此章是其病源云○或問曰孟子性善之論漢唐諸儒未能深信也獨至程子謂其大有功於世又謂其發前聖所未發意必以性之果善也乃程氏遺書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惡亦是性則又與孟子大相反果孰是而孰非乎愚應之曰性善誠是惡亦是性之說亦不得而非也何以言之蓋性非他卽理也是物之所以爲物而莫有外焉者也夫物之爲類或順或逆或正或邪萬有不齊而要



必無理外之物則夫物之順而正者固爲理之所有卽物之逆而邪者亦必非理之所無明矣今夫天和風甘雨理也庸詎知恒暘恒雨之非理乎今夫人剛健中正理也庸詎知柔媚傾側之非理乎今夫物祥麟威鳳佳卉良禾理也庸詎知猛獸鷙鳥穢草惡稗之屬之非理乎此猶之清河之水水而濁河之水亦水也不得謂濁河之水非水則亦不得謂不善之性非性也是故天地之間有陽必有陰有剛必有柔有長必有消有吉必有凶陰陽者氣也柔剛者質也消長者時也吉凶者幾也之數端者孰可指而斥其非理然而陰者柔者消且凶者在焉不得曰此非理也而揮而去之向使去陰與柔消與凶而獨存所謂陽與剛與長與吉之善者則其理反有所不全而天地亦幾乎熄矣所以然者何也數者皆太極之所出也太極散而爲數者數者各有一太極故曰惡亦是性也且孔子

不嘗言性相近乎相近云者兼善惡之詞也而皆
命之曰性則孔子初不以惡者即非性而程子因
演之以爲說焉耳其與孟子似相反者孟子溯論
其初所謂極本窮源之性是也程子究極其後所
謂性非本來有善惡兩物先善而後惡是也性本
一理而言者各有所指非其相反乃所以相發也
執一說而廢一說則不得爲明理之儒矣或又詰
曰善惡二者既如陰陽之不能相無則人之爲惡
者不且藉以爲我性所固有而莫之能禁矣乎曰
不然是仍執一說而廢一說之過也蓋自陽動陰
靜言之則陰與陽皆善也固不能以相無也然自
陽生陰殺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又不得以不能相
無例之也試觀聖人繫易於陰陽消長之際一扶
一抑若將使宇宙之內有陽無陰而後快者此聖
人財成輔相之微權也曷嘗謂陰非可以偏廢乎
然則學者之於性亦必盡去其惡獨存其善以求



合乎抑陰扶陽之義豈曰惡不能無顧聽其與善
爭長乎是故有善無惡者性之本源也有善有惡
者性之末流也去惡存善者復性之學也
盡其曲折不膠一說斯所謂知性者矣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
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
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
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
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
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
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
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
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
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
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
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
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
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
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

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以仁爲內。只在食色上說。還是生之謂性之意。非因孟子之辨而悟得仁內也。既不識性。如何會識仁。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此節當分兩段看。上四句說白馬與白人不異。而長馬與長人不同。這便是義處。下兩句說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又見得義不在外處。註極分明。向於上段說不要露義字。一錯也。單在長一邊說義。不在白與長之不同處見出義來。又一錯也。下段有詰無解。一錯也。只解得長之是義。不曾解出是義內。又一錯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　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此章當與上章參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庸敬斯須便是時字。季子只在敬上論。不在時上想。故猶以爲外。飲湯飲水。隨時則然。便說不得在外矣。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



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此章纔是孟子正論性善。而所以斷性之善。則因其發於情者無不善而知之也。○按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易大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言性善也。然未有劃然以仁義禮智言性者。其他言仁義禮智處。又不必是論性。故是孟子發前聖所未發。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性情總是一理。性者情之根。情者性之苗。根隱於不見。觀其苗則可以知其根。此孟子認性妙訣。章內總重此節。○或疑情亦有不善。曰情之不善者。必非從性而發者也。不從性發者謂之欲。不可謂之情。情則以其本性而動而名之者也。亦有以欲爲情者。如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則以欲爲情矣。然曰性之欲。故可以言情。不然則誤以欲爲情。似情亦有不善者矣。

豈足以証性哉。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氣爲之也。氣有不善。而孟子以爲不善非其罪。專指夫才之具於性者言之。而不以氣言者也。或曰。不言氣可乎。曰可。才。形也。有形而上者。有形而下者。孟子本其形而上者言之。烏乎不可。然則程子謂其言性不言氣不備。何也。曰。孟子非不知有氣。嬌告子之以氣爲性。故不言氣也。然而



卒不足以悟告子者。則亦言性不言氣之故也。蓋天下之人。容有生而不善。若其性然者矣。羊舌氏之子初生。其母聞其聲曰。類豺狼。必族羊舌氏。已而果然。若此之類。必正其罪於才而後人可無疑於性。今曰非才之罪。則告子以爲此生而不善者。果誰爲爲之乎。此其所以終不悟於性之果善也矣。程子之言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淸濁。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蓋以善歸性。以有善有不善歸才。使人知不善之由於才也。故能不疑於性之必善。使人知性之必善也。則亦將不甘爲才所窘。而思復其本然之善。此朱子所以謂孟子程子之言才。各有所當。而程子較密也。夫孟子以嬌告子之故而置氣言性。後賢且有不備不密之憾。立言之難如是夫。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



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此申明上兩節之意八句言情善八句言由情善而知性善申乃若節也後九句言人不思不求故不能盡其爲善之才而有不善之類申若夫節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



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

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知道只該言知性。不得兼言知情。○孟子因情善而知性善。從流溯源也。孔子言性善故情善。從源究流也。大抵情善性善。孟子已詳言之。此言其說本孔子。見告子諸人之論不足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前六章論性。此下九章都論心。章內總言人同此心之意。○按九章內言心處。或言理義。或言仁義。或言智言義。皆性也。要皆心之所具也。故言心無非言性。不獨大學爲然。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此因麰麥而言物之同類則相似。以見人與人同類則聖與凡亦相似也。此下又言人之一身無不同則人之一心亦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

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同然。卽同悅也。然字不空。亦不僅作是字解。○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解識極精。物。猶事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櫱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此章勉人存養其良心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



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心正則神凝。神凝則氣清。心原是氣之主宰。到得放失之後。心反藉氣以僅存者。蓋心常乘氣以出入。氣在平旦時稍爲清明。故心之知覺亦不甚昏蔽。而好惡畧與人近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 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

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淸。夜氣淸。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孔子只論人心本來如此，無重操存意。孟子則引以明此心得失易而保守難，人不可頃刻失養也。孔子又只槩論知覺之心，非純論義理之心。孟子則引以爲人能常存此心，卽能存其仁義也。○或曰，人心豈有二乎哉。曰，否。心者，君也，百體之所從令也。心豈容有二乎哉。顧朱子謂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由此言之，心之虛靈則一，而知覺有二也。是故虛靈者，心之體，本善無惡者也。知覺者，心之用，有善有惡者也。四子書中或兼體用言之，或直指本體，或專論發用。又或言其用之生於形氣者，或言其用之原於性命者，或一章之內而分屬體用善惡者。豈謂人果有二心乎。孟子論心，多原於性命者，其言形氣之心，如不動心生於其心，及格君心與欲貴同心，饑渴害心數者而已。蓋孟子道性善，而心實所以載性，故言心亦多原於性命，而出於形氣者，僅偶及之也。或曰，不動心之心，亦屬不善乎。曰，否。特疑惑恐懼出於形氣之私耳。或曰，形氣之私，豈猶未爲不善乎。曰，愚聞諸朱子，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人所不能無，在以道心爲之主，而不隨其遷流，非謂一涉形氣之私，卽屬不善也。況疑惑恐懼，尤人情所易攖，而謂卽不善之心可乎哉。然非敬以主之，則必且入於不善，此堯舜所以辨之精，守之一，而孟子旣持其志，又必窮理以知言，集義以養氣，然後此心常足以主乎其身，而不役於物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一暴十寒，便是不專心致志，不分兩意。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

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此章勉人察識其羞惡之心。而不爲利祿所汨也。當擴充意在言外。註中秉彝之心。卽指羞惡之心。非前統言而後偏言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



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



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仁者心之德。是性也。非可僅名之爲心也。孟子恐人不知仁之甚切於人。故反而名之曰人心。以見

其爲吾身之主宰。而不可須臾失耳。其實非仁之正訓也。後人見一仁字。卽以心字代之。却是不知心性之辨。未可藉口孟子。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饒雙峰曰。上說仁人心也。是把心作義理之心。若將求放心作收斂精神不令昏放。則說到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應黃勉齋告之曰。三個心字。皆指仁言。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二子之言。皆與註背。請一一正之。愚所述朱子論心之說詳矣。饒氏所稱義理之心。非卽朱子所謂出於性命之正者乎。朱子以義理之心與形氣之心。皆統於知覺之心。而饒氏覷義理之心。不屬知覺之心。其所以辨心者已疎矣。於是謂收斂知覺之心。未卽收斂義理之心。而疑朱子之解求放心。非孟子之言求仁。則尤誣矣。勉齋所以啓告雙峰者。可謂切實有用之言。然以解此節之義。則判然不相合矣。蓋說



理固尚貫通。而解書當分條縷。如此節所謂學問。專指窮理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也。所謂求放心。卽欲仁仁至之理。非待於積累也。今勉齋兼力行以言學問。則學問之本義已失。以積累而言求放心。則求放心之本義亦乖。夫勉齋所以失學問之本義者何。故由其未能體認於求放心之本義也。蓋求放心與求心有辨。求心之事。自始念以至終身。凡所以保守之者。皆謂之求心。惟久放而初斂之之時。乃謂之求放心。今勉齋之所言者。求心也。未嘗言求放心也。宜其不能不兼力行以言學問。而一失俱失矣。且勉齋之意。不過欲明心之卽仁耳。顧求心爲求仁。求放心亦爲求仁。豈終身之仁仁。而始念之仁非仁乎。則何必旣求而保守之謂仁。久放而初求之謂非仁乎。然則勉齋之說。徒背乎朱子。而究於孟子之書無當也。且聞諸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涵養者。求心之謂也。

進學者學問之謂也是知求心之方端在主敬而非以學問求心也朱子之解尊德性道問學者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兩言者實與本註相符又可以見求放心與學問相須以爲功而有事學問者先求放心也以程朱之言逆孟子之意其醒世之徒知學問而不知求放心者乎人奈何背程朱以背孟子○學問與求放心各有工夫學問屬致知求放心屬力行陸子靜之誤以致知只要求放心王陽明之誤以求放心正是致知程朱之言則謂學問原不可無但須求放心以爲學問之基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上章言人當養身此章言身雖無所不養但當養其心志之大而不當養其口腹之小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從其大體言小體從大體之役使也從其小體言大體從小體之牽引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註解思則得之云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按得其職言能思也得其理言思而得所當視

當聽之理也。物不能蔽言聲色之外物。不能引之使去也。○思不思註。謂心得其職失其職。可見還在心之官上論。未說人能思不能思也。先立其大。方說到人能思上。立者。主宰嚴肅而志氣清明所以能思。立在思前一層。○口腹手足皆小體。而獨言耳目者。以耳目尤易爲物所牽引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此章言天爵人爵皆理所必有。而其得失又相維係也。不必撇輕人爵。○或疑天爵只指仁義若忠信與樂善不倦。似在人修爲上說。曰。也是天理合該如此。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幷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此章言人情但知有人爵。不知有天爵。而有天爵之美者。自不慕乎人爵之榮也。此與上章分別處。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



哉。

此節承欲貴同心而言其貴不足恃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

重。則外物輕。

此節承人人有貴於己者而言其貴莫與並也。節意重在仁義聞譽二句。看兩個所以可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此章在爲仁不力上說。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所爲之仁亦終必亡。病痛在一怠字。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幷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說爲仁處。須將五穀來比切。纔得上下相生之情。亦熟二字。都有著落。觀註中不可甘爲他道之有成。緊對苟爲不熟二句說。泛說求仁。則失之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



法也。學。謂學射。

言教者學者皆必有成法也。偏重教者。便與高美章混。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此章見孟子權衡事理之精。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喩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喩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喩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喩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食之重。卽是上文飢而死以滅其性。色之重。卽是上文不得妻而廢人倫關係重大如此區區禮食親迎何足道哉。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



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兄臂必不可紾。寧可不得食。處子必不可摟。寧可不得妻。禮與食色皆重。則禮爲尤重自見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

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堯舜所以可爲者。以堯舜之道盡於孝弟。固人人所有之良知良能也。堯舜爲孝弟。所以爲堯舜。人皆爲孝弟。即人皆可爲堯舜。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註云性分之內萬理俱備隨處發現無不可師却要求之事親從兄之閒則見得如此發現處未便是師隨所發現而實體諸事親從兄纔謂之能自得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高子說小弁之詩是怨却認作怨恨之怨殊不知是詩乃敘其哀痛迫切之情耳哀痛迫切正是人子至情發於仁愛自有所不能已者豈與道路之人同日語哉小弁之詩一片仁愛其親之心親親仁也四字須透發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逆也。

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銒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



說下敎。强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忠臣孝子悌弟。有所爲而爲。則謂之利。無所爲而爲。則謂之仁義。懷原以心言。蓋其事同。其心異也。

〇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

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此節人只知是記叙體。不便說明。不知正要說明。方有眼目。蓋以幣交。禮也。來見則報。但以幣交。則不必報。禮當如此。只照註敘去。有何說不得。下文方說出見不見之故耳。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在不得往見處看出。以幣交而禮意不及物。在可以來見處看出。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

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旣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



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不同道以形迹言仁兼心事言言其心皆無私其事皆合理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



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此衆人不識之故。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去。用意固自有在。何可輕議。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



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巡狩述職二段不甚重。只重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但是故二字。却承上二段來。蓋以慶讓誅貶。皆自天子出。而見討伐必不可假借。以起下五霸之不然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

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



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初命三項皆正家之事而脩身在其中○無世官恐其未必賢所以不世其官也○不可以闕人廢事可見兼攝中有多少不妥貼在○必得其人須敬謹慎重方能得人不可忽易也○曲防兼旱澇利害說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



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

舜之世

教民者。敎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愼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愼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呑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舊以違制非道。殃民非仁分貼。試看仁者不爲句。則違制何嘗非不仁也。玩註以當道屬事。志仁屬心。見得人臣事君。當使其君內外純正無疵。不以爭城益地爲盡職焉耳。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鄕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爲去聲辟與闢同鄕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
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
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



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
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
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貊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喩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
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
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
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
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
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註云亮信也與諒同言與友諒之諒同也可見亮者誠信之意非定見定守之謂朱氏曰此章明信爲行事之本斯言得之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善字只指善言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

乎 訑音移 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二語隱括好善只說好聞善言不當云好用善人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莫謂舜遂不必藉此。○動心。只是竦動其心。不使昏昧放逸之意。不必說仁義禮智之心。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此章大意。孟子於末節已自結明。前三節。生於憂患也。第四節。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朱註發明卷之十八終



# 朱註發明卷之十九

太倉王 掞顓菴氏手訂
高安朱 軾可亭氏校定
受業
仁和錢廷獻我持氏
廣德夏 澍雨蒼氏 同訂

##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



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此章勉學者盡人以合天也。首節論知之成功。次節論行之用功。末節論知行之極功。○盡心。即知至之謂。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誤作擴充其心。便是行。不是知。○註既云。性者。心之所具之

理又云知性卽物格之謂物何以是性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也〇天者理之所從以出卽天命之謂性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朱子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細玩此數語始知存心是敬以直內養性是義以方外而總之皆所以履其事也俗將存養二字看作坐禪飛念聖學之所以榛蕪也〇上節重知性此節存心養性並重俗謂上節重盡心甚無道理謂此節重存心亦



屬偏說〇按兩節內心字有辨盡心之心虛靈之心也本明而不昧故無以益之惟求所以盡之存心之心知覺之心也有理亦有欲故有以存之始不至于放之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〇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此節言工夫到極處非以效言也雖已知天必殀壽不貳而後爲知之至雖能事天必脩身俟死而



後爲行之純〇修身工夫只在存心養性上做修身以俟死所謂死而後已者也俗講仍似殀壽不貳便分知行不出〇上兩天字皆指理之所從出者言命卽天以理予人也

〇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上章言心性皆天所命此章言吉凶亦天所命上章言當脩身以立命此章言當盡道以順命要承上章立命說下順受不是但憑天命還是修身以俟〇命一也何爲有正不正之分莫之致而至者

爲正人所自取者爲不正可見不正卽不可以言
命也今人妄稱命有正有不正則是立巖墻冒桎
梏者亦可曰命實爲之矣豈非誣天之甚哉其蔽
在以氣數言命不以理言命彼見一不應有而有
者則舉而諉之曰氣數豈知天下總無理外之氣
數卽不應有而有亦理也人自看得理小耳堯舜
之子不肖顏淵之仁早殀人以爲此大無理之事
而皆氣數之所爲然堯舜之後不能復有堯舜孔
子之時不能復有孔子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是故
小德役大德是理小國役大國亦是理啓之賢而
有天下是理益之賢而不有天下亦是理看得理
小則古今來之無理者甚多遂生許多不平之歎
看得理大則知人生之窮通壽殀正是陰陽消長
如環相循花開必謝月圓必缺天地之理原自如
此便覺得人生惟當順理無處可着怨尤小人儌
幸之心緣以命爲氣數之適然而非天命之自然



故逞其私智以幾幸于萬一若佛氏生死輪廻之
說又不知命是莫之致而至者遂謂造化人人而
較之物物而權之然可以
欺愚夫不足以罔君子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
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
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
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有益于得在我故也無益于得在外故也在我者
是仁義禮智在外者是富貴利達鑿然說出方是
不可含
糊影響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已富貴
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
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萬物皆備于我天理原自渾全此仁體也誠
則已進乎仁恕則求進乎仁此一章貫通處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彊上聲

彊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行當是行此皆備之理俗作行恕未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行習俱在道上講人何日不在道中究不得爲道中人者不著不察其如道何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朱子曰恥者吾所固有之心也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故所係爲甚大說得十分聳然



士君子不可不三復斯言○上章是正言之此則將機械變詐人心事說出恥原人所固有到得以機變爲得計則良心盡絕矣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

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註言賢王賢士。各盡其道。並不側重賢士。蓋賢王二句以賢士七句對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讀韓非說難論。見私意計較之勞。讀孟子好遊篇。見天理流行之樂。朱子以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蔽此章之旨。蓋人知之節尚虛說。尊德樂義二節言內重而外輕。士得已二節言無往而不善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義兼德言。道兼德義言。不失不離。總在行處見得。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此二節總言無往而不善。得已。宜于窮也。民不失望。宜于達也。于得己處。說出修身見于世來。于民不失望處。說出澤加于民來。此正是實際處。身則獨善。天下則兼善。何所往而不可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興字。感動奮發為善也。有過人之才智而無物欲之蔽。纔是豪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有過人之識。是自視欿然本領。識字最重。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勢不得已。理所當為。方是佚道生道。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



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前二節言王民與霸民不同。只在民上辨。末節言王者之所以及民者。原與霸者迥絕。不得混說。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



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擧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所過者化。註言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又引舜耕陶時事以証之。自不合添入別義。但所過處正非無所事事耳。○所存者神。註云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而引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等以証之。可見心所存者。乃教養之政也。但斯立斯行。還似詮解化字。故又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疏淸神字。○上下與天地同流。須言君子之德業。上與天之化。下與地之化。同運並行方明。○神字須從旁人看出。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仁言仁聲。其淺深易辨。善政善敎。其致民殊未易辨。故第三節專論政敎之得民如此。以見其優劣也。如云仁言仁聲就在善政善敎裡面。便牽强不順。

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敎。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敎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敎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

出於天。不係於人。

此章言愛親敬長乃知能之自具。爲仁義之良心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閒。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



所以爲仁義也。

上言無不知愛無不知敬。便見得達之天下而無不同矣。此節因其達之天下無不同。而斷其爲仁義也。本文倒繳上去。註中順序下來。是謂會意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註云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從未有見聞時推本言之。莫認至虛一段至明切聞善二句也。○若決江河。註云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有觸卽應。不須時刻也。無所不通。毫無阻滯也。聖人心體渾然至善。故其感應如此。常謂學人與惡人言善事。彼已良心盡絶。故好話說去。眞如水投石。漠然無所動于中。聖人心體。當與惡人反對。便明白。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



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註中羞惡之心。切不爲不欲。擴充。切無爲無欲。義不可勝用。切如此而已矣。不可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上節是處說下節是卽孤臣孽子所處境地以見德慧術知所自來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只論人品不同一項是小人一項是賢人一項是大賢一項是聖人若云論臣品則天民節難說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而後行之極鄭重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于人自待何等地位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德盛而上下化之大人初無意必不知不覺上下自化惟其德之至盛而無以復加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旣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二樂原是人做得來的但自暴自棄者多有此樂者能有幾人此昔賢所以教人尋孔顏樂處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教育英才。註云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所樂乎已。指不愧不怍言也。却未見人說到此。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



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按前三節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末節乃言性之蘊。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



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蘊。藏也。只仁義禮智根于心。是言其蘊。生色以下。則蘊于中者著于外也。根字本領。一由有生之初

氣稟清明。一由有生之後。無物欲之累。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敎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制田里。敎樹畜。上節已詳言之。但上節只序文王之善治岐之政。尚未說到養老上。此節承說文王之善養老。卽如上文所謂制田里。敎樹畜。而以之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云爾。非家賜而人益之也。○此章纔是稱述文王養老之政。言其寓養老于養民之中。所以爲善也。○稽古養老之政。肇自有虞。記稱四代之養老者。燕禮饗禮食禮兼用。各殊其儀。深衣燕衣縞衣玄衣。各別其服。國老庶老。異其等。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左學東膠。虞庠。殊其地。此其委曲繁重之數。非僅制田里。敎樹畜。導其妻子以養之爾也。然戰國之時。井田廢。農戰興。少壯從戎。老弱轉輸。民不聊生。于斯爲極。人主縱能效四代之制。行養老之文。而老者之妻若子。方且流離失所。供億不給。是使老者飽于國之日短。而餓于家之日長也。孟子深探其本。知欲養老。惟在導其妻子。欲導其妻子。必先制田里。敎樹畜。苟能如是。則以天下之人。養天下之老。足矣。人主雖不執酳而躬進之。庸何傷。此孟子所以識時務。知政本。而爲命世之才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此章只重足民。不重仁民。仁民只在足民中也。○易其田疇。須切不違農時說。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註云教民節儉蓋食用只指民
說以時以禮則君之教之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使有菽粟之法卽指上兩節言民
無不仁亦如水火之有無相濟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



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按道之大指泛應曲當言也道之本指一理渾然
言也○此節言聖人之道大就聖人看出大上二
句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也就旁人看出大卽
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朱子云是興體
以登山觀海興起聖道之大本文只就聖人之言
上說要之聖人之言無非聖人之道言之大卽道

之大
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此節朱子云是比體以水與日月之有本比道之
有本但於大處知其本耳新安陳氏云于用處知
其本用字不
如大字較妥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問成章後達還是從大處達到本上還是從本上
達到大處曰從大而達本如曾子之隨事精察力
行而後聞一貫是也從本而達大如其次之致曲
而有誠而後形著明動變化是也然隨事精察力
行者未有不本于心之誠爲之也致曲而有誠者
未有不得于精察力行也二者相須以爲功其尤
以本事爲急乎○朱子云是興體以水流之有漸
興君子求道之有漸成章是力行得手處可欲之

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等皆是成章處不害章正好與此參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



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此章程子講閒字十分危竦舜蹠相去何啻天淵但其分處只在幾微才出于善便以利言眞是可危可懼念頭未動只主于敬平日講之既熟見得分明便不至失足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朱子云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于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那前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者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于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



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民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舜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註云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顏似責重子莫一邊楊墨既失中自不足甚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



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飢渴害口腹貧賤害心上節已從口腹之害說到人心之害矣此節直說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不必再從飢渴二字上生情影切反使題意不明註最明快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介有分辨之意與廉字同解人只說得有定守不知要重有定見若見之不明雖能守未必不失其正○和嫌于不介孟子特爲闡發此意須透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



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有爲指爲仁爲義之類○辟若掘井中有仁必如堯孝必如舜學必如孔子而不止之意掘井九軔而不及泉則是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三之字都指仁義說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不自知其非真有深爲假竊善名者痛惜此章側重在假之一輩人說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



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字在心上說若有一毫未公如何可以行得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蒙引云用之是用其言非用之在位蓋在位而食祿不可責其不耕也○直指出君子之功來其言上有益于君下有益于子弟何可議其素餐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殺一無罪八句俱孟子摹想士之志如此須說得十分高尚又須知是志在大人之事處士雖未爲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豈與農夫小民同日語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



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人莫大焉言人自有莫大之倫未便說仲子有莫大之罪亡親戚君臣上下是其罪之莫大處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蹝音徙 訢與欣同 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在桃應自是設問。在孟子自是正論。若使皐陶處此。原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父之尊。若使舜處此。原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之大。天理人倫。于斯爲至。後人爲利害所中。看得孟子之言。不達權變。不然。則以爲亦借假設言之。此等識見。不獨不足仰窺聖賢之用心。而其所以爲臣爲子者。亦可知矣。朱子曰。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三復斯言。有吟風弄月而歸之意。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 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皆云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以仁爲居自有根心生色之美其氣與體更當何如學者有志于仁當不以彼而易此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此節只一引証無大關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從幣帛未交之先提起恭敬之心以示人世人以幣帛爲恭敬實意消亡久矣語意極鄭重若尖新佻達便不是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

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非謂形色卽天性形自形色自色天性自天性形色所以載此天性者也自然之理卽天也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則無以踐其形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非說踐形之難正說各有是形者當以聖人爲法不負此形以虛生于天地之間耳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三年之喪私意短長不得示之至情雖不肖者亦可企及若稍姑恕假借便啓不肖者以忍情便已之端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顔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人品高下。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多有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意在首句是總目。結句是實指出君子之教。思無棄人意。中五項。是歷指受教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爲去聲 彀古候反 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敎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上言教法不可貶此言雖不貶法而所以教人者已具在學者之自勉也○孟子雖言教有成法却從道有定體說出若只說教不可貶便似故意難人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有所挾求教之心便不誠矣君子豈誨之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



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第一項在應事上講第二項在待人上講第三項在進學上講過不及之弊理勢必然理勢二字最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

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總是理一而分殊故所施不能無差等尹氏說重親親亦好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



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註云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見非于無不知之中又當務之爲急惟急當務所以成其無不知也註云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于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見非于無不愛之中尤急親賢之爲務惟急親賢所以成其無不愛也如此說纔與堯



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堯舜之仁不徧愛而急親賢義意相合大抵此處論知與務民之義之知同此處論仁與爲天下得人之仁同諸解紛紛未見其與註合也先輩論知者無不知四句文云註謂識其全體則心不狹不知無不知無不愛正未可畧過此又學者所當知也

##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此章征字最重。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此是征字正意。春秋時諸侯。大概擅興師旅耳。故無有合于義者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不如無書之愈也。

詞過其實。便不可信。苟執于詞。或害于義。卽指血流漂杵之言。非泛論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



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取二三策。須實指出奉天伐暴發政施仁。不得另生議論。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

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設此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重在長不仁之心邊。蓋戰國時爭城爭地。百姓肝腦塗地。故目擊心傷。特指武城篇以駁正之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王曰無畏云云。須記孟子之意。代周王說出來。方是。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此章非論教法。註云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是責重學者意。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 糗去久反 茹音汝 袗之忍反 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註言不以貧賤富貴動其心。而推本于所性分定。更見本領。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閒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譏察非常。多少爲商意思。征稅出入。多少害商病痛。禦暴爲暴。何啻天淵。此等處關係不小。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身不行道。以行言之。下行字當作去聲讀。與下句以事言之。在作事上說。迥別。一邊不行。在道上說。一邊不行。在令上說。亦極分明。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用有餘。從積之厚來。人于財利上說用有餘。頗有分明者。若說德之用有餘。便自鶻突。試看一個人積德既厚。則仁不可勝用。義不可勝用。取之左右逢其原。邪世如何能亂他。學者須識得。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言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非發好名者之隱也
見色。須兼得喜失怒說。○大處着意。便勉強做個
好人。小處不着意。不知不覺露出本相來。觀人者
正當于此分別眞僞。能讓千乘之國。全是矯情于
譽所致。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小者眞情畢
露。上句不要講得呆了。苟非其人。轉語甚捷。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尹氏說三者以仁賢爲本一段議論甚好。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毁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下三節。是申說上三句也。註意極明。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奮乎百世之上 句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從未有以聖人稱夷惠者。稱之自孟子始。故此言其所以稱夷惠爲聖人者。因其爲百世之師而信之也。○聖人百世之師。且大概說。伯夷柳下惠是也。言其是聖人也。聞伯夷之風六句。言因其是聖人。故爲百世之師如此也。奮乎百世之上四句。又因其爲百世之師。而斷其非聖人不能也。除首尾二句外。中間當分兩段看。一段言聖人故爲百世師。以事証之。一段言百世師故是聖人。以理斷之。而是非二字。又兩段中之眼目也。况于親炙句。見聖人非必待百世而後師之。又以致其慨慕無窮之意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舊說此章釋仁與道之名。卻是仁之外無道。非兩物也。○仁是性。人率其性行出來。纔是道。故言道



必須合仁于人而言之。道不專指父子之道。仁固貫五常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

無俚。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



可以當之。肆。發語辭。殞。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多口何傷。爲士正當盡其在我者。引詩而斷以孔子文王之事。正見孔子文王。惟盡其在我而已。尹氏補出甚精。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該直指出明德來。不然便落空去。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學者讀此。能不惕然自省。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馮婦不知止而可笑是喻意身且不用而將去矣如何尚可復言是正意須于言外見得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此節養則聽命于天命字只在品節限制上說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

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此節道則責成于已。命字只在所稟有厚薄清濁上說。○口之于味。一氣趕到性也二字住。有命焉二句另一截。此節文法只一般。人緣看得叚落不清。在十個之于二字上挑剔。終無着落。○仁之于父子五句。俱要兼能不能說。方接得命也句。或預照有性。純在好一邊說。便刪却命也句矣。或疑能



不能意。當留于命也句發之。不知上五句。說人有能不能。命也句。推其由于氣質有清濁厚薄之不同。並無干碍。何必預避。○有性焉。言氣雖有善不善。而性本無不善也。不謂命。言君子不甘爲氣所囿也。○上下各五件。皆命于天。皆具于性。但人于上五者。則知有性而不知有命。下五者。則又知有命而不知有性。故孟子伸此抑彼。欲人制欲而求理。可見孟子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言性不言氣者。所以坊世也。或因以上五者非性。下五者非命。則又過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可欲欲字。作愛字解。言令人可愛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

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
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
於外矣。
美以在中言。方
與下節分別。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暢于四肢。是德之盛
發于事業。是業之盛。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
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
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者不思不勉。此却從思勉來。
涵養得熟。則亦不思不勉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
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
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
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
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



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
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
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
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
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

悔悟之新也。

墨務外而不情。是必歸楊之故。
楊太簡而近寔。是必歸儒之故。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拒之嚴。是未歸以前待法。
待之恕。是既歸以後待法。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言賦有常數。不可偏廢。
取各以時。不可併征。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所寶者三。
不得串講。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



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輿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以向道之心來。則受之而不保其往。聖賢受教之旨却如是。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所不忍不爲。原是仁義之端。故達于所忍所爲。便無非仁義。說不忍不爲處。須提清仁義二字。○有所不忍。他又有所忍。有所不爲。他又有所爲。故須要達。若說不忍處忽忍。不爲處忽爲。便說達字不去。達之之方。須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始得。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只承首節說下。無欲害人之心。卽所不忍之心也。無穿窬之心。卽所不爲之心也。能達于所忍所爲。



故充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



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天下平。只是施之甚博。皆得其宜之意非爲人君言也。道在爾章天下平亦然。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性之身之。在體道之安勉上分。此章在作聖之安勉上分。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須兼自然而然。非有爲而爲兩意說。纔與下節分清。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

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此亦非有爲而爲。但未能自然而然。此性反之辨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力行在己。禍福聽天。反之之事。學者皆所當自盡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 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守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有不足道。此全在乎日本領上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註云。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此所謂人心也。但有節之之方。無絶之之理。故曰寡。心則指道心而言。○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程子之說。更謹嚴深細。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只將一獨字，發出曾子不忍食之心。却有無限深情在。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志大而畧於事，狂者大概已盡。進取不忘其初，狂者好處病痛俱有。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知恥自好，是不爲不善之根，四字極重。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　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
所謂狂也
此節專論狂士有志者能進于道行不覆言故是當裁處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
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
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
其身屑潔也



此節專論獧者有守者不失其身但須勉其進修耳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
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
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
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
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到得以不見親就爲幸斯惡之甚矣惟其似德非德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
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
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
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
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



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
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
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譏刺狂獧不合時宜因而求悅于世病根全在一媚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擧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曲意狥衆以得衆心之悅便自以爲得計良心已絶賊害不淺非德之賊而何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



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旣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



鄉原而欲痛絶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絶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復經常之道復之之功以身率之以言宣之而已○前七節論孔子所以思狂獧之意後五節論孔子所以惡鄉原之意前是要傳道統後是要闢異端末節是孟子自言其意而以爲闢異端又在明道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

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

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豊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ZW 21101000822271

孟子以見知自任明矣俗謂有見知而後有聞知則不識其說之何從矣孟子明言湯聞堯舜文王聞湯孔子聞文王並未言聞于見知諸人也其云若其人則見知若其人則聞知謂自堯舜以及孔子當時必有見知後世必有聞知道之續而不絕如此以見今日亦該有見知之人又何嘗謂聞知必藉見知也即章末二句亦只云今日若無有見知則後日亦將無有聞知而道其終絕矣乎又並未謂我若非見知後人必無由聞知也俗見孟子以見知自任遂謂道統之傳全賴見知然則孔子賴有孟子而孟子反無賴乎孔子豈孟子願學之旨哉



朱註發明卷之十九終